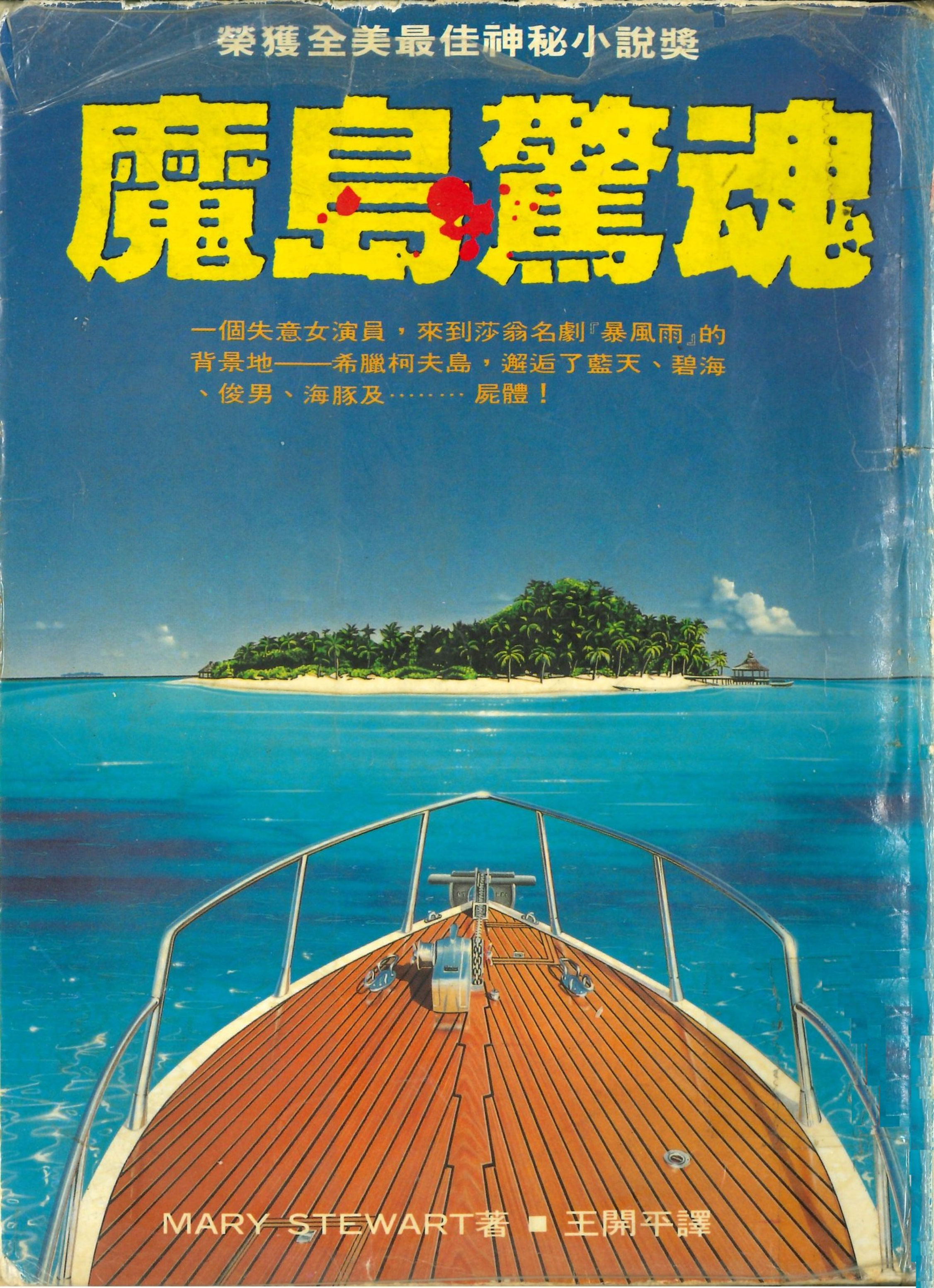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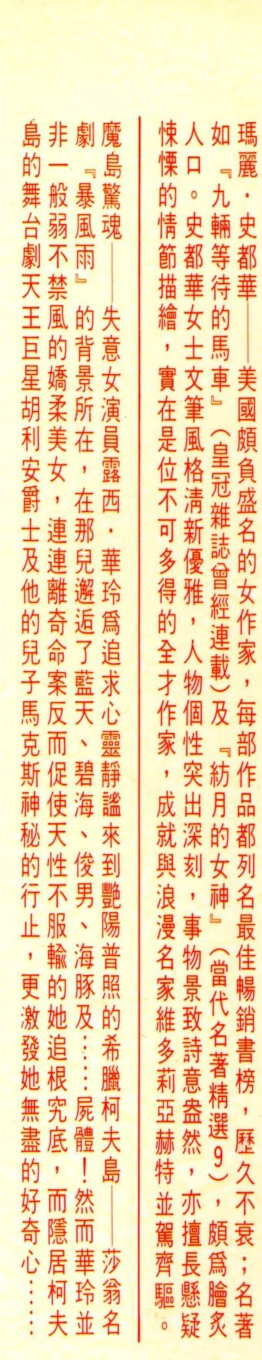

榮獲全美最佳神秘小說獎
魔島驚魂
一個失意女演員，來到莎翁名劇『暴風雨』的
背景地——希臘柯夫島，邂逅了藍天、碧海
、俊男、海豚及……屍體！
MARY STEWART著 ■ 王開平譯



瑪麗・史都華——美國頗負盛名的女作家，每部作品都列名最佳暢銷書榜，歷久不衰；名著如『九輛等待的馬車』（皇冠雜誌曾經連載）及『紡月的女神』（當代名著精選9），頗爲膾炙人口。史都華女士文筆風格清新優雅，人物個性突出深刻，事物景致詩意盎然，亦擅長懸疑悚慄的情節描繪，實在是位不可多得的全才作家，成就與浪漫名家維多莉亞赫特並駕齊驅。

魔島驚魂——失意女演員露西・華玲爲追求心靈靜謐來到艷陽普照的希臘柯夫島——莎翁名劇『暴風雨』的背景所在，在那兒邂逅了藍天、碧海、俊男、海豚及……屍體！然而華玲並非一般弱不禁風的嬌柔美女，連連離奇命案反而促使天性不服輸的她追根究底，而隱居柯夫島的舞台劇天王巨星胡利安爵士及他的兒子馬克斯神秘的行止，更激發她無盡的好奇心……

榮獲全美最佳神秘小說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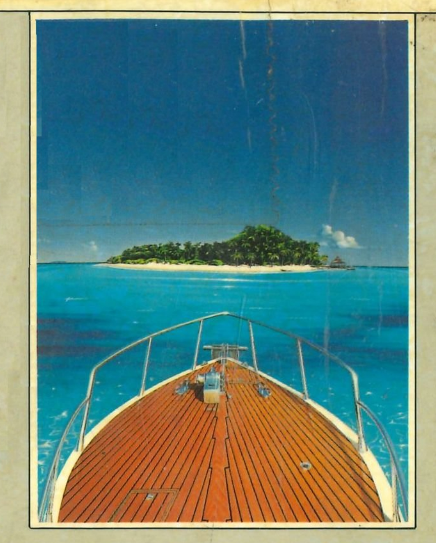
魔島驚魂

一個失意女演員，來到莎翁名劇『暴風雨』的背景地——希臘柯夫島，邂逅了藍天、碧海、俊男、海豚及……屍體！

MARY STEWART著 ■ 王開平譯

皇冠叢書

魔島驚魂



This Rough Mag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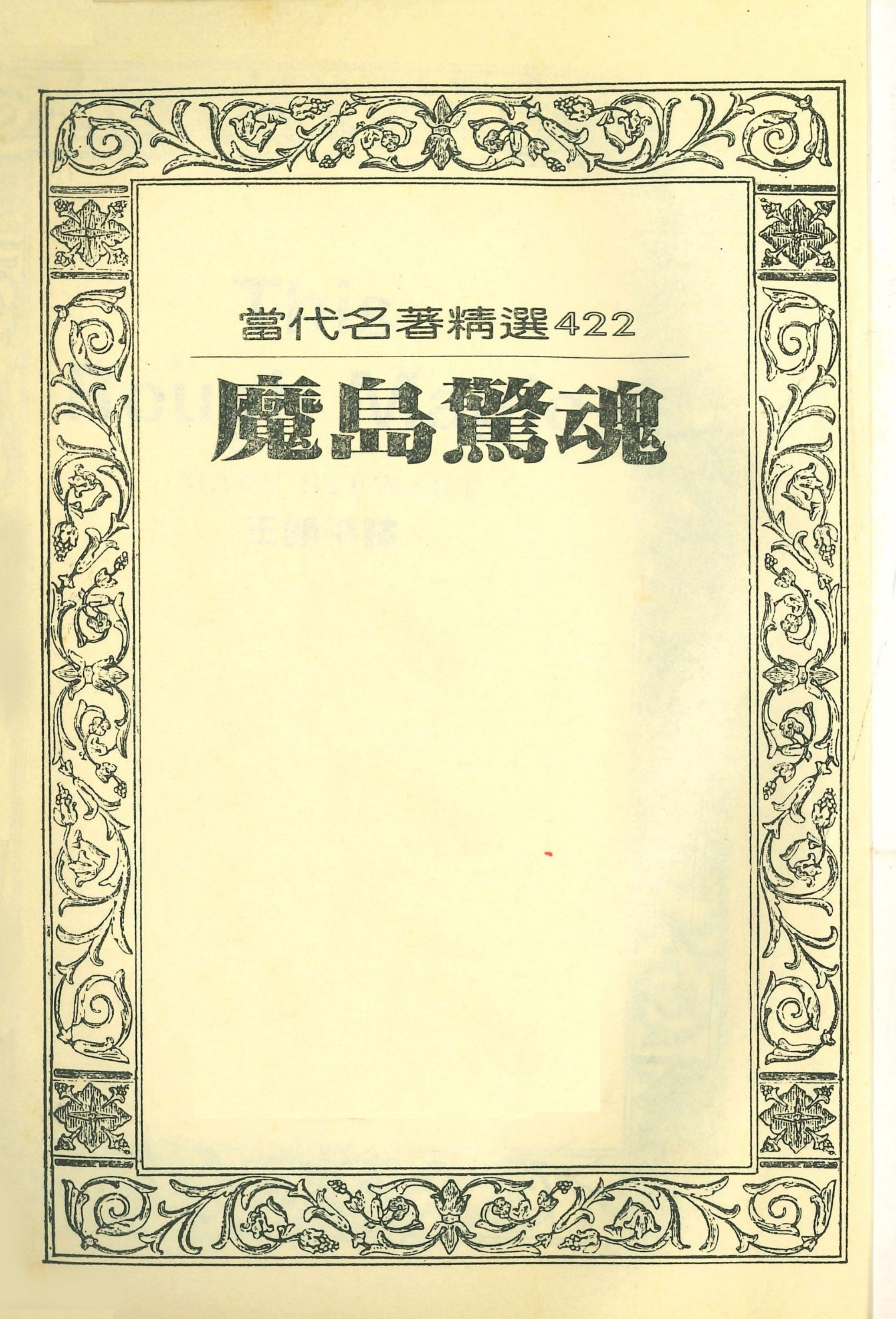
MARY STEWART著・王開平譯

ISBN 957-33-0398-1

瑪麗・史都華
暢銷金榜鉅著

- 紡月的女神
- 亞胥黎愛人
- 午夜野火
- 妳肯不肯說
- 常春藤樹
- 魔島驚魂


當代
名著
精選



當代名著精選422

魔島驚魂



This Rough Magic

MARY STEWART

王開平譯

主要人物表

露西・華玲 (Lucy Waring)

——倫敦的舞台劇女伶，應姊姊之邀至希臘有『魔島』之稱的柯夫島度假，却接二連三捲入離奇的事件。

菲麗達・傅利 (Phyllida Forli)

——露西・華玲之姊。

里奧・傅利 (Leo Forli)

——菲麗達的丈夫，羅馬銀行家。

胡利安・蓋爾爵士 (Sir Julia Gale)

——擅演莎士比亞舞台劇著稱的名演員，退隱於傅利城堡之中。

馬克斯・蓋爾 (Max Gale)

——胡利安之子，從事配樂工作。

高德費・曼寧（Godfrey Manning）
——租用羅莎別墅的攝影作家。

瑪麗亞（Maria）
——於傅利家幫傭的柯夫島人。

史帕羅（Spiro）
——瑪麗亞之子，爲高德費工作。

米蘭達（Miranda）
——瑪麗亞之女，史帕羅之妹。

阿杜尼（Adoni）
——蓋爾家園丁。

名家的推薦——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當代名著精選』，將讀者的視野，伸向了世界文學的舞台，它所呈現的風貌，如此強烈眞實有血有肉，出版這一系列作品，需要絕對的魄力，絕對的遠見。

名作家／桂文亞

很難抗拒它的誘惑，『當代名著精選』常使我因而睡眠不足，但我又甘於沉迷在它的魅力中，享受小說世界的極品。

名作家／心岱

這可稱得上是一席菜式繁多，百味雜陳的文學盛餜。

客官，您要什麼？

第一章

……一頓早飯的關係。

——『暴風雨』：第五幕第一景

『如果是男孩，』菲麗達興高采烈的說，『我們要叫他普洛斯帕羅。』

我笑了。『可憐的小東西，為什麼要這樣呢？噢，當然……是不是已經有人告訴過你，柯夫島就是莎士比亞「暴風雨」中的魔島？』

『說實話，沒錯，就在前兩天。不過看在老天的份上，你現在別再問個不休了吧！要是你習慣這樣，我會把莎士比亞的劇本在吃飯的時候畫上重點。』我姊姊打了個哈欠，把一隻腳伸向走廊邊緣的陽光之中，欣賞腳上那一隻昂貴的海灘鞋。『不過，我不會真那樣做的。我是說，我們這裏已經有了一個米蘭達和一個史帕羅，雖然後者可能不是普洛斯帕羅的縮寫，可是聽起來是有點像。』（譯按：米蘭達和普洛斯帕羅均為莎士比亞劇作『暴風雨』中之人物。）

『哦？聽起來真是羅曼蒂克極了。他們是什麼人？』

『是當地居民，他們是雙生子。』

『老天爺！我看他們的老爸一定是個文質彬彬的紳士囉？』

菲麗達笑了起來，『你是可以這麼說。』

她臉上的某種表情引發了我的好奇心，正像另一些表情告訴我她是有意如此。然而正如菲麗達所願，我已完全被她所吸引住了。於是我開口說，『所以囉，如果你能改變一下豈不是更好？給你那個沒出世的孩子取名叫卡力班如何？適合得找不出第二個來。』

『爲什麼？』她有些不高興地質疑。

『「這個懷孕的藍眼女巫被放逐到這裏。」』我引述道，『還有咖啡嗎？』

『當然有。來，這裏。噢，天啊！你能來這裏可眞好，露西！我想也許我不該說你能有空來這裏是運氣好，不過你能這樣做我實在太高興了。到過羅馬之後，這裏簡直是天堂。』

『去過倫敦之後，這裏大概只能用樂園來形容。我已經覺得完全兩樣了。我只要一想起昨天這個時候我身在何處……還有只要想起那裏的雨……』

我打了個顫，再喝了口咖啡，靠回椅子上，凝望橫越過松林，一望無際，頂上反射著耀眼金光的海洋，讓自己沉醉入這種如夢如詩的感覺之中。這種感覺證明了一個疲憊不堪的旅人，在連夜由英倫四月的冷冽中，趕赴這愛琴海上洋溢著溫暖陽光的魔島之後，眼前有一個眞正的假期在等候著。

也許我應該解釋一下——向那些不如我般幸運的人。柯夫島是希臘西海岸外的一個小島，島形狹長，像把鐮刀一般，橫臥在海灣曲折之處。島的北方離陸地較近，距阿爾巴尼亞大陸只有二哩左右，但從位於柯夫島這把鐮刀中央的市鎮，到希臘的海岸約有七八哩之遠。島的北端寬闊多山，而後越過肥沃的山谷，山丘的高度漸緩，一直延伸到狹長而平坦如蠍尾的柯夫島南端，有人以爲柯夫島便是因此地形而得名。

我姊姊的房子位於柯夫鎮北方約十二哩的地方，這裏是海岸開始向大陸彎曲之處。潘圖克拉特山山麓爲這片富裕的土地提供了屏障，多年以來，這塊土地便一直是她丈夫家產的一部分。

我姊姊菲麗達比我大三歲，而她在二十歲的時候，嫁給羅馬銀行家里奧納多•傅利，早在威尼斯人佔據柯夫島的時代，他的家族就已在島上定居。他們在島上經營有方，以致雖歷經數代外族統治，他們的小莊園仍能保持完好無恙，甚至像布瑞教區牧師一般，產業日益興盛繁榮。在英國保護時代，里奧的曾祖父就建立起華麗而羅曼蒂克的傅利堡，城堡坐落在莊園通往海灣的森林之中。他的曾祖父也開墾了葡萄園、柑橘園，還包括一座小農場（如果可以這樣形容），種植了日本種的小金桔，此後傅利莊園便因此而聞名。他的曾祖父甚至還在林間清理出一片花園，同時在傅利堡視線之外的海灣南岸上建立碼頭和大船塢。照菲麗達的說法，這船塢可以裝得下第六艦隊。事實上這裏必須容納所有來訪客人的私人船隻。在他那時代，我想，城堡中必然是一個豪宴不斷的舞台——夏天的時候他們駕船釣魚，到了秋天，則到林野中狩獵，那時候可能有三十位左右的客人到希臘或阿爾巴尼亞大陸去捕殺鳥類和山羊。

然而這樣的歲月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結束。這一家人搬到羅馬去，但是却沒把城堡賣掉。在二十到三十年代，傅利堡依然是他們家族夏天的度假別墅。二次世界大戰的改變，幾乎摧毀了這些地產，但是傅利家族仍在戰後神奇地修復了產業。這時候傅利老先生——里奧的父親——又再次將注意力轉移到柯夫島上的產業。他曾經設法重新修葺了這地方，但是三年前他去世之後，他兒子無意再繼續整建這幢曾遭刼掠而今殘破的城堡，於是另起爐灶，興建了兩幢現代化的小別墅——兩幢房子宛如孿生——別墅建在環繞海灣兩邊的岬角之上。他和菲麗達自己住在傅利別墅，他們就這樣稱呼位於北岬的房子。而另一幢屋子——羅莎別墅則坐落在船屋上方的山崖之上。羅莎別墅租給了一個英國人——曼寧先生，他從去年秋天就在這裏寫書。（『你知道那種書，』我姊姊說，『全都是圖片，內文選用粗體大字，不過內容還不壞。』）這三幢屋子由傅利堡前方的主車道相連接，此外還各有山路通向樹林和海灣。

這一年羅馬的春天奇熱，把傅利一家提早趕到柯夫島來。菲麗達特別怕熱，而且已經懷孕，只好把兩個大孩子（他們學校裏的學期尚未結束）留給他們的祖父。在我到達之前沒兩天，里奧才把菲麗

達帶來。只是里奧爲了公事，不得不回羅馬去處理。他答應儘可能在週末搭飛機趕回來，並且把孩子帶來過復活節。菲麗達一聽說我手邊的事剛巧告一段落，就寫信給我，叫我到柯夫島上和她作伴。

菲麗達的邀請來得正是時候。我參演的舞台劇在公演一陣之後終於落幕，我因此失業了。這工作是我在倫敦的頭一個職業——我的『大好機會』——失業使我大爲沮喪。求才的告示中沒有適合我的機會，職業介紹所禮貌周到，但却叫人失望。此外可怖的多日教人覺得心焦力絀而又情緒低落。我已經二十五歲了，必須開始嚴肅愼重地考慮，以往我不聽旁人忠告，選擇舞台作爲我的終身職業是否有些愚不可及。任何對內情稍有所知的人都明白——舞台生涯不是可以混飯吃的職業，而是一種難以痊癒的病毒，偏巧我不幸感染上了。這條演藝路走得並不順遂，在鄉間小劇團混了三年後，我決定到倫敦去碰碰運氣。似乎幸運之神終於眷顧到我身上。在電視圈和商業廣告圈跑了十個月的龍套，我總算得到一個比較有前途的角色，但是不到兩個月，這齣舞台劇就像垂死的駱駝般倒地不起。

不過和其他幾千個還要由階梯底端開始爬起的人比起來，我是要幸運太多了。因爲他們還得坐在經紀人的辦公室中等待下一個機會，而我却清閒地在傅利別墅，面前幾個星期是柯夫島的溫暖陽光。

陽台是寬闊的木板台架，伸出岬角頂端，下面是多樹的峭壁直逼入海。欄杆下方是瀰漫著雲影霧踪的松樹，陽光曬得這些碧綠散放著暖薰的香氣。屋後兩旁清涼的樹林之中，有小鳥成羣飛旋歌唱。海灣本身爲林木所遮掩，但是眼前的風光極爲賞心悅目——一泓靜謐的海灣閃著耀眼的金光，躺在柯夫島的雙臂之間，放眼向北，越過湛藍陰暗的海峽之後，縹緲的雲霧掩映之中，是阿爾巴尼亞幽靈一般的白雲。

這裏有一種幽遠而可喜的和平氣氛。除了鳥聲沒有別的煩囂，眼中除了綠樹藍天以及金光熠熠的海洋之外，別無他物。

我嘆了口氣，『噢，如果這裏不是普洛斯帕羅的魔島，那麼該是……你說的那兩個羅曼蒂克的雙生子是誰？』

『史帕羅和米蘭達？他們是在此地爲我們工作的女傭瑪麗亞的孩子。她就住在傅利堡大門前的小屋——你昨晚從機場到此的路上應該看見。』

『記得那裏是有亮光……一間小屋子，是不是就是那裏？那麼他們是柯夫島本地人囉？該怎麼稱呼？孔夫人嗎？』

她笑了起來，『白癡才這樣說，柯夫人。沒錯，他們都是柯夫島此地的鄉下人。男孩在羅莎別墅替高德費・曼寧工作。女孩米蘭達在這裏幫她媽媽忙。』

『鄉下人？』出於溫和的好奇心，我提出了我認爲她在等待著的話題。『在這裏還有這樣的名稱似乎是有點令人不解。誰是這些鄉下人有教養的父親呢？里奧嗎？』

『里奧啊！』他的愛妻說，『就我所知，這八年來除了羅馬的經濟時報之外，什麼也沒讀過。他會把「普洛斯帕羅和米蘭達」當成是什麼金融信託公司的名稱。不，這比你所想的還要耐人尋味，親愛的……』她的臉上露出一種貓樣狡猾的笑容，那種表情我可以稱之爲是『連這麼有趣的事你都不知道』，後面隨之而來的就是一些出人意表的流言耳語……『事實上，史帕羅是依循著柯夫島神聖的傳統而命名的——島上每個次子都叫史帕瑞定——但是自從我們傅利堡附近一位不同凡響的鄰居接下了這神聖的工作——包括米蘭達他們雙生子都是由他命名的——我敢打賭他已經在教區記錄簿上登記了普洛斯帕羅之名。』

『你們的「不同凡響的鄰居」？』這問題顯然是她爲我丟下的話『餌』，但我仍用一種掩不住的好奇盯著她。我不由得想起她曾經對傅利堡有過如下生動的形容：『筆墨難書，有種華格納加上哥德派的華麗與詭奇，像是德拉克拉的音樂課本。』我不禁猜想，有誰不會被說服爲這般戲劇的華麗付出所有。『那麼有人租下了傅利堡？你們的運氣眞不壞嘛！這個人是誰？』

『胡利安・蓋爾。』

『胡利安・蓋爾？』我立時坐直起身，瞪著她看，『你不會說的是——你是說，胡利安・蓋爾？那個演員？』

『自然就是。』我姊姊爲她所造成的效果甚表得意。我忽然清醒過來，不像方才閒話家常時那般

無精打采。胡利安·蓋爾爵士非但不只是一個『演員』，更曾經是英國舞台上光芒最璀璨的一顆明星。他成名的時候遙遠得我已不能清晰記憶，而且，近日又發生了一件離奇異事。

『噢！』我說，『原來他到這裏來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會對這件事感到興趣的。』菲麗達相當滿意地說。

『我會說是的——從那個時候到現在，大家一直沒停過，猜測何以他在兩年之前會這樣無聲無息地退隱了。當然我知道，出了那件離奇異事之後，他一直體弱多病，可是放棄舞台五光十色的生涯，就這樣銷聲匿跡地……你應該聽說過那些流言……』

『我可以想像得出來。在我們這裏，他還另外有些惡名。不過別在這裏瞪大眼睛，癡心妄想你可以接近他，我的寶貝。他可是在這裏隱居，我說的可是眞正的隱居。他在這裏根本是足不出戶——也就是說，毫無社交活動——除了到幾個朋友家去。在房子周圍的空地上，每隔一碼就立著「擅入者將遭槍殺」的告示牌，而園丁會把所有去打擾的客人都扔下海去。』

『我可不怕他。我對他還有些了解。我想你一定見過他了。你覺得他的人怎麼樣？』

『哦，我——他人好像還不壞。只是別待在他身邊太久就是了。我只見過他一次，事實上告訴我柯夫島可能就是莎士比亞「暴風雨」劇本中的魔島的人就是他。』她斜斜瞥了我一眼，『如果你問我——呃——我想，你大概可以承認他是個文質彬彬的紳士。』

但是這次我不理會她留下的話頭，『「暴風雨」的演出是他最得意的告別之作，』我說，『我在史特拉福（譯按：莎士比亞的故鄉）看過，他最後一次的登台，在演出「這種粗暴的法術，我現在放棄了」那一段，我眼睛都哭腫了。這是不是使他選擇柯夫島退隱的理由呢？』

她笑了。『我懷疑，你難道不知道他其實算得上是本地人嗎？戰時他人在此地，而且顯然一直待到戰爭結束之後。後來有人告訴我，他幾乎每年都和家人到此地度假，那時他的孩子還小。他們在伊帕索斯附近有幢房子，直到前些年都還保留著，他的妻子女兒意外死亡之後才把房子賣掉。不過，我想他依然和那裏……保持連繫……所以他打算退隱的時候，就想起傅利堡來了。我們本來無意把房子

第二章

先生，我很困惑。

——『暴風雨』：第四幕第一景

海灣很小，而且極爲隱匿。純白的細砂環成帶狀緊緊貼著寶藍色的海洋。海灣盡處則是巍峨陡峭的懸崖，長滿了松樹以及閃耀著金澄綠光的樹林。我眼前的陡峭小徑經過了一棵小橡樹，一直通往海灘。我迅速地在樹蔭環繞的角落換了衣服，直直走到亮白熾烈的陽光之下。

海灣空蕩無人，而且異常寂靜。海灣兩旁覆滿樹林的岬角，矗立在平靜無波，熠熠生輝的水面上。再過去，海水的顏色由孔雀藍轉爲深暗的湛藍。在目力可及的遠方，伊壁魯斯山浮在海面上，虛幻得有如一團迷霧。更遠的遠方，阿爾巴尼亞山頭白雪看起來宛如晴空中的浮雲。

穿過了沙灘的熱氣，海水清涼溫潤如絲。我把自己浸入牛奶一般的水波之中，悠閒地開始沿著岸邊平行地向海灣南臂游去。陸地上吹來陣陣微微薰風，混和著桔花和松樹强烈的甜香，夾雜在溫暖的海水鹽味之中。我緩緩游近岬角，白色的岩壁矗立汪洋之中，一片松樹的陰影投落海水之上。我把自

的眉幾乎在鼻端相連接。她明亮的黑眼珠和溫潤的皮膚，散發著青春而健康的一種單純的吸引力。淡色的紅洋裝十分合身，爲她染上一種黝暗溫雅的氣質，有別於我所遇過的希臘都市人的俐落明快。她看上去大概十七歲左右。

我打算用簡易的希臘語打招呼的意圖，使我姊姊無法控制的笑了起來。

『她不懂希臘語，米蘭達，她就只會說這兩個字而已。還是說英語好了。等你收拾好了，能不能麻煩你帶她到海灘去?』

『當然!我很高興這樣做。』

她看起來不只是高興，甚至有些躍躍欲試，使我不由自主對自己笑了起來。我對自己說，有一點可笑的感覺，她一定是因爲能够在早晨的工作中出去一趟而喜不自勝。然而事實證明，我錯了。才剛從倫敦灰沉的氣氛和失敗的舞臺生涯中來到這裏，我是無法了解希臘人爲他人服務所感受到的單純的快樂。

她把早餐用過的碟子收到盤子上，精力充沛的把碟子碰得作響。『我不會太久。一分鐘，只要一分鐘就好……』

『那意思就是說，至少還要半個鐘頭。』我姊姊不動聲色的說，女孩已經一陣風的出去了。『其實，有什麼好急的呢?你有的是時間。』

『我是有時間。』我的滿意之情溢於言表。

通往海灘的路陰影遍地，十分陰涼，地上鋪滿了松針。小路在樹林間迂廻，驀然間順著路就到了一塊空地，在那兒有條小溪流往大海，却在一片忍多叢之下滙流成一個金光閃爍的池塘。

[illegible]路在這兒分岔，有條轉往山上直入森林，另一條則陡直而下，轉過松樹和金橡林，通向大海。

米蘭達停了下來，指著山下。『你從這條路走。另外一條路是通向傅利堡的，那是私有的路。路只通向屋子，沒有人走那條路的，你知道了吧?』

『另一幢別墅在哪裏?曼寧先生住的那一幢?』

『在海灣的另一邊，山崖的頂端。你從海灘那裏沒辦法看見，因爲有樹叢擋在路上。不過海邊有條路通向那裏，就像這條一樣，』——她比劃出一條狹窄的曲徑——『由船屋直通到山崖上，我兄弟在那兒工作，就是我的孿生兄弟史帕羅。那是幢好房子，非常漂亮，和太太的那幢一樣。不過和傅利堡比起來，那裏還猶遜一籌。傅利堡那裏就像皇宮一樣。』

『我不得不信。你的父親也在莊園裏工作嗎?』

我不過是信口隨便問問，事實上我早把菲麗達那些信口開河的胡言亂語忘得一乾二淨，而且我對那些荒誕不經的事根本不願意相信。但是女孩的遲疑却令我驀然感到困窘尷尬，在長如數年的片刻之中，我不得不重新衡量菲麗達的話到底有多少可信。在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對希臘人而言，由問候尊親開始閒話家常是再尋常不過的話題。我正想喃喃找些其他話題打開僵局的時候，米蘭達却開口回答了我的問題:

『好多年以前我父親就離開了我們，他到那邊去了。』

『那邊』在眼前是由桃金孃灌木長成的一片樹牆，但是我知道她的意思是還要再過去——那塊長年封閉、暗無天日的阿爾巴尼亞共產大陸。

『你是說他被關在那裏?』我萬分驚異地問。

她搖搖頭。『不是這樣。他是個共產黨員。我們以前住在柯夫島南方的阿吉拉斯，在島上那地方有很多人都是。』她遲疑了半晌，『我不明白爲什麼會這樣。那裏和北邊眞是有天大的不同，我母親就是北邊人。』她說話的口氣，好像這個島不只有四十哩長，而足足有四百哩，但是我相信她的說法。據說只要兩個希臘人碰頭，至少便可以代表三種不同的黨派，甚至更多。

『你們打那以後就沒再聽過他的消息了嗎?』

『從來也沒有。在以前我母親還一直抱著一線希望，但是現在，因爲邊境封鎖起來了，沒人可以自由進出。如果他還活著，他一定是留在那裏了。但是我們連這一點也不能確定。』

『你是說沒有人能够去阿爾巴尼亞旅遊嗎?』

『沒有人能够。』一雙黑眼睛突然閃著奕奕的光，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她的瞳仁後面發亮。『除了那些違法的人。』

『我自己可不敢違反任何一條法律。』那裏充滿敵意的白雪看起來高不可攀，冷肅又嚴酷。我如夢初醒一般的接著說：『眞抱歉，米蘭達。這對你母親而言，一定是件極不愉快的事。』

她聳聳肩膀。『那已經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十四年了。回想起來，我甚至都已經有點記不起來他的樣子了。反正現在已經有史帕羅照顧我們了。』她眼中又再奕奕閃亮起來。『他替曼寧先生工作。我告訴你——那裏有船、有車，一部棒極了的車，昂貴得不得了——他還看過曼寧先生準備用在書裏的照片。曼寧先生還說過，等全書大功告成——變成了眞正的書在書店裏出售給人看——他要在書裏面提到史帕羅的名字，印成鉛字的呢！你想想看！噢，沒有史帕羅做不到的事。我想你知道，他是我的孿生兄弟。』

『他和你很像嗎?』

她看起來似乎很驚訝。『和我相像?爲什麼?一點也不，他是個男人。我剛才不是告訴過你，他非常聰明能幹嗎?至於我，我可算不上聰明能幹，而且我是個女人，也沒必要聰明能幹。不過對男人來說，可就不一樣了。你說是不是?』

『連男人都得同意。』我笑了起來。『噢，眞是萬分感謝你爲我跑一趟帶路。麻煩你轉告我姊姊，我會準時趕回去吃午飯的。』

我向松林間的小徑走下去。走到第一個轉角的時候，有什麼事使我不禁轉頭回望剛才談話的空地。

米蘭達已不見影蹤，但是我想我看到了一個暗紅色的身影。但那不是通往傳利別墅的路上，而是在林間高處，在通往傳利堡，外人禁入的路上。

第二章

先生，我很困惑。

——『暴風雨』：第四幕第一景

海灣很小，而且極爲隱匿。純白的細砂環成帶狀緊緊貼著寶藍色的海洋。海灣盡處則是巍峨陡峭的懸崖，長滿了松樹以及閃耀著金澄綠光的樹林。我眼前的陡峭小徑經過了一棵小橡樹，一直通往海灘。我迅速地在樹蔭環繞的角落換了衣服，直直走到亮白熾烈的陽光之下。

海灣空蕩無人，而且異常寂靜。海灣兩旁覆滿樹林的岬角，矗立在平靜無波，熠熠生輝的水面上。再過去，海水的顏色由孔雀藍轉爲深暗的湛藍。在目力可及的遠方，伊壁魯斯山浮在海面上，虛幻得有如一團迷霧。更遠的遠方，阿爾巴尼亞山頭白雪看起來宛如晴空中的浮雲。

穿過了沙灘的熱氣，海水清涼溫潤如絲。我把自己浸入牛奶一般的水波之中，悠閒地開始沿著岸邊平行地向海灣南臂游去。陸地上吹來陣陣微微薰風，混和著桔花和松樹強烈的甜香，夾雜在溫暖的海水鹽味之中。我緩緩游近岬角，白色的岩壁矗立汪洋之中，一片松樹的陰影投落海水之上。我把自

己留在陽光之下，翻個身讓自己躺在海上，眼睛在天空亮麗的光芒之中不由閉了起來。

松林緩緩呼吸，輕聲低語；平靜的海水靜如最初……

一個浪頭打過來，搖撼著我，幾乎使我翻過身來。我再度在水上載浮載沉，另一個浪頭又打過來，就像一艘小船由我身邊駛過一樣。可是我沒聽見半點船槳或引擎的聲響動靜。除了碧波擊岸，我什麼別的聲音也沒聽見。

我在水中踢踏著海水，向四面張望，心中既驚訝又有點緊張。什麼也沒有。海洋依然熠熠生輝，空蕩而平靜，一直延伸到天際的地平線。我用脚往下探索，希望能找到一塊立足之地。我已比早先更從岸邊漂回了一點，脚趾已經可以觸到海底的砂。我轉過身來，向淺水處過去。

就當這時，水流架空了我的脚下。當我笨拙地想再脚踏實地的時候，又是一道浪頭湧至，我無助地掙扎了一會兒，喝了好幾口海水。現在我真正驚覺到事情不對了，加快往岸邊游去。

驀然，我身旁的海水出現漩渦，且有奇異怪聲。什麼東西擦過我的大腿——一次冰冷的接觸——好像一具屍體在海水中與我擦身而過……

我低呼了一聲，我之所以沒有尖聲高喊起來，唯一的原因是因爲我口中全是海水，而且身體不住下沉。我驚恐莫名，奮力掙扎希望自己浮起來。我搖落眼上的鹹水，狂亂地四面張望——只看見海灣和方才一樣空蕩靜謐，但是海面上却浮現什麼海底生物攻擊我之後所造成的波波漣漪。箭鏃迅速向遠方移去，牠的尖尾極爲明顯地向海中游去。牠有自己的方向，直向無際汪洋游去……然後繞著大圈子，轉過頭來……

我等不及去看清牠的眞面目。我天眞的腦海中已經失去理智地高呼：『鯊魚！』我發瘋似的拚盡全力向岬角的岩石游去。

牠來得非常快。三十碼外的海面湧起波濤，浮現出一個巨大的銀黑色魚背。水面爲之劃開，在牠身邊流動有如液體玻璃。那裏傳來急促的鼻息，我瞥見一雙黑亮的眼睛，一片背鰭像銀鉤新月，然後這東西又沉了下去。牠划動的水波使我再度浮起來，向我目標的岩石又移近了幾碼。我找到一個落手

處，驚駭莫名地緊抓著不放。

牠顯然不是鯊魚，數以百計的冒險傳奇故事告訴我，鯊魚有個巨大的三角形背鰭，而且我以前在圖片上看過那可怕的大牙和殘酷的小眼。這生物會呼吸空氣，眼睛大而黑亮，像隻狗一樣——或許，像隻海豹？但是在這樣溫暖的海水之中，是不會有海豹的，而且海豹也不會有背鰭。那麼，是鯨魚？鯨魚的身軀似乎大多了……

然後，我知道了答案，頓時我心中鬆了口氣，洋溢了喜悅之情。這是愛琴海的寵兒，『迎風生活的孩子』，阿波羅的所愛，『海洋的願望』——海豚……我爬到松蔭之下溫暖的石頭上時，可愛的名字陪著牠穿過漣漪而至。我抱著膝蓋，定定地看著。

牠又過來了，游出平滑發光的偌大曲線，牠黑色的背，淺色的腹，優雅得如一艘遊艇。這次牠近身之後，就浮在水面上，一樣注視著我。

牠很大，就像海豚一般的身形，約有八呎多長。牠在那兒載浮載沉，有力的肩背曲線和水面融爲一體，而尾巴——新月一般，像魚鰭模樣——手拍著水面，使牠巨大的身體保持平衡。黑圓的大眼靜靜地看著我，我敢發誓那雙眼睛裏閃爍著友善而好奇的目光。牠的嘴巴彎成千古不變的『海豚式微笑』。

狂喜的興奮之情沖昏了我的腦袋。『噢！你這寶貝。』我傻裏傻氣地說著，又忍不住伸出手來，好像要撫摸特拉法格廣場上的馴鴿一樣。

自然，海豚對我伸出的手置之不理，依然浮在那兒平靜地笑著，向我靠近了一些，全無畏懼地看著我。

那麼，全都是眞的，那些說了又說的故事……我所知道的鄉野傳奇，當然——那些年代久遠的作品中隨處可見海豚和人類結交爲友的故事。要是有人表示對故事中與海豚有關的種種奇妙表示絲毫疑惑，馬上有更多現代人言之鑿鑿的以他們自己的親身經歷爲這些傳奇做見證。五十年前在紐西蘭有一隻叫比樂羅·傑克的海豚，牠曾守望柯克海峽的過往船隻達二十年之久。五十年代期間，奧帕儂伲海

豚曾在海灣中娛樂過無數假日熙來攘往的遊客。最近在義大利還有一隻，能夠接近岸邊和孩童玩耍，吸引了大批遊客絡繹不絕。結果附近另一處遊樂場地的一小撮商人，因爲客人被搶走，就在暗處等著這隻海豚，一待牠到老地方準備嬉戲的時候，就槍殺了牠。這些故事，以及其他另一些，比那些鄉野傳奇更令人對其深信不疑。

而就在眼前，毫無疑問的，就有一個活生生的明證。而在這裏，我——露西．華玲，受邀到水中一同玩樂。就算海豚在牠背面圓月形的可愛背鰭上掛個廣告招牌，也不能比眼前的表現更清楚地表明牠的意圖：牠搖晃著身軀，望著我，然後側轉過身，翻個身，再回到我身邊，比早先更靠近我一些……

一陣迷路的清風搖過松林，我聽見一隻蜜蜂由我頰邊錯身，像顆子彈般掠過。海豚突然轉了個身，向深處鑽下去。海水迴盪、復原，波動不已，又復歸空虛。

再也沒有任何變化，就這麼結束了。那種失望之情是如許强烈，宛若死別一般。我探頭細看牠向海中遠去的一舉一動。驀然，在離我棲身的石塊不遠之處，海水就像受到砲轟一般，再度分開，海豚斜刺裏往上筆直一跳，躍離水面足足有一碼高。落下時尾鰭重擊水面的巨響有如加農巨砲一般。牠又像顆魚雷般冒了出來，在離我置身的岩石二十碼外直立起身軀，再一次用牠那明亮而幽默的眼神注視著我。

眞是一場令人拍案叫絕的演出，牠可眞是神乎其技。『好吧，』我溫和地說，『我這就下來。不過你要是再敢把我撞翻，我就把你活活淹死，小伙子，你就看我敢不敢！』

我把脚伸向水面，準備好由岩石上滑下去。又是一隻蜜蜂由我身旁飛過，有著奇異的哼聲，往海中射去。有什麼東西——八成是一種小魚，我猜想——在海豚身旁濺起一絲白色的水花。我正在一頭霧水地研究著，那東西究竟是什麼，那聲音又來了，更近了一些……而後再濺起一些白色的水花，一種奇怪而尖銳的聲響，像刺耳的弦音。

這時我明白了。我以往也聽過同樣的聲音。這些聲音既非來自蜜蜂，也不是小魚。那是子彈，由

裝了滅音器的來福槍中發射出來，一顆子彈正在海面上反彈起來，有人正從海灣上的樹林間向海豚射擊。

一開始我腦子裏並沒有考慮到，反彈的子彈也會爲我帶來若干危險。我氣憤塡膺，只想到要盡快採取行動。海豚浮在海面上，對著我笑個不停，而某個奪命的『射手』毫無疑問的又再一次向牠瞄準……

也許他沒看到隱身松林陰影之間的我。我用盡全身氣力高喊：『別再開槍！立刻停止！』隨卽躍入水中。

我相信，沒有人會冒著命中我的危險再對海豚開火。我直直朝陽光游去，笨拙地激起水花，希望我魯莽的擧動會嚇得海豚能遠離危險。

成功了，牠讓我接近了幾呎，但是我再靠前，伸出手像要撫摸牠時，牠翻了個身，慢慢由我身邊離開，潛下水面，而後消失。

我站在及胸的海水中，注視著海面。什麼也沒有。海面沉寂空洞地向前延伸，直到山巒起伏的陸地。水波湧回岸邊，低聲拍擊。海豚不見了。而魔法也隨著牠不見了。這裏只是一個小小的——而且寂寞的——海水浴場，而上方某處有個帶著槍，令人掃興的恐怖份子守候著。

我轉身仰望周身的危崖。

我看見的頭一樣東西，海灣中央高高在上的地方，我猜想那一定是傅利堡的上半部，高聳的尖塔掩映在多青槲、西洋杉和地中海柏樹的背景之中。房屋坐落的位置相當後面，使我無法看見下層的窗戶，除了突出於山崖之上，有著石欄杆環繞的寬濶平臺或是長廊。在正下方的海灘上，由於有崖端矮灌木花叢的遮掩，是看不到這些的。但是由我所站的位置，我可以看見所有的石柱欄杆，以及角落上長滿綠苔的雕像，有一個或兩個石盆花團錦簇，襯著西洋杉暗色的背景顯得格外明艷。欄杆稍後方，在石松底下擺著桌椅。

有個男人站在那兒，半邊身子爲松樹的陰影隱沒，盯著我看。

隨卽我就使自己相信，那不會是胡利安．蓋爾爵士。這個人太黑了，卽使由這樣的距離看來也相當陌生——他的態度太不經心，而或許，也太年輕了一點兒。八成是園丁，那個把闖入的冒失鬼拋下海去的人。嗯，如果胡利安爵士的園丁有藉著練習射擊自娛的習慣，我想現在這是他終止的大好時機。

儘管海豚仍可能再次游過來，但我仍由海中起身，抓起了我的鞋子浴巾，走向我認爲是通往上面平臺的破舊石階。

我聽見上面傳來叫聲，便抬頭仰望。他已經走到欄杆邊，探出身子。穿過重重的木槿和荊棘，我只能勉强地看到他，不過他看起來不像是希臘人。我停住脚步，他用英語喊道，『麻煩請走那條路。』他抬起手臂，手勢指向海灣南端。

我不予理會。不管他是誰——八成是胡利安．蓋爾的什麼客人——我一定得現在過去和他當場就地解決這件事，因爲我此刻正是怒火中燒。我實在等不及在非麗達那些正經八百、禮貌周到的宴會上再遇到他……『但是你眞的不應該對海豚開槍，先生，牠們一點也無害……』這些外交辭令一般有禮的老生常談對那個縱情享樂的蠢貨而言，早已經是聽過上千次的耳邊風。他以爲他可以隨意用槍或陷阱獵殺獾、麋鹿、茶隼——全是些無害的生物，有些人殺生就只因爲天氣好，他要帶著他的狗一道出去走走。不，這一次我可吃了秤鉈鐵了心，勇氣十足。我要去和他把我的忠告說得一淸二楚。

我就像脫離發射臺的火箭一樣向臺階上衝去。

臺階又陡又滑，迂迴在樹林最濃密之處。臺階步道繞過崖脚，隨著番石榴、木犀花的灌木叢環繞而上，直通往一塊印滿斑駁日影的林間空地。

他就在那兒，看來大惑不解的樣子，很顯然的，他已經由長廊那裏走下來好攔住我。我停下來面對著他，那一刻我才發現，對我有利的條件是何其之少。他已經下來了將近五十呎，而我大約爬了約有百呎左右。他似乎有權站在他所站的位置，而我却不然。他是在處理自己的家務事，而顯然的對我來說，那只是多此一擧。甚至，他可是穿戴整齊，我却僅僅一件游泳衣蔽體，還披了條歪七縐八、見

不得人的濕浴巾。我拉了拉浴巾，想平復我氣喘吁吁的呼吸，怒氣比先前更甚。但是這些在現在一點忙都幫不上，而我連個字也不曉得該先說什麼。

他開口說話，既沒有洶洶的怒氣，但也算不上禮貌：『這裏是私人的土地，我想你該知道。也許你可以沿著你來的原路回去，這會好一點吧？這條路只通向上方的平臺，然後就是屋子了。』

我總算喘過氣來，開門見山地既不浪費口舌，又不浪費時間說：『你爲什麼要開槍射擊海豚？』

他看起來莫名其妙的樣子，好像我當場打了他一耳光。『我什麼爲什麼？』

『剛才只有你在這裏，是不是？你對海灣裏的海豚射擊。』

『我親愛的小——』他突然住口，改用一種對付精神病患的口氣說話：『你到底在說些什麼？』

『別裝作你什麼都不知道！一定就是你！如果你對闖入的人都這般窮兇極惡，不是你還會有誰？』

我呼吸不由又急促起來，抓緊浴巾的雙手不住顫抖。『有人對牠射了好幾槍，不過就幾分鐘以前的事。我當時就在下面那裏，我看見你站在露臺上。』

『我當然也看到下面那裏有隻海豚。不過我沒看見你，直到你叫喊著由下面樹叢後面連跑帶跳的上來，我才看見有你這個人。不過你一定弄錯了，根本沒有槍擊。如果有槍聲，我早就聽到了。』

『當然囉，槍上裝了滅音器。』我有些不耐地說，『我告訴你，子彈飛出來的時候我就在下面！你以爲我跑了半天上來，只是爲了拿這件事開玩笑？那可是千眞萬確的子彈，我聽到聲音的時候就知道那是跳彈。』

他聽了我的話聳了聳眉毛，然後蹙緊眉頭審視著我，好像頭一次才把我當作人看待，而不是一個愈快丟下海裏愈好的無聊份子。

『所以你才跳到海裏去，游近海豚的身邊？』

『嗯，沒錯。我得在牠受傷之前把牠趕走。』

『不過你自己也可能會受到嚴重傷害。難道你不知道，子彈從水面跳離會飛到岩石上去嗎？』

『我當然知道！但是總得做些什麼，不對嗎？』

『勇敢的女孩。』他聲音中那種若無其事的口吻，令我已漸平息的怒氣，又再如火上加油，一發不可收拾。我火爆的說：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我告訴你，我說的每一句話都如假包換！眞的有人開槍射擊，而且當然我跳下去是爲了阻止你！我知道，如果有人在那裏，你一定得停止射擊。』

『你知道，』他說，『你不能讓這兩件事同時成立。要不是我開槍射擊，再不然我就不會相信有任何人開槍。不可能兩件事都成立。你可以隨心所欲的選一樣。要是我是你的話，我會選擇後者。我是說，這簡直有點難以想像，不是嗎？就像有人想射殺海豚，爲什麼要用滅音器呢？』

『我還正要問你！』我說。

在那一刻，我想，我是太過分了。他抿緊雙唇，眼中彷彿要冒出怒火。一陣短暫的靜默，他皺著眉頭看我，我們彼此打量著對方。

我眼中看見的是一個年約三十的健壯男子，穿著短褲和無袖海島衫，露出了他的雙臂和胸膛，他的胸臂就像我看見赤手空拳修路的希臘本地人所擁有的一樣。也像那些本地人一樣，他的頭髮和眼睛也是一般暗黑。但是他的嘴却流露出與外表截然相反的特質，敏感而多情。由這裏，使人感到他有一種侵略性的衝動，而且，他必須爲此付出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代價。

至於他會由我身上得到什麼樣的代價，我想都不願意想——一頭濕髮，脹紅的面孔，略帶困窘的憤怒，和不斷滑下來的該死的浴巾——不過有一件事我可是相當確信，在這個時候，他正處於他那種侵略性的衝動狀態。幸好，他還沒付諸於行動……

『好吧，』他簡短地說，『我恐怕你非得相信我說的話。我沒對那動物開槍，不管是用來福槍或其他任何武器。這樣說够清楚了嗎？現在，我想如果你能諒解，我希望你能够……』

『走我來的路回去？好，我懂你的意思。很抱歉，也許是我弄錯了。不過有關槍擊的事，我可以確定絕對不會錯。我也和你一樣，不明白爲什麼有人要這樣做，但是事實上，事情就是發生了。』我有些遲疑，他不以爲然的眼神教我覺得難以爲繼。『聽著，我不想再被你看成是找麻煩的人，但是我不能就這樣讓事情算了……不然可能還會再發生……既然事情不是你做的，你有沒有想到有誰可能會這樣做呢？』

『我毫無概念。』

『會不會是園丁？』

『不會是他！』

『或許是住在羅莎別墅的房客？』

『你是說，曼寧？事實上正好相反，如果你打算抗議，我建議你直接到羅莎別墅去看看。曼寧好幾個星期以來，一直在給那動物拍照。說起來，他還是頭一個訓練那動物的人，就是他和那個替他工作的希臘男孩。』

『訓練那動物？噢……我懂了。好吧，那麼，』我笨拙地加上一句，『顯然不會是他了。』

他沒再說什麼，用一種幾近神經質的忍耐等待著我離去。我咬著嘴唇，不知該如何是好，覺得自己是個大傻瓜。（爲什麼一個人在做好事的時候，總是會覺得自己像個傻瓜——而在那些老成世故的人眼中，又是多愁善感的蠢事？）我發現自己不住顫抖。我身上的怒氣和活力已棄我而去。蔭影遮掩之下，這地方凉意漸甚。

我說：『好吧，我想我很快就會見到曼寧先生，就算他不能幫我的忙，我相信我姊夫一定可以。我的意思是，如果這裏是私有產業，那麼海灘也應該是，我們就該設法制止這種暴行，我想我們該這樣做吧！』

他立刻說：『我們？』

『就是擁有這地方的人。我是露西·華玲，菲麗達·傅利的妹妹。我想你是和胡利安爵士住在一起吧？』

『我是他兒子。原來你就是華玲小姐？我還沒聽說你已經到這裏來了。』他看起來顯然是在猶豫是否要向我道歉，可是他却問了一句：『傅利先生現在在家嗎？』

『不。』我簡短地說，轉身打算離去。一叢樹枝搭在我的鞋上，我彎腰把樹枝拉開。

『如果我太冒失，還要向你抱歉。』他的聲音察覺不出來有絲毫軟化，不過那也許是因爲他難爲情的緣故。『最近有一大堆人跑來打擾我們，而我父親……他病了一陣，到這裏是打算能休養，相信你可以了解，他希望一個人靜靜。』

『我看起來像是索取簽名照的戲迷嗎？』

頭一回，他臉上出現了輕鬆的表情。『我承認，是不像。不過你說的海豚比起我父親來，更引人注意。有傳言說，有人在這附近一帶攝影，然後當然就有謠言，說看到這裏正在拍電影，所以不時有滿載觀光客的遊船到海灣來，更別提那些在樹林中意想不到的宴會了。這些事實在令人不能不生厭。如果有人要使用海灘，我個人是毫不介意。可是事實上却並非如此，他們人手一部手提收音機，敎我實在難以忍受。』他冷冷地加上一句：『要是你認爲這就是我要除掉海豚的大好理由，我只能再强調一次，我從來都沒這麼想過。』

『好吧，』我說，『看起來也沒什麼好多說的了，不是嗎？如果我打擾了你的工作，我向你抱歉。我現在就走，你可以回去忙你的事了。再見，蓋爾先生。』

我從空地出去的時候，出乎我意料，我身上的浴巾被枝幹勾住，從我身上給扯了下來。足足用了我要命的三分鐘，才把浴巾解下來離開。

不過我不用爲我的尊嚴擔心，他已經走了。我聽見上面某個不遠的地方傳出問答的聲音，如此簡短與懶散，彷彿他們之間已不拘小節。然後是音樂聲，不是收音機就是電唱機，一種奇特的無調和弦飄浮在靜止的空氣中。

我相信我早已被忘得一乾二淨。

第三章

你看見的這青年，

就是在觸礁船裏的；若非是帶著愁容，

（那是蝕耗美貌的蠹蟲）

你很可以叫他是個美少年。

——『暴風雨』：第一幕第二景

我淋過浴，換了衣服之後，覺得平靜多了，正準備好告訴菲麗達所有這一切，而且儘可能的，也聽聽她對這位不通人情的蓋爾先生有何評價。但是我到平臺上去找她的時候，却沒看到她的影子，只看到桌子上擺著吃了一半的午餐，銀餐具丢在餐巾之上，好像走得匆忙。也沒看到米蘭達和她母親。

然後我聽到通往廚房的門打開又關上，我姊姊的脚步聲匆忙穿過大廳，走進她稱爲『小沙龍』的大起居室。

『露西？我聽到的聲音是你嗎？』

『我在外面。』我說話的時候，已經走到法式長窗之前，但是她迫不及待地走了出來。才看了她一眼，她臉上的表情叫我把我早上歷險的種種一下子抛在腦後。

『菲麗達！怎麼囘事？你臉色看起來眞壞，是卡力班嗎？』

她搖搖頭。『不像你想的那麼簡單。有個壞消息，發生了一件糟透了的事。可憐的瑪麗亞，她的孩子淹死了。就是史帕羅，我吃早餐時和你談起的那個男孩。』

『菲麗達！噢，天啊！多讓人吃驚！可是——怎麼會這樣？什麼時候發生的？』

『昨天晚上。他和高德費在船上——就是高德費・曼寧——結果出了意外。高德費剛剛來告訴我們這消息，我已經轉告瑪麗亞和米蘭達了。我——我把她們送囘家去。』她用一隻手支著頭。『露西，這眞是糟透了！我實在沒辦法和你說清楚。如果瑪麗亞能有任何表示，但她却沒有，連一個字都沒說……噢！進來吧，高德費還在這裏，你最好進來和他打個招呼。』

我往後退。『不，不用了，你別爲我操心了。我會囘我房裏去，找些事情做。曼寧先生也不希望這樣拘禮的。可憐的菲麗達，我眞難過……聽著，你同意讓我從現在起自行料理嗎？我會出去走走，找個地方吃中飯，然後……』

『不要，拜託拜託，我希望你能留在這裏。』她停了半晌，『他爲了這件事難過極了，而且說實在話，我想也許和他談談這件事，會對他有些好處。進來吧……天啊！我眞是非喝杯酒不可！我肚子裏的卡力班只好忍受一次了。』她笑得有些勉强，然後帶頭由落地長窗進去。

『小沙龍』是個狹長而涼爽的房間，有三面大窗開向平台，景致十分宜人。陽光被平台上方的簷頂遮擋，房間裏涼爽通風。灰藍的牆壁和白色的漆花，襯托得鍍金的義大利鏡子和淡金色的地板幾近完美。一個涼靜的房間，那種幽雅的單純只有金錢和高品味才能營造出來。菲麗達一向就品味非凡，與衆不同。我有時不禁思索，幸好是她而不是我，嫁給了這個有錢的男人。我的品味——因爲我出身自舞台的緣故——受到長期在平價商店中打滾買便宜貨的嚴重影響，以及我正在演出的舞台表演的價值觀所左右。儘管我熱愛我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也不能制止我對姊姊那種毋庸置疑的高雅品味的崇拜。

房間另一頭有張桌子，上面擺了許多瓶子。有個男人背對我們站著，把蘇打水加到杯子裏。我們進去時，他轉過身來。

在那片刻，我的第一印象是，他是用一張相當冷酷而自制的面具試圖掩蓋某些激情。但是這個印象隨即就煙消雲散，我知道我錯了。這種自制並非面具，而是這個人的一部分，是由他那强烈的激情所造成，就像西屋公司的煞車是利用蒸汽自動起動。他和蓋爾先生有些截然不同的地方。我饒有興趣地看著他，帶著幾許同情。

他很高，身材魁梧，一頭褐髮被太陽曬得發黃。他的一張臉狹窄而機敏，灰色的眼睛眼角下垂，看起來似乎很疲憊，好像很長一段時間沒好好睡過覺。我推測他的年紀大約在三十五、六左右。

菲麗達爲我們介紹，他有禮地向我打了招呼，不過全部的注意力還是放在我姊姊身上。『你已經告訴她們了？情況很糟嗎？』

『比糟透了還糟。看在老天的份上，幫我倒杯酒，好嗎？』她跌坐進椅子裏，『什麼？噢，我要威士忌，謝謝！露西，你要喝什麼？』

『如果那瓶子裏裝的東西是果汁，我喝那個好不好？有冰塊嗎？』

『當然，』他把飲料遞給我。『聽著，菲麗達，我現在應該去找她們談談嗎？也許她們有些事要問我。』

她喝著飲料，嘆了口氣，好像因而放鬆了一些。『如果我是你的話，現在我會暫時不去看她們。我告訴她們，要她們囘家去，但是她們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收拾著東西。我想警察一定會到她們家裏去找她們……也許過一陣子她們願意聽你一五一十把一切細節都交代清楚，但是在目前，我懷疑瑪麗亞是否有能力可以承受這一切，尤其是他死了。說實話，我想她連這點都不願意承認。我不認爲她還有辦法考慮到其他的事。』她抬起頭來看他。『高德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這裏面是不是有什麼責任問題。』

他有些猶疑，把玩著裝著威士忌的杯子，蹙緊著眉頭注視著酒杯。他臉上被疲乏劃出一道又一道

深深的線條，使我不禁猜測，他是否比我猜想的要更長幾歲。

『沒錯，是的。這就是事情的癥結，難道你看不出來？這就是爲什麼直到現在我才能回來……我曾經打電話給附近每個地方，想查清楚他是否可能由這裏或是對面大陸上岸，或是他已經……嗯，被人發現。那是說，如果他的屍體被冲到岸邊。』他的眼光由酒杯上抬起。『不過我有相當理由確信，沒有生還的機會了。我的意思是，我看見他掉下去的。』

『你們出海有多遠？』

他面露愁苦，『在正中央最致命的地方。』

『從這裏出海？』

『是在北邊，從高羅拉出海，正好在海峽中央。距離兩邊都還仍然有一哩左右。』

我問：『發生了什麼事？』

兩個人都嚇了一下，似乎他們已經完全忘記了還有我這個人存在。高德費．曼寧伸直了肩膀，用一種我即將極爲熟悉的動作把頭髮掠向後方。

『你知道，連我自己都難以置信。這話聽起來是不是蠢得不可思議？這全都是實情，自從事情發生過後，我自己在腦海裏也想過千百遍，但是我開始懷疑，我自己究竟還記得多少。雖然我昨天晚上一夜未睡，也沒有任何幫助。』他走到桌前，又倒了另一杯酒，側過肩頭說：『最糟糕的是，我無法丟下這種感覺：當時我一定可以做些什麼，阻止這件事情發生。』

菲麗達聽了這話哭出聲來，我隨即說：『我相信那不是眞的！對不起，我不該多問。你不會願意再提起這件事的。』

『不要緊，』他走回一張椅子旁邊，可是並沒坐下，只是草率地倚在椅臂上。『我已經把詳細經過情形完全向警方報告過，也向菲麗達同樣的說明了一遍。你可以說，最糟的事情已經過去了……除了，天可憐見，我還得和孩子的母親去說一次。她一定想知道比警方所關心的更詳盡……事實上，說出來之後，心中也會好過一些。』他喝下一大口威士忌，好像亟需酒的安撫，然後頭一次正視著我。

『你沒見過史帕羅吧？』

『我昨天晚上才到這裏。』

他嘴角向下抿了抿唇，『你一來就碰上這種事。唉，他是米蘭達的孿生兄弟——我想你一定見過她和她母親了？——而他是在爲我工作。』

『菲麗達告訴過我。』

『有他替我工作，眞是莫大的運氣。他是個伶俐的技工，在這種地方，這是一種難以發現的長才。在大多數的鄉鎮，唯一的「機動」工具是驢子和騾，一個有機械頭腦的孩子找不到工作。他們只好設法到城裏去謀生。但是史帕羅當然希望能在家鄉附近工作；他父親去世了，他希望能和母親妹妹住在一起。我去年到這裏來之後，他就一直爲我工作。他對船上該知道的大大小小的事，沒有一樁不熟悉。要是我告訴你，我還放心地把我的車子交給他，你就可想而知他有多麼能幹了。』他向著窗戶的方向點了點頭。桌上放著一個大文件夾。『我不知道菲麗達有沒有告訴過你，我正在著手進行一本書，絕大部分是圖片，即使在這方面，史帕羅也是非比尋常。他不但在技術工作上可以協助我——諸如沖洗照片等等——甚至我有些照片，還拿他來當過模特兒。』

『那些照片也都棒極了。』菲麗達熱心地告訴我。

他輕輕一笑，笑容有些勉強而且不具任何意義。『那些照片都好極了，不是嗎？是的，那就是史帕羅。他不是個好高騖遠的人，可憐的米蘭達曾經這樣說過他。他腦子裏想的什麼全都能一一實現。他一向慢條斯理，而且像頭瞎驢一樣頑固——但是他也很執著，你可以完全信賴他。對我來說，他還有一項比地球更珍貴，那般突出而無價的特質——他照起相來有如在夢境之中，他是天生上鏡頭的人——你絕對不能錯過。』他呑下了最後一口威士忌，停下來把杯子放下。玻璃杯碰擊木頭，發出奇特的聲響，像是在告別之後畫下一個句點。『這又使我想起昨天晚上的事。』

一陣短暫的沉默，那雙疲倦的灰眼睛又轉回我身上。

『我曾經就夜間攝影做過實驗——夜晚漁火、月景之類的東西……我想試試身手，看看能不能照

張對面大陸上，山頭覆滿白雪的日出景致。史帕羅和我昨天駕著我的船出海。海上寒風刺骨，但這沒什麼好緊張的。我們沿海岸向北航行。也許你會知道，潘圖克拉特山位於此地之北。嗯，海岸向外突出，差不多就在山影下向東迤邐。只有等你到了海岸的盡頭，向北轉到開闊的汪洋之中，那時候你才會知道天氣如何。黎明前半個小時左右，我們到了那裏，轉向面對高羅拉——那是這裏和大陸之間最狹窄的部分。海面波濤起伏，不過沒到水手認爲狂風巨浪的程度，雖然那時風向依然是北風……嗯，當時我在船艙裏，忙著整理我的照相機，而史帕羅在船尾，引擎聲突然中斷，我高喊著問出了什麼毛病，他大叫著回答我，說他想有什麼東西塞住了螺旋槳，他馬上就可以修好。於是我又繼續忙我手上的工作，直到我發現他讓船頭偏離了航道，船由頂風的方向打橫，船身顛簸得令人有些不安起來。所以我便出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他微微擧起一隻手，另一種奇特的姿勢。『然後事情發生了，我看見史帕羅在船尾，彎著身體。船身傾斜得很厲害，我想——但我無法確定——我大聲叫他要當心。然後一陣巨風大浪還是其他什麼拍擊船身，船就像隻驢子一樣上下跳動。他曾緊緊抓住欄杆，但是木頭太滑，他沒能握住。他落水之後，我看見他試著想握住什麼，但是他失敗了。他就這麼不見了。在我趕到船尾之前，已經看不見他的蹤影了。』

『他不會游泳嗎？』

『噢！當然會。但是那時實在太暗了，海面又波濤洶湧，船很快就漂了開。我早些時在船艙裏工作，而風力遠比我所想像來得要更强。幾秒鐘之內，船已經漂到了幾碼之外。卽使他還浮在水面，也很難再找得到他……我不認爲他能够掙扎，他也無法喊叫，但我確信我是聽到了什麼。我喉嚨都快叫破了，但仍然和原先沒有兩樣，毫無任何回答……』

他又極不安地站了起來，踱到窗邊。『嗯，這就是事情的全部經過。我扔了個救生圈下海，但是船很快地漂了開去，等到我把引擎發動起來，再回到我認爲是他落海的地方，那裏已無任何跡象。我知道我就在那地方附近打轉，因爲我找到了救生圈。我在那裏逡巡了一兩個小時——相當愚蠢，我也知道，但是一個人總不能就那麼撒手不管，一走了之。有一艘漁船正好在附近，也來幫忙，但是一點用都沒有。』

一陣靜默。他背對著我們站著，向外眺望。

菲麗達乏力地說：『這件事眞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結果螺旋槳並沒有故障嗎？』我問。

他轉過身來。『什麼？沒有，沒壞。至少，我沒發現。只是運轉失靈而已，只要幾秒鐘便立刻可以恢復原狀。如果他能先看看……』他聳了聳肩，讓說了一半的話就此打住。

『好了，』菲麗達說，試圖使氣氛愉快一些，『說實話，我眞不知道你有哪一點好自責的。你還能有什麼辦法呢？』

『噢！我並非爲了發生的事而自責，我知道那很荒唐。我是因爲沒能找到他而深感不知如何再待下去。我在風浪滔天的黑暗海面上來回尋找了兩個鐘頭，心中明白一切可能已太遲了……不要誤解我的話，如果我能够把那孩子的屍體帶回家來，我也會好過一些。』

『因爲他母親不相信他已經死了？』

他點點頭。『正是如此，我想她可能期望再期望，坐等她兒子生還回來。除非——我是說假如——他的屍體被沖上岸來，那麼事情反倒很容易過去。』

菲麗達說：『那麼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希望屍體能盡早出現。』

『我很懷疑會這樣。風浪和潮水全都是反方向。如果他被沖到阿爾巴尼亞的岸邊，我們連聽說都不可能聽說。她可能要等上好多年。』

『就好像她等他父親一樣。』我說。

他瞪著我看，但是那幾秒鐘他似乎根本沒看見我。『他父親？噢！天啊！是的，我忘了。』

菲麗達動了動，『那麼就看在老天的份上，高德費，把這些事忘了吧！你不能再這麼自怨自艾下去，事情已經糟透了，就算你再爲自己什麼地方沒幫上忙而自責，那也於事無補。』

『我只是希望他母親和妹妹能够諒解。』

『她們當然會！一時的震驚恢復之後，你便可以和她們談談，你得把事情全部的經過告訴她們，就像你告訴過我們的一樣。你會發現，她們根本毫無遲疑或責難地就接受了你所說的一切——就像她們接受命運之神爲她們選擇的任何東西一樣。這裏的人就是這樣，他們堅强得就像此地的石頭一樣，他們的信仰也是一樣。』

他有些驚異地看著她。人們平常只能看到菲麗達家常的一面——像花蝴蝶般脆弱的一面——等他們發現她堅如果核般母性的一面，無不大表詫然。他的臉上同時呈現出感激釋然的神情，有如她已經爲他的自責找到了寬貸的理由。

她對他笑說，『你現在的問題是，你不只剛剛在一場錯亂的意外中受到驚嚇，而且你現在難以面對瑪麗亞，告訴她這一切，我一點也不會怪你。』她坦白得令人難堪，却也相當有撫慰作用。『但是你不用擔心，她們不會爲難你的，甚至根本不會問你任何問題。』

『你還不了解。史帕羅昨天晚上可以不跟我去——他似乎在鎮上有個約會。我說服他取消了那個約會，他母親直到最後一分鐘才知道。』

『那又怎樣？無疑的你會付給他相當優厚的加班工作的酬勞，就像你一向的作風。我也想過……嗯，是的，我全知道這些，瑪麗亞告訴過我。相信我，她們眞是萬分感謝你能給他工作，以及你那麼優厚的薪水。史帕羅把你當成全世界一樣，崇拜得不得了，瑪麗亞也一樣。老天爺，你怕她們會對你說什麼呢？』

『就你看，我可不可以給她們些什麼呢？』

『錢嗎？』她皺起眉頭。『我不知道，我得好好想想。我不知道她們現在打算怎麼樣……不過現在還用不著爲那些事擔心。我會技巧地替你試探試探，然後再告訴你，好嗎？不過有件事我先告訴你，你走的時候最好把這些照片全帶回家去。雖然我還沒看過，不過現在讓瑪麗亞看到了總不大好。』

『噢，我知道了。當然，我會帶走。』

他拿起檔案夾，遲疑地站著，彷彿他並不十分確定下面要做些什麼。由於職業的關係，我養成了一種察言觀色的習慣，懂得看人臉色或聽人聲音。如果人們受到緊張的情緒所控制，更容易披露心情。身爲女演員，我想我永遠無法達到登峯造極的地位，但是我對看人却格外擅長。而這時，我覺得高德費．曼寧所流露出的遲疑與渴求安慰，並非完全出於本性。這個男人所給人的印象以及這次意外的震驚所造成的影響，兩者之間是這般矛盾，令人極度不安，就像看一個演員演錯角色。這想法使我匆忙開口，完全顧不到不著痕跡——幾乎就像任何話題都比無話可說要好：

『這些相片全是要用在你的書上？』

『只有一部分。這些是我前天帶來給菲麗達看的。你願意看看嗎？』

他很快横過房間走來，把檔案夾放在我椅子邊的矮桌上。在那一刻，我無法確定我是不是眞想看這些圖片，其中可以想見一定會有一些那死去的孩子。但是菲麗達沒有反對，而很明顯的，對高德費．曼寧而言，這也是某種解脫的方法。所以當他從護頁中取出圖片來，我一句話也沒說。

他給我看的頭幾張幾乎全是風景，高聳的懸崖和明亮的海洋，陽光輝映的岩石間鋪滿明媚的花朵；本地農婦牽著山羊騾子穿過繽紛的蘋果花叢和紫金雀花的風景，或是蹲在水池旁的石頭上，清洗一堆五顏六色的衣裳。還有大海，在絕大多數的相片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有的時候只是點綴著海草的海塘一角，或是波濤起伏的曲折海岸線內部，或是潮濕的沙地上，一波波退去的潮水；最令人折服的一張是多石水道中，海豚浮在水面，用著明亮機伶的雙眼笑看著鏡頭。

『噢，看啊！海豚。』我叫了起來，頭一次憶起我早晨發生的歷險。高德費．曼寧用一種好奇的目光注視著我。但是在我多說些什麼之前，菲麗達已經把那張照片拿開，我才發現我所看到的那張照片上，有那死去的孩子。

他和他妹妹十分相像，圓臉，配上豪爽的笑容，太陽曬黑的皮膚，一頭濃密的黑髮像石南一樣茂盛。我看了一眼，立刻明白高德費爲什麼叫這男孩爲『天生的模特兒』。健壯的身體加上粗頸，使米

蘭達有一種粗重的農村氣質。而在男孩身上，却轉變爲一種古典的力量，那是在古典雕刻身上常見的令人熟悉的粗獷線條。他和岩石海洋的背景在一起，正如和希臘日光廟的石柱在一起一樣相得益彰。

正在我考慮著該說什麼來打破沉默時，我姊姊輕而易舉地就開了口：

『你知道，高德費，等再過一陣子，事情平息了一點之後，我確信，瑪麗亞一定很希望能保留這其中的一張相片，你何不爲她沖洗一張呢？』

『如果你認爲她會……這主意倒不錯。是的，我可以用鏡框裝好再送給她。』他開始把相片裝回檔案夾中去。『也許那一天你可以幫我選一張你認爲她可能會喜歡的照片。』

『噢，那還有什麼問題，』菲麗達說，從一疊照片中抽出了一張。『這張吧！這張是我這些年來看過最好的一張傑作，尤其是他看起來栩栩如生。』

他匆匆看了一眼。『噢！是的，這眞是張得天獨厚的照片。』他的聲音却聽不出有半點生氣。我什麼也沒說，只是瞪著相片，看了又看。

是那隻海豚，優雅地彎成弓形躍出土耳其玉般藍綠的海面，背上還有幾滴銀色的水珠滑落。海豚旁邊，站在大腿深的海水中笑著，還伸出手去摸著牠的，就是那男孩。他裸著古銅色的身軀，箭般筆直的身軀，加上海豚彎成的銀弓，搭配得有如繪畫藝術上的黃金分割一般天衣無縫。這簡直就是一項攝影奇蹟——技巧結合上機緣，以及色彩、光線和其他種種都一秒不差地捕捉住了永恆。

我說：『眞是美極了！簡直找不出任何形容詞來描述！就像美夢成眞的神話！要不是我自己親眼看見這隻海豚，我一定會以爲牠是僞裝出來的。』

他也正毫無表情地低頭看著這張照片，此時他笑了。『噢！牠是如假包換的天才。史帕羅替我訓練這動物，他去游泳的時候，牠一定就會出來和他嬉戲。牠是我見過最肯合作的動物，有一堆人類才有的魅力，你剛剛說你看過牠？』

『是的，我早上到下面去游泳，牠跑出來看我。我還可以另外告訴你一件事，今天早上你差一點就永遠失去了這條海豚。』

『失去海豚？』菲麗達說，『你說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有人對著牠開槍。』我簡短有力地說，『我一路跑上來就是爲了回來告訴你這些，但是後來你們的消息讓我完全把這件事拋在腦後，到現在才想起來。』我望了高德費一眼。『我在下面海灣的時候，有人在上面的樹林裏用來福槍向牠射擊。要不是我那個時候在那裏，想辦法把海豚趕跑，那人很可能已經得逞了。』

『但是……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這件事至少使他的注意力從史帕羅之死上轉移開。他皺著眉頭看我，『有人在上面樹林裏……開槍，你確定嗎？』

『相當確定。更糟的是，他的來福槍還加裝了滅音器——所以這絕對不會只是出來打野兎什麼的獵人——顯見是以射擊海豚自娛。這絕對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打算要殺死海豚。我當時坐在樹下，我猜想他沒看見我。直到我高喊著跳下水去游到海豚身邊，射擊才停了下來。』

『但是，露西！』菲麗達一副嚇壞了的神色，『你可能會受傷。』

『我沒想到那些，』我承認，『我當時氣得快瘋了，我只想到要設法阻止他。』

『你永遠都不會爲自己設想！遲早有一天你會因而受傷！』她以半誇張半取樂的姿態轉向高德費。『她一向就是這個樣子。我所見過唯一會敎她按捺不住，勃然大怒的就是——動物。她甚至救起快淹死的黃蜂、浴缸中的蜘蛛，下雨天跑出來，被陷在路中央的小蟲。最可笑的是，牠們似乎也願意等她來。有一次她甚至伸手去摸一條毒蛇。牠竟然沒有咬她。』

『牠也許已經凍昏了。』我草草說道，在高德費興味盎然的目光注視下，我感到困窘不自在。好像我是言行怪異的異端份子。我又開口爲自己辯解：『我只是不忍心眼睜睜看到任何生命受到傷害，不過就這樣。所以從今天起，如果我每天都要下去游泳，我會好好注意著牠。你的海豚自己找到了一個女看護，曼寧先生。』

『我眞高興能聽到你這麼說。』

菲麗達說：『我還是無法相信會發生這種事，在這世界上有誰會這樣做。帶把長槍爬到樹林裏

去。』

有一會兒我還以爲他會答話，但他却轉過身去收拾他拿出來給我們看的照片，啪啪作響地把照片按照順序放回檔案夾裏去。『我也想不出來。』然後，又問我：『我想，你沒看見什麼人吧？』

『哦，有看到。』

這句話造成一種相當驚人的效果。菲麗達輕呼一聲，用隻手輕拍她突起的腹部，可能是卡力班睡著的地方。高德費．曼寧立刻說：『你看到了？在哪裏？我想你不會走得那麼近去看清楚那是誰？』

『我確實看見了，就在傅利堡平臺下面的樹林裏，那個人還兇得不得了！』我急切地說：『他說他是胡利安．蓋爾的兒子，而且——』

『馬克斯．蓋爾！』這回是菲麗達，用一種難以置信的口吻。『露西，你總不會是想告訴我，馬克斯．蓋爾帶了把來福槍在樹林中遊蕩吧？還對著看到的任何東西開槍？別說傻話了！』

『沒錯，他是說過那不是他，』我又加上一句：『他可以先把槍丟在一旁，好讓我無法證明是他，可是我不相信他的話。他那個人看起來就像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人，而且無論如何，他非常粗魯無禮，根本沒有必要用那種態度！』

『你可是闖入的陌生人。』高德費冷冷說道。

『即使如此，也不可能是他！』我姊姊肯定地說。

『也許不是。』高德費說。

她眼光銳利地看著他，『爲什麼這樣說？』

『沒什麼。』

不過，很明顯的，她已經聽出了他的言外之意。她瞪大了眼睛。『但是爲什麼在這世界上——』她控制著自己的呼吸，不過我想她變了臉色。『噢！我的老天，我想那可能是……但是，高德費，那眞是太可怕了！如果他的手上拿了把槍——！』

『沒錯。而且如果是他，自然蓋爾得替他掩飾。』

『就算這樣，但是我們有什麼辦法？我是說，如果有什麼危險——』

『現在不會發生了，』他冷靜地說，『聽著，菲麗達，我看不要緊了！如果馬克斯．蓋爾他以前不知道，他現在清楚了，他應當知道不要讓老人能够拿到那種東西。』

『怎麼做？』她質疑地問，『告訴我要怎麼做？你曾經到過那種像博物館一樣可怕的地方嗎？』

『沒去過。爲什麼這樣說？難道那裏有間軍火庫之類的房間嗎？』

『軍火庫！』菲麗達說。『給我勇氣吧！軍火庫！傅利堡的牆上幾乎全是用那種東西糊起來的！槍啦，刀啦，矛啦，盾啦，應有盡有。我敢發誓，那裏從卡賓槍到石弓一應俱全。前門甚至還有門加農砲呢！天老爺！里奧他祖父蒐集那些東西！即使十來把來福槍不見了，根本不會有人注意到！』

『現在哪會有什麼問題呢？』高德費問道。

『聽著，』我忍無可忍地說，『再這樣下去一分鐘，我就要尖叫了。什麼事這麼神秘兮兮的？你們兩個人談論的是胡利安．蓋爾嗎？如果是的，那麼我從來沒聽過這種傻話。究竟爲什麼，他要帶把來福槍四處殺生呢？他也許會對幾個劇評家開槍——我可以想出有一個早有資格送命的人——但絕對不該是那隻海豚！這根本毫無可能。』

『你認識他嗎？』高德費．曼寧的聲調唐突而充滿驚異。

『我從來沒遇見過他，他已經不是我心目中的明星了。但是我認識好些人都和他工作過，而他們全都崇拜他到五體投地。我可以告訴你，這並非是因爲他戲演得好。如果你要問，我怎麼會知道這些的，讓我告訴你，在過去十年，我曾經看過他演出的每一齣戲。如果說有一種人，在他一言一行之中無法掩藏住他眞正的本性，那才是個演員。這雖然是種自相矛盾的說法，我這樣想，但却是千眞萬確的。而胡利安．蓋爾會要殺死一隻來自希臘神話的生物——不，這絕對不是事實。除非他喝醉了，或是發瘋了——』

我停了下來。他們之間掠過的眼神有如可以摧毀一具蓋氏偵側器。靜默包圍了周遭的一切。

『怎麼回事？』我問。

高德費有些困難的淸了淸喉嚨，他似乎不知該如何開口。

『噢，看在老天的份上，如果她要待在這裏幾個星期，她最好能知道這些事。』我姊姊說，『她遲早一定會遇到他。我知道他只會到凱利斯那地方去，和柯夫島上的人下棋。其他時間他們絕對不會讓他單獨一個人。但是我在凱利斯那裏遇見過他，她也許哪一天也會在這裏碰見他。』

『我也這樣想。』

她轉向我，『你今天早上和我說過，你不明白爲什麼他退休之後就好像消失了一樣。你知道在三、四年前發生過車禍，他的妻子和女兒喪生的事嗎？』

『噢，天啊！是有這麼囘事。就在他演出「老虎老虎」的前一個星期發生的。我在上演的一個月以後看過。幸運的是，他在戲中演出一個狂妄的角色，所以表現得前所未見的精采，如果眞要挑剔，只不過是他實在太瘦了，不够分量。他離開舞臺之後，我才知道是因爲他生病了。而那個時候謠言四起，說他打算要退休，可是當然沒有人眞的相信這些話。在史特拉福戲劇季那時候，他看起來還滿好的。然後他們突然就宣稱，說「暴風雨」是他最後一次演出了。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那件意外之後，他是不是又病了？』

『在某些方面是的。他因爲精神崩潰住進了療養院，而且在那裏待了一年多。』

我瞪著她，深受震驚。『我一點都不知道有這囘事。』

『沒有人知道，』我姊姊說。『這種事沒有人會四處張揚，尤其又是像胡利安・蓋爾這樣的名人。我是自己知道這件事的，因爲他們來租房子的時候，馬克斯・蓋爾對里奧說了一些，然後我的一個朋友告訴了我其他的事。他似乎好多了，有的時候他也可以自己去拜訪朋友，但是總是有個人陪在他身邊。』

我直率地問：『你的意思是說，有人監視他？你是在告訴我，胡利安・蓋爾是——』我停了下來。爲什麼這些字眼全都如此可怕？要不是和精神療養院奇特的印象一起出現，這些字眼甚至更糟糕，有如最可悲的惡疾比較好聽的同義字。『——精神病患。』我停了下來。

『我不知道！』菲麗達看來十分疲憊。『天知道，人們對這種事根本不想知道得太淸楚。而事實是，旣然他已經出院了——如果是這個字眼——我想這就是說他已經康復了，是嗎？』

『但是他一定得康復起來。對了，你說你曾經遇見過他。那個時候，他看起來怎麼樣？』

『再正常不過。說實話，我覺得他就像一噸磚石那樣有力。他具有非凡的魅力。』她面帶愁容地向高德費看了看。『但是我很懷疑，這種病可以治癒嗎？我從來沒想過……這種事情我根本毫無概念……不過我是不是該好好想想，因爲孩子要來這裏度假，還有其他的事——』

『聽著，』高德費輕鬆地說，『你知道，你對這些事想得太多了。才提起一枝槍，就似乎讓每件事都不對了。這個人不會是個殺人狂或這一類的人——而且從來都不是，否則他根本不會到這裏來。』

『是的，我想你說得有道理。我是有點愚昧得近乎神經質。』她嘆了口氣，深深坐進椅子裏，『不一定也許是露西在做夢！如果她沒有看見那枝槍，也沒聽見槍聲的話……噢！好吧，讓我們忘了吧，怎麼樣？』

我不想自找苦吃的堅持下去。那件事現在已經無關緊要了。我剛剛在這裏知道的事是這般離奇，這般令人沮喪。我憂傷地說：『我眞希望我能對蓋爾先生客氣一點，我現在了解了。他一定有過一段不甚愉快的日子。對別人來說都已經够糟了，更何況是他的兒子——』

『噢，親愛的，別那麼苦惱！』菲麗達的不安已經煙消雲散，又重新恢復她善解人意的本色。『很可能我們都徹頭徹尾的錯了。現在根本一點事也沒有，除了老人也許需要一些安詳寧靜好好休養，而馬克斯會注意到的！要是事情眞像你說的，我也不會驚訝；因爲馬克斯爲了他自己的理由而堅持要與世隔絕，他正在爲一些電影或其他什麼作配樂工作，所以就有一些傳言不脛而走，而他從來也不會露面澄淸。所以你到處看見「闖入者將遭射殺」的告示，而年輕的阿杜尼斯還兼作他的貼身保鏢。』

『年輕的什麼人？』

『阿杜尼斯，他是園丁。』

『老天爺！難道一個人就不能不聽見這樣的名字，即使是在希臘。』

她笑了。『噢，他眞叫這名字，相信我！』

而後她轉向高德費，說了些和阿杜尼斯有關的事，他很顯然的是史帕羅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又聽見了米蘭達的名字，還有什麼嫁妝以及她兄弟死後會更加困難之類的話；但是我並沒有眞注意地聽。我還在爲剛才聽見的不愉快的消息而出神。對我們來說，要推翻自己心目中的偶像並非是件容易的事。就好像千里迢迢，歷盡千辛萬苦只是爲了去看看米蓋朗基羅的大衞像，結果發現那裏除了一座毀壞的基座，別無所有。

我發現我自己囘到時光隧道，淸晰得有如昨日的『暴風雨』的『最後演出』，那一段普洛斯帕羅放棄了他黑暗的法術時感嘆的無韻文，如今想起，有如這個故事實現了，再眞實不過：

『……這種粗暴的法術，
我現在放棄了，等到我需要
一點天上的音樂——現在我就需要——
來喚醒他們的感官，並且解除
這為他們而設的魔術的時候，
我就折斷我的法杖，
深深埋在土裏。
並且把我的魔術書，
沉到不曾測到過的海底。』

我在椅中動了動，想用意志的力量，推却我心中佔據的煩憂，再囘到我所在的『小沙龍』中。此時高德費．曼寧起身告辭。

『我該走了。我打算問問你，菲麗達，里奧什麼時候來？』

『他也許計畫在這個週末到，不過我不能確定。但是絕對會帶孩子一起來過復活節。你一定得走了嗎？如果你願意，一起留下來吃午飯。瑪麗亞煮了些靑菜，謝天謝地——我最痛恨生馬鈴薯！——其他還有些冷盤。你不想留下來嗎？』

『我是很願意，不過我一定得囘去等電話。可能會有什麼消息。』

『噢，是的，當然你得囘去。你要是聽到什麼消息，馬上打電話通知我，好不好？』

『一定。』他拿起了檔案夾。『你認爲瑪麗亞願意見我的時候，請儘快通知我。』

他說完再見以後就走了。我們默默坐著，直到他車子的引擎聲在林間漸漸模糊。

『好吧，』我姊姊說，『我想我們最好找點東西塡塡肚子。可憐的高德費，他眞是難過極了。這眞敎人有點吃驚，眞的，我從來沒想到他會像這樣被徹底擊垮。他一定比他願意承認的更喜歡史帕羅。』

『菲麗達。』我突然說。

『什麼事？』

『你說胡利安．蓋爾可能是米蘭達的父親，這是眞的，或者只是另一個你聽來的故事？』

她側著臉看我。『嗯……噢，見鬼，露西，你沒必要把每件事都想得如此一板一眼。只有天知道——不過其中也有些不尋常，只不過我不知道是什麼。他替那女孩取名爲「米蘭達」，你能想像有那一個柯夫島人會取這樣的名字？而後瑪麗亞的丈夫棄他們而去。還不只這些，我敢發誓，胡利安．蓋爾一直在供養著這一家。瑪麗亞從來都守口如瓶，不過一兩次米蘭達會不小心說溜嘴，所以我能確信他這樣做。是什麼理由，你能告訴我嗎？不光是因爲他在大戰期間碰巧認識瑪麗亞的丈夫！』

『那麼要是米蘭達和史帕羅是雙生子，他不也是史帕羅的父親嗎？』

『由他們在生活上的種種事實看來，你可能說得沒錯。噢！』她從椅子上坐直起身，瞪大眼睛看著我。『你是說——你是說總該有個人去他那裏，把消息告訴他？』隨卽她看起來又有些遲疑慌亂。

『可是，露西，這只是謠傳，不能輕易當眞，是吧？我是說，你想想，要是有人到那邊去，而且——』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說，『再說，那也不是我們的事，瑪麗亞自己會告訴他，他立刻就會知道。把這事忘了吧。你說的午餐呢？我餓了。』

我跟著她走進厨房，我知道胡利安．蓋爾一定已經接獲了這個消息。由我面對『小沙龍』窗戶的椅子看出去，我見到瑪麗亞和她女兒一同離開別墅。但是並不是走那條通往她們住的小屋的車道。她們走的是，今天早上米蘭達曾經帶我去過的小路，那條小路只通往兩個地方，一條是空曠的海灣，另一條則是到傅利古堡。

第四章

我們這樣巡行覓找的他，
必定是淹死了；海水都要嘲笑
我們這樣徒勞無功的尋找。
好，由他去罷。

——『暴風雨』：第三幕第三景

接下來的幾天，日子過得平靜可愛。我信守自己的諾言，每天都到海灣去。有的時候海豚也會來，但是從來不肯讓我接近到可以摸到牠的地方。雖然我知道，爲了海豚著想，我應該想辦法嚇得牠離開，但是牠那麼友善的出現使我感到如此愉快，我不能容忍自己做出有忘恩負義的舉動。

我一直機警地注意著傅利古堡的陽台，不過以後沒有再發生過槍擊的意外事件，附近也沒有本地人帶著來福槍侵入旁人土地的傳言。不過我還是每天去游泳，監看著，直到海豚潛下去，頭朝廣闊的大海游去，否則絕不離開海灣。

仍然沒有史帕羅的任何消息。瑪麗亞和她女兒在他死亡之後的第二天早上，就又回到傅利別墅來，冷靜自抑地做她們的日常工作。米蘭達失去了她性格中一向的直率明朗，她看起來就像是大哭過一場，她的聲音和舉動，都彷彿壓抑著什麼。我幾乎沒有看見瑪麗亞幾次，她絕大多數的時間都守在廚房裏，黑色的頭紗橫蓋著她的臉，一言不發地默默做著她分內的工作。

萬里無雲、晴空高掛的天氣，即使在陰影之中也熱得敎人難耐。而菲麗達十分煩躁不安。有一兩次她陪著我到風景名勝之地尋幽攬勝，或是到柯夫鎮上去。還有一天晚上，高德費．曼寧帶著我們兩人到柯夫皇家大飯店吃晚飯。然後整個禮拜就這樣安然無事地平靜溜走，我不是作海水浴，就是和菲麗達坐在陽台上天南地北地閒談，再不然就開著部小車，在下午獨自一個人出去探險。

菲麗達的丈夫里奧並沒有像計畫一樣，在週末前來，而棕櫚星期日到來時，他也沒能抽出時間。

菲麗達告訴我那天早上到鎮上去看棕櫚星期日的遊行活動，這是島上一年中四次節慶之一。島上的守護神史比利東一年到頭坐在不見天日，被燭光薰得發黑的神龕之中，而這一天會坐在金色神轎上，遊街繞境。坐在轎中的並非是神像，而是他逐漸成爲木乃伊一般的肉身，這使他成爲島上人格化的親切的守護神，島上的居民相信他管轄柯夫島，所有的人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也總是受到他的眷顧，他的工作除了深深關注他們的生活，卽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瑣事，別無其他——這也許可以解釋爲什麼遊行當天，全島上所有的居民百姓全都會進城去歡迎他。

『還有呢，』我姊姊說，『這遊行本身就是一項美的禮讚，並非只是吹吹銅管罷了。而且聖史比利東的金椅可謂精雕細琢，你可以透過玻璃，淸淸楚楚地看見他的面容。你一定會以爲那會令人毛骨悚然，但一點都不會，眞的。他是這麼小，這麼……嗯，他算是那種令人安心的聖者！』她笑了起來，『如果你在柯夫島待的日子久一點，我想你會開始有這種感覺，覺得他十分親切。他把這個島管理得十分完善，他照顧漁釣，呼風喚雨，注意天氣以維護收成，而且把你的孩子從大海上帶回家來……』她停下來，嘆了口氣，『可憐的瑪麗亞，我不知道她今天會不會去，通常她都不願意錯過。』

『你呢？』我問。『你已經決定了，不想和我一起去嗎？』

她搖了搖頭。『我想待在家裏。你得站在那裏等上老半天，才會看到遊行的隊伍經過，而且那裏擠得一塌糊塗，卡力班和我佔的位置太大。你會回來吃午飯嗎？好的。好吧，好好去享受一下。』

小小的柯夫鎮上擠滿了度假的人潮，空氣中鐘聲齊鳴。我在狹窄的街道上被湧過如潮水一般的人羣所席捲，隨著鐘聲獨自一個人興高采烈地閒逛。鐘聲中混雜著高喊的人聲，偶爾還從某高處的窗口傳來銅管的吹奏，有支村莊小樂隊做最後一分鐘的排練。商店都開著門，出售食物、糖果和玩具，他們的櫥窗早掛好了爲復活節準備的彩繪蛋、小公鷄、洋娃娃、一籃又一籃的柑橘蜜餞，以及裝著復活節彩蛋的大兎子。有人打算賣給我一塊足球大小的海綿，另外有些人勸我一定得準備一串蒜頭和一隻紅絨線纏的驢。但是我打算保持無牽無掛的自由，突然我發現我已經到了厄斯波蘭達廣場，這裏是柯夫島上最大的方場。這裏路邊的人行道上已滿是人羣，我正準備在後面佔個位置，但是那些本地農民——他們一定是大淸早就到鎮上來等待了，在他們所站的位置上守候了好幾小時——用堅持的姿態爲我開道，幾乎是半強迫的把我推到前排的榮譽席。

立刻從什麼地方傳來了巨鐘敲響的聲音，而後能聽見遠處樂隊開始演奏。廣大的羣衆頓時幾近無聲，所有的眼神都轉向注視著尼克佛洛斯街狹窄的街口。在那裏，第一隊醒目的旗幟緩緩向陽光照耀下的方場移動。遊行活動開始了。

我並不知道我期待些什麼——馬上就可以看見一場奇異有趣的奇觀，只因爲『異國情調』——値得拿著照相機大拍特拍，而後忘記，直到你某個夜晚在家中再次翻閱來看。而事實上，我發現我竟深受感動。

樂隊由四個人組成，全都穿著光鮮的制服——他們演奏得十分專注，但却不甚高明，每種樂器都發出不同的音調。鄉村的旗幟上拙劣地畫著當地的神話故事，巨大而沉重，在這樣的重量之下，壓得那些舉著旗桿的人汗流浹背，不住顫抖。而幫助他們掌旗的男孩，臉上也流露出虔誠但却吃力的神情。學校裏小朋友的制服穿得五顏六色，很明顯的並未按照規定。本地人審美的標準相當高，一個人根本不會注意到孩子襤褸的外套，女孩穿的廉價鞋，以及年輕服務生穿的二手制服，可以看出他們對

服裝外貌從來不加注意，也不分時間，但却依然保持他們慣有的魅力。

在那一刻，毫無疑問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爲了向聖者的尊榮表示虔誠。人行道冒著熱氣的石板上擠滿了人，羣衆無聲地看著，既不移動也不推擠。這裏沒有警察，不像在雅典必須警察來維持秩序；這是他們自己的史比利東，他們島上的守護神，到陽光下來祝福他們。

現在他來了。鬚鬢花白的九十二歲大主教帶頭走在前面，隨後跟著教堂執事，他們或淡黃或純白或玫瑰紅的法袍在陽光下閃著燦爛的光彩，直到他們走近了，你才會發現褪色和補綴的痕跡。後面跟著來的是高高白燭形成的樹林，每一支上面都鑲綴著發亮的金冠以及花朵的彩環，而且也垂掛著白色、百合色和猩紅色的長絲帶。最後在四盞巨大的鍍金燈籠前導之下，天篷遮蔭的金色神轎出現了，而聖者他本人就在裏面，高坐著好讓人人都可以看見。一個矮小而皺縮的木乃伊，他的頭垂在左肩之上。死者的相貌平板而無甚特色，像是浮光閃動的玻璃後的一道影子。

在我四周，女人畫著十字，口中念念有辭。聖者和他的侍從在禱告的人面前，頓時音樂停止。舊砲台處傳來一響致敬的砲聲，回聲漸寂時，一羣鴿子飛過，牠們的翼翅在寂靜中拍擊作響。

我站在那裏，注視著在陽光下五彩繽紛的絲帶，已經枯萎褪色的花環，歪歪斜斜地高擧在鑲金冠的燭台上，還有大主教擧起的那一隻蒼老的手，我周圍戴著出客頭巾的本地農婦，她們全神貫注而神采奕奕的面容。連我自己都不免有些吃驚，我竟覺得自己的喉頭抽緊，好像要落淚一般。

突然，有個婦人無法自制地哭了起來。她的聲音在一片靜寂之中顯得格外高昂。在我還來不及制止自己之前，就禁不住四處張望。然後我看見了，原來是米蘭達。她站在離我幾碼遠的地方，混在羣衆之中，用一種聚精會神，一動不動的眼光注視著神像，她嘴唇不住地噏動，速度就像她在胸前畫十字一樣快。她臉上交織著激動而憂戚的神色，有如她在非難聖者的疏忽。這樣的想法並無任何褻瀆不敬；希臘的宗教便是植根於這般單純的基礎之上。我相信古老的教會一定能够了解，如果可以將罪過公平歸咎於隸屬的所在，則將會獲得多大的一種情感滿足。

遊行隊伍過去了，人潮向四周湧散。我看見米蘭達低著頭避開人羣，有如她爲了自己落淚而感到

自慚形穢，急急想要走開。人羣又開始湧回鎮上狹窄的大街。我隨著人潮緩緩移動，又回到尼克佛洛斯街，朝港灣附近我停車的空地前去。

走到半路，街道通往一個開闊的小方場。我走過的時候，碰巧又看見了米蘭達。她站在一棵樹下，背對著我，而她的一雙手遮在臉上。我想她正在哭泣。

我有些遲疑，可是有個在附近徘徊的男人看見了她，而後走過去，開始說話。她既沒有動，也沒有做出任何表示，說明她聽見了他說話，只是靜靜地站著，背對著我，低垂著頭。我看不見他的臉，但是他很年輕，他那件星期天穿出門最好的一件廉價海軍藍西服，無法遮掩他那强健魁梧的體格。

他又向女郎身後靠近了一點，柔聲說著話，像是在慫恿勸說她一般。由他的姿勢看來，他好像要她陪他走到遠離人羣的一條側巷去。但是她對他的要求搖搖頭，我看見她很快拉起面紗的一角，用來遮住她的臉。她的態度十分羞怯，甚至有些退縮和拒絕。

我很快地向他們走過去。

『米蘭達，是我，露西小姐。我在旁邊有輛車子，而我打算馬上要回去了。你想搭我的便車回家嗎？』

然後她才轉過身來，面紗底下一雙眼紅腫含淚。她點了點頭，沒開口說話。

我並沒有看那個年輕人，我想他現在應該打消了他强求的念頭，而消失於人羣之中。但是他，却在一旁低呼，好像爲之鬆了一口氣一般。

『噢！太感謝你了，你眞好！她實在不應該來的，沒錯——而且現在在一個小時內都不會有公共汽車！她當然要盡快回家去！』

我發現自己有些吃驚，不光只是爲了他輕而易擧就負起了對女孩的責任，或是由於他那一口稱得上流利的英語，而是單純的因爲他的外貌。

在這個國家，年輕人中英俊貌美的極爲常見，但是他依然鶴立鷄羣。他有完美的拜占庭體格，皮膚潔白，一雙長睫毛的大眼，在希臘每所教堂的牆上都看得見。這種艾爾．格瑞柯留下來的不朽典

型，想不到現在走在街上，依然可以發現。並不是說這個年輕男孩除了一雙炯炯明亮的大眼，加上完美的五官組合之外別無長處；在他身上，你也看不到聖者終日由他們高踞的教堂牆壁上，下瞰塵世的那種憂鬱和悲憫。薄唇的嘴，溫順側著的頭，帶著拜占庭聖者面對著罪惡的塵世所流露出的無奈與驚奇，在他身上全看不到。事實上，眼前這年輕人顯然對面對罪惡的塵世已有多年經驗，但仍然很明顯的有著極大的熱愛，而且很高興地享受世界給他的一切。眼前這個人，並非教堂壁畫上的聖者，而就我判斷，這個人絕對不會超過十九歲。

他一雙美麗動人的眼睛，用希臘人特有的坦率上下打量著我。『你一定就是華玲小姐了?』

『你怎麼知道?我是。』我有些驚訝地說，但是毋庸置疑，我立刻就知道這個人會是什麼人。『那麼，你是——阿杜尼斯?』

就像稱呼自己的同胞為『維納斯』或『邱比特』一樣，無論如何，我無法說出這樣的名字而不會感到絲毫不自在。即使在希臘，隨便那一天你會碰上叫波瑞柯利斯（譯按：古雅典政治家）、西斯帕席亞、艾力克塔、阿西畢亞德斯的人，也都毫無任何幫助，我實在難以掩飾內心的不自在。

他笑了笑。他有一口非常白的牙，眼睫毛至少有一英尺長。『這名字是有點太長了，不是嗎?在希臘我們都叫「阿杜尼」（他發音像是「阿多尼」）。也許你會覺得那樣更容易叫些?不會那麼娘娘腔?』

『你可真是善解人意啊!』我不由自主地說，却相當自然，他也笑了，而後却突然嚴肅起來。

『華玲小姐，你的車子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下面靠近海港的地方。』我猶疑地看了看擁擠的街道，而後回顧女孩低垂的頭。『離這裏不遠，不過現在人實在擠得太不像話。』

『我們可以從小路過去。』他指了指廣場角落一個狹窄的出口，那裏石階在兩旁高房子的陰影裏向上直去。

我又看了默不作聲的女孩一眼，她在那裏被動地等候著。『她會來的。』阿杜尼說，而後又用希

臘語向她簡短地說了幾句話，然後轉向我，引導我穿過方場步上台階。米蘭達跟在我們身後，保持了一步左右的距離。

他在我耳旁說：『讓她來眞是個大錯，但是偏偏她又那麼虔誠。她應當再等待一段時期，他死了到現在才不過一個星期。』

『你跟他很熟，是嗎?』

『他是我的朋友。』他的臉色一絲口風也不露，好像所有的事都說完了。我想，也眞無話可說了。

『對不起。』我說。

我們靜靜地走了一會兒。小巷中空無一人，唯一活著的東西是幾隻瘦貓和牆上鳥籠中唱歌的小鳥。處處不時有陽光穿過屋宇間的空隙，在地面上投下炙人的楔形。一些灰撲撲的小貓在金盞菊草地上曬著太陽，間或有老婦人自黑暗的屋門裏投過一瞥。我們的脚步聲在四壁中回應，從大街上，笑談說話聲依然一波波湧向我們背後，有如遠方山谷中低啞的河流的低鳴。溫暖的空氣中飄浮著一種焦炭的氣味。結果我們走的路通向一條較寬的巷弄，有一道極長的階梯往下經過教堂的牆旁，直通到我停放非麗達小飛雅特車的港口廣場。

這裏依然人潮洶湧，不過這些人全都是擠出人山人海，有各自的目的到這裏來的，不是打算要找交通工具回家，就是要吃午餐。沒有人注意我們。

阿杜尼很顯然認得那部車子，他相當果斷地領著頭穿過人羣，然後向我要鑰匙。

我幾乎像米蘭達（她一直不發一言）一樣順從，把鑰匙交了出來。我們的護花使者打開了車門，把她送進了後座。她低著頭坐了進去，靠在角落裏。我帶著相當興趣地猜想，不知這位能幹的年輕人，是否打算開車把我們送回去——還有非麗達會不會介意——但是他沒做這樣的打算。他替我關上了駕駛座的車門，而後又進來坐在我身邊。

『你現在已經習慣了我們的交通規則了嗎?』

『噢，是的。』如果他的意思是問我是否習慣了靠右邊開車，我已經駕輕就熟了。如果提起交通，柯夫島上根本沒什麼值得一提。我平時午後開車出遊，要是能遇上一輛載貨卡車和半打驢子，這就是最讓我感到心滿意足的事了。但是今天港口大道上却塞滿著蝟集的人潮，可能正因爲如此，等到我們穿過人羣，開上朝北的路時，阿杜尼一句話也沒說。我們爬過了一個陡峭難行的急轉彎，而後道路開闊無阻，兩旁種滿了洋蘇木的矮籬和水仙花。冬天的雨水把路上有些地方的表面，沖刷得崎嶇不平，所以我只好慢慢地駕駛著，而且第三檔也發出巨大的雜音。在這樣的噪音底下，我平靜地對阿杜尼說：

『現在史帕羅去世了，米蘭達和她母親能够照顧自己嗎?』

『她們會有人照顧的。』他說來坦率而充滿自信。

我十分驚訝，而且無比好奇。如果高德費．曼寧有什麼提議，他一定會先告訴菲麗達。而且此外，就算他打算現在給瑪麗亞什麼，他也不會覺得他付出的錢可以安慰他的良心。但是如果眞是胡利安．蓋爾在供養這個家庭，就像菲麗達推測的一樣。這也許便可以說明她有關雙生子出身的故事所言不虛。如果我不狂熱地想知道個中內情，那我簡直就可以說毫無人性。

我謹愼地試探。『我眞高興聽到這些。我不知道她們還有親戚。』

『噢，』阿杜尼說，『從某個角度來說，有蓋爾爵士在。不過我說的不是他或馬克斯，我的意思是，我自己會照顧她們。』

『你?』

他點點頭，我看見他越過肩頭，側著頭瞥了米蘭達一眼。我可以在後視鏡中看見她；她根本完全沒有注意我們正低聲用英語談話，而且我們也說得太快，對她而言，她無法跟得上。她只是出神地注視著窗外，很明顯的她心思早在千里之外。阿杜尼傾身向前，把手指放在收音機的按鈕上，要是缺少了這種裝置，希臘或義大利的車子甚至還上不了路。『你允許嗎?』

『當然。』

從儀表板底下，傳來了雅典電台播放的流行歌曲。阿杜尼低聲的說：『我要娶她。沒有嫁妝，但是那無關緊要，史帕羅是我的朋友，一個人有責任這樣做。他爲她存了點錢，但是現在他死了，她媽媽必須留著這些錢，我不能拿走。』

我知道在舊式的希臘婚姻關係中，女方得準備一大堆嫁妝及土地，而男方除了男子氣概，什麼都沒有，這可以看成是一筆好交易。但是那些有一羣女兒要嫁出去的家庭，恐怕就得當乞丐了。照現在米蘭達的處境看來，幾乎是沒有嫁出去的希望。而現在這裏有這麼一個英俊的男孩，冷靜理智地對她提出任何家庭都會求之不得的婚約；尤其這個男孩還具備了所有的條件：他的男子氣概是毋庸置疑的，此外，他在這個工作機會少之又少的地方，還擁有一份人人羨慕的好工作。如果說我有資格爲一個人的性格下判斷的話，他會一直保有這份工作。無論是做任何打算，眼前這英俊的阿杜尼都是合算的選擇。他自己也知道這些，當然，他絕對不會是個傻瓜，但是看起來，他似乎覺得對他死去的朋友有一份責任。而在他身上我所看到的，他已經將這一點做到淋漓盡致，盡善盡美。他可以令任何人滿意——不只是米蘭達而已。此外 (我在心中樂觀地想)，里奧應該會送一筆可觀的結婚禮物。

『當然，』阿杜尼加上一句，『蓋爾爵士可能會給她一筆嫁妝，我不曉得。但是這毫無任何關係；我一樣還是娶她。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告訴她這許多，也許再過些時候，會更合適一些。我會告訴蓋爾爵士，他會安排一切。』

『我——是的，當然，我希望你們兩個都會很快樂。』

『謝謝你。』

我說：『蓋爾爵士覺得……爲什麼覺得他對她們有責任呢?』

『他是雙生兄妹的敎父。』他看了我一眼。『我想你們在英國也是一樣，對嗎?但是並不完全相同。因爲在希臘，敎父在小孩子的一生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有時候就像親生父親一樣重要，子女的婚約就都是由他來安排。』

『我明白了。』原來就這麼簡單。『我是知道蓋爾爵士和這一家人認識好多年了，還爲孿生兄妹

命名領洗，但是我不知道他——嗯，有這樣的責任。我想這意外對他而言，一定也是致命的打擊。』

我有些不知所措地加上了一句：『他可還好嗎？』

『他目前還好。你見過他了嗎？華玲小姐？』

『沒有。我知道他不見任何人。』

『他不常到外面去，那是事實。但是從夏天開始，也有一些人去拜訪他。我想你見過馬克斯了，是嗎？』

『是的。』阿杜尼的話中聽不出有任何跡象顯示他對我們的會面有所知悉。但是從他直稱『馬克斯』而不加姓氏看來，你可以相信他們之間的關係親近到馬克斯會把發生過的事情一五一十全告訴他。無論如何，眼前是一條忠心的看門狗，會把拜訪的闖入者扔下山崖去。毫無疑問，他必然已經聽說了一切經過——甚至可能奉命要加强戒備，以防露西・華玲小姐再度闖入……

我生硬地加上一句：『我也知道他不能見任何人。』

『哦，那得看情形。』阿杜尼愉悅地說。他從儀表板下面找到一塊抹布，開始擦拭擋風玻璃的內面。『我看沒什麼用，這些蟲全碰死在外面了。我們快到了，要不然你可以停下來，我會幫你弄乾淨。』

『那不要緊，謝謝你。』

這樣一來，我就能把話題再繼續下去。無論如何，米蘭達看起來好像又重新恢復平靜了。她動了動，後座發出了些聲響。在後視鏡中，我能看見她把她的面紗往後拉，而後注視著阿杜尼的後腦。雖然說她臉上依然掛著淚光，但是在模模糊糊的表情之中，却顯示出我的看法十分正確，這一樁婚事極有可能會成眞。

我開口說話，用一種活潑自然的口氣，就像是一個人要把話題轉移到尋常的生活瑣事之上：『阿杜尼，你曾經到外面去打獵過嗎？』

他笑了笑，毫無任何隱瞞。『你還想再繼續找那個嫌犯啊？我想你一定是弄錯了——沒有一個希

臘人會對海豚開槍。我也是個水手——柯夫島上所有的人都是水手——而海豚則是好天氣的動物。我們甚至有一種「海豚天氣」的說法——在夏天的時候，海豚會一直跟在船隻的左右。不，不是我。我唯一會射的就是人。』

『人？』

『我開玩笑的。』阿杜尼解釋說。『我們到了，非常謝謝你把我們送回來。我會馬上把米蘭達送回她母親那裏，然後我已經答應過了，得馬上回傅利堡去。馬克斯今天下午要出門去，也許我很快就可以在傅利堡裏看到你哦？』

『謝謝你，不過我——不，我很懷疑會這樣。』

『那樣的話，眞可惜。不過你在這裏的時候，你一定得去看看橘子園，那裏眞的十分特別。你曾經聽說過那些「小金橘」的事嗎？——就是那些小小的果樹。那些植物非常吸引人。』他閃過一個迅速而迷人的笑容。『我很希望能帶你去看看。』

『也許改天吧。』

『希望如此。走吧，米蘭達。』

我發動車子的時候，看見他領著這靜默不語的女孩走進她母親的門，就好像他已經擁有了這地方。我壓抑住一陣尖銳——而且毫無疑問相當原始——的妒意，眼看著一個女人，她的疑難雜症全有人伸出援手接過去，而且爲她處理解決，不論她是否願意。我用我那雙無依無靠，完全自主的脚，踩下油門把小飛雅特送上車轍歷歷的路上，轉向通往傅利別墅的方向。

至少，如果今天下午馬克斯・蓋爾出門去了，我的午後海水浴會有一段平靜自在的時光。

喝過下午茶，熱氣已漸消散，我走下去到海邊游泳。山崖在沙灘的邊緣上投下了大片陰影。

我穿著停當，拿起我的浴巾，開始慢慢爬上回別墅的小徑。

到達池邊的小空地的時候，我停下來好喘口氣。滑落的溪泉涓涓細流，十分清涼可愛，陽光穿

過青翠的橡樹綠葉，灑落一地金碧輝煌。什麼地方有一隻小鳥高歌，不過僅僅只有一隻。樹木中無邊靜寂，在這稍晚的午後，火熱的天氣，伸展出一片沉沉暗影。水邊有一羣野生的蜜蜂嗡嗡聚集，在一叢雛菊之上匆匆來去。有一隻山雀飛過空地，顯而易見的行色匆忙，牠的尖嘴中銜著小昆蟲，要填滿一家子等待的嘴和胃。

片刻之後，傳來一陣尖叫，是鳥羣驚恐的鳴叫聲，而後是母山雀快如機關槍一般的疾叫。某些其他的小鳥也加入嘈雜。驚恐的嘶鳴刺穿了林間的靜謐。我把浴巾丟在地上，向著噪音的方向跑去。一對藍山雀遇見了我，兩隻做了父母的公鳥母鳥，撲著翅膀尖叫，牠們的翅膀幾乎就要碰著由曲折的小徑跑出的我。我來到一處開闊的短草地，那裏開滿了鳶尾花，正是悲劇發生的地方。

事情再清楚不過。我由灌木叢中衝出來，頭一眼看見的東西是一頭白色的波斯貓，伏在地上，作勢欲躍，尾巴在稀薄的草地上來回搖擺。牠的鼻子前面兩碼的地方，放聲尖叫，連動都無法動彈的是一隻出生不久的小藍山雀。牠的雙親，痛苦地悲鳴，向著白貓迅速而毫無作用地衝去，可是白貓根本連看都不看一眼。

我做了我唯一能做的事。我用了橄欖球的飛跳救球的姿勢，向白貓撲過去，用身體溫柔地抱住牠，緊緊捉住。山雀由我身邊拂過，牠們的翅膀掃過我的手上。那隻受驚的小山雀像屍體一樣躺在地上不動，甚至連叫都叫不出來。

我原以爲我一定會被抓傷得很厲害，不過這隻白貓有著堅强的勇氣以及過人的冷靜。牠憤怒地呼嚕作聲，就像預期的一樣，不住地掙扎想要脫身，可是牠既不抓也不咬。我把牠放了下來，低聲地對牠說話，直到牠靜下來。然後我抱起牠，轉身離去。在我身後，那一對山雀父母低著頭把牠們的小寶貝帶出視線之外。

我抱著我的俘虜速速離開空地，在牠有機會看見山雀往哪個方向離開之前，我在灌木叢中漫無目的地遠離那裏。這隻貓不但沒有任何反對的表示，而且現在似乎相當愉快，全沒把注意力放到別的地方。牠已向眼前這不可抗拒的事實豎了白旗，並且打算——用牠的方式——讓我知道，事實上牠很樂

意讓我抱著……沒多久，我發現自己千辛萬苦地爬上了一片羊齒叢生的斜坡，路愈來愈陡，愈來愈難走，而牠竟然開始發出一種表示心滿意足，咕嚕咕嚕的喉音。

這眞實在是太過分了。於是我停下了腳步。

『我得告訴你一些事，』我向牠說，『你足足有一噸重，我想你自己可以走得好好的，劊子手，就從現在開始，我希望你能認得從這裏回你家去的路。因爲我不會讓你再回到那些小鳥身邊！』

我把牠放下來，牠依然呼嚕呼嚕的發著喉音，把身體靠著我廝磨了一兩次，而後沿著陡坡，高舉著牠的尾巴，在我的前面漫步，直爬到陡坡灌木稀疏，明亮的陽光灑落滿地的頂端。到了那裏，牠停了下來，回頭往下望了我一眼，隨卽高視闊步地往前走去，從視線中消失。

牠認識回家的路，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希望那裏有條小徑可以帶我回到糾結的灌木叢中的空地，我隨著牠的腳步往上爬，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大片空地之中，陽光灑遍、蜜蜂嗡嗡低鳴，花朵浮成一片無際汪洋，令我不禁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穿過了幽暗的樹林，你得花上一陣子才能讓自己的眼睛適應刺目的光線。我眼前正前方是一幅由十五英尺高處掛下來的紫藤花氈，下方則開滿了玫瑰。在一旁的不遠處，有一叢紫洋蘇木的繁密樹籬，蘋果花上裝飾著匆匆來去工作的蜜蜂。在陰濕的角落開滿了白星海芋，以及其他品種花瓣有如金色羊皮紙的百合花，在陽光下有如透明。而每個地方都是玫瑰。它們巨大的莖幹狂亂地爬到了樹上。藍針樅被鮮豔的波斯石竹細枝，遮掩去了大半。一叢濃密的白邊玫瑰花樹，想必有十英尺高。這裏有西洋薔薇、麝香玫瑰、淡紅玫瑰、雜色的斑紋玫瑰，還有一種彷彿由中世紀古老的畫稿上生長出來的古老粉紅色玫瑰，有如半個球一般，好像用刀子從中間劃了一刀，它那成千上百的花瓣密密捲緊包裹，有如一瓣又一瓣的洋葱。那裏一定有二十種到三十種的變種，而且全都怒放。這些上了年紀的玫瑰，必然是多年以前種下之後，卽任由它們恣意生長，有如一片遺失了鑰匙的秘密的花園。這地方看起來如夢境般不眞實。

我一定像棵樹樁般一動不動站了好幾分鐘，環顧著周遭，在如詩如畫的景致和陽光之中眼花撩

亂、暈頭轉向。我忘了玫瑰會散放出醉人的氣息。一枝洋紅色的雜色花朵拂過我的手邊，我把花折了下來，貼近臉旁。枝葉深處，由我所分開的縫隙中，我看見了一塊古舊金屬名牌的一角，我小心翼翼地穿過荊棘般多刺的枝幹，把手伸向名牌。名牌上厚厚覆著青苔，但是上面印的名字依然十分清晰可見：柯西美人。

我現在知道我置身何處了。玫瑰——它們也是里奧祖父的癖好之一。菲麗達把他的一些書帶到別墅來。前一天晚上，我才草草翻過這些書，讀著那些植物和有如詩歌一般押韻的名字，無比津津有味，自得其樂。古老的法國花園，或是波斯，或是普洛文斯……柯西美人，艾西斯美人，羅馬之王，羅莎蒙丹，卡馬約，伊斯潘……

這些名字全在那裏，深深掩藏在恣意蔓延的枝葉底下。這地方阿杜尼前一任的什麼人，在一世紀前曾經寶愛地整理過。那隻白貓，此刻停在深色羊齒形成的高雅背景之前，和善地注視著我，看著我四處搜尋，兩隻手抱滿了偷盜來的玫瑰花。花香濃郁得有如麻醉藥般，空氣中有蜜蜂嗡嗡來去。這一切所給人的印象，有如穿過幽暗的黑樹林，走入什麼神話故事。我想有人甚至會期待著眼前這隻白貓開口說話。

突然之間，上面某個地方有聲音傳來，差一點把我嚇得精神錯亂。那聲音美如天籟，絲毫未曾破壞眼前如咒語一般的神秘，反而更增氣氛。尤有甚者，那聲音朗誦的詩句，就像那隻白貓一樣，從容不迫，無比優雅：

『音樂伺候的就是這位女神了！
　請准我禱求，讓我知道
　　您是否就住在這島上？』

我往上探看，起先沒看到任何人。而後有個男人的頭出現在紫藤花的頂端——直到此時我才發

現，原來這一面花朵開成的簾幕，事實上是由一面高大的護壁上垂掛下來，把牆壁全都掩去。在一叢又一叢的花朵之間，我看見了石頭欄杆的片段。這是傅利堡的陽臺，玫瑰花園曾經在旁邊爛漫開落。

我本想轉身逃去，但是這聲音却留住了我。連說都不必說，那根本就不是馬克斯·蓋爾的聲音。這聲音我以前曾經聽過無數次，抑揚頓挫的敍述，像在倫敦劇院令人窒息的黑暗中一般優雅迷人。

『「我的主要的請求，」』胡利安·蓋爾爵士繼續說下去，『「我留在最後來說，」』也許你會覺得其實十分無禮，「那便是，啊，您這位神異——您是否是一位處女啊？」』

我猜想要是我在正常的狀況下，於戲院公共的場合中與他相遇，我也許會驚慌失措，結結巴巴地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不過眼前至少答案就等在劇本之中，除此之外，和眞實也相去不遠。我迎著陽光瞇起了眼睛，向上面的人微笑。

『「先生，我當然
　是個處女。」』

『你懂我的問話！老天爺！』這演員突然抛開莎士比亞的詩句，神情十分愉悅。『我沒弄錯，你就是馬克斯所說的那個闖入的不速之客。』

我覺得自己一下子臉紅了起來。『恐怕我就是那個人，而這一回似乎我又擅自闖入了。我眞是萬分抱歉，我沒想到傅利堡的陽臺離下面這麼近。我連想都沒想到已經上來了這麼遠，不過我在那裏從一個劊子手手中救下了一隻小鳥。』

『從什麼手中？』

『一隻貓。是你的嗎？就我想，牠一定有個貴族一般氣派堂堂的名字，像翡冷翠、柯西莫。』

『說實話，』胡利安·蓋爾說，『我們叫牠尼特。我很抱歉，不過這是尼特威特（譯按：Nitwit意爲儍子）的暱稱。等到你認清楚牠之後，你就會知道爲什麼了。牠是個紳士，不過却沒什麼大腦。

既然你都到了這裏，何不上來坐坐?』

『噢!不用了!』我慌忙說道，往後退了退。『無論如何還是要謝謝你，不過我得回去了。』

『我簡直想不出來有任何事情非得那麽匆忙。能不能請求你同情同情我，稍稍打破這安息日一般死樣的沉寂?如何?』他又往外傾身，『不僅僅是擅自闖入，我看，恐怕還有偸竊吧!你偸了我的玫瑰!』

這一段陳述，用一種卽使戲院後排也能聽得一清二楚的聲音說出來，有如在最高法庭中起訴指控一般，有著咄咄逼人的力量。我低頭瞥了一眼手中早給我抛在腦後的玫瑰花，自覺犯了罪一般，吶吶地開口說：

『嗯，是的，我——我是做了。噢，謀殺……我從來都沒想到……我是說，我以爲這些花是野生的品種。你知道，就是那種多年以前種下去，而後留下來……』我的聲音支支吾吾，不知該說什麽。因爲我環顧周遭，發現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事，那些灌木叢雖然外表看來凌亂，但是事實上都修剪得很好，而且就連長著青苔的小徑邊緣都修剪得極爲整齊。『我——我猜想這裏現在是你的花園，還是別的什麽地方?我眞是感到十二萬分的抱歉!』

『「別的什麽地方」，老天爺，她摘了一滿懷的我最心愛的法國種加利卡斯玫瑰，然後以爲那些花是從我的花園，「還是別的什麽地方」自然長出來的!我想事情已經很明顯了，年輕的姑娘!無論根據任何規律，你都得付出罰金。如果美女闖進了野獸的花園，像故事中說的一樣，抱滿了他的玫瑰花，她是自找麻煩，對不對?現在上來吧，別再白費唇舌了!臺階就在你面前，尼特會帶你上來。尼特!給小姐帶路。』

白貓站起身來，對我眨了眨眼，而後以一種悠閒作態的方式跳上紫藤花牆，直到胡利安·蓋爾的臂彎之中。後者調整了姿勢，笑容滿面。

『我是不是說過，牠沒什麽大腦?那全是我胡言亂語中傷牠的。就你想，你能不能學牠的樣子。』

他的魅力使非麗達迷惑不已，稱之爲『有如一噸磚石那樣有分量』，這魅力如今發揮了影響力。

我相信，我把她告訴我有關他的其餘的話全忘得一乾二淨。

我笑了起來，『要是用我自己一步一步的笨方法，我想我可以。』

『那麽就上來吧。』

上去的路是一條淺淺的臺階，有一半給約克和蘭開斯特灌木叢所掩去。臺階繞過一座生滿苔綠的雕像的基座，帶著我穿過兩棵巨大的絲柏樹，而後來到平臺之上。

胡利安·蓋爾已經把貓放了下去，現在向我迎來。

『請進，露西·華玲小姐。你看，我已經聽過所有和你有關的事了。這是我兒子，當然，你們已經見過面了……』

第五章

我的孩子，你的臉上很激動，
像是很憂愁；請你放心吧！
——『暴風雨』：第四幕第一景

馬克斯・蓋爾坐在一棵石松底下，面前是張放滿了文件的大桌子。他站起身來，我也在小路上停了下來。

『可是我以爲你不在這裏！』我從未想到過，我會順口說出這般幼稚的話。而後我的臉立刻又慌亂的紅了起來，我又狼狽地開口說道：『阿杜尼說……我以爲……我確信他說過你要出去！』

『我是出去了，不過到午茶的時候就回來了。你還好嗎？』他的眼神，這一回不再那麼具有敵意，輕描淡寫地從我身上掃過，而後停在我手中的玫瑰花上。他很可能是爲了要打破這尷尬而不知所措的靜默，順口問道：『阿杜尼在下面花園裏？』

我看見胡利安爵士的目光從我們之間的一個移到另一個身上。『他不在下面，不然他也許會阻止

她掠奪這個地方！她選的時機可眞是好，不是嗎？我以爲她應該要爲她的所作所爲付出罰金，就像「美女和野獸」那樣。我們認識的時間太短，就免了吻頰之類的禮數，不過至少她得留下來，陪我們喝杯茶！』

我想眼前的這個年輕男人遲疑了一會兒，他的眼神游移到堆滿東西的桌子上，好像想要在那裏找到一個伶俐的好藉口。桌子離我並不太遠，上面攤滿了塗塗抹抹的音樂樂譜手稿、筆記簿以及紙山紙海。在桌旁的椅子上放著一部錄放音機，一條長電線在石板地上蜿蜒，通向一個打開的法式落地長窗窗口。

我連忙說道：『謝謝你，不過我實在沒辦法——』

『我想你找不出任何拒絕的理由，年輕的小姐！』胡利安爵士的眼中流露著一種戲謔的光芒，實在猜不透，那究竟是因爲我的心不甘情不願，還是因爲他兒子的態度。『來吧！用半個小時來取悅一個隱士，只是爲你的非法竊取付出的小小的代價而已。我們還有雪莉酒嗎？馬克斯？』

『是的，當然有。』也許是在和他父親一番比較之下，他的聲音顯得無精打采。『恐怕我們沒有別的選擇，華玲小姐。你不要加水吧！』

『嗯……』我遲疑不決。我現在只得留下來。我實在不能讓胡利安爵士太難堪，再怎麼說，他總算是我的主人，除此之外，我也不願意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能和我職業上的頂尖人物有所攀談，而這個人是自我有記憶開始，多年以來一直崇拜愛慕的。『事實上，如果有可能的話，我想要一杯分量多一點的飲料，最好是又多又冷……我剛剛才游完泳，眞是渴得快死了。這裏有沒有橘子汁，或是這一類的飲料？』

『你要喝這個嗎？當然有。』馬克斯・蓋爾忽然對我一笑，流露出一種出人意料之外的魅力，而後走進屋裏去。

就像在傅利別墅裏一樣，這裏的每個大房間都有開向陽臺的落地長窗，除了馬克斯・蓋爾走進去的那一扇外，幾乎每一扇都把百葉窗簾放下以免陽光西曬。而從馬克斯・蓋爾進去的那個黑暗的開口

處，我想我可以認出有一架大鋼琴的影子，還有看起來像一部大留聲機一樣的東西，以及一個旋轉書架。後面兩樣東西上面放滿了書和唱片。

『你想在太陽底下，還是坐在樹蔭下?』胡利安爵士問，爲我拉來了一張俗麗的摺椅。我選擇坐在陽光底下，他也在我身邊安頓好他自己。就像羊齒植物襯托出白貓一樣，在廻欄之後，絲柏樹形成一面沉鬱的高牆，有如爲他裁製的一幅無比引人注目的背景。那隻白貓，依舊呼嚕呼嚕作響，跳到演員的膝蓋上，小心翼翼的轉了兩圈，安頓好自己，再繼續牠的午夢。

他們這一對構成了一幅極爲醒目的圖畫。胡利安爵士並非——而且從來也不曾——英俊，但是他相當高大魁梧，在他的外表上，歲月爲他加添了一種權威雍容之感。(這令人不由想起他演過的馬克·安東尼，以後打算再演出這個角色的人，都不過是模仿他。事實上，是打算演出『他』這個人的角色。) 他的胸膛臂膀寬闊有力，而人到中年，也更增了他的分量。他的頭型一般通常稱之爲『獅首』——濃密的灰髮，尊貴的額頭與鼻梁，迷人的灰眼珠——但是他的下顎却流露出一些軟弱，所幸一張寬闊的嘴分散了注意力。他的眼睛下方已經有了眼袋，眼神看來有些緊張，而在他的臉龐上有一些在舞臺燈光下我未曾注意到的皺紋。那些紋路可能是因爲傲慢或是縱情聲色所造成，也可能是因爲他病了多年，而日漸消瘦的結果。想要說清楚，他身上究竟有什麼與衆不同的誘人之處，實在很困難；而事實上，要正確地描述形容他的種種，也並非是件容易的事。他的臉早已習慣了，游移在他自己爲自己創造出來一個接一個不同的表情與角色之間，你看著他的這種種表現，有如這個人只存在舞臺之上，只有在那裏，你才能看見他——國王、瘋子、保險推銷員、軍人、花花公子……似乎只要一離開舞臺燈光，他這個人就不存在了。事實上，一個人很難想像出他離開了他自己的舞臺之後，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如果連現在他都不能流露他自己的本性，那麼他根本就是虛無，什麼也不是。

他的眼神由貓移到我身上，發現我在注視著他，不由笑了笑。他一定早就相當習慣了別人的注視了。他也許不會知道，我正想在他的表情動作之中，發現有什麼精神失常的證據，足以解釋非麗達的恐懼之情。但是他似乎相當泰然自若、悠閒輕鬆，他的雙手（這經常洩露眞情的告密者）一動也不動，十分優雅地——也許那姿勢有點優雅過度?——放在白貓的軟毛上。

『很抱歉，』我說，『我想我一定是盯著你看了太久?我以往從來未曾和你這般接近過。我通常很少有機會能出入上流社會的社交圈。』

『你是說我那個戴上好幾磅的假鬍子、穿上袍子、戴上皇冠的風雅模樣?好吧，這會兒你看見的是這個人他自己的樣子，不過是個可憐的一無所有的動物。我不打算問你對他有什麼想法，不過你至少一定得告訴我你對他置身的環境的看法。你對我們身邊這稍縱卽逝的美景作何感想?』

『這座城堡?好吧，旣然你問起來……我必須要說，這裏和你不相配。倒是一個詭奇而令人毛骨悚然的小說故事的絕佳背景——「科學怪人」之類的傳奇。』

『的確是的，可不是嗎?人們覺得這裏應該常年迷霧籠罩，繚繞不去，而吸血鬼由牆上爬下來——而不是由這個令人目眩神迷的島上所有的花朵、寧靜以及陽光所包圍。無論如何，我仍然覺得一個過氣的老演員到這裏來退隱，實在再適合不過。這裏的確是一個平靜的避風港，而這會兒馬克斯已經謝絕了所有觀光客的造訪。』

『我聽說你生了一場病，我很難過。我們——我們在倫敦想死你了。』

『你眞是這樣嗎?親愛的，你們可眞好。噢，馬克斯，你來了。華玲小姐認爲這幢房子是科學怪人和那一類怪物出沒現身的絕佳場景。』

『我沒有!我沒有這樣說過——我說的意思不是那樣!』

馬克斯·蓋爾笑了起來。『我聽見你說的話了。你只是無法對這樣近乎瘋狂的巴洛克式風格表示贊同，難以忍受的俗麗的洛可可。這是新鮮柳橙汁，你覺得還可以嗎?』

『好極了，謝謝你。』

他也爲他自己準備了一杯同樣的飲料，他父親也是一樣。我注意到，他父親伸手接過杯子的時候，手顫抖得十分厲害，他的兒子立刻搬了一張小鐵桌到他够得到的地方，把杯子放在上面，再倒了些冰涼的果汁進去。胡利安爵士收回他的手，再放到貓的軟毛中，一雙手像雕像般停在那兒一動也不

動。我沒弄錯，那些姿勢是有自覺的舉動。但那並不是因爲自誇自負，除非是想藉此掩飾隱藏一個感到羞辱的弱點。

『把你手上的花給我，我先放在水中，直到你走。』

『這就是說，我可以帶走這些花，只要我付完了罰金？』

『我親愛的孩子，』胡利安爵士說，『這個地方歡迎你常來！我希望你別把我的玩笑話太當眞，那只是個要請你上來的藉口。你這麼喜歡那些花，我高興都還來不及。』

『我是愛那些花愛得不得了，看起來眞像是古畫中才能看見的玫瑰花——你知道吧！在古老的故事書中出現的「眞正的」玫瑰。像是「秘密的花園」，或是安德魯・藍恩的「睡美人」，再不然就是有著阿拉伯風味的「一千零一夜」。』

『那正是這些花枝生長的地方。這一種是生長在波斯的亭台之間，也許有什麼名人曾經見過。這一株則是出身自「玫瑰羅曼史」。這一種則是生長在伍德斯塔克的羅莎蒙市集的花園之中。而這一種，據他們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種玫瑰花。』他一朶又一朶拂過玫瑰花的手，依然十分穩定。『等那些花謝了之後，你可以再回來摘。我把花留在音樂室中，馬克斯，那裏相當涼爽……現在，付你的罰金，露西・華玲小姐。我聽別人說，你也是我這一行的人，我要把你引誘上來的原因之一，是想聽聽看你能告訴我那些最新的蜚短流長。我能由雜誌期刊上知道那裏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不過這些蜚短流長往往更具有極高的娛樂價値——而且更接近眞實。告訴我……』

如今我已經把他究竟問了我些什麼，以及我究竟告訴了他多少，全忘得一乾二淨。不過雖然我所活動的影劇圈和他大不相同，我仍然知道好一些那個圈子裏發生的事。而我還記得，後來我極其興奮地聽他提起一些名字，當然是不經意的，而且那些人都已經過時了。這些名字對我而言，就像潘圖克拉特山頂上的白雲一般遙不可及。他的的確確給了我一種印象，就是他認爲我是個很有價値的演藝人員，不過直到今天，我仍舊猜不透這話究竟有多少是出於他的眞心。直到最後，他把話題轉移到我身上，我才發現了這一點。你不得不這樣想，剛剛所有星光閃閃的談話，全都只是爲了要醞釀這重要的

一刻。

『那麼現在告訴我有關你自己的事吧！你都演了些什麼？都在哪些地方？還有爲什麼我們以前從未見過面？』

『噢，天啊！我根本還離你的地盤遠得很！我才剛剛到西區而已！』（譯按：倫敦的西區多名流住宅及高級商店。）

我停了下來，最後的一句話把我自己毫無隱瞞地和盤托出，那不僅是事實，也是我從來未曾訴說的感情，即使連菲麗達也未曾說過。我也是有我自己的浮華虛榮。

『你的戲收場了？』這句話要是出於一個門外漢的同情，聽來一定相當刺耳。但是他實事求是的態度，却有無比慰安的力量。『那是齣什麼戲？』

我一五一十全告訴了他，而他了解的點點頭。

『是的，那是馬克安德魯的得意傑作，不是嗎？不過我想，演馬克的那角色並非是聰明的投機冒險。我讀過這劇本，你演什麼角色？她叫什麼名字？那個在第二幕從頭到尾一直歇斯底里的女孩？』

『雪莉。沒錯，我眞是把那角色演得糟透了。』

『在那種情形底下，誰也沒辦法能掌握得很好。那種出於幻想，假冒工人階級的寫實主義，需要經過嚴格的淘汰篩選，而且還要有恰到好處的節制——並非隨意地把那些台詞說出來就了事，希望你能原諒我這樣的措辭。而他從來都沒有眞正刻畫出女人的角色，你注意到沒有？』

『「單身結局」中的瑪姬？』

『你能叫她做女人嗎？』

『嗯……我想你說得對。』

『我想我告訴你別爲沒演好雪莉這個角色而自責也說得對。你演出的下一個角色是什麼？』

我遲疑了一下。

『和上一個差不多，是不是？』他說，『然後，事情發生了。我想你眞够聰明，在你還能下決定

的時候當機立斷，跑到柯夫島來。我記得……』他又巧妙地轉移了話題，談起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惡作劇故事，包括一個三十多歲的知名經紀人，以及一個魯莽無禮的年輕演員，我毫無困難地就猜到這個演員便是胡利安・蓋爾爵士他本人。他說完故事，我們都放聲大笑。我發現我自己也不由自主數說起一些我個人的親身體驗。我從來也不曾覺得這些事有什麼趣味——甚至能够去告訴任何人。而現在，不知是什麼原因，談起這些事來，竟讓我有一種解脫的感覺，甚至還饒有興味。就在我們不知不覺中，傅利堡城牆的陰暗，一寸寸漫過了雜草叢生的石板地。胡利安爵士聽著我說話，不時加以評論，問些問題。有如他『誘』我到他的陽台上來，除了聽一個平凡的年輕女演員說起她的生平故事，別無所求。而這個女演員從來未曾在她的生命中嶄露過頭角。

一陣輕微的聲響令我住了口，迅速地轉過身去。我完全把馬克斯・蓋爾忘得一乾二淨。我沒聽見他又從屋裏出來的聲音，但是他就在那裏，好端端地坐在石欄杆上，聽著我大放厥詞。他究竟在那裏待了多久，我一點都不曉得。

一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發覺日影已經黯淡。我付完了罰金，應該是離開的時候了，但是我不能表現出才一發現馬克斯的存在，忙不迭地就要起身告辭。我好歹總得先和他應酬交際一番。

我向他望了過去。『你今天早上去看了遊行了嗎?蓋爾先生?』

『我?是的，我去了。我也在城裏看到你。你有沒有找到一個好位子?』

『我在廣場上，就在皇宮大飯店的轉角。』

『這活動相當……引人入勝，你不覺得嗎?』

『引人入勝極了。』我笑了起來。『身爲音樂家，你應該對樂隊的演出表示激賞才對。』

他也笑了起來，而立刻我就在他身上看到他父親的影子。『好極了。四個人同時演奏的時候，的確有點名堂。』

『可以作爲你「暴風雨」的主題音樂，馬克斯，』他父親說，邊撫著手中的白貓。『「這島上盡是聲音。」』

馬克斯露齒一笑。『也許吧!卽使在影片中翻版其中一部分會令我感到羞愧，我仍然會這樣做。』

胡利安爵士轉向我說：『我兒子正在爲「暴風雨」的影片配樂。』

『原來是這麼回事。多有意思!我想你眞是找對了地方。胡利安爵士，這是你在史特拉福決定拋開劇本，而後到柯夫島來退休的原因嗎?』

『並非眞是這樣。這些事純屬偶然。我知道這個島，不多不少有三十年了，而且我在這裏有些朋友，不過等我們碰巧在這裏待下去的時候，馬克斯能有這樣的機會找上門來，倒也令人高興。』

『你眞的認爲這裏就是普洛斯帕羅的魔島嗎?』

『爲什麼不是呢?』胡利安・蓋爾說道。馬克斯接口說：『那正是叫人煩心的事。』跟著笑了起來。

我極爲驚訝地注視著他，『我說錯了什麼嗎?』

『沒什麼，一點也沒有。如果你請求一個人解釋他思索了好幾個星期的理論，那麼你一定得有上一堂課的心理準備。由我父親那興致勃勃的眼神看來，我想現在沒有人能救得了你了。』

『但是我愛聽這些!更何況，如果你父親願意的話，他可以把電話簿念得像「戰爭與和平」一般引人入勝。所以我想他關於「暴風雨」未曾公開的見解，一定有點東西!別管他說什麼，胡利安爵士!你爲什麼認爲這裏就是普洛斯帕羅的島?』

『你這位年輕的小姐可眞是善解人意，』胡利安爵士說，『如果你想把我所有的玫瑰花全都連根挖起，一朵不剩的帶走，我會叫阿杜尼去幫你忙。不，我想了想，這工作馬克斯就能勝任。做點眞正像樣的工作，會對他有好處，免得他成天像遊魂一樣晃盪，活在音樂家那近乎瘋狂邊緣的世界之中……不知道是誰說過，眞正智慧的人在他相信一件事之前，不會要求先加以證實。他是打算相信任何一件事，直到事實證明這件事錯誤或虛妄。他得有這種包容的胸襟。』

『我不知道，不過這些話在我聽來，倒像是什麼人對先知或是天才的定義!』

『就憑你這句話，値得把全部的玫瑰花都送給你。』胡利安爵士熱情地說。『你聽見了這些話沒

有?馬克斯。我有關於「暴風雨」的想法，和先知或是天才相類似。』

『噢，當然。』他兒子說。

他依舊坐在石欄杆上，背靠著角落上的石甕。我偷偷地在他臉上仔細搜尋著，想要找出他和他父親的相像之處，但是，除了他高大的體格，以及他在偶然的機會中，不經意地流露出來的表情，我實在找不到有什麼相像之處。他的眼睛顏色很深，眼眶深陷，嘴巴的線條很僵硬，整張臉看起來並不像他父親般有那麼豐富的表情。我覺得在他眉宇之間細微的線條，以及他嘴形的地方，同樣也流露出一種神經質的徵兆。他說每一句話時，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別人注意，也許正是他經過深思熟慮，打算控制這些跡象的表現。或許是盡量避免別人和他父親的魅力連想起來。而胡利安爵士却恰恰相反，似乎不由自主地，就像他所表現出來的一樣，把他臉上的線條發揮到極致，而馬克斯却棄之不顧。在我看來，無論是有意無意，他似乎甚至對他父親身為一個演員不可或缺的掌聲都毫不在意。

『其實並沒有任何證據，』胡利安爵士說，『足以證明這個島和劇本上的島有任何關連，正如我們無法證明「奧德賽」中的西利亞和納西加有什麼關連。但是在這兩個個案之中，傳統都相當重要，如果說這些傳統都維繫得十分良好，唯一的方法似乎只有從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得到結論，在其中一定有些內情值得深入探究。』

『就像薛利曼和特洛伊城。』馬克斯喃喃低語。

『正是。』胡利安爵士說。他突然對我笑了笑，那笑容和他兒子簡直一模一樣。『所以囉，正像薛利曼是個天才和先知一般，我也堅決地相信柯夫島就是普洛斯帕羅的島，我曾經努力搜尋過證據，想要加以證實。』

『你曾經發現過有任何證據嗎?』

『或許還稱不上是「證據」，用這個字眼太過强烈而篤定。但是只要你一開始搜尋，你就會發現各式各樣令人眼花撩亂的線索。由最簡單的地方著手，有關島上一切自然景觀之類細節的描述記載，如果說你還能記得的話。』

『我想我還記得，而且還相當清楚。這裏面有關背景外觀的描述，更比你通常在莎士比亞劇本中發現的為多，對不對?』

『我得說比任何地方都多，除了「維納斯和阿杜尼斯」以外。我想你能從劇本中發現有好多描述和這個島互相呼應；那些松樹、耕種的土地，肥沃的田野(你知道，地中海內島嶼並沒有多少是真正稱得上肥沃)，海灘和巖窟，普洛斯帕羅洞穴之外的萊姆樹林……』他舉起一隻手，指著南端岬角上，矗立在松樹林旁的一片金綠色樹林。『在高德賚別墅旁的山崖下方，長滿了許多青翠的萊姆樹。而海岸沿岸，全佈滿了如蜂巢般密密麻麻的洞穴。也許你會說，這些東西在任何島上都能够看得到，不過，有一件事却不然——就是卡力班說的鹽水井，記得嗎?』

『這裏有鹽水井嗎?』

『是的，在柯利西亞下方，就在南邊。已經有好幾個世紀的歷史了。』

『至於他說過要採擷的山胡桃和榛子怎麼樣?這裏也有生長嗎?』

『榛子當然多得是，至於山胡桃，如果他所說的是英國品種，這裏也有。要是他指的是松露(譯按：一種木菇)——像我想的一樣——是的，這些東西都有。』

『那麼那種中南美洲種的小猴子呢?』我有些猶疑地問，有如一個人抛下了燙手山芋一般棘手的難題。

胡利安爵士揮揮手，全然不把小猴子的事當回事。『這個至今依然有爭議的難題，還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毫無疑問的，那些精靈把故事弄錯了，而我們的大師昏了頭了。』

馬克斯說：『你不能這麼固執地和人爭論。幽默一點吧!華玲小姐。』

『我是不會做出這樣的事。如果你的理論值得堅信不移，你就值得為之辯論奮鬪!那麼，胡利安爵士，至於那個「故事」又如何呢?打從一開始，便是船沉了。如果說船是在由突尼斯駛往那不勒斯的航道中，你不覺得柯夫島離航道太遠了點——』

『哦，沒錯，你所提出反對的理由，和奧德賽故事中的是同一件事，在那個故事裏，可以假定他

們是划船——划船，提醒你注意——從西利亞到尤保亞，只花了一個晚上。但是就我的想法，沒有任何事情足以推翻柯夫島就是西利亞。那是詩意的說法，就像把創造世界的過程濃縮成短短的七天——有人認爲是受了諸神的幫助。這和「暴風雨」中那艘那不勒斯船的遭遇有異曲同工之妙。風暴極其驚人，前所未見的暴風雨。船正好被吹離了航道，在到達那些岸邊礁石靠岸之前，也許已經盲目漂流了好多天。你難道沒發現，卽使這個故事再難以置信，爲什麼還覺得可以接受?』

『用你的心去想像。』他兒子說，『當然她不肯接受。』

『事情非常簡單。事實上船就停在這裏，當然這十分令人難以想像，所以後來才能够把風暴解釋爲奇蹟，或是超出自然的力量。』

『等一下，』我立刻說，『「事實上」?你是想告訴我說，所謂沉船這囘事是千眞萬確的?』

『就好像所有那些可以找到事實根據的傳說一樣，正如眞正存在有一個克里特迷宮，以及一座被焚的特洛伊城。就我猜測——你也可以說是出自我的先知——事實上這裏一定發生過極其壯觀驚人的沉船事件，也就成爲傳說的基礎。』

『沒有比猜測更多一些的證據嗎?你沒有發現任何流傳的柯夫人的傳說故事嗎?或是任何眞實的記載?』

『沒有。』

『那麼爲什麼會是這裏呢?爲什麼是柯夫島?你指出所有地理景觀上的細節，並不能支持你證明任何一件事。這些事只能作爲參考，卻無法由這裏起頭。』

胡利安爵士點點頭，手指溫柔地撫著貓頭。『我想我從一開始就弄錯了方向。我不應該從「事實」開始著手，而該由劇本開始——從劇本的主角，普洛斯帕羅開始。就我看來，他角色的塑造是整齣戲中最出色的地方。他的性格有如莎士比亞對人類力量所有認知的總和。看看他被塑造出來的方式：一個父親的角色，一個能够控制所有自然力量、呼風喚雨的魔法師，一個慈愛而超乎自然的馬基維利(譯按：義大利政治家，善用權謀霸術，爲達目的不擇手段)，他控制整個島，以及在島上所有

的一切。』

他的口氣帶有輕微的詢問，結束了他的話，而後挑起眉毛來看著我，等待著看我如何囘話。

『你是說，聖史比利東?』

『聖史比利東，正是!』他看了馬克斯一眼，有如炫耀他的得意門生是何等聰穎伶俐。我看見馬克斯輕輕一笑。『甚至連名字……你會發現到是如此相似；至於簡稱爲「史帕羅」，就更近似了。』他臉上曾經出現的陰霾，如今隨卽一掃而空。『聖史比利東——我是說，他的身體——是在一四八九年帶到這裏來的，連一點骯髒都沒有，他立刻成爲所有魔法的化身，也許你比較喜歡用「神蹟」這種字眼，尤其是他神奇的呼風喚雨的能力。當時還有另外一位聖者和他一起帶到這裏來，是一位女性。她木乃伊一般的遺體也在城裏的一座敎堂裏，但她並沒有吸引到大衆的想像的崇拜，所以她未曾享受到遊行的待遇。事實上，我甚至連她的名字都想不起來。』

『我根本連有這麼個人存在都沒聽人提過。』我說。

他笑了笑。『這裏是男人的國度。不過，也許她正是米蘭達這角色的來源，魔術師的女兒。僅僅擔任一個女配角，在這傳說中很難有什麼生存的空間，卽使連妻子的命運也一樣。魔術師不能够有妻子，我想這原因探究起來一定十分引人入勝。不過我想也許你不會同意我的看法，華玲小姐。』

『我知道，就像黛利拉(譯按：舊約書中，背叛參孫的女人)那樣。我同意，我並不會爲此感到懊惱，那是個男人的世界。如果照這樣說來，那麼女巫也不能有丈夫，無論如何，至少在神話故事中，女巫都是沒有丈夫的。』

『再正確不過。』胡利安爵士靠囘他的椅子說，『好吧，就從你的出發點開始，一個肥沃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島嶼，名叫柯夫，由一個相信是可以呼風喚雨的聖者所看管。現在我們假設有一場暴風雨，一次歷史上空前絕後的風暴，這時候，有一艘相當重要的船隻——也許甚至有幾位重要的義大利貴賓在船上——被吹得遠離航道，在這裏觸礁沉沒。但是所有船上的乘客都因爲一個顯而易見的神蹟被救了起來，逃過了溺斃的命運。而把這一切全歸功於島上守護的聖者。所以一個傳奇故事便由此開

始添枝加葉。後來其中又加上了日耳曼神話故事中的不可或缺的要素——「魔法」，美麗的女兒以及仙女精靈之類的人物。』他停了下來，對我惡作劇地看了一眼。『如果有人能够好歹把這些要素和這個島上歷史中的事實加以比較，找出相同之處，眞是不知該有多好，不是嗎？我曾經竭盡我所能地看過「味吉爾」中的「汚穢的巫婆錫西瑞克斯」那一部分，想要看看回教徒的統治者用什麼擬人化的方法，記載上天的力量——像愛麗兒——一直被幽禁在一株裂縫的松樹之中，直到神聖的魔法師解救了他……不過恐怕我還不能找出兩者相似的共通之處。』

『多可惜啊！』我說這話絲毫沒有嘲諷的意味，在談話中，我爲自己尋得了極大的樂趣。『那麼卡力班又代表什麼呢？是異敎徒還是其他什麼？』

『如果你同意的話，我想他代表了獸性、情慾、以及過人的感性詩意。毫無疑問的，他一定是希臘人。』

『你是怎麼研究出這些來的？』我極爲驚異地問。

他咯咯笑出了聲。『他用「浸著漿果的水」歡迎普洛斯帕羅到島上來。你難道從來沒在無意中發現，希臘有一種在你杯子中的水加添漿果果醬的風俗習慣嗎？』

『沒有，我從來沒注意到。不過眞的，你不能把這也算進去！那甚至可能是杯咖啡！那麼又該把他當成什麼樣的人呢？難不成是法國人？』

『好吧，』他平易近人地說，『我們就把可憐的卡力班當成尋找文明的「未開化的原始人」。好吧，就這樣了。』這會兒白貓伸著懶腰，摩著牠的脚掌，大聲地打著呵欠。胡利安爵士笑了起來，『你不該這樣打擊我。那隻傻貓以前也聽過同樣的話，恐怕，可憐的馬克斯也一樣。』

『噢，我可沒聽過，這些事可眞引人入勝。一個人可以在其中發現無窮的樂趣。我一定要再重新把劇本看一遍，在裏面把所有這些事全都找出來。我希望我姊姊在這裏也留著有一本。』

『把我的拿去吧，』他立刻就說，『我想，應該就在我書架頂端的某個地方，馬克斯……眞是謝謝你。』這時他兒子走進去替他拿書去了。

我連忙說：『但是如果你還在繼續研究……』

『研究？』這兩個字雖然說得很輕，但是聽起來似乎有點走調。『可見你聽得有多認眞了。無論如何，我都是用一本企鵝版的書來研究，我可以在上面作各式記號，剪剪貼貼……噢，謝謝你，馬克斯。還有，這是你的玫瑰花。那是我自己的書，有一點上了年紀了，恐怕我還在那上面塗塗抹抹過，不過也許你不會在意。』

我早已經看到上面的鉛筆字跡。我抱著書，有如這本書是最原始的大字黑體的提詞版本，邊緣空白處還有作者的摘記，而後站了起來。胡利安爵士也隨著我起身，白貓不得不離開他的膝上，牠跳了下來，帶著受了冒犯的尊嚴，高視闊步地出了陽臺，走下臺階，到下面的玫瑰園裏。

『我眞的必須走了。』我說。『謝謝你借給我的書，我會小心的保管。我——我知道我實在待得太久了，不過我眞的很高興。』

『我親愛的孩子，你也幫了我們兩個大忙。我眞是萬分歡迎你能來訪，我也希望你很快就能再來。就像你看到的一樣，馬克斯和這隻貓對於我喋喋不休的談話，忍耐的限度已經到了極點，眞高興能够再找到一個擧止高尙、熱誠投入的聽衆。好吧，如果你非得……』

樹林中薄暮匆匆掩至，早已暗沉一片。蓋爾先生出於禮貌地陪我走到玫瑰園邊，告訴我通往有個池塘的空地的路徑。美麗的尼特威特也在那裏，如在夢境般地注視著在忍冬花叢間來回翱翔的一隻大飛蛾。馬克斯・蓋爾抱起了牠，向我道再見，就迅速地走了回去。過了幾分鐘，我聽見了鋼琴的聲音。他眞是爲了工作，半點時間也不肯浪費。而後林木掩蔽，我便聽不見琴聲了。

林中仍是一向的靜謐，但是現在，幽暗懸在枝椏之間，有如擁抱著暴風雨沉寂靜默的先兆。花朶馥郁的氣息浮盪在空氣之中，有如麝香。

我小心翼翼地選擇脚下的路，步下小徑；而在心中，思索著方才的面談，不僅僅是胡利安爵士在他流放異地的時光，聊以自娛乃至安慰的『理論』；而是胡利安爵士他這個人，以及非麗達和高德費以往提及他的話。

但是在這其中，似乎很明顯的，有些地方曾經——即使到現在仍是——有什麼事徹頭徹尾的錯了。不但是連我自己都能够看見的外表上的證據，而且還有在那個年輕男人身上所流露出來的，小心翼翼的看護保衞的那種緊張態度。但是我們方才的談話，却和這一切恰恰相反，不光只是談話中平常——甚至可以說是愉悅——的聲調，而且某些片語字句的運用之純熟，使我大感意外。一個剛剛才從精神病院放出來的人，處於一種『精神異常』的狂熱狀態之下，處處由他兒子限制的人，說起話來會如此頭頭是道，而且又愉悅自在嗎？畢竟，父親的神智是否淸楚，這一點和兒子有密不可分的利害關係。由兒子的角度來說，會不會是他故意說他父親『固執不化』，所以必須去『遷就』他？而如果說果眞有此必要，這也許是蓋爾先生擺脫某些難以處理的潛在棘手處境的方法？也許他那小心翼翼地監視看護的態度，不單單是爲了他父親，也是爲了防我？

想到這裏，我不得不放棄了。但是至於說到胡利安爵士帶著來福槍在這地方四處遊蕩，危害每個人、每件事，這個想法我可不再像以往一般深信不疑。我倒是對非麗達或是高德費・曼寧不再信任。而且（就我自己推想）我也隨卽會用一種懷疑的眼光看待馬克斯・蓋爾。

現在我可以聽見水流潺潺的聲音，在我前面樹林開口之處，正是池塘的所在。就在這一刻，我突然意識到有一種奇怪的聲響，對我而言，是一種全新的感覺，就像是一羣母鷄在那裏咯咯交談。那聲音聽起來似乎是從空地上傳來的。

而後我知道了那是什麼；黃昏時分池塘邊的合唱團——必定是住在這裏的無數隻青蛙的嘓嘓叫聲。我停在空地邊緣，拾起了我的浴巾。牠們其中有一些一定是看到了我，因爲嘓嘓的叫聲停止了。而後我聽見小小的身體躍入水中撲通撲通的旋律。出於好奇心，我往後退回林中，悄悄由空地外圍的邊緣繞到池塘較遠的一邊，在那裏有良好的隱蔽。如今我在池岸的上方。我輕輕分開灌木，小心翼翼地往下張望。

一開始，在昏暗之中，除了水面浮蕩的幽幽光影，我什麼也看不見。水面上方的枝椏，小小的蓮花葉糾結的弧形以及一些浮動的野草之間，映現出一方天空。而後我看到一隻青蛙，很大的一隻，坐在水蓮花的葉子上。牠的喉頭不住上下起伏，有規律地唱著牠奇異的小歌。牠的身體肥壯，佈滿了斑點，在月光照射之下，有如一片月桂樹葉。而反射著光線的眼睛，有如黑莓。在牠身邊，另一隻唱了起來，而後是另一隻……

我感到興味盎然，因而一動不動靜靜站著。隨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合唱團又快樂地繼續牠們的歌唱。

靜默再度掩至，突然得好像按下什麼開關一樣。而後那一隻隻青蛙跳下池塘裏去。全部的合唱團員都跳進了水裏去，只聽見撲通撲通的水聲，以及水面上蓮葉的周圍一圈圈漣漪波紋。有人正由海灣沿著小徑走上來。

片刻之中，我想會不會是非麗達下去到海灘上去找我。而後我發覺，這新來的人是男人。他的脚步很沉重，他的呼吸聲也是一樣，而後我聽見了他輕輕地淸了淸喉嚨，又吐了口痰。那聲音聽起來小心翼翼，十分謹愼，有如他極爲不安，不想製造出太大的聲音。沉重的脚步聲也是同樣謹愼。雖然說他很明顯的想控制住他急促而刺耳的呼吸聲，不過在現在變爲靜默無聲的林間，那聲音聽起來依然出奇地焦慮不安。我讓那些灌木叢回到原先的位置，靜靜地站在原地不動，等待著他從我的身邊走過。

等他走到空地來的時候，藉著昏暗的光線我看見了他。那是個希臘人，一個以前我從來都沒見過的年輕男人，矮胖健壯，胸膛寬大厚實，穿了一條深色的褲子和一件高領的漁人毛衣。他的一隻手臂上還披了一件顏色稍淡的舊夾克。

他在池塘的另一邊停了下來，但是只是爲了要從口袋裏找支香煙，把香煙放在兩唇之間。但是就在他要做擦火柴的動作時，他制止了他自己，然後聳聳肩，把火柴又放了回去，把香煙塞在耳後。如果他開口說話的話，絕對找不出任何方法掩飾他那守口如瓶的表現，他有什麼不欲人知的秘密。

他轉身繼續上路的時候，我相當淸楚地看見了他的臉。他的臉上有一種鬼鬼祟祟，滿頭大汗的興奮之情，彷彿極爲不安，所以他一環顧四周，那表情就好像他聽見了什麼一樣。我發現我自己在樹葉

的帘幕之後縮成一團，也意識到我自己愈來愈快的心跳。

他什麼也沒看見。他用手背擦了擦前額，把他的外套換到另一隻手上，以同樣慎重而小心的腳步走上通往傅利堡的小徑。

在我上方，忽然一陣疾風掃過樹梢，冷冽的空氣穿過林間，帶著一種欲雨的清新且強烈的氣息。

但是我依然一動不動，直到希臘人的腳步聲遠遠消失了之後。在我身旁，青蛙又再度爬上牠自己的蓮葉，張開牠的小喉嚨開始高歌。

第六章

我想他是沒有溺死相。

——『暴風雨』第一幕第一景

由於一些我自己也沒仔細停下來思索的理由，我並沒有把我拜訪蓋爾父子的事告訴我姊姊。即使連第二天早上，她決定頭一次陪我一同走到海灣去，在經過池塘的時候，向我指出通往傅利堡的小徑，我也同樣是一句話也沒說。

豔陽高掛，明亮的光線普照大地，今天早上，空地看起來顯得和昨天完全兩樣。昨天夜裏有一陣小小的暴風雨，來得突然，強風直到黎明時分才消失，使得空氣無比清淨，而樹林也洗刷一新。下面海灣裏的沙，在早晨的陽光中顯得光彩耀眼。方才甦醒的輕風在海洋的邊緣留下一圈圈漣漪。

我在沙地上的松樹陰影底下鋪了一張毯子，把我們的東西放在上面。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下來?』

『這是不用懷疑的事。現在既然我都下到這裏來了，沒有任何事能阻止我在淺水之中泡泡，即使

我看起來像是一隻懷了雙胞胎的母象。你這套泳裝可眞是不同凡響，露西，你是打從哪兒弄來的？』

『在「馬爾克和史賓賽」的百貨公司裏買的。』

『天啊。』

『好吧，我又沒嫁給一個有錢人。』我愉快地說著，把肩帶拉上來。

『在我的立場來說，這可是對我有一大堆的好處。』她有些沮喪地低頭看了看她的身體，然後把她漂亮的海灘外套放在裝滿了防曬乳液、雜誌、伊莉莎白・雅頓化妝品以及其他各式行頭，沒有了這些東西，她根本無法想像她能把自己送到海灘來的提包裏。『這樣說不公平，你先看看我吧！這些東西全是在費必亞尼店裏買的。』

『你這個可憐蟲，』我半開玩笑地說，『這些東西可以下水嗎？看在老天的份上，你要戴著那顆要命的印度大鑽戒到水裏去嗎？』

『老天爺，這可使不得。』她連忙從手指上拔下那顆光彩奪目的侯爵大鑽戒，把戒指放在她裝化妝品的塑膠盒裏，又把盒子的拉鍊拉好。『好吧！我們可以下去了。我只是希望你的朋友不要把我當成海豚，對我太粗暴。我想我們從外表上看起來大同小異，差不了多少。你說是不是？』

『我想你可以放心，魚是不會穿著一件黃衣服的。』

『說老實話，不會有任何人在一邊看著我們吧，是不是，露西？我眞的不希望有觀衆在旁邊看。』

『無論如何，只要你靠近岸邊一點，他們就一點也看不到你，除非他們走到平台的前方。我先下去看看。』

在松樹陰影底下的海水，顏色是極深極深的綠，有一條通往海灣的淺灘，照亮成光彩耀眼的淡藍。我沿著淺灘走，水有大腿那麼深，直到我離岸大約五十碼那麼遠的時候，而後轉過身來，往上眺望著傅利堡的陽台。目力所及，看不到一個人，所以我向菲麗達揮揮手，要她跟著我下來。我們游著泳，潑著水，我一直向海洋的方向，注意著海豚的蹤影。但是，雖然有一次我以爲我好像看到遠方有

什麼閃閃發亮的光影繞了一個大圈子，這動物始終沒接近海灘。過了一陣子，我們涉水回到沙灘上，躺著做日光浴，有一句沒一句地閒談。直到菲麗達說的話愈來愈簡短，愈來愈有睡意，終於停下來爲止。

我讓她睡著，自己又再度回到了水裏面去。

雖然每一次我出來游泳的時候，總是注意著樹林和陽台，不過自從那頭一天之後，我沒再見過任何人。所以這會兒我看見有人坐在那裏，不免有一陣輕微的驚訝。那人坐在石松底下的桌旁，一頭灰髮。胡利安・蓋爾爵士。他對我抬了抬手，而我也向他揮手致意，他能夠爲我而打斷工作，令我感到一種不合情理的欣喜。他隨即轉過身去，把頭又埋回書中去。我能看見書頁一頁又一頁的翻過去。

陽台上沒有人和他在一起，不過當我越過淺灘，轉身讓自己下到深水裏去的時候，有件東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在上方有一扇打開著的窗戶裏，有個閃閃發亮的東西。而在亮光之後，我看見有東西動了動，好像有人站在那裏，再度舉起望遠鏡，望向海灣……

這樣受到別人的監視眞是令人怒火油然而生。我實在極爲忍不住想轉回去，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著傅利堡的窗戶也無禮地回報一個醜惡的鬼臉，但是也許會給胡利安爵士看到，以爲是對他的不敬，所以我只是又游回到淺灘，站了起身，看也不看那裏一眼，富於表情地高視闊步（這是戲劇學校傳授的課程，被從水中強拖上岸的浴者的表情）走向海灣南端的崖石。我要在遠離傅利堡視線的崖石那裏，繼續游我的泳。

我以前從來都未曾認識到在三英尺的海水中，充滿自信地高視闊步竟是如此困難。就在我到達淺灘的盡頭，靠近岩石的深潭之前，我心中對馬克斯・蓋爾充滿了無比激烈的憤怒，恨不得能夠直接走回海灘上去。但是如果現在我就這麼被趕了回去，簡直就是該死。我跳到深水裏去，很快就游到了松樹下方。

有一條小徑繞過山崖下方亂七八糟的岩石，就我猜想，是通向高德費・曼寧的別墅，但是路面看

起來有許多尖銳的石頭，所以我留在下方的岩石處。這些被海水刷白了顏色的石頭，緊接著石頭圍成的池水，由山崖上方延伸下來堆積而成，矗立於平滑如奶油一般的水面。

我開始在一個接一個的水塘中找路。石塊十分炙熱，腳踏在其上只覺平滑。罅隙之中長滿了開著花的灌木叢，一直延伸到海水的邊緣，在那裏碧波揚起而後落下，到處都是自然突起的山崖，上面有著迂迴的小徑，在小徑的邊緣，灌木叢懸生在海洋之上。

就在這時，我停了下來。這裏的岩石更爲碎裂，彷彿在起風的時候，狠狠遭到潮汐的拍擊而成。在懸崖底下，有一堆碎石和巨大的海草，這些東西看起來那麼新，有如是被昨夜的暴風雨剛剛沖上岸來。再過去更遠的地方，就在山崖的下一道轉彎，我可以看見在那裏有個小灣或是山凹，深而且狹，由從山崖的斜坡延伸而下的濃密樹林所環繞，有松樹、橡樹和冬青，而在羣樹之間，有胡利安爵士提過的萊姆樹。穿過山崖之下那些青綠密林的枝椏，我看見紅色花磚的一角，我想那裏一定是高德費船屋的屋頂。

附近沒有任何人，我決定在岬外的深水中繼續游完我的泳，而後再沿著小徑回到早先的地方去。

我小心翼翼地在一堆堆落石和海草之間找尋我的路。到處都有淺淺的水潭阻擋著我的去路，我極爲留心的涉水而過，一直提心吊膽地憂慮著，深恐會碰上海膽，這種海膽會把有毒的尖刺刺進你的雙腳。『有時候變作刺蝟，橫在我赤腳走過的路上，刺我的腳……』可憐的卡力班。也許胡利安．蓋爾想的沒錯？我依然抱著存疑的態度。我曾經苦讀『暴風雨』的劇本直到深夜，一直追隨尋找著他所提出的那個令人神魂顚倒的遊戲。而我自己內心也興起某些念頭，這些事等我再去傅利堡的時候，一定要當面問他……如果說我能够有機會再到傅利堡去……但是，當然我得把那本莎士比亞的劇本還回去……如果說我能够從米蘭達、阿杜尼或其他任何人身上得知馬克斯．蓋爾什麼時候會不在家……

我來到一個深灣的內緣，是海水湧回穿透岩石所形成的小水灣。這裏眞是個好到極點，找不到其他足以媲美的好地方。我停了下來，從上面向下望，想要看清楚水底究竟是何等模樣。

寶藍色的海水，在橄欖綠和猩紅色的水草之間，到處都有小小的，像小蝦一般的生物爬著，一羣又一羣的小魚來來回回快速游著，不知輕咬著什麼東西。太陽在水面上投下墨藍的陰影，穿過彷彿布匹一般覆在海底的水草來回爬行的螃蟹，一舉一動使海水整個鮮活了起來。海草本身無時無刻不在動著，微微的，却未曾間斷，有如潮水中的破布。有一副看起來赤裸而蒼白烏賊的骸骨。『他的骨頭變成了珊瑚，他的眼睛成了珍珠……』

那身體躺著，載浮載沉在一片極大的陰影之中。直直曬著我，刺得我眼睛發疼的陽光，一直隱藏著他，直到現在。那肌肉和衣服扭曲得已經看不出任何人形，只像是被海草纏繞了一圈又一圈，而後棄置在那裏的一團破布，塞滿了什麼東西，垂掛在水潭的底部。

即使是現在，陽光直直射進我的眼中，我仍然無法完全確定那是什麼東西。噁心想吐，止不住的顫抖，令我不由猶豫了半晌。但是，當然我一定要去看個究竟。我讓深潭邊緣的水浸著我的膝蓋，用手遮著陽光，向下方凝望……

那團破布在微微起伏的潮水中游移，還眞像是一片海草。也許事實上，那也只不過是海草……？但是隨後我又看見了頭，以及他的臉，在深色頭髮底下模糊泛白的一片暗影。有一些海洋生物一定已經早一步光臨了。在碧綠的水波之中，一些極小的小魚匆匆忙忙地來回穿梭。

史帕羅，我想，*史帕羅*……而他的母親一定會看到這一切。也許最好的辦法是什麼也不說，讓潮水再度把這一切帶走，遠遠的……讓忙碌的海洋生物一點點吞噬掉記憶，讓海水改變一切，淸除一切，就像烏賊骨頭一般，在暗黑的頭髮旁，顯露出一片蒼白……

而後理智對我慌亂的心緒澆下一盆冷水。應該有人把這些事都告訴她。也許對她隱瞞這一切更是殘酷。更何況這裏也沒有潮汐起伏。如果沒有另一場風暴，這東西可能還會在這裏留上好些日子，直到另一個人再度發現。

一陣奇異的海流有如被一隻手推動，湧入潭中。水面爲之搖動，而死者也動了動他的頭。隨著這

一動，我認出了他來。並非是因爲我明確的認得那張臉，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但是突然就在這一刻，每一件事就像拼圖般湊在了一起，使我不得不認出來——那張臉和頭的形狀，以及那一團色澤看得更清楚的破布，雖說浸得濕透，但那曾經是套海軍藍長褲和毛衣，以及淡灰色的夾克……

那不是史帕羅，絕對不是。不會是他，也就是說，除非昨天夜裏到過樹林裏的人是史帕羅，那時候他還活著，正準備往上爬，前往傅利堡。

這件事毋庸置疑，任何猶豫都是多餘。這就是我昨天晚上在空地附近看見的那個男人。我發現我蹲了下來，身體傾向一邊，一手扶著我身旁一塊滾燙的大圓石。發現一個死人是一回事，但是又認出他來，還知道在他遭遇死亡前不久曾經到過什麼地方……

我緊緊閉上雙眼， 緊得像我抓著火燙的石頭的手指。陽光烤炙著我緊閉的眼瞼，彷彿在嗞嗞作響。我咬緊雙唇，呼吸遲緩而困難，我一直集中精神，克制想要嘔吐的慾望。非麗達——這念頭使我重新又振奮起來——非麗達一定不能看見這一切，甚至不能够讓她有半點懷疑。我必須趕緊再讓自己重新恢復正常，然後回到非麗達身邊，想辦法說服她儘快離開海灘。再不動聲色地用電話和警方取得聯繫。

我張開眼睛，懷著可笑的念頭，希望或許是我弄錯了，水中根本沒有屍體。但是他依然躺在漆黑的暗影之中，以一種怪異可笑的姿態輕輕擺動，依然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我站了起來，靠在大圓石上足足有一分鐘，好讓自己鎮靜下來。然後，頭連回也沒回，穿過成堆的巨石，走向茂林邊緣通往山崖的小徑。我只不過走到低矮的灌木叢邊，就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爬上高約八英尺的地方，直到小徑上。就在這時候，我在幾分鐘之前聽到的模糊的聲響，又再一次傳來，使我停了下來，向我左手邊，船屋的方向看了過去。有人砰然關上了門。顯而易見的，門閂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因爲我現在可以淸楚地聽到，有人焦躁地喊了一聲，然後又是一聲關門聲。這一回門緊緊地關上了。過了片刻，我聽見有脚步聲，高德費・曼寧神采奕奕地沿著小徑，出現在我的視線之中。

我不能確定他是不是向我這個方向走來，還是是否在這些樹木上面的什麼地方，另有岔路通往羅

莎別墅。我張開嘴巴打算叫他，希望我的叫聲別也把非麗達引來，但是就在這同一刻，高德費四下張望了一眼，看見我在他下方的石頭上。他擧起一隻手向我打招呼，但是就在他喊出聲之前，我把一隻指頭放在唇際，而後做出急切的手勢。

不光只是訝異，他看起來好像大吃一驚，但是他走近過來，停在我上方的小徑，表情流露出深深的關切。

『露西？有什麼事不對勁嗎？你是不是覺得不舒服？中暑了？』而後他的聲音變了，『不會是那個該死的神經病又帶著來福槍出來了？』

我搖了搖頭，對自己十分著惱，我花了半天工夫克制情緒，却依然說不出一句話來。我伸手指了指。

他向潭水的方向張望了半天，不過在這麼遠的距離之外，什麼東西也看不見。而後穿過灌木叢，他輕輕盪了下來，到我站的地方。他用臂膀環住了我，極其溫柔。

『你最好先坐下來……到那裏。好點了？好吧，現在別急著想告訴我任何事。我看有東西嚇著了你，就在下面的大水潭之中？現在先休息一會兒。我會過去看看，但是你別動。只要安安靜靜坐在那裏，別擔心。我不會去太久的。』

我坐在那裏，雙手緊緊握在一起，夾在兩膝之間，注視著自己的脚。我聽見高德費的脚步聲，迅速而充滿自信，穿過石塊直到水潭邊。而後是一片靜默，彷彿無止境地就要這樣延伸下去。海洋低語如昔，小徑傳來山崖間築巢的海燕穿去穿回地疾飛嘶鳴。

我往上仰望，他像塊石頭般一動不動，立在我曾經站過的地方，往下凝視。他側著臉對我，而我依然能够發現，他看起來極爲震驚。就像曾經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如今在他身上重演，一定是頭一眼以爲那一定是史帕羅而感到無比震撼。 如果我有能力可以理智地思考或是談話，我一定會澄淸這一切。

我淸了淸喉嚨，『那不是……史帕羅吧，是不是？』

『不是他。』

『那麼，你知道那個人是誰嗎？』

我想他猶豫了一下，而後點了點頭。『他叫亞尼．卓拉斯。』

『哦？你眞的認識他？』這件事再一次令我不由渾身打顫。不過想想看，這個本地男人在這裏淹死，相當合理。『那麼，他就住在這附近囉？』

『是的，就住在村子裏。』

『就你想——就你想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只有天知道。一定是在海上出了事，那是毫無疑問的。他是個漁夫，經常一個人獨自出海去……你一定見過他的船，經常在這一帶的岸邊獨自來來去去往返——一艘相當出色的藍色小船，有深褐色的船帆。不過昨天晚上海面頗平靜……我並不認爲可能……』

他皺起眉頭注視著下面的潭水，聲音逐漸轉弱。而後他轉過身來，再穿過石頭回到我坐的地方來。

『一個星期裏發生的第二次？』我說。這句話像一個問號一般脫口而出，有如高德費能夠眞的告訴我答案一般問了出來。我並不僅僅認爲說這話的聲音太大，而且心慌意亂之中，我沒有看緊舌頭，讓這句話來不及制止就出口。

『一個星期裏發生的第二次？』他毫無任何意義地吐出這幾個字，顯而易見地並沒有弄清楚我說這話的意思。『噢，我明白了。』

『我很抱歉，我眞是蠢得一塌糊塗。我大聲地把我的想法說了出來。我不該又提醒你回憶起那些往事。這只不過是那些可怕的巧合之一罷了。』

『這是很平常的，』他說，『我曾經說過我不相信有巧合這回事。事實上，要是我沒有親眼看見發生在史帕羅身上的事，我一定也會開始懷疑這地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停了下來，眼光又再回到水潭之中。『就像這件事一樣，所有發生的事只不過是同一個地方的兩個年輕男人，在這星期裏

同樣淹死送了命。在一個絕大多數人靠海爲生的地方，這不會是件太出人意料的事。只不過……』他停了下來。

『只不過什麼？』

他用一種困惑的眼神看著我。『沒有一個人會想到，在這樣的夏日，這種事會像傳染病一般流行。如此而已。』

『高德費，究竟是怎麼回事？你看起來好像你認爲——』我制止住了我自己，咬緊了嘴唇。他用一種令我打顫的目光看著我，一句話也沒說。我繼續說完了我的話，聲音嘶啞刺耳：『你是試著想要告訴我，那並非是意外？』

『老天爺，不是！只是這件事有一些讓人難以理解的問題。但是你一點都不需要擔心。無論如何，也許這些問題永遠都不會有人提起。』

你一點都不用擔心……天知道如果他也像我一般，約略知道問題並非如此這般單純，他會怎麼說……爲什麼我始終對昨天晚上發生的事守口如瓶，一個字也沒說，連我自己都不十分確定。我想這一刻，這眼前的意外事件取代了那件事在這暴力事件脈絡中的地位，我覺得眼前的這件事更令人憂心忡忡，使得前者不足爲奇。而我想出於某種恐懼的本能，强迫我閉緊我的嘴，不露一點口風。彷彿那裝了滅音器的來福槍第一發射擊，就是我將涉入危險以及驚懼的信號；也好像只要我能够保持沉默，便能使自己從危險中脫身，依然待在我那安全的象牙塔之中，讓我那有無比魔力的樂土，免於淪陷在那些來自暴力世界的入侵者的魔掌。我之所以到這裏來，就是爲了要脫離那個世界。

所以我轉移了話題說：『他還有任何家人嗎？』

『一個妻子。他們和他父母住在一起。你也許見過他們住的屋子，就是十字路口那幢粉紅色的建築。』

『是的，我知道。那房子十分漂亮。我記得我一直以爲住在屋子裏的人，一定相當富有。』

『他們是很有錢。我想他們一定會爲他難過。』

我看著他，至感吃驚，並不是因爲他說的話，那些話相當尋常。我之所以吃驚，全是因爲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所流露出來極不相稱的冷淡語調。

『你在暗示著什麼事？你知道有什麼事和這有關，是不是？你爲什麼不說出來告訴我呢？』

他遲疑了一下，而後突然笑了起來。『我並不知道這一切是爲了什麼。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也絕對不會和你有什麼牽涉。只不過等警察到這裏開始調查這件事，有些事會被挖掘出來，相當棘手。』

『比如像什麼事？』

他聳了聳肩膀。『沒有任何一個單純平凡的漁夫會像亞尼和他一家子過著那種好日子。謠言都說他是走私販子，經常把「牛奶」送進阿爾巴尼亞，據說他在那一邊可好好賺了一筆。』

『哦，但是事實上……我可以想像在這附近一定有數量驚人的一大羣人進行這種勾當。柯夫島是個非常富裕的地方，正巧就在鐵幕的大門邊上。就我猜想，任何種類的「奢侈品」到了那裏都會大發利市吧？但是何以像亞尼・卓拉斯這樣的人能夠有能力供應那樣的東西？』

『我怎麼會知道？他也許有他自己的關係；有個在柯夫城裏的人，我想也許是這樣，也許和雅典或義大利那方面有聯絡……但是我可以確信亞尼・卓拉斯在他自己的那本賬上，絕對不只他一個人。他是全然沒有那種首領腦袋的人。他很有可能是做這些事來換取固定的薪水。』

我舔了舔嘴唇。『即使如此……你不會是想說這兩者之間有任何關連吧——他所以「被殺」就是因爲這件事？這就是你所了解的事？那麼——那麼這豈不就是謀殺，高德費先生？』

『不，不是的。看在老天份上，我從來都沒說過任何這樣的事！我的天，不是這樣！別自己嚇自己。怎麼了，你的臉白得像張紙一樣！聽著，這樣的念頭純粹是胡思亂想……我懷疑可憐的亞尼是不是如此重要，因而惹上殺身之禍！你可以把這件事給忘了。不過這倒的確使我想起來，不得不猜測他是否在另外那一邊碰上了什麼麻煩——那些海岸防衛警察找麻煩。我可以確信，他們在那邊一定是燙手貨，探照燈、機關槍這一類的傢伙，如果他碰上了，我想他一定受了傷，然後打算逃回家來，這也許可以解釋，爲什麼在一個並不十分波濤洶湧的夜晚，會發生這樣的意外。他有可能昏迷了過去，跌下海裏。』

『我知道了。但是卽使警察眞的發現了什麼，我想他的家人也不會遇上麻煩吧，是不是這樣？』

『我很懷疑，就我想，這事情不會那麼簡單。』

『那麼你擔心些什麼？』

『這可能使他們聯想起史帕羅的事，我想那不會是愉快的事。』高德費直率地說，『我十分强烈地懷疑，他曾經和亞尼不只一次一同出海去。我沒放在心上，也沒問過他任何問題。這男孩得養他的母親和妹妹，他要怎麼做，那全是他自己的事。不過我不希望他們現在發現任何事與此有關。這不但於事無補，沒有任何幫助，而且也許會使他母親極爲苦惱不安。對她來說，史帕羅是「聖潔之子」，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我敢斷定她一定把走私視爲不道德，也許你我會把這類事看得平淡無奇。』

『我可沒說我會把這類事看得平淡無奇。我想如果你在國家的保護之下安居樂業，你就得遵守國家的法律。只是，我並不感到驚訝。不過，你知道，卽使警方發現史帕羅涉及某些不名譽的事，我可以確信，他們絕對不會告訴瑪麗亞。警察也是人，就算結果眞是如此，這男孩也已經死了。』

『很可能你是對。嗯，好吧……』他伸了伸身體，嘆了口氣。『眞要命，多教人不愉快的事。我們最好趕快離開，好讓這件事儘早結束。你覺得你現在是不是能够活動？』

『噢，沒問題，我現在很好。』

他拉著我的手臂，幫著我爬上崎嶇的斜坡到小徑上去。

『我想現在帶你到上面，我的房子去，好打電話，』他說，『房子很近，而且絕對不會驚動你姊姊，直到你自覺情緒恢復正常。我想警方一定會要見你，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在我那裏見他們，然後我會從大路送你回去，當然是用車子……現在，你有沒有隨身帶什麼衣服來，浴巾、鞋子那一類的東西？如果你在這裏稍待一下，我會去拿過來。』

『全在海灣的後面，不過我怕菲麗達也在那裏。我把她一個人留在海灘上小寐。我想她現在可能

早就醒了，然後四處找尋我跑到那裏去。』

『噢，』他看來有點猶豫不決。『嗯，那又另當別論了，不是嗎？我想我們只好告訴她這一切。我對這些事所知不多，但是這樣會——嗯，使她苦惱不安，或是怎麼樣嗎？』

『我想只要她不看見屍體，應該不會有問題。反正她要不了多久就會知道……等一會兒，有人來了，也許是她。』

一秒鐘後，菲麗達轉過山崖的岬角，出現在小徑上。她一定醒了有好一會兒了，因爲所有海洋的痕跡早已自她身上消失，她才剛剛化過妝，她的頭髮閃閃發亮，而且梳理整齊，一絲不苟。她已經在她的泳裝外面套了一條美麗的海灘短裙，而且穿上了她華麗的海灘外套。一如往常，我看到她，就立刻使我腦中浮現自己身上的種種缺點。我頭一次意識到自己看起來一定是這個樣子：鹽粒凝結在我的皮膚上，一頭亂髮濕淋淋，還有我的臉——就我推想——一定依然餘悸猶存，面色灰敗。

她愉悅地說：『我覺得我聽到有聲音！嗨，高德費！你是打算來找我們，或者只是下來準備游泳？』

『都不是。我下來到船屋去，巡巡看我的船，正好遇到露西。』

我說：『你帶來的這些是我的鞋子嗎？眞是多謝了。你怎麼會想到我會需要這些東西？』

『嗯，親愛的，我還不了解你，』菲麗達說，『我醒過來的時候，發現你不知道跑到哪裏去了，我知道你一定像隻迷途羔羊一樣，在這裏的石潭附近漫無目的地閒逛。只有天知道，你竟然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來。』她對著高德費笑了起來，『我一點都不會訝異，最後等找到她的時候，她一定不知道用什麼東西裝滿了各式各樣的小蝦這類的東西帶回家去。我還記得有一次——』她停了下來。而後是一片靜默，她先看看我，再看看高德費，她的聲音變得尖銳了起來：『露西、高德費，有什麼事不對勁？究竟是怎麼回事？』

他遲疑著，好像那一秒鐘是如此之長。『你妹妹覺得天氣有點熱，我建議帶她到上面我的房子去，請她喝杯飲料。她告訴我你還在沙灘上，所以我正要過去找你。我希望你也能和我們一起上來？』

他的聲音聽起來簡直完美無瑕，輕鬆而且自然。但是我姊姊也絕非是個傻瓜。她已經由我臉上看到所有她想看見的東西。事實上，高德費的手依然扶著我的胳臂。

她開口了，尖銳的聲音依舊，有增無減：『一定有什麼事不對勁。露西，你看起來糟透了……此外，我想天氣一點也不熱。別拿這樣的藉口來搪塞我，你這輩子可從來沒覺得天氣熱過。發生了什麼？你弄傷了你自己，還是別的什麼事？』

『不，都不是。我眞的一點事都沒有，說實話，是眞的。』我輕輕掙脫高德費的手，抬眼看著他。我突然毫不相干地有了這樣一個念頭，他比我所想的要英俊多了。陽光又露面了。曬得他皮膚的顏色更深，前額的鬈髮給曬得有如黃金。襯著膚色，他的眼睛看來是十分澄澈的灰。

我說：『你最好直接把一切告訴她。』

『我想這樣很好。菲麗達，我怕有一件極爲令人不愉快的事發生了。有一個本地的漁夫淹死了，給沖到附近的岸上來。露西發現了屍體。』

『噢，我的老天，多可怕啊！露西，我親愛的……可憐的孩子！我想看起來……』而後她睜大了眼睛，一隻手抬到她的臉上。『你眞的看見了？你能夠認得出來？我的意思是說……經過了一個星期……』

『那不是史帕羅。』高德費急促地說，幾近有點粗魯。

『那不是？』那隻手放了下來，而她放心地鬆了一口氣。『噢，我還這麼確信……但是那不就是說，在這麼幾天裏就有兩個人……？你可知道那是什麼人嗎？』

『那是個本地人叫做亞尼．卓拉斯。我想你不會認識他。聽著，我們應該趕緊上去打電話。你要和我們一道走嗎？是不是要我這會兒回到海灣去把其他的東西——』

他猛然停了下來，轉過身去。一道陰影橫過我坐著穿上我那海灘鞋的地方。在我身後，馬克斯．蓋爾的聲音開口說道：

『這裏發生了什麼事嗎?』

我發現我自己跳了起來，有如受到他的襲擊一般。另外兩個人也有些目瞪口呆的驚訝，彷彿是犯下什麼罪行被捕。他一定比非麗達要重上好幾噸，但是我們其中沒有一個人聽見一點聲音。我心中暗想，他的動作一定輕得像貓一樣。

過了好半晌，沒有人開口答話。這片刻的停頓是這般奇異，令人毛骨悚然，兩個男人的眼神彼此打量著，像是兩隻不友善的狗互相敵視著。我坐在那裏，脚上的海灘鞋半穿著，看著他們。

『什麼事?』高德費說。

那一刻，我突然發覺，他不打算把發生的事告訴蓋爾。這念頭雖說並不令人意外，但却像一陣涼風拂過我的身上。蓋爾先生的眼光由高德費轉到非麗達身上，最後低下頭來看著我。我立刻垂下了我的頭，把脚上的海灘鞋穿好，開始繫上鞋帶。

他有些不耐地說道：『很顯然，這裏一定出了什麼事。我用望遠鏡看著海灣，而我想，我看到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有一些碎片什麼浮在海面上，向外漂去；我看不出那是什麼東西。而後華玲小姐往這裏過來，我看見她站在遠離岬角的一塊岩石上。她停了下來，直看著其中一個深潭，由她的反應可以相當明顯的看出，必然是有什麼非常糟糕的事。而後是你又過來了，使我的疑惑更加確定。究竟是怎麼回事?或者我應該自己過去，親眼看個清楚?』

是非麗達開口回答他的問話。她一定是未曾感受到這令我不由冷顫的弦外之音——不過那個時候，她並不知道我所知悉的一切。她開口說道，帶著一點匆忙和急促：『那裏有一具屍體。淹死的。就在那裏的深潭之中。我們正要上去打電話通知警方。』

在那一刻，我似乎聽見了那些築巢於崖上的海燕的聲音，尖銳而刺耳，就在我們頭頂之上。然後馬克斯．蓋爾開口：『那個人是誰?你認識嗎?』

高德費依然不發一言。他的眼睛未曾自另外一個男人的臉上移開過。依然是非麗達開口回答。

『我忘記了那名字。高德費說他是村子裏的人。叫亞尼什麼的。』

『亞尼．卓拉斯。』我說。

他低頭注視著我，有如是他頭一次才完完全全意識到我也在那裏一般。我有一種相當强烈的印象，即使到現在，他依然沒有眞正看見我。他沒有說話。

『你認識這個人嗎?』我問。

黑色的眼睛注視了我好半晌，然後他再次轉向遠方，朝著深潭的方向。『怎麼，是的，不太熟。』

高德費說：『你說你看到有什麼東西浮在海面上，一些碎片。你不能够說出是什麼東西嗎?那些東西會是一艘沉船上面的零件之類的殘骸嗎?』

『呃?哦，我告訴過你，在那樣的距離，我根本就看不清楚，不過那有可能是……我的老天，是的，我想應該沒錯!』突然之間，蓋爾好像才把他的注意力放在我們身上；他的眼光犀利有神，有些粗魯地說著。『我不知道他昨天晚上是什麼時候出海去的?我想午夜剛過不久，我曾經聽見有船的聲音，向著東北方駛去。』他看著高德費，『你也聽見了嗎?』

『沒有。』

『昨天晚上?』非麗達說，『事情就發生在昨晚?你能看得出來嗎，高德費?』

『我不是專家，我不知道這些事。我並不認爲他在那裏待了很久。無論如何，要查出來他上一次是什麼時候給人看見，並不會是件困難的事。』

我一直盯著馬克斯．蓋爾的臉。他現在看起來竟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甚至帶著陰沉——在我看來，任何表情都比他現在這個樣子容易讓人理解。『一定是最近四十八小時之內發生的事。我自己在星期六那天看見了他的船。大約是下午三點鐘左右，從海灣駛過。』

如果我不知道那些我所知道的事，我永遠都不會發現他在說謊——或者，多少是想要混淆視聽。在那麼一刻，我甚至開始懷疑，或許亞尼昨天晚上並沒有到過通往傅利堡的路上。然後又記起，蓋爾先生在過去的幾分鐘裏，讓我有另一個理由，對他良好的信仰發生質疑。他驀然之間垂下眼，注意到

我正盯著他看。我又再次低下頭去，假裝撫弄著我脚上另一隻涼鞋。

『好的，』高德費說，『只要向他的家中查問，事情就會水落石出。我想我們應該儘快讓專家來進行他們的工作，這樣才是上策。我們可以走了嗎？還有一件事，我想沒必要讓人留下來守著屍體。現在沒有潮水會沖走……你要到哪裏去？』

馬克斯・蓋爾並沒有費心去回答這問題，他早已經跳到下面的岩石上去了。高德費迅速地做出了一個不情願的動作，像是要阻止他，而後高德費聳了聳肩，溫和地對我們說：『你們介意嗎？我們不會去太久的。』而後他半跑半溜地穿越了灌木叢。

蓋爾把身子探向深潭。就像高德費一般，他一言不發地站著，往下探看屍體有好一會兒工夫，然後他做了無論高德費或是我都沒有做的事：他在石頭邊緣躺平下來，伸手探入水中，好像要去觸摸屍體一般。我看見高德費又做出極度不同意的動作，但是他最後一定下了決心，即使觸摸到屍體，也無法更進一步湮滅任何證據了，所以他什麼也沒說，只是曲著身子，全神貫注，小心翼翼地看著。

『他們究竟在那裏做些什麼？』菲麗達說，更加不耐。

我雙手緊抱著膝蓋，全身儘可能地蜷縮在一起。雖然有陽光，我却開始感覺有刺骨寒意。『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在乎。我只希望他們能快一點，就是這樣。我想穿上衣服，然後通知警方來處理。』

『我可憐的小羔羊，你冷了嗎？來吧，穿上我的外套。』她把衣服脫了下來，再披到我的肩上，我感激地用衣服把自己緊緊地裹好。

『多謝了，這樣眞是太好了。』我不住輕笑起來。『至少這使我又再有點人樣！我希望你不要老是看起來才剛從伊莉莎白・雅頓化妝品公司回來，那時候我眞覺得自己就像蓋爾先生所說的，像是一團破布。我想，或許他看到浮在海面上的東西就是我。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他眞看到什麼東西。』

她很快地低下頭來看著我。『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話裏聽起來好像有弦外之音。』

『沒什麼。』

她在我身旁坐了下來。『你不是那種經常說些廢話的人。你說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爲這件事感到不快而已，就是這樣，沒有別的。』

『噢，老天，誰會覺得愉快呢？你的「這件事」指的是什麼？』

『我不知道。我只是有一種感覺……覺得好像有些什麼事一直在我們周圍進行著。我沒辦法把我的感覺說得更清楚，或許是我錯了也不一定，但是我認爲——只是我自己認爲——高德費也感覺到了。爲什麼他和蓋爾先生好像處不來？』

『我並不知道他們處不來。他們兩個人今天都有些不尋常，不是嗎？就我看來，高德費比他表面上看起來的樣子更加心神不寧……究竟，在史帕羅的事情之後，好像還沒有多久時間……至於馬克斯・蓋爾，他向來就不曾刻意討人喜歡，不是嗎？』我說。

『我一直都覺得他心裏不知在想些什麼。』

這樣的話全然只是一個逃避的藉口，暗示他只是因爲他私人的憂慮——他的父親——使他難以了解或親近，但是她却把我的話和方才發生的事情聯想在一起。她點點頭。

『我也是這麼想……噢，也沒什麼特別的，只是在我看來他的心思好像放在別的事情上。可是我還是不了解，你究竟是什麼意思？』她又向我看了一眼。『一定有什麼事困擾著你，不是嗎？』

我有些猶豫，『你不覺得蓋爾先生知道了這消息之後，他的反應似乎有些不尋常的奇怪？』

『嗯，不，我不這樣想。或許是因爲我比你要更了解他一點。他從來不曾有過主動的表現。這就是你所謂的「不尋常的奇怪」？』

我又再猶豫了一下，最後決定什麼也不說。『就像他對屍體會在這裏浮起來，一點也不覺得意外。』

『我不認爲他會這樣想。他可能以爲那也許是史帕羅。』

『噢，當然。』我說，『看，他們好像要回來了。』

蓋爾先生已經結束了他所進行的詳盡檢查，縮回了他的手。他把手在鹽水中洗了洗，而後站起

來，掏出手帕把手擦乾。直到目前就我的了解，這兩個男人依然沒開口說一個字。現在高德費開口說了什麼，用手勢指著菲麗達和我自己，他們兩個一同轉過身子，向我們走回來。

『謝天謝地。』我說。

『我想等你喝點東西之後，一定會覺得好一點，我的小可愛。』我姊姊說。

『咖啡，』我說，『要像愛一樣濃，糖一樣甜。』

『我想高德費會為你張羅，你絕對想不到的好。』

兩個男人爬上我們身旁的小徑。

『怎麼樣?』菲麗達和我一起開口問道，異口同聲。

他們互相望了一眼，那表情好像是說要共同守住什麼秘密。然後蓋爾開口說道：『我想，要是能聽聽醫生怎麼說一定很有意思。他似乎在頭上挨了一記。我甚至猜想他的頸子是否斷了，不過我看實際上不是這樣。』

高德費的眼神遇著了我的注視。我站了起來。『好吧，等船給發現了以後，也許從那裏就可以找出一些蛛絲馬跡，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所知道的，』高德費說，『我們都已經做了。既然事情都已經發生。我們走吧，好不好?』

『謝天謝地!』我說，『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先穿上衣服。我的東西——』

『老天爺，我全忘得一乾二淨。好吧，再等一兩分鐘，我去去就來，不會太久。』

馬克斯．蓋爾開口說話了，有些突如其來地出人意料，還是他一貫咄咄逼人的口氣：『你們三個先沿著小徑上去好了。我會去把你的東西拿上去。』

我們並未邀請他和我們一道走，但他却想聽聽我們向警方說的話，因此有此提議，我想高德費一定會表示反對。但菲麗達急切地站了起來。

『沒錯，讓我們趕快離開這裏吧!』這件事眞令我渾身不對勁。蓋爾先生，如果你能够發發慈悲……我也留了些東西在那裏，東西全都在松樹底下。』

『我已經知道了。我不會去太久的。別等我了，我會趕上你們的。』

他快步走開了。高德費望著他的背影，他灰色的眼睛有一種奇異的冷。然後他發現了我在看著他，笑了起來。『好吧，從這邊走。』

小路沿著懸崖的山壁一直通向船屋，而後曲曲折折地穿過森林，蜿蜒而上。我們爬得有些辛苦，不得不感謝林木投下的陰影。高德費走在我們兩個人中間，有些不知所措的樣子，和他平常一向自得其樂的模樣，完全兩樣。不過在這樣的時候，我只想一個人待在浴室裏面，有張舒服的椅子可坐，再加上——我現在不要咖啡了——一大杯冰冷的冷飲。我希望馬克斯．蓋爾的動作能快一點，早點把衣服帶來。我想他應該會很快，因為他不願錯過我們對警方說的話。唯一令我不解的是，他竟然肯冒了被請回去的麻煩這樣做。

高德費停了下來，幫助菲麗達通過一道乾溝。我走在他們前面幾步，來到一個轉彎，在那裏樹林留下一個令人出其不意的空隙，可以看到下面岬角。

我應當早就想到，馬克斯．蓋爾的提議一定有其理由。他又回到了水潭那裏，像方才那般平躺下來，伸出手來探向水中。我只能看見他的頭和肩膀。就在我完全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縮回了手臂，迅速地站了起來。他轉過身來，我隨即退到樹林的陰影當中，就在此時，他短暫地抬頭望了一眼，而後他跳上小徑，由視線中消失了。

『累了嗎?』高德費問，就在我的身後。

我吃了一驚。『不，一點也不。只是停下來喘口氣。不過我還是很高興，事情都結束了。』

『我想大家都是這樣。我好像必須把這一整個星期都花在警察身上。』他又自我解嘲地加上了一句：『至少他們認識通往這裏的路，我可以想見，一定有一大堆的問題在等著我們。』

菲麗達溫柔地拍了拍他的手臂，『可憐的高德費，但是我們眞是萬分由衷地感激。而且至少這一次這件事和你一點關係也沒有……這只不過是件相當令人感到厭惡的某種巧合罷了。』

他的眼神再次遇著我注視的目光。在他雙眼之中隱藏著一種令人發冷的神情，我慢慢開始明白了。

『我一點都不相信，這件事只是巧合而已。』他說。

第七章

這是什麼？是人還是魚？死的還是活的？

——『暴風雨』；第二幕第二景

不知道她是比她願意讓我們知道的更爲沮喪，或是在這樣的大熱天到海邊去，做個日光浴再爬回羅莎別墅來，對菲麗達而言難以負荷。這一天其餘的時光，我們兩人相當平靜地度過。午飯之後，菲麗達躺了大約一、兩個小時，到傍晚的時候，她已經疲倦到極點，而且憂心忡忡，彷彿有一些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很輕易便被勸說早早上床去了。

瑪麗亞和米蘭達吃過晚飯之後沒多久就走了。不到十點鐘，屋子裏就異常地寂靜。即使山上的松林在這樣的氛圍中，也沒有半點聲音。待我把窗戶關上之後，連大海的聲音也聽不見了。

我自己也感到極爲疲憊，但却無法休息，因爲絲毫沒有半點睡意。於是我又回到一塵不染，空蕩蕩的厨房裏，爲自己泡了點咖啡，然後穿過屋子，端到小沙龍裏去，把自己的脚抬放在椅子上，用留聲機放著莫札特，在這樣靜的夜晚，把自己完完全全放鬆。

但是事情並不如我所打算的那般盡如人意。這清涼而美麗的房間，甚至連莫札特的音樂，都無法使我從早上卽陷入進退維谷的思維得到突破。儘管我抑制自己，我的思緒不由自主地一再回到早上發生的意外事件；水潭中的發現，兩個男人之間的敵意，那冗長、令人不耐，至今依然餘波蕩漾的訊問，以及由訊問之中發現的新問題。

從柯夫鎭上來的警方相當有禮、周到而且親切。我們到了高德費的屋子之後不久，警方接到通知隨卽趕到；直接和兩個男人到海邊去審視那屍體。之後不久又來了一艘船，用最短時間結束了它的任務離去了。另一艘跟在後面很快就到了，在海面上來回逡巡——找尋，只是我一個人的推測，馬克斯・蓋爾堅持說他看到的那堆『破爛』。從羅莎別墅的陽台上，菲麗達和我看著那艘船在同樣的地方來來回回地航行，就在岸邊不遠處，但是他們達到目的沒有，却難以確定——因爲沒有蓋爾先生的雙筒望遠鏡。

然後那些男人回來了。連珠炮一樣的問題不斷襲來，不過我的那部分却相當容易回答，因爲當然沒有人能够想像到我以前曾經見過亞尼。所以我被問到的唯一一個問題，就是我怎樣發現屍體。

而馬克斯・蓋爾反覆地向警方說，除了在星期六下午很可能看見亞尼・卓拉斯的船，並沒見到他本人的時候，我依然守口如瓶，一個字也沒說。

就是這件事如今令我煩悶不已，深深困擾著我。此刻我一個人坐在小沙龍中，窗外的黑暗一寸寸濃重，飛蛾向著發亮的玻璃不住撞擊。而卽使我現在把過去的種種清清楚楚地理出頭緒來，我也不願意去面對那些事。我把思緒中的種種想法推到一邊，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事實上面。

這些事，用它們自己的方法，發出一種撫慰人心的力量。高德費在接近傍晚的時分，曾經打電話來向我們報告後來發生的事。他說現在已經發現了亞尼的船在海上漂著，在船上有頭髮和血的痕跡，好像是船在突然的暴風中傾斜了一下，他一定是被桅桿打到，跌進海裏去。在成堆的繩索和釣具後面，發現有一個幾乎空了的酒瓶滾動著，好像爲這年輕捕魚人的疏忽提出證據。醫生提出他的意見（高德費說的），亞尼在跌進海中之前已經喪命了。警方好像也不想對這件事多加深究，使事態擴大。

至於蓋爾先生所說的那一團『破爛』，沒有發現半點踪影。

最後——高德費對於他消息中的這一部分，有一點神秘兮兮，好像怕電話遭人竊聽——最後，他說，沒聽到這死去的人有從事任何不法的活動。可想而知，他的船一定被徹底檢查過，但是沒有什麼意外的發現，於是警方（他們樂於對一些無關緊要的小罪行睜隻眼閉隻眼，免得到後來惹禍上身）對亞尼這次致命的航行不過是尋常例行的捕魚這一點沒有任何追究，這也就是說，亞尼的死純然是件意外。事情已經很明顯，他們無意再展開更進一步的追查。

這些事令高德費焦慮不安。對我而言，却又更進了一步。

由警方的訊問中透露出一點，亞尼的家人最後一次活著看到他，是在星期天：那一整天他都和他們在一起，他們說，他和他們去看遊行慶典活動，在近傍晚的時候才回到家裏。是的，他那一天似乎精神很好。是的，他的確是喝了不少酒。他吃過晚飯，然後就出去了。沒有，他並沒有說他要到那裏去，他有必要說嗎？他們以爲他又出海捕魚去了，就像平常的時候一樣。他是下去到船上。是的，就他一個人；他經常都是一個人出海。這就是他們最後一次看到他。

由警方的報告看來，這就是其他人最後一次見到他。而我什麼也沒說，來改變他們的看法。高德費十分擔心警方的偵訊，又令他們回想到史帕羅的事，我却擔心這件事會把胡利安・蓋爾也牽涉進去。馬克斯・蓋爾無意之間所流露出的暗示似乎相當明顯，不過對於這事我却有我自己的一套解釋，而我的想法絕對不能使警方起疑，轉頭再來調查亞尼的私人活動，使胡利安爵士朝不保夕的平靜受到破壞。亞尼的死純然是件意外——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懷疑這件事——卽使他昨天晚上在出海去之前，曾經偸偸摸摸地到過傅利堡，兩件事也毫無任何關係。所以如果馬克斯・蓋爾對這件事選擇要保持緘默，那也和我全不相干。我可以待在我迷人的象牙塔中，一樣三緘其口，這樣子從任何角度看來都不要緊……

不過我自己相當清楚地知道，絕不可能不要緊，就是這樣的認知，使我無眠地坐在椅子上，唱片一張接一張放，却不能轉移我的注意，時鐘不知不覺中爬到將近午夜時分。從一方面來說，我心中有

些我所不應擁有的訊息壓迫著我，另一方面——

唱片停了。留聲機不慌不忙地運轉著機械系統，喀啦作響，自動換片器把另一張唱片放到唱盤上，再把唱針慢慢移到上面，那遺忘已久的旋律飄浮在房間之中，有如一陣璀璨的金雨。

我把我自己的思緒轉回現實的常軌，一次只考慮一件事。忘却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覺，最好的方法就是全神貫注於你所知道的你所知道的……

高德費是那麼確定亞尼是走私客，那麼他一定是和可能是亞尼老闆的人有過『接觸』。我現在可以相當確定接觸的人是馬克斯．蓋爾。這使所有的事都拼湊組合在一起：這可以解釋亞尼出海之前那一次偸偸摸摸地造訪，以及蓋爾對這件事的緘默。這也可以同樣說明今天早上相當困擾著我的事——蓋爾對亞尼之死這消息的反應。他對在深潭裏發現了一具屍體的消息並沒有露出半點吃驚的樣子，這反應並不是，如同非麗達所以爲的，因爲他以爲那屍體是史帕羅。我可以相當明顯的看出來，史帕羅從來都沒有在他腦海中出現過。他劈頭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那個人是誰？你認識嗎？』雖然我們其他的任何一個人都會隨即就不假思索的推論，這一定是那淹死的男孩他的屍體。

如果我對他的猜測沒有錯誤，那麼他的種種行爲就相當合情合理。他早就已經知道亞尼前一天晚上打算出海；他一定也知道這趟航行相當冒風險。很明顯的，他並沒有預期到亞尼會在途中遭逢意外死亡，但是，一旦面對一具淹死的屍體，他就毫無疑問地知道那個人可能是誰了。他有關海上浮游的破爛的故事，完全是無稽之談，我可以相當確定，事情的經過一定是他看到我，然後是高德費，出現在深潭邊上。他立時就推測得到結論，然後就編造了個藉口下來，好自己親眼看看。他首先是高聲問道：『那個人是誰？』然後下一刻隨即的反應是——冒著所有他敢冒的險，儘最大可能仔細地檢查屍體，想看看上面是否留下任何暴力的證據。毫無疑問的，如果屍體上留有這樣的證據，他就必須道出實情，或是其中的部分。結果，像他所想的，他無疑的贏得了高德費的信賴，整件事不需要公諸於世，他也就索性閉口不言了。

沒錯，這使所有的事都拼湊在一起，即使連蓋爾後來暗中一個人再回到深潭邊，因爲這樣一來，

他才能更進一步去檢查屍體，沒有高德費在一旁礙手礙脚。他好移去亞尼身上可能會有的任何東西，證明兩個人有『接觸』，而使他自己受到牽連。蓋爾的運氣也眞好，船上的種種證據足以使人脫罪：無論可憐的亞尼是在回家的路上發生意外，或者，其實昨夜出海眞的只不過是一次例行的到魚場看看。甚至連海豚受到攻擊，在這件事中都有關係。如今，我相當確定，蓋爾曾經對這生物射擊，因爲他害怕牠會引來大批的遊客羣衆，以致破壞了他那罪惡勾當所不可或缺的隱密環境。但是這樣的行爲雖然令我氣憤難平、怒火中燒，但並不表示我有權利去另闢偵訊方向，我在心中暗暗決定，這樣的舉動極有可能使史帕羅的家人受到傷害，而且相當確定的是，必然也會波及亞尼的家人。說起來，這兩個失去了親人的家庭，已經十分够受的了。不，我會守口如瓶，而且對於我能够有著平靜的思緒，依然待在我多采多姿的象牙塔中這樣的運氣，我應當心存感激。至於馬克斯．蓋爾……

豎笛協奏曲演奏至尾聲，樂曲中明亮華麗的共鳴熱切地沸騰升高到一種金色和弦的極致歡欣。演奏者在這高潮戛然而止。靜寂之中，緊接著，我聽到非麗達的房間裏有聲音傳出來。她已經起床，而且在忙著。

我瞥了一眼時鐘。凌晨零點二十分。我想她也睡了好長一段時間。我穿過大廳的長廊來到她的房門口。

『非麗達？』

『噢，進來，進來！』

她的聲音透出急躁和不安。我進門去，發現她早下了床，在抽屜中大翻特翻，把裏面的東西丟得到處都是，散得一地板上一片混亂。她穿著一件寬大的黃色尼龍罩袍，看起來風華萬千。她把頭髮放了下來，一雙眼睜得老大，有一抹揮不去的暗影。她看起來，好像隨時就要掉下淚來。

『出了什麼事了？你在找什麼東西嗎？』

『噢，天啊！』她又拉開另一個抽屜，拚命在其中反覆地翻找，又用力把抽屜關上。『東西不會放在那裏的……我會做這樣蠢的傻事嗎？對不對？』

我極爲擔心地看著她。菲麗達從不曾這樣的咒罵過。『像什麼樣的事？丟了什麼東西嗎？』

『我的戒指。那顆鑽戒。就是里奧送我那顆該詛咒的要命的鑽戒。我們到下面海灣去的時候還戴著，我一直到現在才想起來，發生了那麼多事情。那個時候我還戴著，是不是？是不是？』

『噢，我的天啊！是的，那個時候你是戴著！可是你難道不記得了嗎？在我們下水之前你把鑽戒脫下來了。聽著，別庸人自擾的自己嚇自己，菲麗達，東西不會丟的。你把鑽戒放在你的小化妝袋中，那個有玫瑰花樣的拉鍊提包。我看見的。』

她現在已經站在衣櫥前，在游泳外套的口袋裏面摸索著。『我從水裏出來之後，有還是沒有再把戒指戴上？』

『我想你沒有。我不記得你……不，我很確定你沒有再戴上。如果你戴在手上的話，我會注意到。我記得我們在高德費家裏喝咖啡的時候，你沒有戴戒指。但是，親愛的，戒指一定還在化妝袋中。我記得你把東西放在裏面。』

她把游泳外套推回去，大力摔上了門。『這就是最令人詛咒的一點！那該死的化妝袋現在還放在下面海灘上。』

『噢！不！』

『一定是，我告訴你，東西不在這裏，我在每個地方都找遍了。』浴室的門半開著，在地板上，沙灘手提袋和拖鞋、浴巾等等東西堆在一起。很顯然的，她已經把手提袋拿起來有無數次了，把裏面翻出來，使勁地猛搖，最後再失望地丟下。她把脚邊的浴巾一脚踢開，然後轉過身來面對我，一雙眼中充滿了悲哀，雙手像悲傷的天使祈求庇護一般無望地張開。『你知道了吧？我把東西遺落在該死的海灘上了！』

『沒錯，但是聽我說句話……』我迅速地回想著。『也許你後來又把戒指戴了回去。總而言之，你化妝的時候一定用過化妝袋。你那個時候會不會又把戒指戴回去了，等到了高德費家梳洗的時候，又脫了下來？也許你把戒指留在他的浴室中。』

『我非常確信我並沒有。我根本記不得發生過任何像這樣的事。如果我在高德費那裏梳洗的時候，依然還戴著戒指，我知道我絕對會有印象，不可能什麼也想不起來。你一定會知道的，』她直率地說，『如果你的手上戴著那麼個閃閃發光的東西。噢，我眞是個傻子！我並不是說把戒指帶到這裏來，但是我却忘了把東西存到銀行去，我一直以爲把東西戴在手上要比脫下來放著安全得多……我一直都這樣想！噢，該死，該死，眞是該死！』

『嗯，聽著，』我以安慰人的語氣說，『先別這麼急著就開始難過。如果你沒再把戒指戴上，那就一定還在那小化妝袋裏面。你最後一次看到化妝袋是在什麼地方？』

『就在我們坐著的那裏。一定是放在樹林或什麼東西的陰影下面，所以馬克斯．蓋爾回頭去替我們拿東西的時候，他才沒有看見。他一定是只把東西一把抓，然後隨即跟在我們後面趕上來。』

『很有可能。他一定是太匆忙了。』

『這就是我的想法。』她全然沒注意到我的語氣有什麼改變，只是這樣簡單答了我一句，用她那一雙瞪了老大，驚魂未定的眼睛看著我。『那鬼東西可能還留在沙灘上原來的地方，而且——』

『噢，看在老天的份上，別露出那麼一副絕望的樣子！東西放在那裏就像放在家裏一樣安全！沒有人會到那裏去！就算他們到那裏去了，有誰會打開那樣一個裝化妝品的舊塑膠提包？』

『那一點也不舊，而且是里奧送給我的。』她開始哭了起來。『如果結果眞是那樣，他給了我那受詛咒的戒指，那東西還是他那該死的家族的，然後如果我把東西丟了……』

『你根本還沒有丟掉。』

『潮水會把戒指沖走。』

『那裏根本沒有潮水。』

『你那蠢海豚會把戒指吃下去。一定會有這樣的事發生，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開始捕風捉影地不切實際起來，而且愈哭愈厲害。『里奧沒有權利給我像這樣的東西，然後巴望我從早到晚，每分每秒地看著！鑽石是地獄，無論如何——如果沒把鑽石放在銀行裏面，你會覺得像犯了罪一樣的提心

吊膽，一旦如果放到銀行裏面去，你會覺得有挫折感，所以簡單一句話，你永遠是輸家，那些鑽石根本就不值得擁有。那個鑽戒的價值要用萬做單位，它的價值用義大利里拉算來，要值好幾百萬。』哭得像個淚人兒似的非麗達變得不可理喻起來。『我得面對他的母親，更不用提那些糟透了成羣結隊的令人厭惡的三姑六婆的親戚，我告訴過你沒有，他的叔叔很有可能會當上紅——紅衣主敎——』

『好吧，親愛的，這件事並不會對他的升遷有任何一點影響，所以你自己放輕鬆一點，別那麼神經兮兮地庸人自擾，好吧？然後——噯！你認爲你現在想做些什麼？』

她再度把衣橱的門猛然拉開，從裏面拖出來一件外套。『如果你認爲我還能睡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睡著，而鑽戒還留在外面什麼地方……』

『噢，不行！你不能這樣做！』我極爲堅定地說道，把外套從她身上脫下來，掛回衣橱裏去。『現在，別給我添麻煩！當然你會擔心得渾身不對勁，誰又不會這樣，但是今晚你絕對不能下去！』

『可是我非去不可！』她的聲音變得尖銳，揚高了起來，她又再度抓過外套，她和眞正的歇斯底里已經沒有什麼兩樣。

我很快地說道，『你不必去，我會替你去找。』

『你不行去！你不能就這麼一個人下去。都已經過了半夜了！』

我笑了起來。『那又怎麼樣？夜色很美，我相信我會看到一些好極了的景致，而寧願自己出去散步走一趟，也比看你把你自己累得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要好。我不會怪你的，我會自己想出辦法！好好讓你自己冷靜下來吧，我的好女孩！』

『可是，露西——』

『我是說眞的。我會直接到那裏去，把那該死的鬼東西拿回來，所以看在你肚子裏可愛的小東西的份上，把你的眼淚擦乾吧！不然要是像你這樣情緒波動太大，萬一流產了或是怎麼樣，我想到那時候，里奧才眞正有話要說呢，更別提他媽媽，還有那一堆成羣結隊的該死的三姑六婆。』

『我還是要和你一起去。』

『你絕對不能做這樣的事。別再和我爭了。趕快再回到床上去躺著。快點去……我絕對不會弄錯我們坐過的地方，而且我還會帶支手電筒。好吧，現在把臉擦乾淨，然後我會替你泡杯阿華田或什麼的，隨後就走。現在趕快，進房去吧！』

我幾乎沒有和非麗達這樣爭執過，但是我做這些事的時候，她表現出一種令人有些驚訝，前所未見的順從。她進房間去了，有點勉强地笑著。

『你眞是個大好人，眞的對我太好了。我眞的爲我自己覺得丟臉，但是我想這樣也於事無補。除非我拿到鑽戒，要不然我沒辦法休息……聽著，我忽然有個主意，我們可不可以打電話給高德費，麻煩他替我們跑一趟？噢，不行，他一定會說這個時候出門去太晚了，不是嗎？好吧，那麼馬克斯·蓋爾如何？這全是他的錯，從某個角度來說，沒看到我們放在那裏的東西……我們可以打電話給他，把他叫起來，然後問他有沒有注意到我們的東西，那麼他就一定會主動到下面去跑一趟——』

『我不想去請馬克斯·蓋爾來幫這個忙。』這一回她總算注意到我的口氣。我急忙又加上一句：『我寧願自己跑一趟，說眞的，我不在乎的。』

『難道你一點都不害怕？』

『那裏有什麼好讓人害怕的？何況我根本不相信世間上有妖魔鬼怪這些東西存在。無論如何，外面並不像你從屋子裏看出去的那麼暗；夜空裏擠滿了繁星。我想你這裏應該會有把手電筒吧？』

『廚房裏有一把，就在門旁邊的置物架上。噢，露西，你眞是個大好人！如果那該死的鬼東西沒有平安無事地回到它的盒子裏去，我根本就沒法子闔眼。』

我對她笑了笑。『你應該向我學學，把你的珠寶首飾全好好放在你找得到的地方。然後你就可以把那些煩心事全丟在下面沙灘上，也不用擔心里奧會揍你了。』

『如果事情眞像我想像中的那樣發生了，』非麗達說道，好像又恢復了一點她原來平常的樣子，『很可能我也許還會自得其樂，但是我擔心的是他母親。』

『我知道。還有那些三姑六婆的親戚，以及那個紅衣大主教。別再對我說那些事，我的好女孩，我知道他們每個人都寵你寵得要命，都快把你寵壞了。現在，馬上停止憂慮。我會替你把阿華田泡好端來，然後你的韃靼王的大鑽戒會平安無事地放在你的枕頭下面，「在你的心跳第二下之前」。待會見。』

樹林中萬籟俱寂，默然無聲，空地上灑了遍地星光。我接近的時候，青蛙又紛紛跳下池水裏去；如今唯一的聲音來自池塘，是水面閃著微光的水波漣漪輕搖，晃動水蓮花的葉子那窸窣的聲響。

我不由停了下來。雖說我早向菲麗達說過，我不相信這世界上有妖魔鬼怪存在，而且我也知道，我沒有任何理由好害怕，但是我不由得拚命向昨天晚上亞尼出現的地方張望。就在那一刻，我渾身滿是鷄皮疙瘩，像被貓的毛皮拂過一般。

下一刻，幽幽遠遠十分微弱，我聽見了鋼琴的聲音。我側著頭十分用心地靜聽那飄送的模糊旋律，穿過樹林一陣陣傳到我耳中。我聽出來，這原來就是我昨天晚上聽過的片段。毫無疑問的，就是這旋律令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來，喚醒我腦海中對可憐的亞尼的所有記憶。鬼魅已遠。通往海灘的小徑就在下面。但是我並沒有順著走下去；非常慢，好像我穿過的不是空氣，而是涉水而行，我爬上了通往傅利堡的小徑。

我在玫瑰花園的邊緣停了下來，隱身在暗影之中。玫瑰花的氣息濃郁香甜。如今那音樂聲相當清晰了，但是却時斷時續，所以我揣想樂音該是從屋子裏而非露台上傳來。我又聽出了另一段熟悉的節奏，一段簡單，幾近詠嘆調的旋律，而後突然中斷，取而代之的是蹣跚的中板，像在黑暗中漸行漸遠的脚步。我發現這曲子並不十分平和寧靜。過了半晌鋼琴聲停了下來，又重新開始，把他中斷前的半分鐘旋律又重複彈了好幾小節，然後同樣較長的片段也來來回回彈了幾回，直到可以絲毫無誤地彈出來。

就在他再度停下來的時候，我聽見有喃喃的說話聲。胡利安·蓋爾的聲音還是同樣的優美；馬克斯的回答則含糊不清。然後鋼琴聲又再度揚起。

他在那裏，做他的工作。他們兩個人都在。有如我獲得了什麼證據一般——這就是我到這裏來的原因——我轉過身去，靠著手電筒的幫助，沿著傅利堡專用的小徑走下去，穿過我曾經遇見過馬克斯·蓋爾的空地，一路來到通往海灣的斷階處。

穿過小徑的重重暗影，開闊的海灘相形之下有如白晝般明亮。亮白有如新月形的沙灘堅實平坦，相當好走。一出了樹林，我就把手中的手電筒關上，很迅速地穿過海灣，來到我們今天早上曾經坐著的地方。松林掩映，在樹林底下投下一個黑塘般的暗影，如此之黑，所以猛一看，彷彿有什麼東西躺在那裏。另一具屍體。

但是這一回我沒有停下來，我知道那不過是暗影耍的小把戲，別無其他。只不過是另一個鬼魅用鵝毛拂過皮膚；這一回只是我記憶中深深鐫刻的影像作祟，並非是活生生的亞尼，而是個死人。從我頭頂上方傳來微弱的樂聲。我依然沒有扭開手電筒，怕手電筒流洩的光芒引起蓋爾父子的注意。我向樹下接近。

有什麼東西躺在那裏。那並非是陰影，而是實體，是暗色的長細狀，有如我在深潭中發現的東西。那不是我的幻覺，而是眞實的存在。

這一回驚恐眞的襲擊我的全身，我依然還記得心跳沉重的撞擊，一種尖銳驚駭的刺痛隨著血液的脈動傳遍全身，使我全身有如要爆發一般，好像一部開始發動的摩托車引擎一般。血液沉重刺痛地狂湧著，拍擊我的頭、我的手指、我的喉嚨。我的手緊緊握著手中的手電筒，不由自主地痙攣抽搐，結果扳動了開關，然後手電筒亮了，指向躺在松樹底下的東西。

那不是一具屍體。那是長長的平滑的半圓形，細狀的什麼東西，比人體要來得長些。那東西就躺在今天早上我們曾經坐過的地方。

我用我空著的手，用盡一切力量緊緊壓著我左胸下面的肋骨。這動作是有些像做戲一般誇張，但是就像所有戲劇上的陳腔濫調一般，聽起來是有其事實的根據。我確信我感到我一定從肋骨築成的牢

籠之中，伸手握住那怦怦跳個不停，驚恐至極的一顆心。我一定在那裏站了有好幾分鐘之久，像木乃伊般僵硬得動也不動，既不能向前去探個究竟，也不能掉頭就跑。

那東西動也不動。沒有一點聲音，除了遠方鋼琴的旋律，以及海洋一波波拍擊岸邊的溫柔潮音。

我的驚恐緩緩褪去。無論是屍體還是別的東西，很顯然的都不會傷到我，更何況，我冷冷地想，我情願面對一打屍體，也比沒達成任務，帶著傅利鑽石回到非麗達身邊要好。

我把手電筒的光直照著樹底下的東西，大膽地向那東西接近。

那圓筒狀的東西動了動。我的呼吸不由急促了起來，我看見，藉著手電筒的光，看到一隻活生生的眼睛中閃現的光芒。但是就在我無法控制我的尖叫聲之前的短暫的三十秒內，我看清了那是什麼東西——那不是什麼人。那是海豚。

阿波羅的孩子。底比斯之王的至愛。海洋的魔術師。沒有人幫助地擱淺在那裏。

那眼睛動了動，注視著我。尾巴又動了動，好像試著用這樣擊打的動作，可以在牠離開水面的時候，脫離這乾硬的地面。牠一陣活動發出清脆的聲響，聽起來似乎在岩石間起了回聲。

我躡手躡脚地接近，直到隱身在松枝的暗處之中。『親愛的？』我溫柔地說。『發生了什麼事？你受傷了嗎？』

那生物一動不動地躺著，眼睛眨也不眨，眼裏有的只是不安和機警。牠有些笨拙地看著我，像我一樣，爲了辨識，不過最後，我可以發現，牠對我並無畏懼。我用手電筒小心翼翼、仔細地照過牠巨大的身軀。似乎沒有任何傷口，或是任何形式的記號。我查看周圍的沙灘。並沒有發現血跡，只有一道寬闊的拖拉的痕跡，像是動物被拉或拋出水面。在靠近松樹根部的地方，手電筒的光照見了非麗達的化妝袋的淡淡微光；我伸手一把抓起化妝袋；甚至連看都沒看裏面一眼，只是把袋子塞進我的口袋裏，隨卽就拋在腦後，忘得一乾二淨。鑽石大概應該還安全地放在裏面，但是眼前有比任何鑽石都更加重要的事，就是海豚，無助地擱淺在岸上，進退兩難，只得成爲那個想要傷害牠的人的犧牲品。那個的的確確想要傷害牠的人，我已經知道得一淸二楚……並且，除非牠能再回到水中，只要太陽一出

來，曬乾牠的身體，要不了多久牠就會死了。

我站直起身子，試著把我紊亂的想法理出頭緒，試著回想起我所有曾經讀過或知道的，和海豚有關的每一件事。但是我所知的眞是少得可憐。我只知道，就像鯨魚一樣，海豚有的時候會毫無任何明顯的理由，就讓自己擱淺在陸地上。但是，如果牠們沒有受到任何傷害，並且在最短的時間之內，讓牠們重新浮游於水中，對牠們而言，並沒有任何惡劣的影響。我也知道，牠們的身上必須保持濕潤，否則牠們的皮膚會龜裂，然後逐漸腐爛；還有牠們呼吸必須經過的氣孔就在牠們的頭頂上，這氣孔必須保持乾淨。

我又再度打亮手電筒。是的，那裏是有個氣孔，就在頭上有個半月形突起的鼻孔。那氣孔依然打開著，但是裏面大半給這動物被拖上岸來時沾滿的泥沙塞住。我盡其可能地把手電筒固定在松樹枝分叉處最好的位置，到海水中把我的手浸濕，溫柔地仔細替牠除去氣孔裏的泥沙。

海豚的氣息溫暖地吐在我的手上，這樣的舉動眞令人有些受寵若驚：突然之間，這生物不再是禽獸，牠是那麼的友善，那麼的聰穎，同時旣是那麼的神奇，又是那麼的動人。我連想都無法想像，我也許會就這麼眼睜睜地看著牠死去。

我用我的手撫過牠的皮膚，有些驚慌地注意到那是多麼的粗糙，微微的海風已經把牠吹乾了。我試著估量我必須要拖拉著牠走多遠的距離。現在又有一陣波浪，受到微弱的海風相同地吹拂，正好沖洗過海豚的尾巴上方，不過這是從離這裏最近的淺水灘沖上來的，淺水灘離我們至少有四碼遠。就我所知道，再過去幾呎，沙灘陡然傾斜，直降到山崖邊的深水地帶。只要能讓牠甚至只是在水中半浮著，我就可以很輕易地推動牠那龐大的身軀。

我把手電筒關掉，然後用我的雙手，盡我最大的可能環抱著海豚，想試著推動牠。但是我根本沒辦法抱緊牠，我的手由牠毫無任何瑕疵的流線型的身體上滑下來。同樣的，我也無法抓緊牠的背鰭，而待我試著用力拖拉牠的前鰭的時候，牠頭一回表現得有點慌亂的樣子，就我的看法，牠是想要奮力掙扎，好讓自己更向岸邊接近。最後，跪在地上，我用我的肩頭抵在牠的身上，想要鼓起我全身上下

所有吃奶的力氣，試著把牠往後推。但是牠一動也不動。

我重新站了起來，氣喘吁吁，汗流浹背，幾乎要哭了出來。『我沒辦法辦到。寶貝，我根本無法搬動你！』那不安的明亮大眼無言地注視著我。在牠身後，四碼遠的地方，海水在微風的輕拂下低語輕搖。四碼，生與死的分界。

我把手電筒由樹上拿下來。『我會回去，想辦法找條繩索。如果我用繩子把你綁住，我就能够拉得動你。我可以用槓桿原理，把繩子繞在樹上——或是任何東西上面！』我停了下來，輕撫著牠的肩膀，低語說著：『我會儘可能的快，親愛的，我會一路跑著來去。』

但是海豚的皮膚給人的感覺，是那麼的乾燥粗糙，令我有些遲疑起來。要找到一段繩子或是有人幫忙，可能要花一段時間。去找高德費解決不了問題；更何況如果他還在外面沒回家去，那會損失掉很多寶貴的時間。而我也不能到傅利堡求助。我可能必須一路回到家裏。我想，在我離開之前，最好用些海水把海豚的皮膚潑濕，讓我不在的這段時間，牠不致發生危險。

我踢掉脚上的涼鞋，跑到淺水灘去。但是我潑出的水，只能勉強够得到牠的尾巴上，而且（這裏的淺水灘是何其之淺）潑出去的水中夾帶了許多沙和泥，這使得牠比以前可能更缺少水的滋潤，結果是弄巧成拙，情況更糟。

然後我記起我口袋中的塑膠化妝袋，雖然小得可笑，但總是聊勝於無。我跑離水中，把化妝袋從我口袋中掏了出來，打開手電筒，把菲麗達的高級化妝品全一股腦倒在地上。傅利鑽石掉出來的時候，在手電筒的照射下熠熠生輝，閃爍著微光。我一把抓了起來，把鑽戒戴在我的手指上，再把地上剩下來的其他雜物塞進我的口袋中，和手電筒放在一塊兒。然後我又跑回大海的邊緣，用我那可憐兮兮、微不足道的容器裝滿水，倒在海豚的身上。

我這樣來來去去，好像用去了將近一整年的時間。彎下腰，起立，拚命地跑，倒水，彎下腰，跑步，倒水……當我潑到這可愛的生物肩部的時候，我用一隻手小心掩在牠的氣孔上，把水萬分仔細地倒在氣孔的周圍：我想沒有人會相信，海豚竟然有可能會給淹死，自然，在這樣緊急的情況之下，你

很難期望一個人的反應能正常運作而不出錯。當我用水潑在牠的臉上的時候，我發現牠頭一次眨了眨眼，使我有一點受寵若驚的感覺，但是此後，牠就只是沒有任何改變的注視著我，用牠那雙眼斜斜望著我來來回回地跑來跑去。

到最後我想牠已經够濕了，足够安然無恙地等到我回來。我把濕漉漉的化妝包丟在地上，把我的雙手在外套上擦乾，我想我的外套經過這一番折騰，恐怕報銷了。我穿上沙灘涼鞋，再一次揉我濕透了的肩頭。

『我就會回來，寶貝，不用擔心。別怕，我會盡一切可能的儘快回來。你可是要好好呼吸。然後讓我們一起禱告，希望沒有人會過來。』

我必須承認，這是我最擔心的一點，即使對我自己都是。這就是爲什麼我必須把聲音放低，以及爲什麼我儘可能不用手電筒，我把手上的手電筒關掉。

我穿過沙地往來的路上跑去。鋼琴聲已經停了，但我依然可以看見從迴廊開著的窗戶中透出暗淡幽微的光亮。迴廊上沒有一點動靜。然後我隱身到樹林的陰影中去，這裏有通往傅利別墅的陡峭小徑。迫不得已，再用了一次手電筒，我喘不過氣來地拚命攀爬著。微風如今不曾間斷地頻頻吹送，使樹林中充滿窸窣作響的聲音，掩去了我的足音。

眼前便是星光鋪地的空地了。青蛙又撲通撲通跳進了池塘。小溪的流水在我手電筒若隱若現的浮光邊緣映現出縷縷微光。我由樹林的掩護中脫身而出的時候，又扭暗了手電筒，躡手躡脚靜靜由開闊的空地穿過，在空地的另一頭，我停了下來喘口氣，靠在一棵小橡樹上休息。這棵橡樹的位置，正好在小徑再度轉入樹林另一片深深的黑蔭的開口。

我稍停了一下，用手指笨拙地摸索著手電筒。手電筒亮了起來，照見一個向旁邊一閃而過的影子。一個男人，大約只離我一碼遠。我也許會就這麼撞見他。

我身旁的樹叢嘩然作響。有人跳了出來。手電筒被人從我的手上打落。倉促間，我急忙轉身，我想，我那刺耳的尖叫聲也許有可能把死人都叫醒，只是他及時抓住了我，粗魯地把我拉到他的身邊，

然後，他的手用力地摀住了我的嘴。

第八章

請你們輕點走，讓那瞎鼹鼠
都聽不見脚步聲，我們現在
離牠的窟近了。

——『暴風雨』第四幕第一景

他十分健壯。我使盡全力掙扎搏鬪，不住反抗，沒有必要再忍氣吞聲地沉默下去了，但是我的所作所爲，却一點用處也沒有。我想我一定弄傷了他，儘管我落在他的手中。因爲他退縮了一下，而我聽見他的呼吸聲變得急促起來。他拿開了他的手，低聲說：『別叫出聲，好嗎?』他說的是英語，然後像是要得到保證一般，用力地把我的頭按在他的夾克上面，如此一來，我非但不能開口說話，同時像瞎了一般，什麼也看不見。他的外套濕漉漉的，而且聞起來有一股海洋的氣息。這使我在間不容髮的剎那間得到一個結論，就在我們附近，一定有著其他的活動，但是除了我自己强自鎮定的急促的呼吸聲，以及我心臟擂鼓一般的怦怦跳動，我什麼也聽不見。他壓著我後腦勺的手實在太用力，壓痛了

我，他外套的鉗釦，則在我的臉頰上畫出痕跡。他的另一隻手緊緊勒著我的肋骨，我覺得好像可以聽見那些骨頭斷裂的喀喇聲。

我停止掙扎，把我全身的肌肉放鬆下來，頓時那無情的鉗制也跟著緩和，但是他依然用手緊緊拘著我，兩隻手臂如今環抱著我，就像鳥的雙翅一般。一等他放鬆，我隨即就抬起頭來，擺脫束縛。如果我放聲高喊，在傅利堡的平臺上他們一定會聽見……他們也許就會在短短幾分鐘之內下來救我……這是毫無疑問的，至於馬克斯・蓋爾……

『你剛剛到哪裏去了?』捉著我的人開口質問。

我盯著他看。他一看我沒有尖叫的打算，隨即就放開了我。『是你?』我說。

『你剛剛到哪裏去了?』

我舉起我的手，撫著剛才被壓疼的臉頰。『那和你有什麼關係? 干你什麼事?』我怒氣洶洶地問，『我想你有些欺人太甚了，不是嗎? 蓋爾先生。』

『你剛剛曾經到上面傅利堡去過嗎?』

『我才沒有!而且就算我——』

『那麼你就是到海灘上去過了，爲什麼?』

『如果有任何理由——』我才剛開口，隨即住了嘴。憤怒加上恐懼，兩者結件來襲，讓我在那一刹那，差一點忘記了這一天其他時間發生的事。馬克斯・蓋爾根本毫無任何權利調查質問我的任何行動，但是我知道也許他有最好的藉口等著要知道這些事。

我想，如果我拒絕告訴他任何事，對我而言，並沒有一點幫助。於是我相當沮喪地開口說道：『我到下面海灘上去找菲麗達的戒指。她今天早上忘在海灘的樹林下面。你不用擺出一副好像根本不相信我的話的樣子：鑽戒放在一個小化妝袋中，而你忘了拿走。就在這裏，看到了嗎?』我對他揮了揮鑽戒，有如我以爲他會從我手上一把搶走。我抬起頭來望著他。『那麼我想現在也許你可以告訴我你在玩什麼花樣? 我想，這樣的玩笑似乎太過分了。你弄傷了我。』

『我十二萬分的抱歉。我並非有意如此。我怕你會尖叫起來。』

『天啊，當然我一定會尖叫!但就算我叫了起來，你又爲什麼會那麼介意?』

『嗯，我——』他遲疑了半晌，『我想也許有人會聽到……我的父親……也許會嚇到他。』

『你顧慮得可眞是周到!』我諷刺地說。『那麼換句話說，如果你把我嚇掉半條命，就沒有半點關係了，是不是? 你眞是個模範孝子，不是嗎? 我可不得不有點驚訝地發現，這麼晚了，你還會自己一個人跑出來，把你父親孤零零留在家裏! 如果眞是這樣，你到哪裏去了? 那個你不想讓任何人知道的地方在哪裏?』

『我去釣魚。』

『哦?』那有嚴重嘲諷意味的詰問從我唇間脫口而出，隨即就在那裏凋落以及死亡。沒有答覆。

我又慢慢說道：『不過半個小時以前你還在傅利堡上面。』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想你方才剛說過你沒到傅利堡去過。』

『你用鋼琴製造出來的噪音，』我有些心虛地答道，『遠在阿爾巴尼亞大陸上都可以聽見。我在海灘上就聽見你的琴聲。』

『那是不可能的事。』他魯莽地說道，但是依然帶著幾許困惑。

『我告訴過你我聽到了! 你在上面彈著鋼琴，而且後來還和你父親說話。我認得出你的聲音，那就是你，沒錯。』

他一言不發地沉默了好半晌。然後他開口緩緩說道：『就我看來，可能你聽到的是在播放我們工作時的錄音帶。我父親今天不在家。他出門到朋友家裏過夜去了。』

『那裏離這裏有多遠?』

『如果你非得知道這件事不可的話，在柯夫鎮上。』

『我想你一定認爲我的尖叫聲像汽笛一樣。』我吶吶地說。

『什麼? 噢，我……』他的教養讓他對這件事不知所措地支吾其詞……『我想恐怕我不得不這麼

說，當時我腦中是這麼想。但是我沒有騙你，我父親眞的不在家。』

『而且你也一樣不在？』我說，『那麼，不論誰在播放這錄音帶，這都可以當成天衣無縫的不在場證據。』

『別傻了。』他的笑聲已經恢復了正常。無論如何，他一定也有他父親遺傳下來的天分。我想，很可能只有像我這樣對演員的腔調聲音司空見慣的人，才能分辨得出來他自在平和的態度，其實只是爲了掩飾那迫在眉睫的心神不寧所做出的僞裝。『我想你的想像力實在太豐富了，華玲小姐！我想懇請你不要神秘兮兮，好像非把這件事弄得水落石出不可。會發生這樣的事唯一的原因不過是我父親爲了什麼理由回到家裏來，然後他把錄音機打開聽聽，娛樂娛樂自己一下。至於我自己，我和阿杜尼一起出去釣魚……如果我這樣說可以讓你滿意，我才要說是你把我嚇得少了半條命。我想我的反應恐怕是有點太粗暴了。我爲了我的無禮向你道歉。不過，如果有那麼一個人從一片黑暗中衝了出來，而且朝你直直撞過來，你——那麼，你也會這樣做的。』

『也會怎樣？叢林法則嗎？』我依然不失我的銳利。『我想我絕對不會說這些反應是再正常不過的，除非你是在等待……究竟你等待些什麼，蓋爾先生？』

『我也不能確定。』這句話，從任何角度來說，聽起來都像句實話。『我想，我聽見有人從海灘上跑上來，非常匆忙，而且好像試著想不要讓任何人聽見，可是微風的窸窣幾乎把聲音全掩蓋了去，所以我無法確定。然後，這些聲音全停了下來，好像有什麼東西躲起來，等待著什麼事。自然而然，這使我不得不開始懷疑那些人或許有什麼陰謀。於是我也開始等待，看有什麼事發生。』

『我只是要停下來歇口氣。我想你的想像力才眞是太豐富了，蓋爾先生。』

『我看很有可能。』我無法確定，他是否注意到了我語氣中的嘲弄口吻。他的頭低垂著，看起來他似乎在研究著他一的隻手掌，把手翻來覆去地看。『然後，就在我以爲我可能弄錯了的時候，你就像隻逃命的鹿一般從樹林裏闖了出來。我順手抓住你。純粹是下意識的反應。』

『我明白了。那麼我猜想，你在我能够看清任何東西之前，把我手上的手電筒打掉，也是下意識的反應？』

『那當然。』他沒有任何反應地說。

『那麼卽使等你看清楚了是什麼人之後，你還有那樣的舉動，就像個——蓋世太保一樣？』我的問話沒有任何答覆。我只能够猜想，剛才過度的刺激以及片刻的驚嚇，導致過多的腎上腺素分泌進入我的血液中；我想受到腎上腺素作用的影響，我的言行舉止彷彿都有點『激烈』。我有些驚訝的憶起，我竟然對他沒有絲毫的恐懼感。從某個角度看來，在我覺得，我有理由相信這個男人（儘管他的個性中有那麼一點曖昧不明的投機冒險精神，高德費稱之爲『如水就下』）絕對不可能是一個危險的罪犯，而很顯然的他也沒有要傷害我的打算。從理智的角度看來，如果我對於身邊正在擴張發展的某種陰謀，一無所知地就這麼乖乖回家去，我想我一定會咒罵我自己。這件事和我的關係是如此密切，使我不能就這麼一無所知被蒙在鼓裏。那令人痴醉的象牙塔，從一開始就未曾眞實存在過。我不免開始有些懷疑，也許並沒有像我想像中那般錯綜複雜，曲折離奇的事情發生過。

於是我又開口問道，用一種好像純然出於知識上的好奇的口氣：『我到現在依然還是想弄清楚，爲什麼我到過什麼地方去，對你來說那麼重要？是因爲怕這樣子也許我會認出你來？還是另外有一些不能讓我看見的人？』在我看來，有那麼一會兒，他原先不打算回答我的問題。從上面樹林某處，傳來一隻貓頭鷹低語一般的叫聲，一聲，又一聲。在池塘中，一隻青蛙試探地叫了一聲，好像藉此放鬆情緒，而後跳下水去。馬克斯·蓋爾說道，聲音相當的輕：『另外有一些人？』

『當你抓住我的時候，從我身邊過去的那些人。』

『我想你弄錯了。』

『噢，絕對不會，我絕對沒有弄錯。在那裏，有另外的什麼人在。我看見他在小徑邊上，就在你向我撲過來的時候。』

『那我想你應該不難認出他來。那是阿杜尼，我們的園丁，我相信，你曾經見過他吧？』你不會有那樣的想法，他是在編造另一個謊言，或是設法避重就輕。他說話的口氣還是那般地冷

淡，和別人保持一定的距離。我覺得體內的腎上腺素，因爲他冷靜平淡地加上的一句話，重新又奔騰起來。他說：『我去釣魚的時候，他經常和我作伴。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你不相信我？』

我儘量控制著自己，使口氣保持輕鬆愉快：『我只是有點想不透，爲什麼你不把船停在自己的海灣中。我想，走這條路下去，似乎有點可笑——如果說你眞的去釣魚的話。』

『因爲起風了，如果從岬角的另一頭會更容易走一些。至於現在，如果你能够原諒我——』

『你的意思是說，』我開口說道，『你把船留在岬角的另一邊，我們的海灣中？甚至還綁在我們的碼頭上？這麼說來，這樣做實在太糟了，不是嗎？我想你最好直接再下去一趟，把船移開，蓋爾先生。我們傳利別墅，不希望有闖入者。』

一陣短暫却懾人的靜默後，出乎意料之外，他笑了起來。『好的，全聽你的。不過不是今天晚上。現在太晚了，而且我還有事要做。』

『在我猜想，你應該是要去幫忙阿杜尼把魚搬回家吧？或許還是我們應該更正確地叫那些東西「獵物」？』

這句話完全正如預期地達到目的。你一定會想，我這一擊正中要害。他突然動了動，不過不是針對我，但我却覺得我渾身肌肉繃得死緊，我想，我甚至往後退了一步。我一直想不透，爲什麼我會有那種想法，認爲他是他父親較爲柔和的翻版。突然之間，沒來由的，我害怕起來。

我匆匆開口說道：『你不用擔心。我的意思並不是說要揭發你！爲什麼我要這樣做？這件事和我毫不相干，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了解，置身於一件什麼事中，直到現在才弄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這樣的感覺令人覺得不好過！噢，沒錯，我完全了解，這件事再明顯不過。不過我什麼也不會說——我想我是爲米蘭達和她的母親顧慮得太多了，如果這樣說起來，還應該包括你的父親，說得太多把警察引回這裏來東問西問一籮筐的問題，總不是件好事。其實我又何必在乎你讓你自己參與些什麼事？但是我眞的在乎阿杜尼……你知道他要娶米蘭達？你爲什麼又一定要把他拖下水去？難道眼前發生的麻煩事還不够多嗎？』

我說完之後，一開始，就完全不像我所想像中的控制狀況，他只是靜靜聽著，沒有任何舉動，也沒有任何解釋，但是在昏暗的光線中，我仍然可以發現他瞇小了眼睛，全神貫注地盯著我。好一會兒他才開口說話，相當平靜：『你到底在說些什麼？』

『我想你自己心裏有數，不用我多費唇舌。在我看來，昨天晚上可憐的亞尼並沒有如預期的完成任務，所以你今天晚上只好親自過海到對面的阿爾巴尼亞海岸，達成你的目的。我說得對嗎？』

『你是從那裏得到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不切實際的幻想？完全不是，』我咄咄逼人地說，『今天早上高德費．曼寧告訴我的。』

『什麼？』如果說我以前的話達到了目的，這一次直接導致我們之間的裂痕加大。他脫口而出的話，使我不由自主地又退了一步，而這一次他緊跟上前。我覺得我的背抵在樹身上，於是盲目地向一邊閃開——我打算要逃開——但是他迅雷不及掩耳地伸出手來，一把抓著我的手腕，雖然並不用力，但是如果我不設法掙扎，根本脫不開他的掌握，卽使我掙扎，說不定也可能徒勞無功。『曼寧？他告訴你的？』

『放開我！』

『不，且慢。我並不是打算要傷害你，別害怕……但是你得把一切全告訴我。到底曼寧告訴你什麼？』

『放開我，拜託！』

他頓時放開了我的手。我揉著手腕，雖然一點也不痛。但是我不由自主地打著顫。有些事發生了，使整個舞臺的高潮全然改觀。早先發生的那種帶點輕微愉悅的爭辯氣氛，如今已由一些緊張、凝重，以及，是的，令人驚駭的感覺所取而代之。這一切，全由高德費的名字所造成。

蓋爾重複問了一次：『到底他告訴了你什麼？』

『關於亞尼嗎？他說他是個走私客，而他很可能有一個「中間人」，或是你另外有別的稱呼，那個人設法爲亞尼張羅需求，而他希望警方不要對這件事追根究底，因爲史帕羅也牽涉其中，脫不了關

係。如果事情揭發出來，怕會傷到瑪麗亞。』

『就是這些?』

『是。』

『他是什麼時候告訴你這些事的?』

『今天早上，就在岬角那裏，在你下來之前。』

『噢。』我聽見他吁了口氣。『那麼你剛才不是打算要上去到高德費的屋子?』

『當然不是！難道你一點都不知道現在幾點了嗎?』

『我——當然。我向你抱歉。我完全沒想到。我並沒有打算要冒犯你。高德費曾經告訴你說，我就是那個亞尼的「中間人」嗎?』

『沒有。那完全是我自己推測出來的。』

『你推測出來的?爲什麼?』

我有些猶豫起來。那種恐懼的感覺消失不見，而我的理智如今完全恢復正常，告訴我說，我目前的處境並沒有任何危險。無論走私與否，他都不會爲了這件事而殺我滅口。我開口說道：『我昨天晚上看見亞尼到傳利堡上面去。』

『我……明白了。』我爲眼前景況目不暇給的改觀，幾幾乎感到有些趣味。『但是你什麼話也沒對警方說?』

『沒有。』

『爲什麼不說?』

我小心翼翼地謹愼說道：『我還並不完全確定。在一開始，我保持沉默是因爲我想，很可能是我弄錯了，而亞尼很有可能也許根本不是要到傳利堡上面去。要是我知道你和他的死有任何牽連，我早就沒有任何隱瞞地直接說出來。而後過了些時間，我才察覺到你和亞尼之間曾經有什麼關係，而你早知道他昨天晚上要出海去。』

『怎麼會?』

『因爲你聽到亞尼淹死的消息，並沒有一點驚訝的反應——』

『你注意到了，是不是?我的錯。說下去。』

『但是你好像有些震驚。我注意到了。』

『我想你注意到的事還眞多。』他的聲音聽起來冷冰冰的。『就是這樣使你認定，是我殺死了他?』

『我的老天，不是！我腦子裏從來都沒有想過，是誰殺死了他！如果我把這件事想成是意外事件，我就會把我知道所有的事照實說出來！但是這件事——這件事並不如我所說的，不是嗎?』

『我也不知道。繼續說下去，你還看見了些什麼?』

『我看見你又回到屍體身邊去，又詳詳細細查看了一遍。』

『你看到了嗎?老天爺，從小徑上?我眞是太不小心了，我想我在你們的視線之外。還有誰也看見了?』

『沒有別人了！』

『你確定嗎?』

『十分確定。』

『而你同樣也一句話都沒提?好的，好的，所以這就是你全部的想法，我和亞尼一起走私?』

『沒錯。』

『我想如今你的發現，又使你更加對整件事確信不疑了。你還是仍然打算一句話也不說?』

我開口說道，並沒有挑釁的意味，只是出於十分簡單的好奇心：『爲什麼你會這般確定?』

他開口答話，也是一般簡單明瞭，『小姐，我想我沒有辦法嘗試告訴你任何事。我惟一能說的只是，這件事十分重要，我今晚出門的事，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任何一個人都不可以，我想要求你，保持沉默，不要把今天晚上的事說出去。』

『那麼你可以放心了。我不會說出去的。』

有好一會兒地無言靜默。『就像那麼簡單？』他說道，口氣十分不尋常。

『我告訴過你了——看在你父親的份上。』我向他說道，也許我的口氣太急促了一點。『還有看在瑪麗亞的份上。惟一的一件事是——』

『是什麼？』

『俗話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壞事總是接二連三，如果說有任何事情發生在阿杜尼身上——』

他笑了起來，『沒有任何事情會發生，我向你保證！我絕對不能背負破壞像阿杜尼這等藝術傑作的罪過，嗯……』在那拖得長長的音節之中，彷彿整個世界都得到了拯救。而後他的聲音又變了，變得正常自在，神采奕奕。『我絕對不能再耽擱你了。天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你一定得趕快把你手上剛剛失而復得的寶貝送回家去。我很抱歉，今天早上沒注意到，把這麼重要的東西忘了，讓你姊姊提心吊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苦苦等候半個多小時……而且我也爲我方才魯莽的舉動嚇著了你，向你致上最深的歉意。單單只是說無限感激，實在不足以表達我的心情。』你願意讓我把你送回家去嗎？』

『沒那必要，眞的，太謝謝你了。無論如何，你不是得上去幫阿杜尼的忙？』

『他沒問題的。你難道沒有聽見他的信號嗎？』

『信號？但是並沒有任何的——』看他笑了起來，我不由停了下來。『不會是那貓頭鷹的叫聲吧？不，眞的，你這辦法可眞是老掉牙！那眞是阿杜尼嗎？』

他又笑了，『就是阿杜尼。你知道，强盜的夥伴用起「陷阱」來是得心應手而無情的。好吧，現在可以上路了，我送你回家去。』

『不用了，眞的，我——』

『算我求你，好吧！無論如何，樹林裏暗得伸手不見五指，你又緊張害怕，不是嗎？』

『緊張？害怕？沒有，哪有這回事。』

他用一種驚奇的眼光低頭注視著我。『那麼你能不能告訴我，究竟像你那樣沒命的狂奔爲的是什麼？』

『因爲我——』我停住了。海豚。我把海豚全忘得一乾二淨。低拂過樹梢的輕風，吹得我的身上滿是鷄皮疙瘩。我想起了海豚，牠會在下面的沙灘給微風吹乾。我很快開口說：『時間眞的太晚了，而且菲麗達十分擔心。眞的，不必麻煩了。我會一個人回去的。晚安。』

但是我到樹林邊緣的時候，他追上了我。『我想我最好還是看著你一路平安回到家裏。除此之外，你說的該把船移走的事，我想實在很正確，我眞希望在早上之前就能够儘快處理完畢。我會把船駛到松樹下面的背風處。』

用盡我的最大努力，我依然無法壓抑住我那不安的痙攣。他也察覺到了，停了下來。

『等一等。』

他的手拉著我的手臂。我轉過身來。羣樹之下，幽暗異常。

他開口說道：『在我之外，我想你發現了一些更令你不安的事。我想，現在該是你對你自己更誠實一點的時候了。你在下面海灣遇見了任何人嗎？』

『沒有。』

『看見了任何人嗎？』

『沒——沒有。』

『你確定嗎？這一點非常重要。』

『是的。』

『那麼，你爲什麼不願意讓我到下面去？』

我無話可說。我的喉嚨抽緊，乾澀得像西卡紙一樣。我那緊張、恐懼以及焦慮之淚，彷彿就在我的眼眶中打轉。

『聽著，』他說著，口氣既不溫和又不友善。『我必須知道。有一天我總會告訴你這一切是爲了

什麼。眞要命，我是那麼的信任你，你爲什麼不可以多信任我一點，當做交換，可不可以？下面什麼地方一定有事情發生了，嚇著了你，是不是這樣？就是這件事讓你像隻獵槍前的野兎，一路狂奔到這上面來。現在，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就算你不告訴我發生了什麼，我還是會下去，自己去看個究竟。怎麼樣？』

我不得不攤牌。我顫抖著說：『是那隻海豚。』

『海豚？』他不解地重複說著我說過的話。

『海豚躺在海灣裏面。』

停了好半晌，而後他開口說道，用一種尖銳的口氣，半是誇大半是鬆了一口氣說：『那我想，一定有人以爲我在這更深夜靜的午夜時分，要下去射殺海豚？我可以明白告訴你，我以前從來都沒碰過那動物！』他又和婉地加上一句：『聽著，你這一天可想而知過得糟透了，我想你一定飽受驚嚇，緊張不安。沒有人打算要傷害你的海豚，所以把你的眼淚擦乾，現在我會把你送回家去。你應該知道，牠能夠照顧自己的。』

『牠沒有辦法。牠現在躺在沙灘上面。』

『牠現在怎麼樣？』

『牠擱淺在陸地上面。牠沒辦法回到海裏去。』

『噢，我的老天，你不會還認爲我會對牠有任何傷害——？』他停了下來，似乎頭一次眞正意識到我剛才告訴他的話。『擱淺在陸地上面？你的意思是說，那動物眞的到岸上來了？』

『是的。這一次牠是眞的擱淺在岸上。牠一定會死掉的。我曾經試了又試，打算移動牠，但是我根本沒有任何辦法。我剛才死命跑上來，就是想找條繩子，這就是我爲什麼這般匆忙的原因。如果牠離開水時間太久，海風會把牠吹乾，牠一定會因而送命。而我們在這裏，只是平白浪費時間——』

『牠在什麼地方？』

『在另一邊，就在松樹下面。你要做什麼？——噢！』他的手抓緊了我的手臂，搖得我轉過身，

不由自主地叫了出來。『你要做什麼？』

『別擔心，這不是對你的另一次攻擊。現在聽好，我的船上有一條繩子。我會下去把繩子拿來，而我儘可能地在最短的時間和你會合。現在儘快回到你那隻海豚身邊去，等著我回去。你還能不能想辦法讓牠再等個二十分鐘？非常好。我們可以用我們兩個人的力氣來辦到這件事，不用再擔心了。但是——』短暫的停頓，『——千萬要保持安靜，知道了嗎？』

在我還沒有回話之前，他就飛快地走了。我聽見他如風一般的步伐沿著來的路回去，雖然說他的動作是那般匆忙而急速，但卻輕盈得連一點聲音也不易聽得清楚，像一隻靜悄悄的貓一般。

第九章

以後你便可以
自由翱翔，再會吧！
——『暴風雨』：第五幕第一景

現在已經沒有時間再去猜疑與質問了。那些事可以稍後再說。我言聽計從，遵照著他的吩咐，從通往海灘的小徑飛奔下去，橫過淺白的沙灘，回到那龐然大物依然一動不動躺著的地方。

黑色的眼睛注視著我。牠依然還活著，我低語說：『現在沒有問題了，他馬上就來了。』然後逕自回去做我舀海水倒海水的工作。如果說我注意到了，我想我並不會覺得厭惡，即使是在我的意識，特別用了像『他』這樣親暱的稱呼。這是另一個可以等到稍後再說的問題。

他來了，比我預期的要快得多。一艘小小的馬達船朝著我們的方向，繞過海灣而來，他並沒有發動船的引擎，只是用船上的槳緩緩撥著水前進，有如撐篙一般。微風的呼吸以及海浪拍擊岩石的水聲，掩去了所有聲音，直到小船出現在我一碼的距離之外，有如一塊岩石的暗影一般，我才發現。那

時我看見他站在船上，設法使船盡量接近岸邊。船底輕輕摩擦著石頭，而後他下了船，把船緊縛在一株小松樹身上。隨後他來到沙灘上，站在我身邊，手臂上繞著一綑繩子。

『老天爺，牠是怎麼會到這個地方來的？』

『牠們自己所造成的。』我答道，『我曾經在什麼地方讀過這樣的事。有的時候，可能是一陣暴風雨亂流把牠們推上岸來，但有的時候，則是牠們身上的雷達系統出了毛病，或是什麼這一類的事，然後牠們就很快衝到岸上來，就在牠們弄清楚自己在什麼地方以前，牠們已經擱淺在岸上了。我想我們該慶幸，現在是漲潮時分，我們離海水只有一呎左右遠，不然剛才足足有一哩之遙。就你看，你能動得了牠嗎？』

『我可以試試看。』他彎下身子來俯看海豚，『問題是，你在牠身上找不到地方下手。你不是有一把手電筒嗎？』

『你在上面樹林裏攻擊我的時候，我就丟掉了。』

『原來如此。船上應該還有一把——不，或許沒有，我們只好不用手電筒了。現在，你可以到牠的另一邊去嗎？』

我們兩個人同心協力，用盡渾身氣力拖著海豚，設法把海豚抬了起來，這樣做，得到了一些效果，因為我們把牠往岸邊拖拉了將近有一呎左右。但却是海豚牠自己打敗了我們，極有可能是出於驚嚇，因為這個男人的出現，再不然就是因為我們的拖拉，牠的皮膚在沙粒及鵝卵石上摩擦受了傷，牠開始不停掙扎，有如痙攣一般粗暴。而在我們頭一分鐘艱苦奮鬥之後，只移動了一呎遠。我渾身筋疲力盡，而馬克斯．蓋爾也氣喘如牛。

『不管用。』他站起身來。『牠有一噸重，而拖著牠簡直就像拖著一枚塗滿了油的特大號炸彈。我看這會兒非得用繩子不可。不會傷到牠吧？』

『我不知道，不過我們總可以試試。如果牠留在這裏，非送命不可。』

『看得出來。好吧，來幫我把繩子綁在牠尾巴前面最窄的地方。』

海豚像塊樹幹一樣躺著，牠的眼睛緩緩移動著，看著我們把繩子綁在牠的尾部。沒有手電筒，我什麼都看不清楚，但我開始懷疑，也許這雙眼睛現在已經無法明亮地注視著我們了。尾巴給人一種又冷又重的感覺，像是什麼死去的東西一般。我們抬起牠的身子，把繩圈套在牠尾巴的時候，牠渾身的肌肉連動都沒動。

『牠快死了。』我用一種壓抑的聲音說，『剛才的掙扎一定使牠完蛋了。』我用手背擦擦眼睛，又彎下腰去工作。繩索已經濕了，根本不聽使喚。而海豚的尾巴上，全覆滿了珊瑚砂。

『你剛剛在擦眼淚，是不是？』

他埋頭努力把海豚綁好，我不由抬起眼來注視著他。他的聲音並非不和善，但我却由他的聲音中得到一種印象，他有些心不在焉，他對海豚絲毫沒有半點關心，但是只是想在最短時間內儘快把事情解決，好讓他自己能囘去完成他那詭秘奇特的夜工。

不錯，够好的了。對他而言，能够陪我到這裏來已經是够好的了。但是出於一種老式的自我防衛的本能，使我用一種略帶譏嘲的口吻說道：

『在我看來，似乎在你的一生中，你只會在一邊袖手旁觀，然後忙著你自己的事，你就能够獲得極大的快樂一般。就讓其他那些凡夫俗子去傷害他們自己，甚至彼此作踐。你就這樣繼續自欺下去，認爲你自己是公正無私而且有耐性以及等等這一類德行，然後突然有一天你發覺你死了，而你根本就沒有眞正活過。承擔起生命的痛苦吧！』

『所以你就必須爲一隻可能甚至根本不認識你的動物搞得傷心得一塌糊塗，而牠甚至根本不會感激你？』

『總得有人去關心這些事，』我無力地說，『此外，牠認得我，牠淸淸楚楚地認識我。』

他沒理會我的話，從繫好的繩索上站直起身子。『好吧，就是這樣了，我們所有能做的也只有這些了。我拜託老天，能讓我們在牠恢復六十浬的速度之前，把這繩子從牠身上弄走。好吧，開始了，準備好了吧？』

我把外套丟在沙灘上，踢掉脚上的涼鞋，跟在他身邊走到淺水裏。我們一塊使勁扯著繩索，我甚至一點都不覺著奇怪，我們竟然會出現在這裏，手握著手，一道工作著，自然得就好像我們這輩子每一天都是這麼做的。但是我依然十分注意，他拉著繩索，抵靠著我的手的雙掌有力的接觸。

海豚移動了一英寸，將近兩英寸；然後又是一英寸，順利地滑動了一英尺，很快就遇上了障礙。用這種方法，牠似乎比我們抱著牠拖拉更爲沉重。繩子上那要命的重量割痛了我們的手，而可想而知，一定也嚴重地傷到了牠，也許甚至割裂了牠的皮膚……

『可以放鬆了，現在。』馬克斯．蓋爾在我耳邊說。

我們休息了。我丟下繩索，涉水往岸上跑去。『我先過去，看看牠怎麼樣了。我眞怕牠會——』

『該死！』蓋爾咒駡了一聲，因爲海豚突然之間用牠的尾巴掙扎著往前，拍擊起許多沙和水。我聽見繩索在蓋爾手中拉扯得嘎嘎作響，他在水中踉蹌地找尋立脚處，又咒駡了一聲。

我跑了囘去。『我眞抱歉……噢！這是怎麼囘事？』他把繩索纏繞在他的右手及手腕上，而我看見他好像高舉著左手臂，十分緊張的模樣，他的手指半曲著，有如受了傷一般。我不由記起他剛剛在上面林中空地，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查看自己的手，這一定就是爲什麼他在綁繩索的時候，脾氣似乎有些暴躁，像是不太情願救海豚脫困。

『你的手？』我尖聲的問，『受傷了嗎？』

『沒有。很感謝你的關心，不過我方才差一點就跌到水中去了。好在，至少這動物還活著。好吧，我們必須在牠受另一次驚嚇之前，再往前走。』

他再度握緊了繩索，我們又試了一次。這一囘，海豚一動不動地靜靜躺著，要命的重量却始終沒變。慢慢地移動，非常非常緩慢，那些失去的土地，又一寸寸贏了囘來；然而隨後牠又再一次困住了，從外表上看來，似乎又動彈不得了。

『一定是有背脊或是什麼東西，使牠每一次都絆住。』蓋爾停下來把汗水拂出他的眼睛。我看見他把左手從繩子中脫開來，讓手活動著。

『聽著，』我焦急地說，『這方法也許會管用。我們不是可以——我是說，能不能用船把牠拖出去……用引擎不是更快?』

他有好長一段時間都保持著靜默，一語不發，使我失去了控制，匆忙焦急地說個不休：『這不會有問題的，我絕對可以確定。我——我只是想，如果說阿杜尼眞的已經安全回去了，這樣做絕對沒有任何關係。把這件事全都忘掉吧！你能夠這麼費心，我實在感激不盡，尤其是你的手，以及其他所有的東西。或許……如果說我一整晚都得留在這裏，好讓牠保持濕潤，那麼你是不是可以……你認爲你可以爲我打通電話給菲麗達，把這裏的事告訴她嗎?你可以說你由陽台上看見我，然後下來，是不是?或者是否你可以等到早上，一切都沒關係之後再駕著船回來，或是帶著阿杜尼一道……』他轉過身來，往下注視著我。除了星光襯托出一抹黑影，我根本看不清他的臉。『如果說你不介意的話?』我收了尾。

『我們現在就可以用船，』他急促地說道。『我們要怎麼動手——把繩子拴在船尾，然後再慢慢把船往外開?』

我熱切地點著頭。『我會留在牠身邊，直到牠浮起來爲止。很有可能我必須抱著牠，讓牠在水中不致沉下去，等到牠恢復過來。如果牠身子翻過來，牠會淹死的。氣孔也得保護好，牠們必須經常呼吸新鮮空氣。』

『你渾身都會濕透。』

『我現在已經濕透了。』

『好吧，我想你最好帶著我的刀。拿著。如果你得割斷繩子，儘可能地靠近牠的尾巴。』

我把刀子揷在我的腰帶上，像海盜那樣，然後再涉水回到海豚躺著的地方。我想並非是我的想像，那可愛的黑眼睛愈發黯淡了，而皮膚摸起來又再度令人覺得乾燥和粗糙。我把一隻手放在牠的身上，彎下腰來。

『現在只要再一分鐘就好了，親愛的。別害怕，只要再一分鐘。』

『好了嗎?』馬克斯低聲喚著，他人在船上，那艘船在離岸幾碼之外上下浮動。他已經綁緊了繩子，繩子從水面上橫越，一端繫著海豚的尾巴，一端綁在船首的環上。

『好了。』我說。

引擎一陣撲撲作響聲，隨卽發動了，而後規律的震動聲似乎塡滿了整個夜晚。我的手依然放在海豚的身上一動不動……連絲毫最輕微的顫動都沒有；船上的引擎聲根本嚇不倒牠。突然馬達的聲音轉爲低語一般，船開始由岸邊靜靜向外駛去。

繩索揚高了起來，搖動不定，在水面上激起陣陣閃爍的水花；而後繩子拉緊了。引擎的節奏加快，繩索拉長至最大，星光在周圍流動閃爍。緊緊綁在海豚那龐然大物尾巴的繩圈，好像要勒進海豚的肌肉裏一般。繩子是那般結實，皮膚已經有些不能負荷。牠一定受傷了。

海豚痙攣一般地抽動著，我的手緊緊握著腰上的刀，但是我依然沒有任何擧動。我的嘴唇被我自己咬得出血，我渾身汗如雨下，有如受傷的是我自己一般。船上的引擎平穩溫和地作響；繩子的周圍有星光跳動閃爍……

海豚動了。十分緩慢，十分平滑地，龐然大物的身軀開始由沙地上向水面滑動。我的手一直扶在牠尾巴的繩圈上，亦步亦趨地跟在一旁。

『有效了！』我壓低了聲音說，『你能不能讓速度慢一點?』

『好的。這樣可以了嗎?牠一浮起來，你馬上就叫我，我好趕緊下錨。』

海豚非常緩慢地向後退著，有如一艘小艇開始沿著傾斜的下水板前進。在牠身下沙粒和碎貝殼摩擦的沙沙聲，在我聽來，就有如在幾碼遠的外海裏撲撲作響的引擎聲一般刺耳。現在，至少，牠可以接觸到水……在水面上畫出一道道微波漣漪……慢慢地，慢慢地，重新回到海中。我亦步亦趨地跟著牠愈滑愈深。海水的微波衝擊著我的脚，我的足踝，我的膝蓋；我緊握著繩索套圈的手，如今已完全浸在水中。

而現在我們來到海底急傾斜的陡坡地帶。在那一刻，我突然發現自己站在將近及胸的海水中，夜

裏刺骨冰冷的海水環繞在我身邊，令我不由自主地喘著氣。海豚跟著我一道，因為海水逐漸開始負荷了牠的重量而開始搖擺起來。再過幾分鐘，牠就可以完全浮起來了。牠只不過動了動，一種興奮的抽搐，就使繩子有如弓弦一般猛然繃緊，令人痛恨地割傷了我的手。於是我不由自主地叫了出來，引擎頓時轉如低語一般，我聽見馬克斯高喊：

『你受傷了嗎?』

『沒有，再往下走。牠撐得下去。』

『現在離岸多遠了?』

『深度就快足够了。牠現在很安靜，我想牠已經……噢，天啊，我想牠已經死了！噢，馬克斯……』

『鎮靜點，我親愛的，我馬上就來了。再抱著牠一會兒，我們就有辦法先讓牠浮起來。時候到了要告訴我。』

『快了……好！停！』

引擎完全沒有一點聲音，突然得就好像關上了一扇隔音門一般。海豚龐大的身軀在我身邊載浮載沉，搖搖晃晃又不停翻滾。我強使自己打起精神來抱著牠。馬克斯已經解開繩索，迅速把船駛回早先松樹下的停泊處。我聽見他匆忙拴著船上鏈條的窸窣聲響，過了沒多久，他就下到水中在我身旁，手臂上套著大綑繩索。

『海豚現在怎麼樣了?牠死了嗎?』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抱著牠，你快把繩子解下來。』

『先把牠的頭轉過來，朝向海的方向，以免萬一……來吧，老夥伴，轉個彎……往那裏，非常好。現在先支持一下，親愛的，我會盡我最快的速度。』

海豚一動不動躺在我的臂彎之中，氣孔無力地張得開開的，正好浮在水面上，牠的身體沉重地打著轉，有如一艘漏了水快要沉沒的船一般。『你現在沒事了，』我告訴牠，用一種喃喃低語，牠幾乎

聽不見的聲音說著，『你現在回到海裏來了……大海裏。你現在不能死……你不能……』

『停止發愁吧，』馬克斯的聲音傳來，一副胸有成竹生氣勃勃的樣子，在海豚的另一頭說道。『聖史比利東會親自出馬照顧牠的。牠只不過是有一點太疲憊了，可憐的動物，不是嗎?無論如何，拜託老天讓牠在我解下這該死的繩子前千萬別亂動。你會冷嗎?』

『還好。』我嘴裏這樣說，但牙齒却不由自主地打顫。

他又再度俯身到繩子上去，我覺得海豚在我身邊痙攣了一下。下一刻，我確定了。肌肉在皮膚底下收縮，一股力量有如漣漪一般，慢慢地沿著牠有力的背部擴散。牠拍動著鰭，感覺著水的流動，用牠的鰭，使自己在水中浮起來……

『牠動了！』我興奮地說。『牠沒事！噢，馬克斯——快——如果牠現在就游走——』

『如果牠現在就游走，我們就跟著牠一起走。繩子太濕了，我根本沒辦法下手，我想我只有割斷了。刀子，麻煩你。』

就在他把刀子慢慢滑到繩子底下，開始設法割斷之際，海豚甦醒了過來。牠那龐大的身軀緊貼著我又抽動了一下，兩下。然後我看見牠巨大的肩膀開始晃動輕搖，牠的氣孔閉了起來。

我緊張地說：『快點！牠要游走了！』

海豚自我的手臂掙脫出來。一波冷水突然間猛然湧至，使我胸前全都濕透，原來是這龐然大物在水中潛下去，翻了個身，朝海的方向游去。我聽見馬克斯高聲咒罵，然後當海豚按著牠的方向，完全消失在水面之下，再度湧來一波更靠近的浪頭。這兩波浪頭拍打在我身上，令我不由蹣跚，幾乎站不住脚。就在那千鈞一髮的時刻，我竟想到馬克斯，給緊緊纏在繩子上，被海豚拖到海中去，就像一條釣線上的小魚一般無能為力。不過等我重新恢復平衡，跌跌撞撞回到淺水處，他在我身邊浮了上來，站在及腰的海水中，渾身濕淋淋地滴著水。他的手上拿著割下來的繩套，後面拖著長長的繩索。

我抓著他的手臂，幾乎要因為那種鬆了一口氣的興奮之情而大哭起來。『噢，馬克斯！』我又搖晃了一下，而他濕淋淋的手臂環著我。我根本沒有注意到。我注視著遠方暗沉沉、灑遍星光的海面，

閃爍著有如海洋之火的光芒的痕跡，海豚那狹長可愛的背鰭和曲線在其中閃閃發光，消失在茫茫的黑暗之中……

『噢，馬克斯……看，牠走了，你看到牠身上的反光了嗎？那裏……牠走了。牠眞的走了。噢，這不是一件奇妙至極的事嗎？』

這天晚上我第二次覺得自己不由自主地顫抖著，不得不草草說完，但這一次停下來却是因爲他的嘴。他的唇冰冷，嘗起來有一種鹽的鹹味。而這吻好像要持續到地老天荒，沒有結束。我們兩個人都渾身濕透了，冷得直打哆嗦，但是當我們的身體相遇，緊緊貼在一起之際，我能夠感覺得到他的皮膚迅速熱了起來，緊緊貼在我身上的血脈一波波湧著熱氣。我就有如身上沒有寸絲半縷一般。

他放開了我，我們站在那裏無語地彼此注視著。

我用盡一切努力，設法使自己鎭靜下來。『這是什麼，爲我偸摘玫瑰花所付出的罰金？』

『不完全是。我們可以稱之爲一個惡作劇的夜晚最後的高潮。』他拂開垂在他前額上濕透了的頭髮，我看見他微微笑著。『一個勇士賣命之後的娛樂，華玲小姐。你介意嗎？』

『沒有關係。』放輕鬆點，我告訴自己，放輕鬆點。『你和阿杜尼出海去打魚八成一定有一段時間了。』

『是有段時間了。』他一點都不想試著爲自己找任何藉口；甚至他說話的口氣聽起來都有點興高采烈的樣子，而這樣做可以取悅他自己。『事實上，這是我壓抑了一個星期的感情。難道你都沒有看出來嗎？我父親都發現了。』

『你父親？就在我們頭一次見面之後？我不相信。那個時候你看起來好像想對我處以私刑。』

『我的感情，』他小心翼翼選擇措辭，『我想最合適的描述的字眼就是「錯綜複雜」幾個字。還有，該死的，如果你能夠設法避免每一次接近我的時候，都像是半裸一般——』

『馬克斯．蓋爾！』

他對我笑著，『難道別人從來都沒有告訴過你，男人都只是凡夫俗子，露西．華玲？而其中部分比其他人更爲人性？』

『如果你將這種事稱之爲人性，我想你對你自己也未免太高估了。』

『好吧，親愛的，我們就說這是玫瑰花的代價吧。你倒是摘了不少，不是嗎？眞了不起。現在，過來吧！』

『馬克斯，你眞是不可理喩……在所有的自大之中——這是最荒唐的一種！現在是什麼時候……』

『嗯，我愛，每一次我接近你的時候，你都像隻貓一樣，一溜煙就逃得不見人影，除了先下手爲强，我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把你對來電這件事所有的知識全拿出來炫耀。』

『嗯。不，等一等。你揮出了致命的一擊，不是嗎？』

『你會自己把那些引信全給點著，如果事情眞的發生了……可憐可憐我們吧，我看我們兩個人一定都瘋了。』我把他推開，『恢復淸醒吧。我情願和你死在一道，葬在同一座墓裏，而不是死在肺炎手上，這一點都不羅曼蒂克……不，馬克斯，我承認我欠你任何你想要的東西，不過等我們到乾地上再算個一淸二楚吧！快上岸去吧，看在老天爺的份上。』

他笑了起來，把我放開。『好吧，我們走吧。噢，老天，我把繩子弄丟了……還好，在這裏。這也得付出代價的，讓我告訴你吧，一條全新的名牌瓊麻繩，有六十呎長——』

『不只有你一個人要索賠。這裙子花了我五金尼，而涼鞋要三鎊十先令，而我並不認爲這些東西還會和原來的東西一模一樣。』

『我十分樂意爲這些東西付出代價，』馬克斯興致勃勃的說，在十八英寸深的海水中停了下來。『我相信你會的，反正這又不是花你的鈔票。噢，親愛的，別再不講道理，快上岸去！』

『可惜。就你看來，是誰救海豚脫困的？是阿波羅，還是聖史比利東？我想，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會選阿波羅。當然，如果你還把你姊姊的鑽戒丟了的話，我看花的鈔票可更不得了了。』

『殺千刀的！噢，還好，還在這裏。』那巨大的侯爵夫人在熠熠星光下，閃著寶藍色光芒。『

噢，馬克斯，說正經的，十二萬分的感謝你──你眞是好人做到底……我過去眞是個傻子！假如你可以──』

他的手握緊了我的手臂像是要警告我什麼，而在同時，我看見了一道光，一道小而跳動的光，像由手電筒中照射出來的，沿著小徑由羅莎別墅繞過岬角而來。光柱照過石頭，停在下錨的船上，如此一來，頭一次我看見了船的名字，『愛麗兒』；然後光柱又由水面上掃過，照見我們，渾身濕透，滴著髒兮兮的水，在淺水灘踢濺著水花前進。在光照在我們身上之前，我們至少分開了有四呎遠。

『我的老天爺！』高德費的聲音，『這裏發生了什麼事？蓋爾──露西……你們渾身都濕透了，兩個人都是！看在老天爺的份上，該不會又發生了什麼意外吧？』

『沒事。』馬克斯說，『什麼風把你吹下來？』

他的聲調之中，大概歡迎的意味和質問一樣多，有如一道白牆上嵌著一面碎玻璃。但是高德費似乎對這點全然未曾注意到。他已經輕巧地由岩石上跳到松樹下的沙灘上。我看見手電筒的光又停住了，然後掃過海豚曾經躺著的地方，再沿著寬濶的，深溝一般海豚被拖到海中去的軌跡照來。我的外套扭成一團丟在地上，旁邊是匆忙中任意踢掉的涼鞋。

『求求你吧，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高德費的聲音聽來無疑相當驚慌，同時非常好奇。『露西，你沒出事吧？你找到鑽戒了沒有？』

『你怎麼會知道這件事的？』我不解地問。

『老天爺，當然是菲麗達打電話來告訴我。她說你已經下來有好幾個鐘頭了，她擔心得一塌糊塗。我說我就下來找你。我剛剛才到。』手電筒又再度對我們兩人照了一番，然後停在馬克斯身上。『發生了什麼事？』

『別把那東西對著我臉上照，』馬克斯不耐地說。『什麼事也沒發生，至少不是你所謂的那種事。你的那隻海豚讓牠自己擱淺在岸上。華玲小姐試著想讓牠再回到海中，但是一個人沒有辦法，所以我就把船開來，拖這動物下水，回到海中去。折騰了一陣子，我們兩個人都濕透了。』

『你的意思是想告訴我──』高德費的聲音聽起來，流露著明顯的不信任，『──你在晚上的這個時候把船開出來，只是爲了要救一隻海豚？』

『難道他這樣做不好嗎？』我急切地打著圓場。

『非常好。』高德費說，他的眼睛一直都沒自馬克斯身上移開過。『我可以發誓，我聽見你在此之前曾經出去過。』

『我看恐怕是你自己曾經出去過吧？』馬克斯說，『而且剛剛才回來。』

又來了，我想，就像一羣弓著背小心翼翼繞著圈子，彼此打量著的狗。不過我想馬克斯的聲音充滿了壓抑，完全是因爲他必須用他打顫的牙齒說話──由於寒冷的關係，而不是出於情感──因爲他又加上了幾句話，相當有禮：『我說「開來」，而沒有說「出海」。我們出海去過，大約在十點剛過沒多久。我們前不久才回來。華玲小姐跑來的時候，阿杜尼已經回到別墅上面去了。我還仍然待在船上。』

高德費笑了起來，『很抱歉，我並非是看輕這樣的善行。露西和海豚的運氣可眞是好！』

『沒錯，難道不是嗎？』我說，『我正在不知該如何是好的時候，正好聽見蓋爾先生的聲音。我本來打算去找你，但是菲麗達說過你不在家。』

『我是不在。』我想他原本還打算再說些什麼，但是他改口說道：『我大約是十點半出去的，電話來的時候，我才剛剛進屋裏。你找到戒指了嗎？』

『找到了，多謝你。噢，剛才可眞是驚險萬分，可惜你沒有親眼看見。』

『我很遺憾我錯過了，』他說，『我應該會喜歡這場聚會。』

『我也很喜歡。』馬克斯說，『現在，聽著，把那些該死的禮貌全丟在一邊吧，改天找個時間，你會鉅細靡遺的知道全部這一切。如果我們不想死在肺炎手上，我們必須馬上離開。華玲小姐，你的鞋子在哪裏？噢，多謝了，』高德費的手電筒照出了鞋子的所在，他把鞋子遞來給我，『請儘快穿好，好嗎？』

『這是什麼?』高德費的聲音突然變得尖銳起來。

『我的外套。』我對他的口氣全然未加注意，我渾身上下現在已經顫抖得不聽使喚，忙著做最無助的掙扎，想盡辦法把我的涼鞋穿在我濕滑而沾滿了沙子的脚上。『噢，還有那是非麗達的提袋。蓋爾先生，你介不介意——?』

『那是血!』高德費說。他已經把外套拿了起來，用他探照燈一般强有力的手電筒照著袖子。我抬起頭來，吃了一驚。

那的的確確是血。外套的一隻袖子上沾著血跡。

我根本不用看，光憑感覺就知道馬克斯在我身邊僵住了。手電筒的光線轉過來對著他。我尖聲說道，『請把手電筒關掉，高德費先生!穿著這般狼狽，我根本無法見人。麻煩請把外套給我。沒錯，這是血……海豚一定是在石頭或是其他什麼東西上割傷了，我想在我沒看見之前就沾在我身上了。如果我能把這痕跡洗掉，那眞是我的運氣。』

『快點，』馬克斯唐突地說，『你在發抖。把這披在你身上。來吧，我們一定得走了。』

他把外套披在我肩上。我的牙齒如今有如打字機般格格打顫；而外套披在濕淋淋滴著水的衣服上，一點都不舒服。『好——好的。』我說，『我就來了。等下次見面，我再把來龍去脈全都告訴你，高德費。謝謝你下來跑一趟。』

『晚安，』高德費說。『我明天早上再去看看你有沒有什麼事。』

他轉身回到松樹的陰影底下。我看見手電筒的光緩緩掃過海豚曾經躺過的地方，然後才再度照到來時的岩石上。

馬克斯和我打起精神穿過沙灘。海風吹在我們的濕衣服上，帶來寒意。

『那件外套值九鎊十五先令，』我說，『這筆賬得算在你身上。那隻海豚可沒有流血。你的手是怎麼回事?』

『根本不值一提。這裏，從這走。』

我們來到通往傳利城堡的石階前，而我原來該走過去，但是他伸出手，把我攔了下來。

『你不能够就這麼樣回家去。上來吧!』

『呃，不，我想我最好——』

『別傻了，有什麼關係?曼寧會打電話給你姊姊。再說，如果怎麼樣，你自己也可以打回去。何況，我可不打算就這麼護送你回家去，然後再拖著自己一路走回來。還有呢，這些靴子裏全裝滿了水。』

『你剛剛差一點就淹死了。』

『我是差一點。阿波羅該爲這件事付出多少?』

『我想你心裏有數。』我說，聲音一點都不輕，但却不是說給他聽的。

第十章

他現在是醉了，他從那裏得到酒的？

——『暴風雨』：第五幕第一景

露臺上空無一人，但是有一扇長窗開著，馬克斯領著我從這裏進去。

屋子裏只亮著一盞矮桌上的帶罩枱燈，看起來是那般空曠神秘，像是一個暗影幢幢的洞穴。在一扇暗沉沉的窗戶旁，鋼琴朦朧地露著白齒。沒點火的壁爐和巨大的留聲機像是某些幽暗的博物館中雕刻華麗的石棺，隱約浮現著。

胡利安爵士坐在燈旁的一張靠背椅中。燈光在銀色的頭髮和鮮明的眉際，斜斜地投下幾近戲劇化的一抹光。那隻白貓躺在牠的膝上，一隻優雅的手撫著牠，使畫面更加完整。這畫面極端地有舞臺效果。愛倫坡的『巨鴉』，我十分欣賞地想著；現在所需要的東西不過只是紫色的帘幕，以及門邊暗影中傳來的嘎嘎鴉叫聲……

在此同時，我開始注意到其他東西，儘管和這些事比起來，並沒有那般强烈的舞臺效果。他肘邊

的桌上，就在枱燈底下，放著一瓶杜松子酒，已經空了三分之二，還有一壺水，以及兩個玻璃杯。而胡利安爵士坐在那裏自言自語。他背誦著『暴風雨』的片段，普洛斯帕羅沉思時的那段臺詞。他輕聲念著，像個老魔術師一般，半是對自己說，半是說給那些上天的力量聽，他已讓出自己在王國中的位置。我從來沒聽他念得這般傳神過。如果有任何人想知道藝術上的技巧有多麼神妙——相對於每夜在聚光燈前血脈澎湃、汗流浹背——這就是所有問題的答案。不過胡利安．蓋爾爵士是否知道他自己在說些什麼還是個大問題。毫無疑問的，他已經喝得十分醉了。

馬克斯一動不動靜靜立在窗邊，而我緊靠在他身後。然後我聽見他低低出了什麼聲音。我這才發現屋子裏不只是胡利安爵士一個人。阿杜尼由燈後的暗處驀然現身，向前走來。像馬克斯一般，他穿著漁人的毛線衣和靴子，粗陋的外衣只是襯托得他的外表更加俊美動人。不過他的臉上却充滿著焦慮。

『馬克斯——』他開口說道，然後當他看見我，以及我們兩人的景況，猛然住了口。『是你嗎？出了什麼事了？』

『不值一提的事。』馬克斯簡短地說。

現在不是斟酌用詞的時候，當然，更不是爲這樣的話大發雷霆的時候。當他走入亮光之中，許多事才較方才更爲一目了然。這天晚上，我頭一次清清楚楚地看見他。如果說海上那一段小插曲激發出他高昂的鬪志，如今早已在轉瞬間消失無踪了。現在他看起來不僅憂心忡忡，而且怒氣洶洶，面有愧色，很明顯的也異常疲憊。他的左手深深插在長褲的口袋中，有一塊破布——也許是手帕——纏繞在他的手腕上，沾著血跡。

這時，胡利安爵士也正好轉過頭來。

『呃，馬克斯……』然後，他也看見了我，原本撫摸著貓的手抬了起來，擺出一個熟練而優雅的姿勢，看起來有如呼吸一般自然。『音樂伺候的就是這位女神了——不，我們以前就說過這些話了，不是嗎？不過能再看見你眞是說不出的高興，華玲小姐……請原諒我未能起身相迎；這隻貓，就

如同你見到的……』他的聲音含糊地消失了。似乎是他有些遲鈍地理解到，他必須提出比貓更有力的藉口。一抹曖昧得足以令人困惑的笑容，掛在他的嘴角。『我正聽著音樂，如果你也有興趣想聽……』

他的手不聽使喚地動著，移向放在他身邊椅子上的錄音機按鍵。但是阿杜尼迅速地彎下腰來，伸出一隻手來擋著錄音機，輕聲說了幾句希臘語。胡利安爵士放棄了他原先的念頭，重新靠回椅子上去，點著頭微笑。我以極大的憐憫看著，由點頭轉而成爲輕顫，花去了他多大的氣力來控制。

『爸，誰曾經到過這裏來?』馬克斯問道。

那演員抬頭看了他一眼，然後轉開眼光，在他那難以猜透的臉上，有一種或許只能稱之爲狡猾的神情。『到過這裏來?有誰應該到過這裏來嗎?』

『阿杜尼，你知道嗎?』

這年輕人聳了聳肩膀。『不知道。我進來的時候，他就是像現在這個樣子。我沒發現屋子裏還有別人。』

『是沒有別人。我猜想你進來的時候，只有他一個人在?否則你不會給我打「一切沒事」的暗號。』他低下頭來注視著他父親，老人對我們談話的內容，全然未曾有半點注意，只是又再一次退避回到那完全屬於他自己的私人世界中，洋溢著酒的香氣，透著琥珀色光芒的遠方，在那裏，可以在詩的氛圍中自在泅泳。『我想不透，他爲什麼會回來?他難道沒有告訴你原因嗎?』

『他說起什麼麥可·安迪亞奇斯生病的事，但是我沒有時間聽他再說其他的事。他說起話來全沒有條理……他一直試著想再度打開那東西。我上來進屋裏的時候，它正開著。我嚇了一跳，我還以爲這裏有什麼人和他在一起。』

『一定有什麼人到過這裏來，』馬克斯的聲音冷冷地綳緊著，『他有沒有提起，他是怎麼從鎮上回來的?』

阿杜尼搖搖頭。『我原本想過打電話到安迪亞奇斯家裏去打聽，不過在這麼晚的時候……』

『不，你不能那樣做。』他俯身到他父親的椅子上，溫柔而淸晰地說著，『爸，有誰到這裏來過?』

胡利安爵士彷彿由他的夢中驚醒，抬起頭來看著，集中著目光，相當莊重地說著：『有許多事要討論。』

他的發音腔調像以往一般無懈可擊，唯一不同的是，你可以聽得出來，他在費力地控制著自己。如今他的手一動不動地放在貓的身上，而由那裏，再一次的，你依然能够看得出控制的痕跡。同樣事也在馬克斯的身上看得出來，他現在已經能够完完全全掌握他自己，但是我依然可以聽得出他花費了多少氣力去維持那充滿耐心的口氣。看著他們，我發覺我自己充滿了同情與愛的驚奇，似乎就是因爲如此，而非是我那濕透了的衣裳，使我不住地輕顫。

『當然，』胡利安爵士淸晰地說著，『他開車把我送回家來，我一定得請他進來坐坐。他眞是非常好。』

馬克斯和阿杜尼互望了一眼。『是誰?』

沒有回答。阿杜尼說：『他不會直接回答任何事。沒有用的。』

『非得有用。我們一定得知道這個人是誰，還有我父親告訴了他什麼事。』

『我懷疑胡利安爵士會告訴他什麼事。他什麼也不告訴我，只是一直試著要打開錄音機，然後不停地說著和你做配樂的那個故事有關的事，你知道，就是他對米蘭達和史帕羅說過，有關這個島的故事。』

馬克斯幾近絕望地用手把額前的濕髮拂開。『我們一定得弄淸楚——現在，在他睡過去之前。他相當明白地知道我們到什麼地方去。他答應不會礙手礙脚。我的老天，我還以爲他如今已經可以相信。我以爲，他和麥可待在一起會很安全。到底搞什麼鬼，他會跑回家來?』

『我心安處是吾家。』胡利安爵士說，『我的妻子去世之後，這房子就空得像皇帝的大厨房，沒有半點溫暖。露西知道，不是嗎?我親愛的。』

『是的。』我說，『我該走了嗎?馬克斯?』

『不，請你……如果你不介意。麻煩你留下來。聽著，父親，現在沒事了。這裏只有阿杜尼和我還有露西。你可以把事情告訴我們。爲什麼你不留在麥可家裏？』

『可憐的麥可正玩著一種非常有趣的遊戲，史坦尼茲棋，我才一開始沒多久就失了一子。你會下棋嗎？親愛的。』

『我會。』我答道。

『才走了五步一切就結束了。白棋先走，兩方才走了五步。有如我們的預料。但是隨後他就病發了。』

『什麼病發了？』馬克斯問。

『我完全沒想到他的心臟根本不是像別人那樣，難怪他從來都滴酒不沾。我恐怕這就是你喜歡讓我去拜訪麥可的原因之一，但是有時偶爾也喝一杯，純粹只是爲了交際應酬，根本不會有任何傷害。我的心臟强壯得就像口鐘一般。壯得像口鐘，我心安處，』胡利安爵士加上一句，以要終止這個話題的口氣說：『是吾家。晚安。』

『等一等。你是說麥可．安迪亞奇斯心臟病發死了？我知道了。我很難過，爸。怪不得你覺得你必須——』

『不，不！誰說他死了來著？他當然沒死，有我在那裏。他們沒有電話，所以這也是件好事，醫生這麼說，一件非常好的事。但是那時候如果我沒在那裏，我懷疑麥可是否會病發。他總是一下棋就太過興奮。可憐的麥可。』

『你跑去找醫生了？』

『我告訴過你了，』他父親不耐煩地說，『爲什麼你不注意聽呢？我想我最好還是上床睡覺去。』

『醫生來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他把麥可抬到床上去，我幫著他。』這是他頭一次一針見血地回答問題，他似乎已經感受到有什麼事不對勁，因爲在他繼續說下去之前意味深長地看了他兒子一眼：『還好我自己聽起來就像口鐘

一樣，所以我從來不明白爲什麼鐘會有什麼特別的——特別的聲響。甜美的鐘聲齊響，毫無旋律而刺耳。然後我去找醫生來。』他停了下來，『我是說女兒，是的，女兒。』

阿杜尼說：『他有個結過婚的女兒住在卡波狄斯屈亞街。她有三個小孩，如果她得把他們都帶在身邊，那麼就沒有房間給蓋爾爵士住了。』

『我知道了。你是怎麼搭到便車回來的，爸？』

『嗯，我到卡拉曼利斯的車庫去，當然。』胡利安爵士的聲音驀然變得清醒，而且極爲不耐。『眞的，馬克斯，我不明白爲什麼你說的就好像我根本不會照顧我自己一樣！請你試著回想一下，在你還沒出生之前，我就住在這裏了！我以爲李德也許會願意送我回來，但是他出去了。那裏只有一個男孩在工作，但是他建議可以讓他兄弟送我回家來。我們一席話談得很開心，眞的十分有趣。我認識他的叔叔，他名字叫曼諾里斯。我記得有一回，我在艾弗拉——』

『是那個叫曼諾里斯的人把你送回家來的？』

胡利安爵士集中他散漫的思緒。『回家？』

『回這裏來？』馬克斯隨即修正。

這老人開始猶豫不決，『事情就是這樣，我不得不請他進來坐坐。當他前來巡邏的時候看見了我，你可以說他是必須要讓我搭他便車的。因爲無論如何，這點禮數是人盡皆知的。我很抱歉，馬克斯。』

『沒關係，我都知道了。當然一個人得這樣做。他把你送回家來，而你覺得你必須請他進來坐坐，所以你就買了瓶杜松子酒回家來？』

『杜松子酒？』胡利安爵士又開始莫名的出起神來。我想我可以在他臉上發現有些什麼事在交戰，在半醉的酒精與睡意中所流露出的睿智，隱藏在一抹狡猾和機警背後。『那是土耳其杜松子酒，沒錯，酒性烈得一塌糊塗。只有老天知道他們在裏面摻了什麼。那是因爲他說他喜歡這種……我們停在小酒館——以前叫君士坦丁堡，不過我忘了現在的名字——在伊帕索斯兩哩遠的地方。我想他一定

早就猜到，在我們家裏沒有任何像這樣的東西。』

馬克斯靜默不語，我無法看見他臉上的表情。

阿杜尼打破沉默。『馬克斯，看。』我已經看見他從地上撿起什麼東西。如今他伸出一隻手來，有一樣什麼小東西在他的手掌上；一個香煙的煙蒂。『這在地上撿到的，就在火爐旁邊。這不是你抽過的吧？是不是？』

『不。』馬克斯把煙蒂拿了起來，向著有亮光的地方靠近了一些。

阿杜尼問：『不是嗎？』

『很顯然的。』他們又互望了一眼，眼神在老人的頭上會合。有好半晌的靜寂，只聽見貓兒突兀的呼嚕作響聲。『「有事情要討論」。』馬克斯輕輕重複了這句話，但是在他的聲調之中，我竟意外地發現有一種驚慌的意味。『他究竟有些什麼鬼事情要和我父親來討論？』

『這次會面，』阿杜尼說，『會只是個意外嗎？』

『我不得不這樣想。他正好開車經過，順道讓我父親搭了便車。完全只是機緣巧合。又有誰能預料到這些事呢？該死該死，眞是該死！』

『然後把他弄成……這副模樣！』

『應該說讓他變成這副模樣。這有所不同。這不可能事先安排。沒有人知道這些事，除了我們、麥可，以及卡利西斯。』

阿杜尼說：『也許他整個晚上就是這麼胡言亂語地說著。也許那個人也根本沒辦法從他嘴裏套出任何事情來。』

『那個人根本沒辦法從我嘴裏套出任何事來。』胡利安爵士說道，相當志得意滿。

『噢，我的老天，』馬克斯說，『我們只能但願他這話是對的。』他把手上的煙蒂向火爐中丟了過去，接著直起身子來。『好吧，我會送他上床睡覺去。可以當個紳士，代我照料露西小姐嗎？帶她到浴室去——我父親用的那間在我看來比較不會那麼嚇退客人。替她找條浴巾，並且準備一間空臥房

——麥可睡的那間好了。那裏有個電爐。』

『好的，但是你的手怎麼樣了？你檢查過了沒有？』

『還沒有，不過我馬上就會……走吧，老兄，別緊張了。相信我，如果我覺得嚴重的話，絕對會比你更緊張得坐立不安。我從某方面來說，還算得上是鋼琴師，可別忘了！露西，我對這一切都感到萬分抱歉。你現在就跟他去吧？』

『沒問題。』

『往這邊走。』阿杜尼說。

厚重的大門在我們身後砰然關上，我們的脚步聲在大廳的大理石地板上迴盪著。

這裏當初一定是請達利及雷諾．席爾，在暢飲龍舌蘭酒之後，才設計出來的。走廊的一端，是一個巨大的迴旋的樓梯，有著鐵欄杆和石柱。牆上嵌鑲著深色的木板，可能是橡木。一方方小地毯，有如大理石汪洋中的小島般星羅棋佈，（在昏暗的光線中，依我的判斷）全是由土黃和橄欖綠交織成相同的色調。一個碩大無朋的巨型壁爐，彷彿建來爲了烤一頭全牛，佔了足足有半面牆。不過建這壁爐的人顯然是個沒有烤過肉的外行，而且他們一輩子看來也沒機會烤肉。在這巨大的壁爐前面，羅列著烤肉用的鐵叉、放柴火的鐵架、火鉗、鍋具，以及其他數以百計中世紀厨房中特有的器具，它們的功用我連猜都猜不出來；而這些東西看起來像——而且也有可能是——拷問用的刑具。至於其他部分，這大廳亂得像個地下儲藏室一般：蓋爾家一定是爲了顧及到音響的效果，把由他們大起居室中淸出來過多的家具全堆在這裏——或許更可能是爲了不影響他們過理性的生活——如此一來，使得大廳充塞著巨大而超重的家具，有如堆滿了廢物一般。

阿杜尼優雅地在我前面小跑步爬上寬濶的樓梯。我慢半拍地尾隨在後，我冰涼透濕的衣服緊貼在我身上，海灘鞋在地板上留下了可怕的水漬。他停下來等我，好奇的注視著我。

『你和馬克斯發生了什麼事？』

『那隻海豚——史帕羅的海豚——擱淺在沙灘上，而他幫我把海豚再送回水中去。牠把我們兩個

全拖下海去。』

『天啊，是眞的嗎？』他笑了起來，『我眞希望能親眼看見！』

『我可以確信你一定有機會的。』至少他不會因爲方才音樂室中發生的事而流露出絲毫沮喪。我猜想他是否對這些事早已習以爲常了。

『你遇到馬克斯的時候，是打算想去找人來幫忙？原來如此，我明白了。不過你又怎麼會在這麼黑的大半夜一個人跑到沙灘上去？』

『現在拜託你別問了。』我溫和地說著，『我已經聽够了馬克斯問我的問題了。我到那下面去是爲了要找一只戒指——就是這只——我姊姊今天早上把它忘在海灘上。』

他看見我手上的戒指，眼睛和嘴都張得老大，目瞪口呆地出神看著。『嘖！嘖！嘖！那東西一定很值幾個錢，那麼大！怪不得你連在這麼黑的夜裏完全不在乎走這麼長一段路！』

『和你們的旅程比較起來會更有價值嗎？』我天眞地問著。

那雙美麗的眼睛翩然舞動起來。『我可沒那麼說。』

『不是？』我不安地注視著他。究竟——天老爺——他們在搞些什麼勾當？毒品？當然不是！軍火？太荒唐了！但是在當時，我對馬克斯的底細又知道多少？而他對於他父親會順口說出的什麼所表現出的憂慮，並非只是單單的憂慮而已，在我看來，似乎還有恐懼的成分。至於阿杜尼——我對眼前這年輕的拜占庭人的所作所爲完全毫無任何概念……

他問道：『你頭一次穿過樹林到下面去的時候，什麼人也沒看見？』

『馬克斯也問過我同樣的問題。我聽見胡利安爵士打開錄音機，但是我並不淸楚他的客人是否還在那裏。我想你一定知道那個人是誰？』

『我想是的。這是個謎題，不過我想我可以猜得出來。也許他們獨處的時候，蓋爾爵士會告訴馬克斯，也說不一定。』

『馬克斯平常在家中滴酒不沾嗎？』

『沒有任何人能找到這種東西。』

『原來如此。』

這下子我可淸淸楚楚地弄明白了。我這才知道謠言是如何空穴來風地形成，以及何以菲麗達會造成這種錯誤而荒謬的印象。到目前爲止，除了這種週期性的『發作』所造成的情緒錯亂，在我看來，胡利安・蓋爾爵士眞是再正常不過。而在眼前，我甚至回想起更早的從前，那些劇場界口耳相傳的私語，必然早就在認識他的人之間廣爲流佈，但是在我的那個階層，所有的流言，僅僅在胡利安爵士完美無瑕的退休演出那一陣子曇花一現。嗯，直到今晚，我才對事情的來龍去脈有了親眼的見證。

『我們原來還以爲他已經好多了。』阿杜尼說，『他已經沒這樣做，噢，有好長一段時間了。這恐怕會令馬克斯非常……』他費力尋找一個字眼。最後却脫口說出一個在我看來非常不合適的形容詞……『不悅。』

『我很難過。但是這一次他似乎又再掉進去了。』

『掉進去？噢，沒錯，我懂你的意思。這話說得沒錯。嗯，馬克斯會想辦法解決的。』他輕聲笑了笑，『可憐的馬克斯，他得想辦法解決每件事。哦，我們最好動作快點，不然你會著涼的，到那時候，馬克斯會想辦法解決我了！』

『他會這樣做嗎？』

『再簡單不過。別忘了，他付我薪水。』

他停了下來，按了牆板上的開關，若不是熟人，還眞看不見開關在那裏。另一盞昏暗的燈光又恢復光明了，這一回，燈是高高懸在粉紅色大理石的背景之中，還精心雕刻著維多利亞風景的無花果葉。現在我們面前有一道寬闊的廻廊，一端是一道巨大的鐵栓門，另一端，在白日的天光底下，會是一扇出於精心設計，有著瑰麗景觀的彩色玻璃窗。

『這邊走。』

他沿著廻廊快步領著路。昏黃的燈光映照著兩側掛著的野鹿和山羊令人心生悲憫的獵頭標本，還

立著一個接一個玻璃盒，裝滿了各種鳥類標本。牆上每隔一呎可供利用的空間，掛滿了各式武器——斧、刀、劍，以及老式的兵器，這些兵器在我（這個曾經爲戲準備過道具的人）看來，有燧石擊發的古董槍枝，以及舊式步槍，很有可能是希臘獨立戰爭時期的遺物。眞希望胡利安爵士和他兒子，都能像阿杜尼一般，對牆上致命的兇器全視若無睹。

『你的浴室就在前面那裏。』他指著前方一扇大門，對面牆上掛了些品味出衆、設計不俗的鞭戟，交叉相疊。『等我把東西放在什麼地方告訴你之後，我得離開去幫他裹他的手傷。』

『他傷得很嚴重嗎?他什麼也不肯說。』

『我想並不會十分嚴重。在我看，那不過只是皮肉之傷，倒是流了不少血。別擔心，馬克斯很仔細的，他會把自己照顧得好好兒的。』

『你呢?』我說。

他看起來有些吃驚，『我?』

『你也會同樣把自己照顧得好好的嗎?噢，我知道，這和我毫不相干，阿杜尼，但是……嗯，自己當心點。即使不爲你自己，也要爲米蘭達想想。』

他對我笑笑，伸手去摸他頸上一條細銀鍊，上面一定掛著一個十字架或是某種勳章。『你別爲我擔心，露西小姐。聖者會用他自己的方式看顧。』他臉上露出一種生動的表情。『相信我，他會的。』

『我可以想見，你今天晚上做得相當好了?』我有些冷淡地說著。

『我想是的。這裏就是了。』他把門推得大開，又找到另一個開關，我迴顧了一眼他身後大理石和桃花心木華麗耀眼的光彩。『臥房就是隔壁那間，由那邊過去。我會給你找條浴巾，待會兒還會替你準備些熱飲喝。你可以找得到路下去吧?』

『沒問題。謝謝你。』

他在一個簡直有儲藏室大小的儲櫃中摸索了一會兒，取出兩條浴巾來。『給你。你現在還要任何東西嗎?』

『我想這就够了。唯一的問題是——我一定得碰「那東西」嗎?』

『那東西』是一具令人生畏的機器，由外觀上看，顯而易見的是用來燒熱水的。那東西看來像是經過僞裝的地雷，立在一個佈滿指針和開關的儀表板上，像是飛機上的重重機關。

『你和蓋爾爵士一般糟，』阿杜尼寬容地說。『他管它叫羅麗泰，拒絕碰它一下。它絕對安全，毫無任何問題，是史帕羅的傑作。』

『噢!』

『這東西有一回曾經燒起來，不過現在已經修好了。我們上個月才再檢修過，史帕羅和我。』

另一個令人不解的笑容，門在他身後輕輕關上了。只剩下我和羅麗泰獨處。

你必須先爬上三級階梯才能來到浴池邊，浴池大得像個游泳池一般，佈滿了用深色黃銅製成的器具。但是等我一打開浴室的水龍頭，冒著水蒸氣的熱水滾滾流出來，我已經把傅利堡的任何不是全拋在腦後了。我希望馬克斯也能儘快享受到相同的福祉——可以想見的，一定還有另一間浴室，以及另一具像我這具羅麗泰般有效率的龐然大物——不過就在我爲馬克斯設想的同時，這天晚上其他種種驚險的經歷，全給我一股腦拋在腦後。我唯一希望的事，就是把那些像落湯鷄般濕透的衣服全脫下來，滑進棒極了的浴缸中……

就在我懶洋洋地拭乾我那被太陽曬成灼紅的身體之際，我那幾乎完全是尼龍質料的內衣已經乾了。洋裝和外套依然濕淋淋，於是我披在熱水管上，自己換上門後掛著的睡袍，然後踱進臥室中去，修飾我的臉孔，梳理梳理頭髮。

我身上還留著一些菲麗達刼後餘生的化妝品，其中包括一把梳子，於是我無可避免地在昏暗的光線中盡最大努力讓自己能重新見人。一面旋轉穿衣鏡夾在兩道高大的桃心木柱之間，看起來似乎就是要設計成地老天荒映照著其下地毯的模樣。我發現鋪在地上當門墊的一張報紙，竟然是自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日就留在那裏直到現在。

在暗綠的鏡子中，我的影像浮動著，簡直就像把人嚇掉三魂七魄的幽魂一般。我身上的睡袍毋庸

置疑的是胡利安爵士的舞台戲服，一件暗紅色的絲織厚長袍，令人不由自主思及那些舞台上的悲劇。加上我塗在唇上菲麗達的唇膏，一頭短而濕的捲曲亂髮以及手上光彩奪目的大鑽戒，實在有高度的戲劇效果。

我對鏡中的影像扮了個鬼臉，而後走出門，沿著掛滿了兇器的『死亡谷』回樓下去。

第十一章

我見到你的那一剎那，我的心
就飛了，情願伺候你，
我的心落在這裏，
甘願做你的奴隸……

——『暴風雨』：第三幕第一景

音樂室的門依然大開著，雖然裏面燈火大亮，但却一個人也沒有。杜松子酒也已消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看起來像碳酸礦泉水的什麼飲料，以及一只很可能裝過咖啡的杯子。

就在我站在門邊猶豫不決的時候，傳來一陣匆促的脚步聲。樓梯下一扇僕人出入用的小門打開來，湧入一陣冷風。

『露西？噢，我想我聽見了你的聲音。你還好嗎？現在暖和些了？』

『好極了，謝謝你。』現在他看起來，和剛才完全判若兩人。我注意到他手上已纏了全新的繃

帶，換上乾衣服之後——另一套厚羊毛衫和深色長褲——使他看起來就像原先一般健壯，而且還更顯年輕，好像和阿杜尼不相上下。他臉上的表情也是一樣，雖然表面上看起來依然有倦容，但是有一種和阿杜尼那深沉的興奮之情相類似的亢奮。的確，一趟值回票價的航行……

我隨即脫口說出：『你的衣服……你該不會是打算要再出門去吧？』

『只是開車送你回家而已，別緊張。一塊到厨房來，好不好？那裏很暖和，而且還有熱咖啡喝。阿杜尼和我準備了些東西吃。』

『我十分想喝杯咖啡。但是我不知道我該不該待下去——我姊姊一定早就爲我擔心得一塌糊塗。』

『我打過電話給她，告訴她發生了什麼事……很簡略的。』他露齒笑了起來，一個小男孩的笑。『事實上，高德費．曼寧已經先打過電話，告訴她海豚的事，以及她的鑽戒安然無恙，所以她相當高興，而且她說她迫不及待想見到你。現在，走吧。』

我跟著他穿過小門，走下一個空蕩蕩，回聲縈繞的步道。看來傅利堡中的僕人並不能够分享令他們前輩感到光榮的獵物，傅利堡的下人樓梯並沒有裝點著死去的動物和致命的武器。在我個人看來，我會用整棟屋子來交換這座厨房，一個洞穴一般巨大而美好的所在，有一具燒著大木塊的壁爐，在食物和咖啡的氣息之外，又加添上它們刺鼻的甜味，用跳動而活潑的光彩照亮整間屋子。

厨房中央是張有一英畝大，磨得發亮的木頭桌子，在屋裏的一角，阿杜尼在電爐上煎著什麼東西，這電爐八成又是他自己和史帕羅的精心傑作。屋子裏有一股棒極了的燻肉配上咖啡的香氣。

『你可以吃點燻肉煎蛋，好嗎？』馬克斯問。

『她一定得吃，』阿杜尼回過頭來，簡短地說，『我已經做了她的份了。』

『嗯……』我才開口，馬克斯就拉來一把椅子，替我放在桌子最靠近火爐的一端，桌上擺了一副個人用的杯盤之類的餐具，和整張桌子比起來，不過才佔了大約五十分之一的面積。阿杜尼在我面前放下一個盤子，我才突然察覺到我是多麼的餓。『你自己吃過了嗎？』我問。

『阿杜尼吃過了，而我則剛剛開始喝我的咖啡，』馬克斯說，『要不要我也替你倒上一杯？』

『好的，謝謝。』我不知道在這時候問起胡利安爵士是否算是明智之舉，在此同時，我又想起我身上那件借來的睡袍。『我的衣服都還沒乾，所以我借了你父親的袍子。在你看，他會不會不高興？這件衣服可眞是華麗極了。』

『樂見其成，』馬克斯說，『當然他不會介意。他高興都還來不及！要不要糖？』

『好的，謝謝。』

『好了。如果你把那一身濕衣服穿到外面去，我看肺炎病菌這下子可有機可乘。阿杜尼是個好厨子，一逮到機會就不肯放過。』

『好吃極了。』我嘴裏塞得滿滿的，含糊地說道。而阿杜尼給了我一個會心的笑容。他說，『榮幸之至。』然後又對馬克斯說了些話，在我（苦讀了一個星期的會話課本之後）聽來，好像是問：『她會說希臘語嗎？』

馬克斯用一種奇怪的姿勢搖了搖頭——有如一隻不聽話的駱駝表示輕蔑一般——這是希臘人表示『不』的方式。而後這孩子連珠炮一般吐出一段冗長而一本正經的談話，而我一個字也聽不懂。那些話，在我猜想，焦急和興奮要遠超過恐懼。馬克斯聽著，皺起了眉頭，沒有任何評論，只除了有兩次用希臘語打斷了阿杜尼的話——兩次都是同樣的字眼——好使阿杜尼機關槍一般的速度停下來，讓他再慢慢地說個清楚。我平靜地吃著燻肉煎蛋，試著不去注意馬克斯臉上愈蹙愈緊的眉頭以及阿杜尼語氣中逐漸升高的興奮。

阿杜尼把一切都交代清楚之後，才瞥了一眼我空空的盤子。『你還想再吃一點嗎？也許，想吃點乳酪？』

『噢，不了，謝謝你。那些東西好吃極了。』

『要不然，再來點咖啡？』

『還有嗎？』

『當然。』馬克斯又倒了一杯，把糖罐推了過來。『要抽煙嗎？』

『不，謝了。』

他把香煙放回口袋中的同時，原本在收拾我餐盤的阿杜尼，快而輕聲地用希臘語說了什麼，馬克斯又把香煙拿出來遞給他。阿杜尼拿了三支香煙出來，當他發現到我注意著這一切的時候，對我笑了笑。隨後他又用希臘語向馬克斯說了些別的話，再加上一句：『晚安，露西。』就由厨房遠處一扇我先前沒注意到的門走了出去。

馬克斯自在地說：『原諒我們神秘兮兮的態度。我們已經把我父親送上床去了。』

『他還好嗎？』

『他就會好了。』他看了我一眼，『我猜想你已經聽說了他的——麻煩？』

『沒有。我怎麼會知道？我一無所知。』

『但是如果你也是這一行裏……我還以為這些話早已人盡皆知了。』

『但是我什麼也不知道。』我說，『我猜想一定是有許多風言風語，但是所有我聽說到的只是他狀況不怎麼好。我猜想可能是心臟還是什麼別的地方有毛病。而且說實話，這裏也沒有一個人知道——至少，非麗達就不清楚怎麼回事。如果說有任何傳言，你可以打賭，她一定會是頭一個聽到的人。她只知道你告訴過里奧的事，像什麼他曾經生過病，住過療養院。這樣的事時常發生嗎？』

『如果你昨天這樣問我，』他有些難堪地說，『我一定會說，這樣的事大概再也不會發生了。』

『你送他上樓的時候，他有說過什麼嗎？』

『說了一點。』

『告訴你那個人是誰嗎？』

『是的。』

『還有他們談了些什麼？』

『並不如你想的那樣，沒有。他只是一再地重複著那句「他並沒有從他身上得知任何事」。就這一句話，翻來覆去地把說著。他似乎興奮快活地把一切都拋在一邊。然後他就睡著了。』

我說：『你應該明白，在我看來你可以停止發愁了。我敢和你打賭，無論如何，你父親一定什麼也沒說。』

他驚異地注視著我。我以前從來未曾察覺他的眼睛竟是這般深邃。『什麼事令你如此確信？』

『嗯……』我有些猶豫，『你有些不知所措的慌亂，在那個時候，但是我除了冷眼旁觀，別無其他的事可做。我可以告訴你我對這件事的看法。他的確是喝醉了，但是在我看來，他是打算隱瞞他所知道的什麼事……他已經忘了為什麼，只知道他必須這樣做。他知道他絕對不能透露任何有關——有關你和阿杜尼所做的事。他已經醉得分不清到底誰可靠誰不可靠，但是却不肯放棄他所知道的事：他甚至只因為有我在場，而對你及阿杜尼支吾其詞，那怕是像安迪亞奇斯究竟出了什麼事這般無關緊要的問題。』我笑了起來，『然後再看看他背誦台詞，撫弄著錄音機的種種行為……你絕對不會告訴我，說他時常會在會客室中演出莎士比亞的戲吧？一個眞正的演員是不會這樣做的。他們一離開舞台，就會把表演的事全拋到九霄雲外，這樣才不會令他們時感厭倦。這令我想起——聽著，我很抱歉，我是不是說得太輕率了？也許你認為我不應該……』

『老天，不會的。繼續說下去。』

『這令我想起，他之所以一再複誦台詞，只因為他知道這樣一來，他就能使他自己——或是這錄音機——安然無恙脫離險境，他可以就這麼持續不斷地叨叨念個不停，而不會脫口說出任何不該說的話。我聽見的聲音，很有可能是他打開錄音機放給客人聽。』

他的嘴角掠過一抹釋懷的笑。『他盡了最大的力了。除此之外，我可以確信車庫中的相遇純屬意外。如果阿杜尼和我早受到懷疑，我們必然會被監視，甚至被釘梢……然後在我們回家的路上受人攔截。』

『嗯，你說得沒錯。這便足以說明，如果你父親對他說了任何事，甚至透露了你們兩人到那裏去的蛛絲馬跡，他有相當充分的時間去召來警察，或……或做任何事。』

『當然。』他看了我一眼，並沒有因此而放心。

我有些猶豫，『爲你父親的狀況而擔憂，自然——那又是另一回事。我對這些事一無所知。在你看，會不會是這件事……嗯……又令他開始喝酒。』

『很難說。他不是嗜酒如命的人，你也知道。這並非是一種病態的耽迷，他之所以會這般週期性的酗酒，完全只是因爲要擺脫他揮之不去的沮喪。我們只能等著看事情會有什麼發展。』

我什麼也沒再說，只是把椅子從桌邊掉個頭，面向火爐，繼續喝我的咖啡。木柴熊熊地燒著，嘶嘶作響，其中有塊木頭上，樹脂燒成了一個又一個泡泡，焦炭般的樹皮上，乳白色的小圓球爆破了又脹起。大而通風的房間中，充滿了恣意的夜的千種聲音；樹脂泡的爆裂、火焰熊熊的燃燒，夜晚時分某些上了年紀的木頭地板嘰嘎作響，以及老式熱水管的叮噹聲。我把胡利安爵士的臥房軟拖鞋伸向火爐的時候，一隻蟋蟀叫了起來，那麼突然又那麼清晰，彷彿只有一碼遠。我吃了一驚，嚇得跳起來。而後抬頭上望，發現馬克斯正注視著我，我們相互會心一笑。我們兩人一言不發，動也不動，但似乎有一種無語的交談在我們彼此之間相互溝通。我感到全身滿溢著一種突如其來的自得與愉悅，在心湖中蕩漾。彷彿我生日的清晨，太陽展露笑容，而世界完全屬於我一個人所有。

然後他又轉過身去，再次凝視著跳動的火光。他開口說話，單純得彷彿只是繼續我們未了的話題：

『一切都開始於四年之前。那時父親正在排演霍華特別爲他寫的，備受矚目的「老虎老虎」。你應該還記得，直到現在依然還在演出。就在戲準備開演之前八天，我母親和妹妹在一場車禍中意外喪生。出事的時候，是我妹妹開車，那並不是她的過錯，但這樣想依然於事無補。我母親當場就送了命，我妹妹又醒轉過來，拖了一天——已經够讓人推斷究竟出了什麼事，雖然他們一直試著不要她回想起這個悲劇。當時我遠在美國，而且世上的事，好像總是禍不單行，我正因盲腸炎住院開刀，沒辦法趕回家來。嗯，我告訴過你，這件事離「老虎老虎」的開演日只有八天，而戲依然如期上演了。我想我不必告訴你這樣的情況會對我父親那樣的人造成多大的影響……這件事會毀了任何人，也令他送了半條命。』

『我想像得到。』我同樣也能够想像到馬克斯他自己，困在異鄉醫院的病床上不得動彈，所有的消息只能靠著電話，電報，以及郵件……

『從那個時候起，他就開始喝酒了。大約就在我病癒返家的兩個月前，然而許多難以估計的傷害已經造成了。當然，我也知道這件事會令他遭受到多大的打擊，但直到回家來那情景才眞是叫我吃驚……』他停了半晌，『你可以想到的，屋子裏空蕩蕩的，看起來就像大難過後，彷彿幾乎有好幾個星期沒有人打掃，塵埃遍佈。這樣話聽起來有些可笑，但事實正是如此。那裏像沙漠一般——只有空洞的回音。莎莉——我妹妹——總是我們家活力最充沛的人。我看見我的父親，瘦得像張電報紙一般單薄。他的頭髮較以往有三倍花白，彷彿就像破穀房中堆積的枯葉一般。他幾乎都不睡覺，可想而知，喝個不停。』他在座位上動了動身子。『他曾經說過，那屋子就像是沒有生火的皇家廚房。』

『那是戲裏的對白，透納的「復仇者的悲劇」。「地獄就像是巨大的沒有生火的皇家廚房。」』

『「地獄」？』他複誦著。『噢，我知道了。』

我隨即答道：『其實兩者並沒有關聯。對他而言，這不過只是一種想像。』

『是因爲空虛嗎？』他突然笑了起來。『你眞是善解人意，不過別擔心，事情總會過去的。』他又停了下來。『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後來漸漸好了，震驚已慢慢恢復，而且如果是和我待在家中，他不會喝這麼多的。但是每當他過於疲憊，或是心力交瘁之時，甚至處於他無法承受的某種該死的沮喪谷底之中——這些東西全像痲疹一般眞實，我想我不用再向你多加說明——他會把他自己喝到瞎眼，「只此一次」。很不幸的，所有的努力全不管用。嗯，如果你還記得，那齣戲連演了好長一段時間，而他也演了十八個月。在那段時間，我只讓他遠離開酒三個星期。而後他又必須回到倫敦去，只過了一段很短的時間，那屋子又令他再度感到沮喪，而且「只此一次」的藉口，使他再度開始繼續酗酒。』

『你難道不能叫他把房子賣了，搬到別的地方去。』

『不行。他在那裏出生，甚至他父親也是。這樣的事他連考慮都不會考慮。嗯，這樣過了一兩

年，他的情形每下愈況，越來越糟。而後就開始「精神崩潰」了，而且接二連三的發生，多謝他的朋友，對外界只公開宣稱他是由於工作過勞而心力交瘁。他依然清楚地知道發生在他身上的事，而他的誠實和自負，使他在事情依然可以當成流言般不被證實的時候，便自己公開了。他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事……到一座「療養之家」，接受「治療」。然後我帶著他到這兒來，確定他是否眞的痊癒了，而且順道靜養。現在他雖然已經下了決心要回去，但是我知道，如果有任何重蹈覆轍的危險，他是不會這樣做的。』他草草嘆了口氣，『我原來還以爲他已經自這件事中復元了，但是現在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那並不只是意志力的問題，我想你應該能够了解。別因此而瞧不起他。』

『我知道。我怎麼會瞧不起他呢？我愛他還來不及。』

『露西．華玲的個人風格。總是不經意地洩露出她的心事，只因爲沒有人能了解。不，我不是譏笑你，天知道……你願意告訴我一件事嗎？』

『什麼事？』

『你在下面海灘上說的話可是認眞的？』

這突如其來，彷彿不經意脫口而出的問題，令我好半晌手足無措。『在海灘上？什麼時候？我說了什麼？』

『我知道我不該對聽到的話認眞的。那時候我們正在上臺階。』

一陣靜默。一塊木頭輕聲落了下來，燃起一片嘶嘶的火光。

我有些難以啓齒地問道：『你不會要求得太多，是不是？』

『我很抱歉，錯在我太笨了。算了吧。我的老天，時間是我自己選的，正如你所說的。』

他彎下身子，從爐前的石塊旁拿起一把火鉗，讓自己忙於撥弄燃燒著的木頭。我注視著他避開的臉，羞怯緊緊攫著我，而對於他竟會遲鈍地問出這樣的問題感到氣憤。如果重來一次，我再也不會說這樣的話。

火鉗撥弄之下，挑起了一陣跳躍的火花。火花往上竄動，燒著了另一塊木頭。火光照亮了他的

臉，在那一刹那，所有今天晚上歷經的驚險、痛苦和緊張的痕跡，自他臉上一一閃過，緊皺著的眉頭是那般神似他的父親，還有他臉頰和雙唇那冷峻而敏感的線條。這短暫的火花也同樣照亮我心中的什麼事。我才是那個太愚笨的人。如果有人提出問題，那是因爲他需要知道答案。他爲什麼要痴痴等候，選擇適合我的『時刻』？

最後我終於十分自然地開口說道：『如果你在三個鐘頭之前問我像那樣的事，我想我必然會說我壓根就不喜歡你。而且我……我想我還會深信不疑……我想……但是現在你坐在那裏盯著我看，你只是一動不動地盯著我——就像那樣——而我該死的骨頭全化成了水。這不是件好事。我以前從來沒發生過這樣的事。我願意爲你做這世上的任何一件事，而你也知道。如果你不這樣，那麼你應該……不，聽著，我——我不是這意思……你要求我……』

這一個吻更令人難忘。雖然同樣喘不過氣來，但至少這一次我們渾身乾爽溫暖，而且對彼此已經有了長達兩小時之久的認識……

從陰影中的不知名所在傳來一聲尖銳的響聲，接著又是嗡嗡聲。那麼突然，我們立時分開有一碼遠。

一個微小而有韻律的聲音低唱：『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而後又是突如其來的寂靜。

『該死的鐘！』馬克斯爆出一句詛咒，隨後笑了起來。『它老是把我嚇昏頭。那聲音聽起來像是有什麼人背地裏鬼鬼祟祟地放暗槍。我很抱歉，我是不是把你弄疼了？』

『正好丟在地上。』我輕顫地說著，『四點鐘了，我一定得走了。』

『只要再等一會兒，好不好？現在，聽著，有些事你必須要知道。我會試著儘量不要用太久的時間，你可以再坐下來嗎……？別理那個鬼鐘，它老是走得太快。』他挑了挑眉毛，『你爲什麼要那樣瞪著我？』

『因爲第一點，』我說，『男人聽見機關槍的響聲，並不會跳得半天高。除非他們正在期待著，就是這樣。你也是嗎？』

『也許。』他玩笑地說著。

『老天爺！那麼看來我是一定得坐下來一聽究竟了！』我坐了下來，讓我的絲裙端莊地環抱著我。『說吧。』

『等一下。我先加塊木頭。你夠暖和了嗎？』

『可以了，謝謝。』

『你不抽煙？從來沒抽過？聰明的女孩，好吧……』

他用手肘支著膝頭，又再凝望著火光。

『……我也不知道該從那裏說起，但是我會試著儘可能地簡明扼要。那些細節你可以稍後再深究，如果你沒有辦法自己找到答案。我想要告訴你今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尤其是明天馬上要發生的事——哦，我的意思是今天——因爲我希望你能幫我的忙，如果你願意。不過爲了清楚起見，我還是從故事的一開頭說起。我猜想你會說由亞尼．卓拉斯開始；無論如何，我就從那裏說起。』

『那麼，事情是眞的囉？他眞是個走私客？』

『是的，毫無疑問。亞尼經常夾帶著貨——各式各樣短缺的東西——跑到阿爾巴尼亞的海岸去。你對「接頭人」的猜測也完全正確，他在那邊是有個「接頭人」，名叫米羅。在這邊則有人提供貨物，並且付他報酬。但那個人不是我。你這一點猜測可大錯特錯了，你對阿爾巴尼亞究竟知道多少？』

『連一點也說不上。我在到這裏來之前，也曾經想找些有關的書來讀。但是這類的書少得不能再少。當然，我知道那裏是個共產國家，她像把匕首般緊挨著狄托的南斯拉夫，另一邊則是希臘。我猜想那是個貧窮的國家，沒有多少可耕的土地，也沒有任何工業。只有在饑餓邊緣掙扎的農民。就像希臘有些地方一樣。除了海岸邊的一個港口杜利斯，還有首都，提拉那，我對那裏的任何地方全一無所知。但是在我想像中，這個國家在大戰之後依然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十分艱苦，而四處尋找外援。這就是何以蘇俄會介入的原因，是不是？』

『沒錯。蘇俄供給阿爾巴尼亞工具、耕耘機以及種子等等東西，這些全是戰後重新開展農業所不可缺少的。不過事情並不是這般順遂。我現在不想多說——事實上，連我自己也無法確定我自己的了解是否正確——但是就在前幾年，阿爾巴尼亞和蘇聯交惡，也脫離了共產國家，但是，因爲阿爾巴尼亞仍然迫切需要援助（甚至還要準備和蘇俄對抗），於是轉與中共示好。中共在那個時候也和蘇俄齟齬，當然再樂意不過去取代原先蘇俄對阿爾巴尼亞監護人的角色——而且打算就這麼一腳踏進歐洲的後門。情勢依然相當棘手，現在阿爾巴尼亞已經完全封閉了所有邊境，除了通往中國大陸。你沒有任何辦法進去，而我向你發誓，你也絕對出不來。』

『就像史帕羅的父親？』

『我懷疑是他自己不願意出來。但是你可以說他使我們的故事又邁進一步，就是史帕羅。我猜想你已經聽說過瑪麗亞和她的家人跟我們的關係了？』

『可以這麼說。阿杜尼告訴過我。』

『大戰期間，我父親就待在柯夫島上，他曾經和史帕羅的父親共事過一段時間——我猜想，大概是瘋狂任性的事，但是却相當眞實而引人入勝。無論如何，他爲我父親放浪不羈的個性所吸引。』馬克斯淡淡笑了笑。『有人猜想他們在一起一定也有格格不入的時候。當孿胞胎生下來的時候，父親當了他們的教父。也許你不知道，但是在此地，他們把這件事看得相當認眞。這教父可眞正要負責任——說起來對孩子的未來，他要做的和孩子的親生父親一樣多，甚至還有過之。』

『我聽阿杜尼說過。很明顯的，他對兩個孩子的命名有他自己的說法。』

他笑了起來。『那是當然。甚至在那時候，柯夫這小島就影響著他的所思所想。多謝老天，我是在倫敦出生，不然我有種預感，絕對逃不了像費迪南那樣的名字。你會爲這樣的事在意嗎？』

『簡直糟透了。費迪南這名字令我想到一種娘娘腔的野牛。那麼，你的全名是什麼？馬克斯邁里安？』

『謝天謝地，不是。是馬克斯威爾，那是我媽媽取的名字。』

『在我看來，也許你有個並不固執己見的教父。』

他淡淡笑了笑。『太正確了。完全是傳統的英國式的，他給了我一把銀湯匙，然後就從我的生命中消失了。但是在柯夫島上你就不能這樣做。當史帕羅的父親失蹤之後，他們的教父幾乎可以說是完全負起了養育孩子的責任。』

『事情發生的時候，他依然還留在這裏嗎？』

『沒錯。歐戰結束之後，他又在這裏待了些時候。就在那段期間，他覺得他自己對這家庭多少有幾分責任。如果他能够的話，他或許會入希臘籍，因爲瑪麗亞無親無故，他們一家窮得像老鼠一樣，於是他就把這一家人的生計全攬在自己身上，甚至連他回家之後，都還每個月寄錢來。』

『老天爺！但是說實話，那他自己的孩子——』

『他處理得很好。』馬克斯的聲音突然低沉起來。『我們並不富有，天知道……而一個演員的生活也相當不穩定，儘管他再出色……但是對一個希臘家庭而言，只要一點小錢就可以過得很安樂了。他負擔他們全部的生活，直到瑪麗亞出來工作爲止，即使在那之後，他也或多或少寄些錢來，直到孩子們也都能工作。』他伸出一隻脚，把爐床餘燼上的一塊木頭踢得裏面一些。『有好些年，我們每年到這裏來度假，我就是在這裏學會希臘語，而孩子們也學會了英語。我們相處得極爲愉快，爲此連我父親也相當高興。我眞是謝天謝地，在出事之後能把他送來像這樣的地方……這裏就像是另一個現成的家。這對於他的幫助遠勝過其他任何事。讓需要得到滿足。』

『老天爺，有數以千計的羣衆需要他，但是我知道兩者是截然不同的。但回到這裏來是爲尋求平靜好全心休養，然而史帕羅却死了。這消息一定使他受了相當大的打擊。』

『問題是，』馬克斯說，『瑪麗亞不願意相信孩子已經死了。她一直要求我父親去查出他究竟出了什麼事，並且把他找回來。顯然的，她一定向聖史比利東爲他發過願，所以她根本不相信他會淹死。她不知從那裏來的念頭，認爲他一定是找他父親去了，一定得設法讓他回家。』

第二支香煙又燒成一截煙蒂，煙蒂拋向火爐的時候撞上了圍欄，再跌到爐台上。他起身撿了起

來，丟到火中。然後就肩膀抵著壁爐上方，站在那裏。

『我知道這樣的說法並不合常理，不管曼寧告訴她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做母親的永遠都不願意聽任何解釋。更何況孩子依然有一線生還的機會。我父親對處理的方式也無法感到認同，而我也知道，無論是他或者瑪麗亞，除非等到他們發現了他的屍體，他們絕不會心安的，所以我只得設法。我到所有能去的地方打聽消息，包括這裏以及對岸大陸上，如果他沖到岸上來，首先必須知道他是生是死。我也請人從雅典方面試著設法由阿爾巴尼亞那邊打聽。史帕羅落水的地方，海流是向著阿爾巴尼亞海岸湧去。嗯，我的確設法想要獲知最後的結果，但是毫無任何下落。沒有任何人看到他，無論是在希臘或是阿爾巴尼亞。』

我說：『而我還勸你該把別人的事放在心上，我眞抱歉。』

『你不會想到那件事和我有何相干。』

『嗯，沒錯。看起來那似乎是高德費的事。』

『我想也是。不過當地的希臘人總是以爲這該是我父親的工作——或者是我的——必須去完成。所以警方一直和我們保持連繫，所以我們可以確定事情若有任何進展，我們一定會得到消息。而星期六晚上，亞尼・卓拉斯例行出海走私到對岸去，的確透過他的阿爾巴尼亞「接頭人」得到了一些史帕羅的消息，於是他直接來找我們。或者更恰當的說法是：他儘可能地直接來找我們。你星期天晚上看見他的時候，正是他上來找我們。』

我在椅子裏坐直了起來，『史帕羅的消息？是好消息嗎？』

他還沒開口我就知道答案了。他眼中跳動的光彩猛然令我想起阿杜尼在樓梯上盯著我的表情，同樣的生動，同樣的熱切。

『噢，是的。他來告訴我們，史帕羅還活著。』

『馬克斯！』

『是的，我明白。你可以想像得出我們心中的感受。他給沖上了阿爾巴尼亞那邊的岸上，斷了一

條腿。雖然筋疲力盡地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但是他生還了。發現他的人只是沿岸的居民，牧羊人，他們找不出任何理由非把這件事向人民警察報告，或是其他這類的單位。大多數的人都知道有走私的事，就我看來，這些當地居民可能認為史帕羅和這類的事有所牽連，所以他們對他的事守口如瓶。尤其是他們還通知了當地的走私客，那個人——可想而知——認得米羅，就是亞尼的「接頭人」。他在星期六那天把消息告訴了亞尼。』

『噢，馬克斯，那眞是好極了，眞的是！亞尼親眼看見他了嗎？』

『沒有。那只能算是第三手的消息了。米羅不大會說希臘語，所以亞尼只能從他那裏得知一些簡單的事實。史帕羅再三交代不要把這件事向任何人張揚，任何人都不行——即使連瑪麗亞也不可以——說他依然還活著，除了我，我父親，和阿杜尼……這些一直設法想救他出來的人。』他短暫地停了一下，『嗯，很顯然的，我們不能到警察局去，循正常的管道把他救出來。否則設法搭救他的人會惹上麻煩，更不用說亞尼和米羅了。所以亞尼想利用夜晚秘密地把史帕羅救回來。』

『所以他見過你之後又回去了，不巧碰上海岸巡邏隊將他擊傷了嗎？』

他只是搖了搖頭。『他不可能一個人隻身回去；把史帕羅救出來不是一個人能做得到的——別忘了他現在是躺在擔架上。不，亞尼星期天夜裏到這裏來，只是來要我陪他一道過去。當天晚上他們已經約好了時間地點；米羅和他的朋友會把史帕羅送到那裏，而亞尼和我把他接運出來。所以你看見的——』

我對下面的話全恍若未聞。終於所有的事實都拼湊在一起了，我只能怪我遲鈍到沒在以前看出來。我的眼光轉向他纏著繃帶的手腕，所有昨夜的點點滴滴全一一浮現眼前：他穿過樹林的秘密旅程，那種不只一個人由我身邊掠過的感覺，那貓頭鷹的叫聲，以及阿杜尼鮮活的面孔……

我站了起來。『那個人！阿杜尼和那個人！你帶了阿杜尼，昨天晚上你親自到那邊去了！你的意思是搞定了？你眞的把史帕羅帶回家來了？』

他的目光輕快地跳動著。『我們的確做到了。此刻他就在這裏，有些疲倦，但是還活得好好的。

我會告訴你，我們昨天晚上的冒險値回票價。』

我又重新坐了下來，放鬆地重重把自己丟到椅子上。『我簡直難以置信。這眞是……太奇妙了，噢，這個復活節瑪麗亞一定會為她自己點一支可愛的蠟燭！你想想看，瑪麗亞、米蘭達、胡利安爵士、高德費、菲麗達……每個人都會多麼高興啊！我簡直等不及天亮了，看見這個消息傳開去。』

他臉上的光彩在瞬間暗淡下來。也許那只是我的想像，因為爐中的火光似乎也漸漸朦朧了。

他憂鬱地說道：『我恐怕這消息還不能傳開，絕不能傳出去。』

『但是——』我有些手足無措地注視著他，『——連他母親和妹妹也不能說？究竟為什麼不行？畢竟他已經平安地回家來了。毫無疑問的，只要離開阿爾巴尼亞，他還有什麼好怕的？而且米羅一點也不會受到牽連——甚至沒有人需要知道史帕羅曾經到過阿爾巴尼亞。我們可以編個故事——』

『我也考慮過這一點。說他被沖到海峽中另一個小島——普瑞斯特羅島——的岸上，碰巧我們打魚經過那裏，他設法引起我們的注意。這雖然騙不了希臘的警方，或是醫生，但是他們也只能這樣接受我們的說法。問題不在這裏。』

『那是什麼？』

他猶豫了半晌，而後開口說道，相當的慢：『史帕羅依然還有危險……不是海岸另一邊，而就在這裏。任何和他有關的事，也都牽涉到亞尼。而亞尼現在却死了。』

他臉上的某些表情——那些他保留不說的事——令我有些害怕。我發現我自己激動地抗議著，激動得似乎像是我的抗議可以把那些罪惡的事遠遠地推開。『但是我們知道史帕羅發生了什麼事！他從高德費的船上落海！他現在怎麼會有任何危險？而亞尼的死純粹只是個意外！你是這麼說的！』

我停了下來，靜寂是如此的突兀，你可以聽見布穀鐘那有些瘋狂的滴答聲，以及我雙手在膝蓋上扭動，眞絲布料摩擦的輕響。

我平靜下來，說道：『說下去，不必隱藏什麼，直接說出來，把你所知的告訴我。你是在暗示高德費．曼寧——』

『我沒有暗示任何事。』他的聲音冷漠得近乎有點無禮。『我只能告訴你，事情就是這樣，高德費・曼寧把史帕羅推下海去，想讓他淹死。』

靜寂再度降臨，另一種截然不同的靜寂。

『馬克斯，我——我無法接受這樣的說法。我很抱歉，但那是不可能的。』

『事實就是如此，沒有任何出入。史帕羅自己說的。是的，我想也許你已經忘了，我和他談過話了。他就是這麼說的，而我完全相信他。他沒有理由要說謊。』

時間急速地流去。他下了決心他必須把實情告訴我，於是便把事實向石頭般向我擲來，而也像石頭般擊中我。

『但是——爲什麼？』

『我不清楚，史帕羅也不曉得。你把事情經過仔細想想，會發現他說的確實是實話。他沒有理由要造謠生事。他也像你一樣，爲這件事感到吃驚。』他又更加溫柔地加上一句：『我很抱歉，露西，但是我恐怕事實就是那樣。』

我默默無言地癡坐了一兩分鐘，什麼也不想，只是低頭注視著我的手，扭動著那顆巨大的鑽戒，看著火光在鑽石的稜面間映現炫目的璀璨光彩。慢慢的，那種震驚的感覺逐漸退去，而我開始思索起來……

『你以前就懷疑過高德費嗎？』

『沒有，』他說，『爲了什麼理由？但是我從亞尼那裏得到口信之後，我的確想不透爲什麼不能讓高德費知道。到底，不讓史帕羅的母親和妹妹知道這消息是可以理解的。因爲她們會興高采烈地在亞尼還沒把事情搞定之前，就四處張揚。但是不告訴高德費就是另一回事。他一定會替史帕羅的安危掛慮，而且他有此地最好的船。再說，他是個經驗豐富的海員，而我却不是。我原先還期望他能加入營救行動，至少比我和阿杜尼更有用。雖然只是幾件小事，但却的確使我想不透。然後第二天亞尼被發現已經死了，再加上史帕羅不尋常的警告，令我更加疑慮。』

我說：『你現在的意思不會是說——你不會是說高德費殺了亞尼・卓拉斯吧！馬克斯——』

『我告訴你有關史帕羅的事全是實情，至於發生在亞尼身上的事只是我的猜測。但是在我看來，謀殺會一件接著一件發生，就像黑夜緊跟著白天。』

『謀殺……』我並不認爲我的聲音很大，但他却像聽見我說話般點了點頭。

『我對這一點相當確定。如出一轍的手法。他頭上給重重打了一下，然後給丟進海裏去。船上的空酒瓶，在我看來，也是相當好的證據。』

『他是被船桁擊中的。警方說上面有頭髮——』

『他也有可能是被人用船桁擊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在那樣一塊木頭上撞破一個失去意識的人的頭，那木頭硬得足以在他被丟進水中之前先送了命——而且也硬得足以掩飾掉你把他擊斃的痕跡。我自己也還沒有想通這一點，我只是說事情有可能是這樣。』

『爲什麼我們離開之後你又回到屍體旁邊去？』

『亞尼星期天晚上在我們分手之後，我聽見他的船又出海去了。我在懷疑他是否愚蠢得又回去做他的營生去了，遇到了海岸巡邏隊而惹上麻煩。由於這些顧慮，我打算先去看看，也許他身上什麼地方會發現彈孔，或是有什麼別的啓人疑竇、值得調查的證據。我十分擔心，在我還沒把史帕羅安全地救回家之前，萬一他們就展開嚴密的海岸巡邏，那事情就功虧一簣了。』

『我明白了，那麼你的手腕——是海岸巡邏隊的傑作嗎？』

『沒錯，一顆不長眼睛的流彈。眞的只是擦傷而已，等我請醫生治療史帕羅斷腿的時候，會一起檢查檢查的。他們一定是聽見什麼聲音，便盲目開起火來。我們那時候正好在他們的射程之外，而且完全躲過了他們的探照燈。』

我開口說話，極其困倦：『我想你應該相當清楚你在說些什麼……但是整件事似乎是……對我來說太不可思議了。我甚至不能理解爲什麼會造成這一切。』

『我的老天，誰又能够理解呢？但是我告訴過你，有關亞尼的事完全只是出於臆測，而到目前爲

止，還沒有足够的證據可以支持我的論點。頭一件事是得再和史帕羅好好談談。那時候匆匆忙忙，只聽他簡單交代了一下，在我決定該採取什麼對策爲上之前，我想先聽聽其他的事。他現在應該有能力可以告訴我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還有無論他淸不淸楚，他也許會對曼寧爲什麼要對他下毒手有些蛛絲馬跡的線索，供我們參考。如果他知道什麼事，那也許就是亞尼死因的證據。如此一來，說不定使兩件謀殺案有了必然的關聯……』他猛然直起了身子，把肩膀自壁爐上方移開。『嗯，你應該可以看出來，我們必須把這男孩以及他所知道的事平安地交到有關當局的手上，而且得在高德費．曼寧聽到任何一點他並未像亞尼一般送命的風聲之前。你現在想和我一道去看看他嗎？』

我驚訝地抬眼望著他。『我？你要我一起去？』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告訴過你，我希望你能幫我的忙，而且——如果你願意的話——你最好也能像我們一樣弄淸楚來龍去脈。』

『當然，我會盡力而爲。』

『親愛的，來吧！現在，別再像那樣盯著我看，而且也別再發愁。事情的確是不可思議，正如你所說的，但是當一個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時候，他必須這麼做。我們得小心地走我們的每一步棋，也就是說，在眼前這當口，先相信史帕羅告訴我們的事，好嗎？』

我點了點頭，就如同我的頭倚在他的肩膀上一般自在。

『那麼聽著。我目前所必須解決的事，正如我們所計畫的，是一大早得直接把孩子送到雅典，住進醫院裏去，然後再找警方報案。等到他把來龍去脈向警方交代淸楚，他就可以平安地回家了。』他放鬆了我。『嗯，我們該走了吧？』

『他在什麼地方？』

他笑了起來。『就在我們的脚底下，在一個詭異但却絕對安全的地窖裏，而且阿杜尼還帶了把里奧家軍火庫中的來福槍在一旁守護著他。來吧，在布穀鐘下面，就是通往地窖的岔路。』

第十二章

我的酒收藏在我的酒窖裏，
在海邊的一塊岩石旁邊。
——『暴風雨』：第二幕第二景

門後是一道寬石梯逕直通往下方。馬克斯按了一個開關，亮起了昏黃的光替我們照亮眼前的路。他關上了笨重的門，我聽見身後傳來鑰匙在鎖孔中旋轉的聲音。

『我走在前面，這樣好嗎？』

我緊跟著他，好奇地環顧著周遭。在我看來，這幢建築物的其餘部分將會讓我在下面發現什麼可怖的景象，我想如果在牆上出現了一具鐵鍊銬住的白骨，我也不會有半點驚訝。但是樓梯引著我們來到地下的走道，却除了酒架之外別無其他令人怵目驚心的東西——相當地空曠——那些酒架在寬濶的走道旁排列成行。地板上很乾淨，而牆壁上出人意外地完全沒有在英國這樣的地方習見的厚塵和蜘蛛網。空氣聞起來有一種淸新的氣息，而且帶著輕微的濕氣。

我把這些事告訴馬克斯，他點了點頭。『再過一下你就會明白爲什麼了。這裏是官方的酒窖，再往下去通向一個天然的洞穴。我不知道那裏的出口在什麼地方——恐怕很可能還不及一個煙囱大——但是始終有新鮮的空氣，而且你還可以嗅到海的氣息。在那下面還有更多的酒架。在上個世紀，一個人每天要喝四瓶酒，的確需要一個相當大的儲藏庫。無論如何，他們建造傳利堡的時候，使用懸崖邊的洞穴似乎是理所當然的。』

『眞是令人難以想像。我想，這些就是你父親所說的洞穴了。』

『沒錯。這裏海岸邊的懸崖，絕大多數都有山洞。但是，正如你所想像的，他總是喜歡把傳利堡的洞穴當做是普洛斯帕羅住過的密室。我曾經指出這洞穴並沒有通向外面的出口，他說這是無關緊要的事。我猜想那只是一種「詩意的現實」吧！就像故事中的南美小猿一般。』

『噢！這理論可眞是羅曼蒂克得可愛極了，我不得不爲之神往。畢竟，什麼又是事實呢？我們每天生活中不知要發生多少……我們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和你所說的「外面」有關嗎？』

『直到現在，我們依然在這座屋宇的地基下活動。至於山穴在岬角南端，相當深。我們再往下多走一會兒，然後就是通往山洞的天然通道了。哦，我們到了。』

他在走廊半途約莫三分之二的地方停住，把手伸向空蕩蕩的酒架。我看著他，無比的迷惑。他朝著彷彿是酒架一部分的牆壁，推了一下。相當沉重，但却靜得沒有半點聲音，走廊出現了一道狹窄的入口。在入口後面是一道裂縫般的通道，裏面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

『天啊！』我大聲驚嘆，馬克斯笑了起來。

『眞是不可思議，不是嗎？我告訴你，這城堡裏可是應有盡有！說實話，我懷疑傳利家的祖先們把上好的葡萄酒全收藏在下面這裏，免得給管家執事的下人拿走……小心點，現在這裏沒有半點亮光了。我帶了支手電筒——這裏，你先拿著一下，等我先把身後的門關上。別看起來像有什麼恐怖的事要發生一樣。』

『那道門該不會這麼關上，把我們永遠困在裏面，直到變成一堆白骨？』

『恐怕到不了明天早上。我是開玩笑的。這裏，麻煩把手電筒給我。我走在前面。』

第二道樓梯更陡峭地通往更深的下方，是由平滑的石板鋪成，看來彷彿由岩壁中鑿出來一般。樓梯下端，一條粗石步道曲折地通往黑暗中，陡峭依然。馬克斯走在前面，爲我照著路。牆上到處可見潮濕的痕跡返照，一股清新的氣息更爲强烈，很明顯地帶著鹹味。空蕩蕩的石壁間似乎——也許只是出於幻想——廻盪著微弱的回聲，有如貝殼中傳來那潮汐的低吟。一度我以爲我聽見了，而後聲音又消失了，留下的只有寂然，薄涼的空氣，以及我們在四壁遊移的脚步聲。

手電筒中投射出明亮搶眼的黃色光線，當馬克斯轉身引導我前行的時候，陰影在他臉上掩映，在那片刻，恍惚照出一個陌生的輪廓。他的影子在粗糙的石壁上移動著，巨大而扭曲變形。

『還會很遠嗎？』我的聲音聽來連我自己都感到生疏，像是在空蕩蕩的華屋中輕響的低語。

『轉過這個轉角，』馬克斯說，『然後往下走五步，不，六步——哦，那裏是我們的守門人。』

手電筒的光柱照出一張抬頭上望的模糊面容，槍管映著淡淡藍光。

『阿杜尼？我是馬克斯，我帶了露西小姐一起下來。他還好嗎？』

『他好多了，現在醒過來了。』

阿杜尼身後掛著一道看來像是麻料一類的粗陋布幕，在布幕之後，透來一道暗淡溫暖的微光。阿杜尼把布幕拉到一邊，站到後面去。馬克斯關上手電筒，示意讓我先進去。我走進洞穴。

裏面大得驚人，巨大的拱形屋頂隱沒在鐘乳石宛若冰柱一般的暗影中；牆上約莫粉刷了有六呎高，牆邊排列著橱架木箱，和木桶看來順眼的圓滾身形。其中之一，豎起來當桌子用，上面立著一盞老式的提燈，大約是一八五〇年代的馬車用燈，很可能是從樓上的博物館拿下來借用的。燈座透著淡橙色的光芒，以及耀眼的銅亮。樓板當中擺了一座煤油爐，使空氣溫暖不少，爐上熱著一壺咖啡。陰影中的某處有著規律的水滴聲——約莫是鐘乳石上的清水滴落在石頭的凹陷處。那聲音是這麼讓人不由自主想起滴水的水龍頭，有一種溫馨的家的感覺。香煙、咖啡，加上煤油爐淡淡的香，這氣息使得那種料想不到的愉悅的影響力，更爲增强。

受傷的男孩躺在洞穴遠遠的另一端，靠在一落木箱旁的牀上。牀舖雖然僅是代用品，但看起來卻相當舒適——兩個彈簧牀墊堆在一起，上面鋪著厚厚的毛毯，還有羽毛枕頭，一大牀鴨絨被。在他傷腿上方，牀單支起成籠子的樣子，免得加重傷勢。

史帕羅躺在那裏，穿著一套看來像是胡利安爵士的睡衣（淡藍絲料上面灑滿豔紅星點），看上去相當舒適，絲毫沒有半點病容。他半倚在枕頭上喝著咖啡。

他的眼神由杯子上方移開，有點驚訝看到我，隨即問了馬克斯一個簡短的問題，馬克斯用英語回答：

『這位是傅利爵士夫人的妹妹。她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她要來幫忙我們，而我希望她來聽聽你告訴我們的事。』

史帕羅定定地注視著我，絲毫察覺不到有半點歡迎之意。他黑沉的圓眼，和他妹妹那麼相像，如今滿是憂愁和不信任的眼光。我可以認得出來，男孩和我在照片中看見的是同一個人：濃密鬈曲的頭髮，碩壯的體格，厚實的臂膀顯而易見的孔武有力；但是他臉上健康、陽光——以及幸福——的神采，如今已消失無蹤。他看起來蒼白，而——也許是睡衣的關係——年輕，有一種無助的神情。

馬克斯拉了個箱子過來讓我坐在上面。『你覺得怎麼樣？』他問男孩，『傷口還痛嗎？』

『不會。』史帕羅說。很明顯的這是句謊話，但是口氣中卻沒有半點虛偽的意味。道理相當簡單，沒有人願意示弱，而痛苦便是示弱的表現。

『他睡過一覺。』阿杜尼說。

『很好。』馬克斯半倚半坐在放燈的木桶上，燈火在牆上投下他巨大的陰影，籠罩著洞穴，看來驚人。他專注地看了男孩一兩分鐘，而後坦率地說：

『如果你覺得好一點了，我希望你能確實地告訴我們發生在你身上的事。這一次請儘可能地鉅細無遺。』

『儘可能什麼？』

『所有你能記得的事全部說出來。』馬克斯說。阿杜尼又在牀旁，用希臘語補充了一兩句。

『好的。』史帕羅喝乾了咖啡，而後看都沒看，就把杯子交到阿杜尼手上。阿杜尼接過來，一言不發地把杯子放在一旁，而後回到牀邊，坐了下來，優雅而自然地蜷起身子來，像隻貓一樣。他坐在靠近牀頭的地方，避開受傷的腿。他伸手由口袋中取出兩支馬克斯給他的香煙，銜在嘴裏點著之後，遞了一支給史帕羅。史帕羅看都沒看，默默接了過去，不過就像他對我的態度一般，這舉動並沒有任何退縮或不友善的意味。很顯然的，眼前這兩個年輕人已經彼此熟悉到無需言語的地步了。他們彼此靠著坐在那裏，倚在枕頭上，阿杜尼看來自在而優雅，史帕羅則矜持而拘謹，緊張地抽著煙，他拿煙的樣子，像是個勞動階級的工人一般。

史帕羅又向我投來更爲不安的一瞥，隨後就沒再留心過我，他的全副注意力全放在馬克斯身上，有如馬克斯正在審判他一般——像是同時兼具了審判、救助以及最終上訴。馬克斯動也不動地聽著，巨大扭曲的身影投射在牆上，佔據了山洞的半邊屋頂。

男孩說得很慢，臉上的倦容一寸寸加深。如今我已記不清楚他究竟說的是什麼語言，不知是他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或者是馬克斯和阿杜尼勉強爲我翻譯出來；在我推想，應該是後者。但是無論如何，那故事在幽暗隱密的山窟中，聽來是這般生動而鮮活，伴著馬燈的微光，香煙的氣息。兩個男孩蜷在零亂的牀褥之間，胡利安爵士的絲質睡袍，透出撲鼻的淡淡幽香。

在我看來，這神秘奇異的環境，夜半時分，我自己的軟弱以及方才和馬克斯驚心動魄的相遇，使那種戲劇氣氛更增不少。但是這種種現在看來似乎眞實，卻只不過是如夢般的眞實。在這夢中，我發現我自己已經認定了高德費的罪行，如今只不過是等著要聽他究竟做了什麼。也許在早晨的天光之中，所有的事都會有全然不同的面貌；但是在眼前，彷彿所有的傳說都有可能成眞，甚至連老人那套有關這裏是普洛斯帕羅的洞穴的浪漫理論。而在此地粗糙的地板上，拿坡里的侯爵曾經等著聽早已淹死的大公說他的經歷，有如現在我等著聽史帕羅的故事。

那天晚上出海的時候，他說，他並未感到有半點異常之處。唯一令他感到不解的是，天空並非晴朗無雲，而無線電中傳來的消息說，黎明時分極有可能會出現暴風雨。他把這件事向高德費指出，但是高德費有點魯莽地說，不久就會放晴。他們約莫在午夜之前，就已經把船駛出海。正如史帕羅所預料的，夜色漆黑凝重，但他並沒再對高德費多說什麼。高德費一直待在艙房中，他說是在忙著他的照相器材和裝備。

『他看來和平常沒有兩樣嗎？』馬克斯問道。

史帕羅皺起眉頭，仔細回想著這問題。『我說不上來，』他好不容易開口說，『他很安靜，而我向他提起天氣的時候，他對我的態度似乎有點粗暴，但是那一整天他都是這個樣子。我以為他還一直因為我那天早上一個人跑去船塢修理引擎而餘怒未息。所以我一句話也沒說，也沒去想這回事。他付酬勞給我，如此而已。』

『儘管如此，這件事很有可能也有關係。』馬克斯緩緩說道。『但是現在先繼續說下去。你們出海來到海峽，而夜色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史帕羅吸了一小口煙，因為腿的關係，笨拙地把煙灰彈在地板上。阿杜尼把空咖啡杯底下的碟子抽出來，送到他夠得到的地方。

『我推想我們正在半路上，』史帕羅說，『在高羅拉和大陸之間的海峽當中。我們正向派瑞斯特羅島接近。由海面湧起白沫般的海潮可以發現已經有明顯的不同。我問曼寧先生我們是不是該在其中一個小島先靠岸避避風浪，等待天氣好轉。夜風吹過，浮雲露出縫隙，由其中我們可以看見有星光照眼。但他却說不，要我再向海那邊駛去。我們又向前駛了一陣，直到據我判斷約莫兩哩之外。那個時候他由艙房出來，叫我去煮點咖啡。』男孩由他緊蹙的眉頭底下，抬眼望了馬克斯一眼。『相機就放在桌上，我不認為他是在檢查機器，因為他根本沒點亮燈，只有一盞風燈發出微光。在那時候，我並沒有想到這些事；如果我們晚上出海攝影，我們總是——很自然的——把燈給關上工作。但是稍後，當我躺在牀上無所事事，不由胡思亂想的時候，我開始想不透……然後我憶起了所有似乎不尋常的事。像是我們總是在黑沉沉的夜晚出海攝影，十分古怪。像是他為了攝影機的事而欺騙我，也十分奇怪。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更是怪得沒有道理。』

阿杜尼笑了笑，『我知道，引擎故障了。那可眞是件怪事，尤其是你那天早上才檢修過，我的小天才。』

史帕羅頭一回笑了起來，用希臘語說了些沒有人替我翻譯的話。『如果眞發生了那種事，』他相當簡單地加上了一句話：『那才眞是奇怪。但事情不是那樣。』

『但是你以前告訴過我們——』

『我告訴你的是引擎停了，我可沒說引擎故障了。引擎可是一點問題也沒有。』

馬克斯動了動身子。『你很確定，當然。』

男孩點了點頭。『我想不用天才都看得出來引擎什麼毛病也沒有。卽使連你——』對阿杜尼瞥了一眼，『——連你都看得出來，我的小寶貝。』他閃過了阿杜尼佯裝攻擊的假動作，笑了起來。『來吧，揍我呀，你現在毫無疑問可以辦到。』

『走著瞧。』阿杜尼說。

史帕羅轉向馬克斯，『不，引擎好得很。聽著，我聽見引擎停了，而後曼寧先生叫我。我把頭探到艙門外，高喊我會去查看——引擎蓋就在艙房樓梯底下，你應該知道。但他說：「我看問題不在那裏，史帕羅，我想是有什麼東西纏著螺旋槳，讓引擎熄火了。你可以來看看嗎？」我走到船尾去。他站在那裏，就在舵柄旁邊。他說，「去的時候小心一點，孩子，船有點傾斜。來，我會替你拿著手電筒。」我把手電筒交給了他。然後彎下腰去查看，是不是有東西纏住了排水孔。船傾斜得很厲害，欄杆扶手濕淋淋的，但是我抓得很緊。我應該是相當安全的。』

他停了下來，在牀上動了動，有如傷腿令他感到疼痛。阿杜尼起身來，走到一個木箱旁邊，木箱上放著一個瓶子，旁邊還有兩只空玻璃杯。他倒了些酒——那種看起來顏色深黑，味道甜甜的，他們叫德曼斯特卡的甜酒——到其中一只玻璃杯中，端給史帕羅。而後他又用懇求的眼光看了馬克斯一

眼，馬克斯搖了搖頭。阿杜尼把酒瓶放下，回到他在牀上的原位，換了一個姿勢，像貓一樣靠在受傷的男孩身邊。

『所有的事都發生得很快。船猛然傾斜了一下，有如曼寧先生頂著風把船打橫得太快了一些。我摔到欄杆上面。但仍然相當安全，因爲我抓得很緊，但是在那時候，突然有東西從我身後打中了我的頭。這一擊並沒有把我打昏，但是當我想試著轉過身子，向上伸出一隻手臂的時候，船又再度傾斜了，就在我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之前，我就跌倒了。我試著想抓住欄杆，但實在是太滑了。有什麼東西打中了我的手——就在這裏——我只好鬆開手。然後我就在水中了。當我浮起來的時候，船依然在附近，我看見曼寧先生站在船尾，在黑暗之中搜索著我。我叫了出聲——聲音並不大，你知道，因爲滿嘴都是水，而且冷得沒有半點氣力，一直掙扎著想要呼吸到空氣。但是他一定會聽見我的呼喊。』

他抬眼望向馬克斯，是那麼地突然，那麼地鮮活，在他眼中，寫滿了恨意。

『而即使他眞沒聽見我的叫喊，那麼他也看見我了。他打開手電筒，照在落水的我身上。』

『是嗎？』馬克斯問，他的聲音聽不出有絲毫感情，但我却有一種刺骨寒風在這密室中湧動的感覺。阿杜尼也感覺到了。他的眼神在轉回史帕羅身上之前，瞥了馬克斯一眼。

『我並不害怕，你知道。』史帕羅說，『我並不怕他。我本來沒有想到他故意要對我下手，我還以爲只是個意外。不，當時我一點也不害怕。我是個游泳好手，而即使引擎停了，船還是向我這邊漂流過來，我想他應該會看到我，他可以立刻再把我拉回船上去。我又再高聲喊叫，向他所在的地方游去。我眞見他手上拿著一把引擎扳手，但是我仍然沒想到這東西是做什麼用的。然後等我來到船邊，他彎下腰來，又向我猛擊。但是這時船搖得很厲害，他必須抓緊著欄杆，所以沒辦法把手電筒的光準確地照在我身上。這一棒曾經擊中過我，但這一次我看見了，我潛下水去，他只打中我的手，而非我的頭。我想他知道已經打中了我，但是他並沒有看到，因爲手電筒的光滅了，而一陣大浪把我從船尾沖走，離開了他的視線。你可以想見，這一次我隨浪潮帶著我載浮載沈。我看見手電筒又亮了起來，

但是我並沒有出聲，讓自己被水流帶到黑暗之中。然後我聽見引擎發動的聲音。』他喝乾了杯中的酒，抬眼望著馬克斯。『他四處搜尋了我好一會兒，但是水流把我迅速地帶走，浪潮又掩去了我的身影。然後他掉轉船頭離去，把我一個人留在大海中。』

一片靜默。沒有一個人動。對我而言，那夢境般不真實的感覺依然持續著。洞穴似乎變得更幽暗了，迴蕩著海潮的聲音，小船歸返的低語，夜風之下，水浪湧動，發出無意義的窸窣。

『但是聖者與你同在，』阿杜尼說，他聲音中有一種深沉的激動之情，把陰影匆匆驅走。洞穴中又重新恢復了溫暖，灑滿了維多利亞風提燈柔和的微光。

史帕羅把手中的空杯交給阿杜尼，把牀單拉扯得更舒適一些，點了點頭。『是的，他與我同在。你想知道其他的事嗎？馬克斯先生？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希望露西小姐也能聽聽。繼續說下去，不過簡短一點。你一定很疲倦了，而且時間也太晚了。』

故事剩下的部分相當有歷史淵源，從奧德賽到聖保祿，這樣的故事重演過不下千百次。兇手的運氣太差，那晚的夜風把潮水迅速地推向阿爾巴尼亞的海岸。史帕羅是個游泳好手，而且愛琴海的鹽分又特別高。不過如果他沒有掉下暗潮洶湧的海中，想要活著回來還眞是難上加難。除此之外，水的浮力，他自己堅強的意志力，加上長年與海爲伍，深悉水性，使他在黎明之前，已經給沖到岸上。

他靠近海岸之前，已近乎虛脫，他用盡所有氣力只能讓自己漂浮著，等待仁慈的潮水推他前進。他甚至沒有發現他已經靠了岸，直到一陣大浪把他沖到崎嶇的海岸岩石上，他才使勁攀在那裏，在他弄清楚是怎麼回事，爬上滑溜的岩石之前，有好幾次他都差一點失足跌落。

好運到此爲止。聖史比利東見他上岸，離開了他管轄的範圍，忽然就遺棄了他。史帕羅摔倒了，跌在一塊尖銳的石上，斷了一條腿，最後昏了過去。

他不記得是怎麼被人發現的——一個老牧羊人尾隨著一隻在懸崖上遊蕩的母羊，自山崖的峭壁上

爬了下來。史帕羅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牧羊人的小屋裏，一張簡陋但卻乾爽溫暖的牀上。可以看得出來，這老牧羊人懂得一些粗略的醫術，因爲他的斷腿已經接好而且固定起來。老婦人給了他一杯飲料。送他再度進入夢鄉，等他第二次淸醒過來的時候，疼痛已經減輕了許多，他開始能够記起那些往事，開始回想……

『其他的你們全知道了。』他忽然打了個呵欠，非常巧妙的，像隻動物一樣，躺回毯子裏去。

『是的，其他事我們都知道了。』馬克斯站直了身子。『嗯，你最好再多睡一會兒。到了早上——我的老天，只剩下三個小時了——我會帶你離開這裏，別問我用什麼辦法，我自有妙計，讓曼寧先生想都想不到。我要帶著你找醫生治你的腿，然後你就可以把發生在你身上的事告訴有關當局。』

男孩抬頭望了一眼，疲憊和困惑使他的臉色看來憂鬱而沉重。『有關當局？警方？你的意思是說你要指控曼寧先生想要把我淹死？只靠著我片面的說詞？他們會笑你的。』

『問題並不只是要指控曼寧先生把你推下海去。我所要知道的是，他爲什麼要這樣做？這裏有些事情必須要查個水落石出，史帕羅。你一定得相信我。現在，時間不多了，我要你把所有的事回想起來。你必須用躺在牀上的時間好好把來龍去脈想個淸楚……你想想看，他爲什麼要這樣做？你難道連一點概念都沒有？你難道不曾想到他這樣做是因爲你沒有告訴他就跑去修理引擎，因而激怒了他？』

『當然不是這樣。』

『那就沒有別的事了——其他時候發生過別的事嗎？』

『沒有。我想過了。當然我淸淸楚楚地想過。沒有。』

『那麼，我們再回到出海的那天早上。當一條路走不通的時候，只有從其他的事上著眼，有沒有一點不尋常的事——和平常的事不一樣。你經常一個人去修理小船嗎？』

『沒有。不過我以前曾經這樣做過。』史帕羅動了動身子，似乎傷腿仍令他疼痛。『而且我以前也是一個人去。』

『你向來總是會事先問過他？』

『當然。』

『但是這一次你並沒有……爲什麼你這一次到船塢去工作沒先告訴他？』

『因爲他告訴我說，他打算出海去，而他希望引擎能事先檢查檢查。我本來想那天早上吃過早飯就過去，把事情辦好。但是那天我起得很早，等我游完泳之後，我想我就直接過去，開始工作。我知道他把備用的鑰匙放在什麼地方，所以我就自己進去，在船上的厨房裏煮了點咖啡。然後我把船塢的大門打開，好讓陽光照進來，接著就開始工作。那天早上天氣很好，夏天就要來了，而我覺得一切都那麼安好。我工作得很順利。等曼寧先生吃完了早餐，下到船塢來的時候，我已經快做好一半了。我想他應該會很高興，結果他却大發雷霆，問我是怎麼進來的。那個時候，我不想告訴他，我看見過他把鑰匙藏在什麼地方，所以我就說大門並沒有鎖好。他相信了我的話，因爲門閂有時候不大管用。但是他依然怒不可遏，說他要把門鎖換過，這時候我也滿心不高興。我說，如果他把我當賊看，他這麼想的時候最好先去數數他留在船上厨房裏的皮夾，有沒有少一毛錢。他的口氣好像我動過那些錢！我非常生氣！』史帕羅有些激動地想起了這件事。『我還告訴他說，我自己會替他把鎖修好，而且我再也不會到他家去。說完這些話，他似乎鬆了一口氣，對我說他很抱歉，就當沒發生這些事。』

馬克斯皺起了眉頭。『他就是這個時候要你當天晚上陪他出海去？』

『我想想看……沒錯，就是這樣。他早先已經說過，他不要我陪他一道，但是現在改變了主意……我以爲這完全是因爲他對我說了那樣的話之後，心生歉疚。』他天眞地加上了一句，『這樣做可以給我額外的錢，而不會令我有受到侮辱的感覺。』

『看起來，那個時候他決定帶你出海，就已經打算要除掉你了。你可以看得出來，唯一的理由，只是在他認爲，你看見了你不該看見的東西……這意味著那東西不是在船上，就是在船塢裏。現在，仔細想想看，史帕羅。船上有沒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還是船塢裏面？或者曼寧先生說了或做了什麼不尋常的事，要不然他是不是帶了什麼東西？』

『沒有。』男孩用一種疲憊的口氣强調地說：『我想過了，沒有。』

『皮夾。你說他的皮夾留在那裏。你在哪裏找到的？』

『就在船上廚房的火爐邊上。皮夾掉在那裏，他沒有注意到。我把它放在船艙的桌子上。』

『皮夾裏面有什麼東西？有錢嗎？』

『我怎麼會知道？』史帕羅又直起身子來，就像一隻年輕的雄火鷄，隨後發現馬克斯笑著看他，又躺了回去。『嗯，我是看了一眼，很小的一個皮夾。裏面有錢，但是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我只看了一角而已。無論如何，那不是希臘錢，他以爲那會對我有什麼用？但就算那是一百萬希臘幣，我也動都不會動！你知道的，馬克斯先生！』

『當然我知道。後來他有沒有讓你一個人留在船裏？』

『沒有。我在那裏忙完了之後，他叫我到上面房子去，幫他處理照片。我在那裏工作了一整天。他打電話到傳利別墅去告訴我母親，說我那天晚上和他在一起。』

『事實上，他是要確定讓你那一整天都不能見到任何人……你可曾懷疑過，他出海遠征可是進行什麼不法的勾當？』

『沒有——這有什麼關係？我不會對警方說這些事的。』史帕羅抬起眼來注視著他。『反正又不只有他一個人。』

馬克斯放棄了這話題，只是點了點頭。『好吧，史帕羅，現在我不再打擾你了。我把露西小姐送回家的這段時間，阿杜尼，我得把你們兩個人鎖在這裏。我會在半小時之內回來。你帶著槍。』

『是的。』

『還有這個。』史帕羅在他枕頭底下一摸，有如那枕頭是方手帕一般的有戲劇效果。他拿出了一把水鬼刀，閃動著銳利而兇惡的光彩。

『那是必備之物。』馬克斯由衷說道。『現在，你先睡一覺，很快我就會把你從這裏帶走。』他俯下身子，把手放在男孩的肩膀上好一會兒。『一切都會平安無事的，史帕羅。』

阿杜尼跟著我們來到門邊。

『那麼蓋爾爵士呢？』他輕聲地問。

『我會順便去看看他的。』馬克斯承諾道。『你可以確定，他一定睡得鼾聲大作。他不會有危險的，別再擔心了，你自己也睡一會兒。我回來之後，到天亮之前的這段時間全都會待在廚房裏。如果你有什麼需要，只要到上面門邊叫我就可以了。晚安。』

『晚安，阿杜尼。』我說。

『晚安。』阿杜尼又對我笑了笑，然後把洞穴入口的布帘放了下來，遮住溫暖的光線，讓我和馬克斯走入外面暗沉沉的石頭甬道。

他打亮手電筒，我們爬上石階。粗糙的牆壁，彎曲的甬道，刀斧開出的階梯，都一一自我疲乏的夢中掠過。但是我腦中的一個角落，依然清醒著不曾放鬆，留心地思索著他說過的話。

『你現在應該知道，爲什麼在我把他送到雅典去之前，要把這男孩藏起來的原因吧！與其說是他現在依然危機四伏——雖然他平安無事——簡而言之，倒不如說，我們得到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在曼寧還沒想到我們已經開始懷疑他之前，查出他究竟在做什麼勾當。一定是件大事——這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我心中已經相當有把握要從哪裏開始下手追查。』

『那艘船？』

『不是那裏就是船塢。他進行的什麼事一定和船脫離不了關係，而他的攝影工作給了他該死的絕佳「掩護」。如果你和我一樣，相信史帕羅的話，他那天早上和曼寧先生的爭執是我們手上唯一的線索……這是在我看來唯一不合常理的事……而這件事可能也和亞尼的死有關聯。我一直在想這件事。亞尼星期天晚上到這裏來告訴我們史帕羅的消息時，我們曾經隨意談了幾句，我向他表示，在我看來，不告訴曼寧這件事，實在令人難以理解。亞尼那個時候說，他曾經在不尋常的時間，看見曼寧的船出海到不尋常的地點。在他看來，曼寧可能在進行什麼不好的事。當我提到相片的時候，他只是聳聳肩，看起來有些嘲弄的樣子。嗯，這也許算不了什麼——像亞尼這樣的人也許會認爲，對任何人而言，攝影是相當難以理解的職業；但是他很可能在我們說完話之後，懷疑加上好奇的驅使，使他在那

天晚上到下面去，到船塢或者其他他不該去的地方窺探，因而叫人給謀害了。就我猜想，他是出其不意地被人從身後打中，然後被帶回他自己的船上，高德費的小船就拴在上面。等到了外海之後，他的頭被人撞在船桁上，給人扔下海去。然後曼寧把船桁解開，把一瓶烏玆酒倒空，讓船在海上隨波漂流，他自己再不動聲色地划著小船回家。嗯，沒錯，事情很可能就是這樣。他不會把自己帶離開太遠，因為他得自己一路划著小船回來。然後潮水把屍體沖回來——但是他的目的達到了，這件事和他毫無牽連。真是心狠手辣，這個高德費……毫無疑問的，他下的賭注也很高。是的，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究竟怎麼回事。』

我不安地迅速說道：『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你不會立即就到那裏去吧？你不能那麼笨！』

他笑了起來。『你的話眞是至理名言，親愛的，我不會那樣做的。在我去和任何人爭論曼寧對生與死奇特的念頭之前，我會先看到史帕羅安全地待在他該去的地方。對海豚開槍的人一定也是他，你想到這點沒有？』他看著我驚訝的表情，點了點頭。『還會是誰？只有一個說得通的理由，你曾經歸罪給我，就是話會傳開來，人羣開始集到海岸的這一角來看那動物。當曼寧頭一次在海灣那裏看見你的時候，他一定也把你當做他們其中之一——一個陌生人，太靠近他隱藏機密的地方。就像史帕羅和亞尼一樣。』

『但是……那些美極了的畫面！它們可眞是漂亮，馬克斯！他那樣和海豚在一起工作，他不可能會毀掉牠！他一定也很喜歡那隻海豚！』

他的笑容有些不懷好意。『還有史帕羅也是一樣？』我無辭以對。『嗯，我們到了。我先把酒架推到後面。』

『你想要我做什麼？』

『我確定沒有危險的事，我希望做起來相當輕而易舉。替我掩護，好送史帕羅到雅典去。』

『當然，如果我做得到的話。要怎樣做？』

『明天在我可能到柯夫島碼頭的時候，想辦法讓曼寧離開那裏。搭飛機去比較快，但是我不能帶著男孩這樣離開，而不讓全島上的人知道。因此，我只好用我的車子載他走，把他藏在毯子或別的什麼東西底下，搭「艾歐門尼莎」過海。』

『那是什麼？』

『到本土的渡輪航線。我得開車到加尼娜，好從那裏搭到雅典的飛機。這意味著我們無法在一天之內來回，但是我會儘可能趕在明天回家，今天下午我會打電話讓你知道，我們乘哪一班渡輪過去。最後一班得等到十點三刻才能上船；那個時候天色已相當暗了，而我看他不會還在那附近。但是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能搭早一點的班次，那是五點十五分……所以你是不是有辦法和他喝杯茶或用什麼方法，拖過六點鐘，好給我足够的時間開車回家……』

『我一想到要和他喝茶，就令我食不下嚥，但是我會全力以赴。』我說。

我們又回到厨房裏來。那裏圍繞著我們的是明亮、溫暖，和誘人的食物香氣，在在令人憶起一個眞實却又遙遠的世界，彷彿經歷夢魇一般動盪的關頭之後，重獲安全以及光明。他拉上我們身後的大門，我聽見鑰匙在鎖孔中旋轉的聲響。

『好了，現在你一定得回家去了。到樓上來，把你的東西收好。我去看一眼我父親是否睡得安好。』

『我們也希望菲麗達安睡了吧，不然天知道我又得編造什麼樣的故事給她聽！我猜想，大概除了實話，什麼都得說！』我抬眼望著他。『我感到難以置信。你明白這一點，不是嗎？我知道這一切全都千眞萬確，但是我就是覺得難以置信。到了早晨的天光底下，這一切會變得更不可思議。』

『我知道。現在別想那些事了。這個晚上實在讓你受够了，就像他們說的一樣。但是等你一覺醒來，你就會有一種全然不同的感受了。』

『我的錶停了。噢，見鬼，我想大概是讓水滲進去了。現在幾點了，馬克斯？』

他望了他的手腕一眼。『我的錶也和你的一樣。見鬼了。這小小一場海水浴似乎對我們兩個人來說，都沒能得到任何好處，不是嗎？』

我笑了起來。『也許事情比我們所說的要好一些，蓋爾先生？』

他伸手過來，把我拉到他的懷中去。『也許事情比我們所做的要好一些。』他這樣說，隨即就做了。

第十三章

你們在此鼾睡的時候，
小心謹慎的陰謀
正在大膽進行。

——『暴風雨』：第二幕第一景

這天我睡到很晚。我記得的頭一件事是百葉窗拉起的聲音，然後陽光灼熱的光芒突如其來地穿過枕頭，射進我的眼中。

非麗達的聲音說：『時候不早了，李伯先生。（按：李伯是華盛頓．歐文小說中的主角，在山中一睡二十年，醒來人事全非。）』

我喃喃說了什麼，想要讓自己從沉沉的睡夢中脫身，她又加上了一句：『高德費打過電話來找你。』

『哦？』我對著陽光眨了眨眼睛。『打電話找我？他有什麼事——你是說高德費？』昨晚的記憶

猛然令我清醒過來，在我枕頭上方，如此出乎意外，我看見她滿臉驚訝的表情，這令我使自己鎭定下來。

『我正在做夢。』我說，揉了揉我的眼睛。『現在究竟幾點鐘了？』

『已經中午了，我的寶貝。』

『我的老天，他打電話來是爲了什麼事？』

『毫無疑問的，想知道你是不是帶著戒指安然回到家裏來。』

『他以爲蓋爾先生會在半途中把戒指偷走嗎？』

太遲了，我聽見了自己的聲音是那般的尖銳，令我姊姊好奇地看著我。但她只是說：『我把你吵醒得太突然了，不要緊，我帶了些咖啡來。在這裏。』

『我的天使……謝謝你。天啊，我一定睡得像個死人似的……你的戒指就放在梳妝台上。噢，你已經拿走了。』

『你眞是爲我付出太多了。我幾個小時以前就進來過，拿到戒指了。但是我不想吵醒你，我看你筋疲力盡地倒在那裏，我可憐的孩子。』她把她的手伸到陽光之中，鑽石熠熠生輝，光采奪目。『謝天謝地！老天保佑你，露西，我眞是十二萬分感謝！如果教我整夜坐在那裏，提心吊膽地害怕有什麼人從那裏經過，把戒指撿了起來，我怕我眞會變成一個喋喋不休的神經病。而我自己又沒有膽量敢一個人到下面去！你究竟是什麼時候進門的？』

『我一點也不知道。』我老實地說。『我的手錶不走了。我想大概是進了水，不然就是我忘了上發條。總之，是快天亮的時候了。』我笑了起來。『事實上，發生了些麻煩事。難道高德費沒有把事情告訴你嗎？』

『我根本沒弄清楚那是怎麼一回事。好像是說那隻海豚擱淺在岸上，然後你和馬克斯．蓋爾在水中和牠奮戰。我必須說，這些事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到底是怎麼回事？』

『差不多就是那樣。』我把營救海豚的事簡單的——做了適當的省略——告訴了她，說到高德費

來到海灘的時候，就打住了。『你會在浴室裏找到你那昂貴的塑膠化妝袋的殘骸。我眞是萬分抱歉，但是我得找樣東西派上用場。』

『老天爺，那個舊東西！早就沒什麼用了！』

『那我就放心了。你昨天說話的口氣，我還以爲那東西八成是什麼神聖的紀念品。』

她走進浴室之前，向我望了一眼。『我昨天晚上急昏頭了，你知道的。』

『嗯，我不曉得。』我伸手端起她放在床旁的咖啡壺，給自己倒了一杯咖啡。

她由浴室門口出現的時候，用大拇指和食指拎著化妝袋。『「殘骸」是很貼切的字眼，不是嗎？我猜想你甚至連我雅頓口紅的下落也不清楚吧？』

『老天爺，我猜想那也是一件神聖的紀念品？』

『嗯，那是純金的。』

我喝了口咖啡。『你會在胡利安．蓋爾爵士的睡袍口袋中找到那東西的。我忘了。我再說聲抱歉。你可以說我昨天晚上也急昏頭了。』

『胡利安．蓋爾爵士的睡袍？事情愈來愈妙了！出了什麼事？』她在床沿坐下。『我像個瘋子一樣，一直設法讓自己保持清醒，等到你回來，但是那些該死的藥片令我昏昏欲睡。幸好高德費打電話來，才叫我放了心。說下去，我想知道我錯過了什麼事。』

『噢，沒什麼事，眞的，我們兩個人都濕透了，所以我只好到傅利堡去弄乾我自己。他們爲我準備了咖啡，我還洗了個澡……菲麗達，那間浴室！你簡直不能相信那裏大到多麼恐怖——噢，抱歉！我忘了，那裏是傅利祖先世世代代的皇宮。嗯，那麼，你應該很清楚那浴室了？』

『那裏有兩間。』菲麗達說，『別忘了那裏還有二十間臥房。一個人總會想辦法讓自己過得舒舒服服。我可以說我很清楚那些浴室。你說的是有雪花石膏浴缸的那間，還是另一間有大理石浴缸的？』

『聽你的口氣，那裏倒像是新耶路撒冷一般。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我沒在那樣高水準的環境中生活過。那東西是深沉的暗紅色，上面散佈著白點，說實話，實在是像發霉的義大利臘腸。』

『那是大理石，』我姊姊說，『洗澡水還熱嗎？』

『滾燙滾燙。』

『是嗎？那麼，他們一定是動了什麼手脚，那裏的水從來就不曾熱過。事實上，我似乎記得，那裏有個水龍頭裏會流出海水來，是用不可思議的方法由洞穴裏抽上來的。在傅利堡底下有許多洞穴。』

『是嗎？』

『他們向來都用那裏來藏酒。』

『眞的。多麼刺激。』

『只不過，不時有些小蝦和其他生物跑進去，令人有些提心吊膽。有一回，還有一隻剛出生的小烏賊。』

『一定會這樣的。』

『所以里奧不再那樣做了。有人說海水浴對健康相當有幫助，不過却必須適可而止。』

『我相信。』我說，『那些參加酒會的小蝦也是一樣。』

『參加酒會的小蝦？你究竟在說些什麼？』

我放下手中的空杯。『我也不十分確定。我想那是發生在酒窖之中。』

『海水浴，傻瓜！里奧停止了。噢，我知道了，你是在嘲笑我……嗯，好吧，繼續說下去。你洗了個澡。但是我依然想不透，你是打哪兒弄來的熱水；他們沒辦法把鍋爐修好。過去一天要燒一噸的煤，尤其還需要三個奴工成天看著。』

『阿杜尼和史帕羅製造了一個熱水器。』

『老天爺，』非麗達衷心地說，『那東西管用嗎？』

『沒錯，我告訴過你，那裏的熱水棒極了。還有你更想不到的地方，熱水管烘乾了我的衣服。在隔壁臥房裏還有個電爐。嗯，我烘乾自己衣服的時候，先換上了胡利安爵士的長袍——這就是爲什麼我會把你的化妝品忘在衣服口袋裏——在廚房裏有熱咖啡和燻肉煎蛋等著我。然後馬克斯．蓋爾把我

和鑽石一併送回來，到此我的歷險畫上了句點。』我躺了回去，對她露齒而笑。『說老實話，這一路相當妙趣橫生。』

『聽起來就令人著迷！馬克斯．蓋爾可有禮貌？』

『噢，是的，非常好。』

『我不得不說，他會幫你忙眞出乎我意料。我還以爲是他在想辦法要除掉海豚。』

『無論如何，那個人一定不會是他。我一向他開口，他立刻就伸出援手來。也不會是他父親，這一點我相當確定。在我看來，這一定只是魯莽的本地小伙子在找樂子。』我坐起身來，把被單拉開。『我最好該起床了。』

我姊姊望了她的手錶一眼，驚呼一聲，站了起來。『老天爺，沒錯，現在不用小跑步絕對趕不上了。』

『你要去哪裏？』

『去做頭髮，我還有一堆東西等著採購。我想我最好到城裏再吃午飯了。我實在應該早點把你叫醒，問你想不想和我一道去，可是你看起來是那麼疲憊……如果你待在家裏，有冷盤和水果派可以吃，但是如果你願意去，那是再好不過了。你能準備好嗎？我必須在二十分鐘內動身。』

我有些猶豫。『高德費有沒有要我回電話給他，或有其他什麼事？』

『噢，我的老天，沒錯，我全忘得一乾二淨。我猜想，他等著要你親口告訴他昨天晚上的一切。我告訴過他我要出門去吃午飯，不然我就會請他過來。但是我聽他口氣，像是要邀你共進午餐的樣子。』她停了下來，一隻手放在門上。『有電話，那一定是他打來的。我要怎麼告訴他？』

我拿起自己的襪子，坐下來穿上。這個動作可以掩飾我忙亂的思緒。

很明顯的，高德費極其好奇地想知道昨天晚上傅利堡中發生了什麼事——胡利安爵士告訴了我們什麼，以及馬克斯有些什麼反應，如果我能够拖延到明天，我也許可以利用他的好奇心，來引他離開馬克斯的必經之路。

我說：『說我在浴室還是什麼的，現在沒辦法去接電話。告訴他我會陪你一道出去，而且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回來，不過我會回電話給他……不，請他再打來給我。今天晚上。』

非麗達揚起了眉毛。『很難找得到人，呃？好。那麼你要和我一道走了。』

『不行，我從來都沒做過這樣的事，饒了我吧。我想再偷懶一天，待會兒再到下面海灘上去。』

『沒問題。』我姊姊體貼地說，轉身接電話去了。

我並不打算到下面海灘去，萬一要是碰巧高德費看見我在那裏，一定會下來的。只是，我迫不及待地想到傅利堡去，看看馬克斯和史帕羅是否已經安全離去。我猶豫著沒有打電話，我怕萬一今天早上胡利安爵士又和我高談闊論。不過，我相信我會在花園裏找到阿杜尼，而且在那裏只有他一個人在。

所以我早早吃完我那冷冰冰的午餐，動作相當迅速。然後我告訴米蘭達整個下午我都會待在海灘，便回房去拿我的東西。

可是我出來的時候，她却在大廳裏等著我，手上拿著一個小包。

『給我的嗎？』我問。『這是什麼東西？』

『阿杜尼剛剛送過來的。昨天晚上你留在那裏忘了帶回來。』

我把東西從她手上接過來。透過紙包，我可以摸出來，那小而硬的東西是非麗達的口紅和粉盒。

『噢，他眞是太好了。我還正想著，得自己跑一趟去拿回這些東西呢。他還在這裏嗎？』

『不，小姐，他不肯留下來。不過叫我告訴你一切都很好。』

在她的聲音中，有一種輕微的驚異。然後我又注意到，她的眼睛是多麼明亮，她的臉頰又重新泛起了紅潤。有好一會兒，我懷疑阿杜尼是否向她透露了眞相。

『我很高興聽到你這麼說。他告訴你有關我們昨夜冒險的事了嗎？』

『海豚嗎？是的，他告訴我了。那一定很奇特。』對她的希臘腦袋而言，在我想，最奇特的事是竟然有人會爲這種事而手忙脚亂，自找麻煩。『但是你的外套，露西小姐！我不知道是不是還能恢復原狀。』

我笑了起來。『一定一塌糊塗，是不是？我想你不得不懷疑，我究竟做了什麼事。』

『在我看來，你一定是掉進海裏去，因爲你的洋裝和外套……還有浴室，嘖，嘖，嘖。我已經把洋裝洗好了，但是外套一定得送去洗衣店。』

『噢，老天，是的，你不用爲這些事煩心了。謝謝你還代我洗了洋裝，米蘭達。嗯，你看見阿杜尼的時候，有沒有謝謝他把這些東西送回來，還有他帶來的口信。總而言之，一切那沒問題嗎？』

『是的。』

『那就好了，』我衷心地說。『我還眞是爲此擔心呢！胡利安爵士昨天晚上不舒服，讓我煩心不已。』

她點點頭。『他今天早上就會沒事的。』

我注視著她好一會兒，然後明白她對我那謹愼措詞的眞實含義，完全了然於心，並沒有大惑不解。又是希臘人的想法，如果一個男人總是喝得醉醺醺的，究竟關別人什麼事？他的女人會像容忍其他任何事一樣的接受。在這裏，生活便是這般簡單。

『我眞是高興。』我說完，就出門走向松林去。

我一出了房子的視線之外，隨卽自小徑離開，穿過樹林爬向更高處，那裏樹林較爲稀疏，在岬角頂端，立著幾棵稀疏的松樹。我把毛毯鋪在林蔭之中，躺了下來。地上遍蓋松針，到處蔓生著常春藤柔軟多毛的葉子，美麗的暗紅色蘭花，以及鑲著白邊的淡紫色鳶尾花。傅利堡隱藏在林木幽深處，但是由這個高度，我剛巧可以看見在南方岬角上羅莎別墅的屋頂。傅利別墅就在我下方目力可及之處。在遠方蔚藍碧海的彼岸，浮現著伊比魯斯羣山。山巓上的白雪消融殆盡，但是更北方的阿爾巴尼亞山脈依然閃動著皚皚銀白。在羣山下方，想來是史帕羅被沖上岸處的岩石。在那兒，馬克斯曾帶著他逃過海岸防衞隊的槍林彈雨。在伊比魯斯山之下，有一個彩色的小點，是艾歐門尼涉渡輪，正行駛在航線之中……

我帶了本書來，但是一個字也讀不下。沒花多久時間，我就看見了我所預料發生的事：高德費。他像陣風一般沿著繞過岬角的小徑走來。他並沒有往下到海灣去，只是站著那裏，好像在找尋應該在沙灘上或海水中出現的什麼人。他等了一會兒，我原本以爲他打算穿過沙地，往上爬到傅利家去。但他並沒有這樣做。他又徘徊了好半晌，然後轉過頭，往回走去。

過了一會兒，我的視線被一點移動的白色閃光所吸引，在樹梢與汪洋交會的邊緣返照著。隨卽一艘船自岬角遠處揚帆緩緩駛來，在耀眼的水藍之上，劃出一道白色的曲線。

我躺了下來，用手撐著臉頰，注視著那艘船。

那艘船並不像里奧幾年前所有的那艘，我離開學校那年，曾經在船上消磨我暑日中的假期。那是一艘速度很快的單桅帆船，大概有三十呎長，百慕達式配備，還有——就我所理解的程度——可以下帆的桅杆。之所以設計成這樣，似乎是爲了符合事實的需要。因爲從高德費告訴過我的一些事看來，我認爲船是在荷蘭建造的；所以很可能是爲了適應運河航行的需要，穿過低矮的橋樑。無論如何，我猜想昨天晚上，這艘船並非按照慣例停在海灣之中，而是留在船塢裏。如果這船塢建造得像傅利堡一般大手筆，足以裝得下好幾艘船，那麼就有足够的空間容納這四十呎高的桅杆。船身是淡灰色，在船首有條白線。這是艘可愛的船，要是在其他時候，我會像做夢一般躺在那裏，傾心於那平滑的曲線以及美麗帆影。但是今天，我只是思索著船的航速——在我看來，約莫是七至八節（按：一節係一小時行一海里的速度）——我瞇起眼睛，全力注視著握著舵柄那小小的黑影，那個人是高德費。

海水在灰色的船身（灰色好用來僞裝？）周圍閃閃發光，激起白色的水花。船掉過頭來，相當美麗，盪漾在我和太陽之間。我再也看不清船的身影，只見到一個有如長了翅膀的模糊輪廓，向著海的方向加速駛去，而後向南，朝著柯夫鎭而去。

『露西？』電話中傳來的聲音說。

『我是。喂，你的聲音好小，聽不清楚。』

『你從阿杜尼那裏得到口信了嗎？』

『是的。只說一切都平安無事，所以我猜想你一定安全地離開了。我希望到目前爲止，沒有什麼麻煩？』

『都還好，有一點小問題，不過我依然很有信心。你還好嗎？』

『很好，謝謝你，這裏一切都好。就我所看到的，平靜得和平時沒有什麼兩樣。別爲我這邊擔心。』

『呃。』一小段空白。卽使我知道，屋子裏沒有別的人在，我發現我自己依然匆匆環顧了一下周遭。馬克斯來自遠方的聲音又出現在我耳邊，開始說道：『你知道我帶著歌劇劇本到這兒來要和我的朋友討論？整個下午我們談的都是那個故事，他並不是非常熱心，說那故事不合情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還能够勸他想想辦法。』

『我知道了，』我說，『不過我這邊都還好。我姊姊出門去了，所以另一邊的人也跟著行動；我看見他的船駛出去了，他人在上面，就在沒多久之前，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我一直在提防注意。你可以放心說任何你想說的話。』

『嗯，我不知道柯夫鎭上的接線生英語到底有多好，』馬克斯說，『不過你可以猜想得到，不論用任何語言，都不是個好消息。我們一下午都和警方待在一起，他們相當有禮地聽著，但却沒有用心地把我們的話當回事——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他們是絕對不會對我們的朋友採取行動的。』

『如果派人監視他——？』

『在他們認爲，不值得那樣做。一般的看法，只是認爲那不過又是另一樁非法交易，沒有任何人認爲這樣的事必須認眞地投下時間金錢去調查。』

『那麼，他們不相信男孩的話囉？』

他遲疑了片刻。『我自己也不能確定。我看他們八成不相信，他們認爲他一定是弄錯了。他們比較認同這件事完全只是件意外的看法。』

『一個乾淨俐落、省得麻煩的判決，』我冷淡地說，『那麼亞尼的死也是件意外囉?』

『他們也同樣傾向於同一個判決。問題是，你知道，他們爲我昨天晚上小小的努力感到不悅。我必須把有關的事告訴他們，這些事可能會惹來麻煩。希臘——阿爾巴尼亞邊境一直像是點燃了引信的定時炸彈一般。噢，他們最後終於承認，我和米羅及其助手的密約，根本無法請求警方介入。但是在亞尼幫助老天和我救出史帕羅之後，我却在警方的偵訊中隱瞞了我所知道的實情……我必須說，我相當了解他們的觀點，但這樣一來，却使我在那段時間信用掃地。他們根本不打算要對我的陳述採取任何行動，尤其這件事又牽涉到本地警方的職權。你想想看，毫無任何可能的動機。』

『那不至於會造成謀殺。正如我們所知，邊境這一方對這種活動甚至並不當回事。』

『但是如果涉及……「非法交易」?』

『我明白了。』

『所以他們把兩件事都視爲單純的意外看待。還有，見鬼，我們無法證明任何事。我連究竟會再發生什麼事都毫無概念。』

『你能把他帶回來嗎——那男孩?』

『我也不知道。就醫院的角度來說，現在都沒事了。但是如果說他目前是否安全……如果有任何一個人只要能指出一點蛛絲馬跡的線索，足以證明究竟出了什麼事……如果我不是對這男孩有深入的了解，如果不是由於亞尼之死，我也會和警方採取同樣的態度，我得這樣告訴你。你昨天晚上說對了一句話，整件事簡直不可思議。在白日冷靜的陽光之中，我們的念頭好似浮夢一場——但我的每一根筋骨仍然告訴我，那是眞的……呃，好吧，我今天晚上稍後還要再和他們好好兒談談，不然就是明天。至少我們多少總可以做點事。』

『你打算什麼時候回來?』

『明天。我會試著在我告訴你的時間之前趕回來。』

『好。我相當有信心，可以讓你交代的事完全在掌握之中。你不會遇見他的。』

『嗯，我又少了一樁煩心事。』我聽見他笑了起來。『我們還在試著想辦法回去，但是醫院裏剛打上一個棒極了的石膏，沒辦法再穿上靴子，所以還是藏在後座的毛毯裏——但是如果有任何人想要掀起來，那就麻煩了。要安排這些事會很困難嗎?』

『再簡單不過——在我看來。我有點弄不清楚現在到底誰是蜘蛛，誰是蒼蠅。不過我可不認爲我會有什麼危險。』

『好吧，看在老天的份上，你自己小心。』

『別擔心，他從我身上套不出任何事來的。我在舞台上也許是個蹩腳演員，但是下了舞台，我可相當突出。』

他又笑了起來。『誰這樣說過?不過這不是我的意思。』

『我知道。不要緊的，我會萬事留神。』

我聽見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我現在放心多了。我得再重新去對付這些非常盡責但却毫不敏銳的警察。我得走了。上天保佑，你自己好好照顧你自己。』

『你也一樣。』我說。

電話的另一頭掛上了，透過聽筒，傳來窸窣的雜音，好像橫隔在我們之間好長好遠的海和空氣的輕響。我輕輕放下手中的話筒，發現自己出神凝望著通往平台門邊的玻璃長窗。在一方玻璃中，映現著黃昏空蕩蕩的天空，幽幽暗暗，在黯淡繁星之中，掛著一個燃燒的星球。我動也不動地坐了好一會兒，一隻手依然放在話筒上，腦子裏空白一片，什麼事也不想，只是看著那明亮的星球。我感覺突然間我渾身興奮緊張的情緒完全靜止，像是有人伸手按住振動的弦。

電話鈴再度在我手中響起，把我嚇了一跳。我坐回椅子中，把聽筒拿到耳際。

『喂?』我說，『噢，你好，高德費。是的，我是露西。你在柯夫鎮上，是嗎?不，我剛剛才回到家來。我還在想你什麼時候會打電話來……』

第十四章

三個鐘頭以內他是不會有事的。

——『暴風雨』：第三幕第一景

第二天，我吃過午飯沒多久他就來了。他建議我和他共進午餐，他說話的口氣聽起來毫無疑問的是急切地要我作伴。但是我實在想不出來除了從我身上打聽消息之外，他還有什麼別的企圖，而我也毫無任何概念，我究竟能絆住他多久。於是我說服他取消午餐之約，但是却表示我自己下午很想駕車出遊。

我甚至設法建議我們出遊的路線。說實話，我能做的選擇實在不多，北去的路必須小心翼翼地駕駛，才能容一輛車通行，因而我不能讓高德費選擇走這條路。我們必須往南走，但是馬克斯和史帕羅最後極有可能走這條路回家。不過，很幸運地，那兒有條岔路通往巴萊卡特涉，巴萊卡特涉是西海岸出名的觀光勝地，我有很充分的藉口到那兒一遊。事實上也是眞的，我曾經在地圖上研究過那個地方，但是我之所以延宕至今沒有行動，主要是因爲那裏似乎全是曲折蜿蜒的山路，而開著菲麗達的小

車子到那裏去，會令我有些害怕。要是由我開車（我告訴高德費），那一定會是趟驚魂之旅，要是菲麗達開車，那簡直就是自殺……但是如果高德費願意開車載我，而且他的車又適合爬坡……

他笑了笑，聽起來很高興的樣子。他表示，只要我願意，他很樂意帶我去征服任何陡坡。而且，沒錯，他是有輛可以輕而易舉辦到這些事的車子……

他的確是有。那是輛全黑的ＸＫ—一五〇，車身流線，馬力十足，開在狹窄的山路上輕鬆自在的就像在自己私有海灘上的雄海豹一般。車子焦急地沿路疾行，嗡嗡的聲響像一羣殺人蜂飛過，奮力馳過傅利堡車轍遍佈的私有道路，猛然轉向瑪麗亞小屋所在的鐵門處。

瑪麗亞人在外面，彎著腰拿著根長棍，在生銹的桶中攪拌著似乎像是雞食的東西。聽見車聲的時候，她正立起身子把桶子抱在胸前，母雞咯咯地圍擁到她的脚邊。高德費把車子慢下來好轉到大路上去，他舉起手來，高喊出聲向她打招呼。看見了他，她報以愉悅夾雜著敬意的目光，那種溫暖的神情，我上個星期曾在她臉上見過。在米蘭達的臉上，我也見過同樣的表情，羞怯但是愉悅，那是稍早在高德費進入小沙龍的時候。好像這兩個女人對史帕羅的雇主在與史帕羅死別之後，依然對她們保持厚待而心存感激。

車子轉彎的時候，我偷偷看了他一眼——車子的速度太快，一陣喇叭聲把瑪麗亞的母雞嚇得四處逃散——終於來到大路上。我並不確切知道這天下午我究竟期待要看到什麼——一隻沒有毛的怪物，或許還有蹄、有角以及尾巴，全在我銳利的知識之眼中一一現形——但是他却沒有兩樣，依然是那個有一種難以抗拒的魅力的男人，他以嫻熟的技術控制著那輛令人感到刺激的車，顯而易見的興味盎然。

眼前這個男人，我在心中暗想，被人認爲曾經把一個男孩——他是可愛的兄弟和兒子——自他的船尾推下海去，有如他是隻水母一般，然後掉頭駛去，留下他被海水淹沒……

他一定察覺到我在注視著他，因爲他也對我瞥了一眼，笑了笑。我發現自己也自然而然地報以一笑，絕不帶半點矯飾。不管馬克斯和史帕羅所說的經過如何，不管我曾經怎麼想過，如今我依然覺得

難以置信。正如我曾經對馬克斯說的，所有的事在白日的天光底下顯得如此不可思議。

這樣一來也好。如果我以後的幾個小時都得與他共度，我必須把我所知道的事全自我腦中趕出，抹去發生在洞穴中的景象，忘記史帕羅的存在，有如他眞的已經死去。而最難的一部分，却是忘却馬克斯。我突然發現，在我用高德費和菲麗達一般常用的隨意口氣，稱呼他爲『蓋爾先生』的時候，我心中有一種莫名强烈而秘密的歡愉。就像一個陌生人對有些人來說是有其意義的，但對另一些人來說，根本無所謂喜歡不喜歡。有一次，我無意間提到了他的名字，我的眼光低了下來，看到我手臂上淺淡的擦傷傷痕。在我背脊上閃過一種秘密的戰慄的狂喜，令我有些吃驚。我悄悄用另一隻手遮在傷口上，想要掩藏一切，彷彿遮去的血肉是他的，而非我自己的。我擧目遠望，說了些有關風景的無聊話。

眼前是條十分美麗的路。我們的左手邊是碧波萬頃的海洋，蔚藍平滑，只有一張半月形的小白帆劃破寧靜，幾乎消失在氤氳薄霧中。右手邊是高高的蘋果花和洋蘇木圍成的樹籬，樹底下是一片明豔的繁花，黃的、紫的，還有白的。兩個小女孩，穿著打著補靪，褪了色的淡紅色洋裝，赤足站在塵土之中，看著我們打她們身邊經過，其中一個抱著滿懷的柳橙，好像一個英國小男孩握著一捆氣球。綠葉中，各色水果不斷脹大，泛著灼熱的色彩。

道路平直，XK一一五〇速度平穩地向前方馳去。我的精神爲之放鬆不少。事情看起來似乎相當容易，事實上我找不到任何理由，爲什麼我不能也放鬆心情，享受一番。我靠在椅背上，開始聊起天來——我衷心希望——談的全是無關緊要的事：眼前的風景，菲麗達昨天在柯夫鎭上遇見的人，里奧帶著孩子回來度復活節……

我們迅速自一岔路口駛過。

我猛然坐直了起來。『我們該在那裏轉彎，不是嗎？我相信路標上寫的是往巴萊卡特莎。』

『噢，沒錯，就是那條路。我很抱歉，我沒想到；我的意思是先告訴你。我今天沒辦法帶你到那裏去。到那裏去太遠了，我們的時間不够。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改天再去，我們不必匆匆忙忙急著要趕回來。』

『我們必須急著要趕回來？』

我不假思索地脫口問出這樣的問題，在失望中帶著些率眞。我看見他的臉上浮現一抹淡淡的喜不自勝的驚異之情，相對於我在電話中躲躲閃閃的口氣，他有足够的聰明發現我話中的不悅。

『我恐怕不得不這樣。我今天晚上要出門去。我並不是說我們不能到那裏去，但是這麼短的時間走一趟，實在是太不値得了。那裏眞是個迷人的地方，有好多東西値得一看。除此之外，到那裏去而不大快朵頤一頓更是可惜。有家餐館就在海灘上，那裏的小龍蝦活生生的泡在海水裏的簍子中，任君挑選。你選好之後，他們就直接拿出來下鍋。』他斜斜看了我一眼，懇求地笑著。『我想也許你不贊成那樣做，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滋味美極了。如果你保證下回不讓我餓肚子，我會儘快帶你去。』

『我不會的——那一定好玩極了。』

我們又穿過一個小村莊，一條窄街兩旁擠滿了房舍，還有一座紅頂的白色教堂。引擎的吼聲在炙熱的牆壁間鼓噪地回響著。我們穿行其間，打從一羣山羊，一堆孩子，一隻骨瘦如柴的小狗，以及一頭繫在快要磨損的繩子上的驢子身邊經過。孩子們在我們身後緊盯著我們，滿是羨慕之情，而沒有半點不滿。

『有件事情，』高德費高興地說，『在這裏人們無需按照天氣來計畫他們的戶外活動。在這有福的小島上，陽光總是呼之卽來。每一天都像另一天一樣晴朗。』

那只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我粗魯地自己對自己說。如今我的雙手緊緊交握在膝上，不只是他駕車飛樣的速度，也因爲我在腦中急切地思索著地圖上的路徑。有什麼辦法能讓他離開這條路，不到柯夫鎭上去？

我高聲說道：『我迫不及待地渴望著那一天的到來，而且我要吃一籮筐的小龍蝦！不過恐怕我得先告訴你，我對魚類並沒有什麼興趣，那麼我們現在要到哪裏去？巴拉卡斯？』到巴拉卡斯必須在柯夫鎭的最北端先轉彎——這是抵達鎭上前，最後一個轉彎。

『不，到亞吉龍去。』

『哦？這是個好主意！』

在我看來，這却是個糟糕透頂的主意。在到那兒之前，你必須先經過柯夫鎮——雖然並沒有到海港，却也够接近的了——尤其是，我們回家的時候，必須走馬克斯很有可能經過的同一條路。嗯，我必須得注意到，約莫五點半左右，不能開車上路回家。我只能希望，在柯夫鎮南方有足够的風景名勝可供遊覽。我伸手到手提袋中摸索，找出我帶來的旅遊指南，熱心地說著：『我一直計畫著找一天到那裏去，但却由於同樣的理由——非麗達告訴我說，那裏在一個小山頂上，到上面去的路極其迂迴曲折。對了，在這裏……「亞吉龍別墅，是爲奧地利的伊莉莎白女王所建……別墅的建築爲義大利文藝復興式風格，一九〇七年由德國皇帝購得。庭園部分開放供遊客參觀（收取門票一元，供做慈善之用）。」』

『什麼？那究竟是什麼東西？』

『我在非麗達書架上找到的一本高齡的旅遊指南。那是我祖父的東西——上面的日期是一九〇九年。眞是本非常精采的書。且聽我念一段開頭有關這個島的歷史……書上說，「這個島一開始主權屬於羅馬人」，而後「由威尼斯人分享」，其次「被法國人佔領」；然後是「由土耳其人和蘇俄人共同管轄。不過」——注意這個「不過」——自一八一五年到一九〇三年，則「爲英國人的保護屬地」。大不列顚國協，那些輝煌的日子。』

『的確是。』他笑了起來。『嗯，今天你可以把這個地方好好看個過癮，絕對比你花的那一塊錢希臘幣更有價值。我可以想像得到，這裏的門票收入必然二話不說送進希臘政府的國庫。通常，慈善事業都是由國家開始著手的……我想在那裏應該會有些古代遺跡令你樂於親近——非麗達告訴我說你對這些東西極有興趣——但是除了蒙瑞波斯公園內的神廟和其他名勝，我不知道還有什麼私有的地方。無論如何，你可以說亞吉利斯是亞吉龍的守護神，很可能就是這樣！有一些說法謠傳要把此地改爲賭場，所以這很可能是最後一次去參觀那裏原貌的機會。通往那裏的上坡路眞是美極了，你一定會喜歡的。』

『你設想得眞周到。』我說。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想辦法不要盯著他看。他說起話來如此的輕鬆愉快，風度翩翩，自在瀟灑地坐在車子裏，日頭在他的頭髮上投射著强烈的光，使他裸露的褐色手臂上的斑點益發醒目。他穿著一件開襟襯衫，脖子上繫了條黃色絲質領巾——上流人夏季的典型裝束——襯托得他更加出色。他看來冷靜而心滿意足，與平常人沒有兩樣。

爲什麼不該是這樣呢？當一個作案累累的重刑犯沒有進行那些不法勾當的時候，他必須儘可能讓自己從外表上看來與常人無異。在我看來，這樣的事相當有可能：一個男人可以在一個星期中淹死兩個年輕男人，緊接著又能興致勃勃地和一個女孩愉快地出遊，費盡心思爲她安排沿途的路線，甚至爲眼前的風景而自得其樂……

『那裏的景色更是美得驚人，』他說，『宮殿就坐落在長滿樹林的面海斜坡上。特別是由平臺上你可以看到從阿爾巴尼亞的范特多到希臘海岸邊的派得卡的公路風光。如果天氣晴朗，連艾歐門尼莎的碼頭也歷歷在目。』

『眞是好極了。』

『現在我想你應該可以告訴我，前天晚上在傅利堡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花了相當大克制和鎮靜的工夫，我才沒像一隻中槍的兎子般，從座椅上跳起來。『發生了什麼事？嗯……什麼事也沒發生呀——該有什麼事嗎？我帶著鑽戒回家去了，你也知道呀！』

『噢，別管那該死的鑽戒，你完全明白我這話是什麼意思。』他又斜眼看著我，興味盎然的目光。『你看見了胡利安・蓋爾嗎？』

『噢，是的，我看見了他。我們回到那裏去的時候，阿杜尼和他在一起。』

『呃，沒錯，那隻忠心耿耿的看門狗。他一定會守在那裏的。胡利安爵士情況怎麼樣？』

『他很快就上牀休息去了。』我小心翼翼地說。我讓自己的眼神不要從路上移開，由擋風玻璃上我發現高德費又向我瞥了一眼。『他有些——累了。』我說。

『你就照實說了吧，』高德費說，『他就像塊石頭一樣。』

『你怎麼會知道？』這個問題毫無遮攔地脫口而出，甚至有些責備的意味。但是既然他自己在最後一句話中公然把眞相說了出來，那麼我毫無理由必須守口如瓶。

『別裝了，他們知道誰和他在一起，不是嗎？』

『嗯——嗯，他們曾經提起過。』我靠囘自己的座椅上，悄悄在我的聲音中加入幾許惡作劇的口氣。聽起來就像是非麗達驚慌失措的樣子。『蓋爾先生很不喜歡你呢，高德費。』

『眞該死，如果他自己想要喝得不省人事，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在我發現究竟是怎麼囘事之前，他已經在那裏喝得差不多了。他們認爲制止他不要喝酒是我的責任嗎？』

『我不清楚。不過如果我是你，我會注意蓋爾先生的。』

『怎麼樣？』他撇了撇嘴。『兩把手槍分個你死我活，還是一條馬鞭一較高下？嗯，也許說眞的他還欠我一囘。』

我到這個時候才明白過來。我並不能確定究竟是怎麼囘事，是他的聲音透露出的什麼，還是嘴角那一抹難以察覺的得意神色；一種同時交織著冷酷、愉悅以及驚駭的情緒。所有出現在日光底下的疑慮已消失無蹤，無論是過去發生的或未來將要出現的。毫無疑問的，他是個兇手。這個男人生來就是個毀滅者。惡魔就是你……他的本能容忍他創造出這樣的畫面而不覺有絲毫不妥：毫無疑問，毀滅史帕羅帶給他的快樂不下於替史帕羅攝影。傷害胡利安爵士對他而言，更是連考慮都不用考慮的事。

我把我的眼光以及思緒自坐在我身旁椅子上的魔鬼那裏移開，全神專注於XK—一五〇疾馳而過，由閃著銀光的橄欖以及黑絲柏樹交織而成的田園詩篇。

『多麼迷人的一條路。』

『我希望他們能對路上這些坑坑洞洞想想辦法，那就好了。別把話岔開，露西。他眞的打算找我麻煩嗎？』

『我並不會感到驚訝的。我是說，蓋爾先生一晚上忙得不可開交。我在他面前一陣歇斯底里，又拖著他出來，好幫海豚的忙。他還撲通跌在海裏。然後最糟糕的是，等我們囘到上面屋子裏去的時候，我們竟然發現他父親喝得爛醉……而且還在我這外人面前。如果他想教訓你，我想沒有人會責怪他的。』

『我可以理解。』他的聲音中聽不出半點他爲這件事憂心忡忡的口氣。『他今天在什麼地方？』

『我相信他說過他要到雅典去。是和阿杜尼說話時提到的——我並沒有太留心他們究竟說了什麼。不過你今天這一天應該會安然無事的。』

他笑了起來。『我總算鬆了一口氣。快看那個女孩衣服的顏色，就是前面採橄欖的那一個，灰紅襯著淡綠，眞少見。』

『這囘是你別把話題岔開。我想知道前天晚上究竟是怎麼囘事。』

他挑了挑他的眉毛。『老天爺，什麼事也沒發生，眞的。我在碼頭的車庫那裏看見那老頭，他正在找人搭便車，於是我就把他送囘家去了。我相當高興能有這麼個機會和他談談，就像事發當時那樣——你從來都沒辦法單獨和他一個人接近。這樣的天賜良機，怎麼能輕易放過。』

『你想要一個人單獨接近他究竟有什麼目的？別告訴我說你打算在蓋爾先生的下部戲裏找個跑龍套的角色。』

他笑了笑。『遲早有這麼一天。不是那樣，有些事情我想要知道，而在我想，他是最容易接近的人。馬克斯・蓋爾和我說不上是要好的知交，而那個看門狗也不喜歡我。我猜不透是爲了什麼原因。』

『高德費！你該不會是要告訴我，你是故意要把他灌醉的？』

『我的老天，並非你說的那樣。爲什麼我要那樣做呢？我又不是打算從他口中套出什麼國家機密。反正在那以前，他已經喝了不少了，也沒有人設法要制止他。我想，要制止他喝酒並非是我的責任，不是嗎？我承認我沒有試過叫他放下酒杯。』他的臉上掠過一抹笑意，隨即消失無踪，接著又閃過輕微的得意之色，幾難察覺。『設法達到你想要的目的是一件引人入勝的事。』

『你究竟想要從他的口中套出什麼事來？』

『只是想弄清楚警方在調查些什麼事。』

『警方?』

他挑起眉頭，瞥了我一眼。『別聽起來一副驚慌失措的口氣。你曾經做過什麼不可告人的事嗎?不是你想的那樣，唯一的原因只是因爲在這個島上，每件事都會傳到蓋爾家的耳朵中，而其他的人却一無所知。我有責任找出任何和史帕羅發生的意外事件有關的事——似乎沒有人認爲這件事與我有任何相干，但是我百分之百確信，他們把任何蛛絲馬跡全告訴了蓋爾家人。』

『嗯，我想那是因爲他們兩家有點關係的緣故。』

『別人也是這樣告訴我的。但是我却不明白，爲什麼警方的偵訊報告只對他們「公開」。我和史帕羅之死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我附和著他的話說。『我想對你而言，這段日子一定相當忐忑難安。』

『到現在依然是這樣。』毫無疑問，如果我並不知道那些我所知道的個中內情，我根本無法聽見其他的指控，而相信事情很可能就是那樣。但是，我現在得守口如瓶。我發現放在膝上的雙手緊緊握成了拳頭，隨即不慌不忙地放鬆開來。

『胡利安爵士知道任何消息嗎?史帕羅的事有什麼新發現沒有?』

『誰知道。他一個字也不肯說。我們在酒館中喝了兩杯，我覺得他的態度有一些不尋常；我起先還以爲他在耍花樣，不想把他所知道的事告訴我。但是等過了一會兒我才發現，他觸到了自己的瘡疤，而試著想要掩蓋那些傷痛。據我的猜想，這可憐的老頭在過去一年之中，沒喝過任何比雪莉酒更烈的東西。』他撇了撇嘴。『嗯，經過了這一番折騰之後，我想恐怕我得加把勁才能使我們的話題步入正軌……我自己也想帶幾瓶酒回去——我沒買到烏玆酒，正好那裏有一種我一直想要嚐嚐的沒喝過的烈酒，於是我買了幾瓶。但是等我向老人建議上我那裏去的時候，老人不願意去。不過這一回他的態度軟化了些，堅持要帶我到傳利堡去，還買了一瓶琴酒要招待我。並沒有喝多少酒，就令他神采奕奕、春風滿面。但是我發現，恐怕這對我絲毫沒有任何幫助，使我能從他嘴裏打探出任何有意義的

事。他腦子裏只是一味地想著，我到傳利堡完全就是爲了去聽那見鬼的電影配樂的錄音帶。』他草率地笑笑，似乎依然餘怒未息。『你可以相信我，我聽得太多了，他一直喋喋不休，除了喃喃自語還是喃喃自語。』

『噢，我絕對相信你的話!連珠砲一般的「暴風雨」?』

『他也同樣對你如法炮製過嗎?』

我不由笑了起來。『當蓋爾先生和我回到上面屋裏去的時候，他正不停地背誦著劇本呢。說句實話，我還深深爲之著迷。不管有沒有琴酒，他都能表現得出類拔萃。』

『他經常有機會練習。』

這些殘酷的字眼說得很輕鬆，但是我想，就在這一刻，我開始憎恨起高德費・曼寧。我憶起了馬克斯的面容，是那麼焦急而疲倦；然後是胡利安爵士，模糊而迷醉，緊握著天知道像稻草一般的正直不放；還有蜷縮在代用的牀上，緊緊依靠的兩個男孩，以及瑪麗亞充滿感激的謙卑。直到這一刻，我才慶幸地想著，我幫助了馬克斯。這件事我一直在自我欺騙著，不願去深究原因爲何，只是半信半疑。但是現在在我追根究底地深思之後，終究領略了個中原委。如果高德費・曼寧隨即被證實爲兇手，那麼他就將因自己的所作所爲而自食惡果。而我要盡我的一切力量來從旁協助馬克斯。我心中隱隱有些什麼念頭成了形，冷靜而堅定。我靠回座椅上，準備讓他彈盡援絕，毫無任何招架之力。

我感覺到他看著我，於是讓我的表情恢復正常。

『你到那屋裏的時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問，『他告訴了他們些什麼——馬克斯和那模特兒一般的男孩。』

『我在那兒的時候，他們什麼也沒說。沒有，我說的句句實話，高德費!』我對於自己聽來再老實不過的聲音相當滿意。『他們只是猜想，八成是你和他在一起，因爲你扔了一支煙蒂在壁爐裏。』

他突然爆出一陣笑聲。『可眞是觀察入微!你一晚上一定過得緊張刺激，不是嗎?他們在你面前露了什麼口風嗎?——我的意思是，有關史帕羅的事?』

『什麼也沒說。』

『還是提到過亞尼・卓拉斯?』

我睜大了眼睛，驚訝地盯著他看。『亞尼——噢，是那個淹死的漁夫。沒有，爲什麼會提到他呢?』

『我隨便亂猜的。純粹只是好奇而已。』我一句話也沒說，讓靜寂在我們之間僵持下去。現在我們又更進一步了……很明顯的，他對警方是否眞的將史帕羅和亞尼之死以『意外』視之這一點，依然沒有把握；而在我看來，毫無疑問，他急切地想要弄清楚。因爲如果他不須爲自己所做的種種而焦慮不安，那麼他就一定可以繼續做他的勾當。他需要一塊安全地帶，沒有人監視。他先是對胡利安爵士下手，現在又是我，可以看出他並沒有懷疑已經有人注意到他的所作所爲。他急切需要找到一個安全的指示，而且愈快愈好。

嗯，我愉快地想著，輕鬆地靠在座椅上，讓他繼續緊張下去吧!我是不會讓他安全闖關的。

路現在開始向上爬坡，沿著一片覆滿葡萄園和橄欖林的山丘蜿蜒而上，綠色的玉米田間點綴著暗紅色的花穗。

他忽然說道:『在我們離去之後，你沒有發現他又回到屍體邊上去嗎?』

『什麼?發現誰?』

『當然，是蓋爾。』

『噢，是的……對不起，我正爲這些風景所吸引。沒錯，我看見了，那又怎麼樣?』

『難道你沒有想過，他爲什麼要那樣做?』

『我不能說我想過。我以爲他只是要過去多看兩眼。』我故意裝出冷顫的模樣。『至少他可比我大膽多了。怎麼樣?你認爲他看見了什麼我們沒發現的事嗎?』

他聳了聳肩。『他什麼事也沒對你提起?』

『什麼事也沒提。無論如何，我根本對蓋爾一家人一無所知;他們告訴我的事不會比你來得多。

你不會是開始在認爲，亞尼之死比表面上看來要複雜得多吧?』

『噢，不是那樣。我們可以說，只是純然出於好奇，以及對於別人插手管我的事，自然而然有一些出於人性的不滿。這個男人就淹死在我的家門口——就像史帕羅是從我船上落水的一般——我想我有權利知道究竟出了什麼事。如此而已。』

『我知道，』我說，『如果有任何關於史帕羅的消息，瑪麗亞必然會知道，而她一定會直接告訴我姊姊和我。如果有任何消息，我一定會讓你知道。我可以了解你爲什麼有這樣的感受。』

『我相信你會的。我們到了。我們要不要看看花一塊錢就可以買門票進去嗎?』

鐵門大開著，門上老舊的鐵欄柱爬滿了銹。巨大的綠樹，因爲夏天的關係更益發濃密，枝葉垂掛在牆上。一個睡眼惺忪的門房向我們索取了二十元左右的義大利幣，才點頭讓我們進去。

房子離大門非常近，坐落於濃密的樹叢之間。我原本隱隱然有些期盼，那裏會是個博物館之類的地方，一個妥善保存的舊日遺蹟。但這裏只是一間空屋，所有人已經搬走的一幢夏日別墅，只留下沒上鎖的門和窗，以致落葉和死去的昆蟲在空無一物的房間中，年復一年的堆積。地板已經腐壞，油漆也斑駁剝落，金屬器物則一片銹痕……這地方已經無人聞問地遭人遺棄，坐落在尋常的林園和露台之間的一座遺骸，在花園的疆界之外，樹林和野草恣意蔓生。

對於那日在亞吉龍的漫遊，如今我早已不復記憶。我可以確信，高德費是個好嚮導:我依然記得他自始至終一直風度翩翩，旁徵博引地談著，而我也必須表現出相當正常的反應。但是我心中一直翻騰我對他的一種全新的恨意，使我覺得我有義務必須表現出若無其事的平淡態度。因此，我想很有可能我又有些太過迷人了。在我看來，這天下午以來，他的態度很顯然的相當熱心。從那灰封塵鎖的空屋中回到平台上來，令我有一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

至少在平台上，空氣清新自然，不像在灰塵密佈的房間中那樣令人難以忍受，這裏自有一種不修邊而奔放的氣勢。平台鋪著可怕的豬肝紅顏色地磚，掩去了任何可能望見的景致，但

是我仍盡自己最大可能，看見角落裏有幾尊不忍卒睹的金屬塑像，而在涼廊旁，一列外表灰暗的大理石『繆斯』擺出憂傷的姿勢。我是個標準的觀光客，我在每一具雕像前駐足停步。你一定會以爲，那些雕像全是米蓋朗基羅的精心傑作。三點十五分……三點二十分……卽使在每一具雕像前停三分鐘，也只能把我們在這裏留到三點四十七分。

然後就是在花園中逡巡。我們極其詳盡地在裏面逛了整整一圈；白星海芋深深隱藏在棕櫚樹下的亂草之間。幾株沉鬱的鳶尾花在陰濕的暗影中搖曳；一座莊嚴的亞吉利斯凱旋歸來的雕像（耗去六分鐘）以及一座更糟的瀕死的亞吉利斯（耗去四分鐘）；在紛亂的黑莓果之間，幾個條頓戰士仁慈地彼此殘殺著（耗去了一分半鐘）。我甚至還打算鼓足勇氣，穿過林中一片荆棘榛莽，去憑弔一尊海涅的椅中坐像，如果不是鐵柵上有令人難以越雷池一步的倒鈎鐵絲，如果不是我害怕這樣做會引起高德費失去他的耐心。

不過我實在太多慮了。事情並未如我所顧慮，他總是一直任我拖延時間，我相信他絕對不會有這樣念頭自他腦中閃過。對我而言，這一天和他出遊，從頭至尾，除了緊張驚險，別無其他感受。

說坦白話，我並沒有誇大其詞。當他牽著我的手腕，溫柔地引我向大門以及停在那裏的積架車走去時，就如字面上一般，一股顫慄之感在我骨頭中遊竄，宛如觸電一般。現在不過才四點二十分。如果我們馬上就回家去，又如果高德費照我所估量的，提議到柯夫鎭上喝杯茶，我們很可能會正好趕上渡輪到岸。

在靠近大門的地方，還有一具雕像，是一尊很小的打魚男孩坐在船上一角。他打著赤脚，身材健碩，往下對著不知什麼東西微笑著，還戴了一頂難看的帽子。這件作品大約和那些繆斯像隸屬於同樣的等級，但是，可想而知，我在它面前停了下來，全神貫注地看著，手邊把旅遊指南準備好，我的眼光在微小的字體間焦急地尋索，想看看在此地和柯夫鎭之間，是否還有其他『風景名勝』，好讓我用來拖延我那運氣奇佳因而沾沾自喜的導遊。

『你喜歡這尊雕像嗎？』高德費的聲音快活而帶著縱容。他用手背撫過那孩子氣的臉頰。『你注意到沒有？如果這尊雕像不是七十年前，而是七年前完成的，很有可能會是史帕羅。人們會猜想這雕像會不會是他祖父還是什麼人。十分相像，你不覺得嗎？』

『我從來沒見過史帕羅。』

『當然沒有，我忘了這件事。嗯，那麼，像瑪麗亞。』

『是的，我有一點看出來了。我剛剛還在想，這尊雕像很迷人。』

『臉還是熱的。』高德費說，讓他那隻靈巧的手自面頰的線條上滑下。我匆忙轉開身，覺得我的表情太缺少掩飾。四點半了。

他放下了他的手。『你一直在看你的手錶。我想你大概像菲麗達一樣，總是一到了這個時候，就急著想要喝下午茶？我們可以離開，到柯夫鎭上找個喝茶的地方嗎？』

『另外一條路是到什麼地方去呢？從屋裏的眺望台看過去，海岸似乎極其美麗。』

『沒什麼特別的，只不過是一條平常的小路，以及一個叫本尼茲的小漁村。』

『那裏應該會有希臘風的小咖啡館，對不對？換換口味一定會別有情趣。何不到那兒去喝茶呢？』

他笑了起來。『和平常的選擇沒有兩樣，不是雀巢咖啡，就是檸檬茶。那裏可能只有麵包塊當點心，切成厚厚的一片，放在爐子上烤乾。我到目前爲止還從來沒有發現有任何人吃這玩意，甚至連怎麼吃也搞不清楚。我甚至連掰也掰不開。嗯，你可得好好用腦筋想想。跳上車來吧！』

終究我們還是在本尼茲一個位於海邊，樸素而乾淨的小旅館中，喝了我們的午茶。再也找不到比這裏更好的地方——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露天的地方擺了些桌椅，我選了一張正好在岸邊薄荷樹下，可以直接下望大海的桌子。就在我們身旁，停放著許多五顏六色的船，在那裏做著午夢。朱紅的、土耳其綠以及孔雀藍，船隻的桅杆，隨著海洋的呼吸緩緩盪漾。不過在它們身後，波影粼粼而空無一物的海洋上，我看見了有一點紅色的帆影隨風舞動。

高德費回頭瞥了一眼。『那裏究竟有什麼事這樣有趣？』

『沒什麼，眞的，只不過我可以就這麼坐著看海，看上好幾小時也不厭倦，你不會這樣做吧？那些船看起來是這麼漂亮。你的那一艘更眞是美。』

『你什麼時候看見那艘船的？』

『昨天下午，我看見你駕船出海去。』

『噢？你在什麼地方？我還到下面海灘上去找過你。』

『多可惜啊！沒有，我沒到海灘去。我待在上面樹林裏睡大頭覺呢。』我笑了起來。『我十分需要睡眠。』

『可以想見，那段時間你是多麼的全力以赴。我眞希望我能親眼目睹你營救海豚的過程。如果能用閃光燈拍些照片，一定會相當有趣。』他攪了攪面前那杯淡色的茶，拿起檸檬片在杯沿擠壓。『我在什麼地方讀過——我想是諾曼．道格拉斯寫的——當海豚瀕死之際，牠們的身上會變顏色。我相信這話很可能是有些過於誇大。不過一個人如果能看見這樣的事，豈不教人爲之迷醉，你不這樣想嗎？』

『是棒極了，你剛才是不是說你今天晚上要出去？』

『沒錯。』

『我猜想你不會希望有個水手作伴吧？我渴望能和你一道去。』

『你可眞是勇敢，在這種情況之下還自告奮勇。你不害怕當我的水手嗎？』

『一點也不會，我愛極了呢！你是說我可以去囉？你什麼時候要出海去？』

如果他眞接受了我的提議，我並不知道我該如何是好。我可以預見，最後一定是摔斷足踝一類的慘劇收場。幸好他說：

『當然你可以去囉，再過兩天。不過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我今天晚上要駕著船出海去。事實上，我是打算開車去拜訪幾個朋友。』

『噢，對不起，我老是弄錯別人的話。眞可惜，我還以爲有緊張刺激的一夜呢。』

他笑了起來。『讓我來告訴你吧，我會儘快帶著你出海——也許，星期五？或者是，星期六？我們可以順道去卡利基奧湖畔一遊，找尋那個地方——我該說，是那些地方的其中之一——那裏是大家認爲奧德賽上岸投入納西加戰爭的所在。那對你而言，可够古意盎然了吧？』

『我想，一定棒極了。』

『那麼，我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看，那裏是渡輪。』

『渡輪？』我有些吃驚地脫口而出，隨即我清了清喉嚨，『什麼渡輪？』

『從本土大陸駛來的船。那艘船來回艾歐門尼莎之間。在那兒，看到了沒有？迎著陽光，想要看清楚船的身影並不是件容易事。大約二十分鐘之內，那艘船就會駛進港來。』他看了看他的手錶，把椅子往後推。『呃，這艘船晚了。嗯，我們該走了吧？』

『我很想到樓上看看去，拜託，如果他們允許別人上去的話。』

旅館的店主正在高德費的身邊結賬，對我的請求他表示毫無困難，然後領我上了一道屋外的樓梯，沿著擦洗得一塵不染的走廊，來到一間做爲浴室用的大房間。裏面乾淨得挑不出半點毛病，和一般的地方不同的是，有如美術展覽館一般，全都裝飾著虔誠的圖畫。或許在我之前，也曾經有別的人溜到這神聖的殿堂來沉思……。

不過我到這裏來的目的，是爲了要查閱旅遊指南。我匆匆把書翻開，用手指在字裏行間搜尋著。書上的字體小得出奇，彷彿在我眼睛前跳舞一般。一天消費一元義幣，對導遊而言，是相當充裕的……每個地方都會受到妥善的招待。要是一天消費五元義幣，則可以免除……

呃，這裏有些東西應該是對像我這樣渴慕古典主義的人，有著極大的吸引力的。米奈克拉底之墓，年代約莫在西元前六世紀至七世紀……正好就在回家的路上，順道去造訪。現在，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說服高德費，如果我不曾至那墳墓一遊，那麼我這一天就蒙上了一層陰影，不管那裏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我成功了；那地方使我贏了。最簡單的原因，因爲沒有人知道那地方在哪裏。我們向沿途遇見的每一個人請敎，他們一次又一次指引我們方向，表現出極其熱心而友善的態度。我們經過了一座監獄，一座足球場，一座威尼斯人堡壘的遺跡，還有一個池塘。如果說我不是相當清楚地發現他以爲我不顧一切，想要把我的整個下午都和他在一起消磨，我想我對他會心存歉疚。這個男人的防衞，可眞嚴密地無微不至。在他的語彙中，上帝（God）不過是他姓氏高德費（Godfrey）的縮寫。

當我們最後終於在警察局的花園裏問出米奈克拉底墓的位置時，我大大鬆了一口氣。管理員對我們的到訪大表歡迎，猶如我們是自一九〇九年這本旅遊指南的作者赫爾·卡爾之後，頭一次光臨的客人。他硬塞了一份褪了色的資料要我一讀。隨後，當高德費坐在矮牆上抽煙的時候，他又一本正經地領著我在墓園周圍繞了三圈。美麗的薄暮降臨，而我手錶的指針不知不覺中又溜過了一圈，周遭漸漸朦朧……

『已經過了六點了。』高德費說著，站起身來。『嗯，我希望在把你送回家之前，你還有時間能陪我喝杯飲料？亞斯提爾那家店有個可以俯瞰海港的美麗露台。』

『再好不過了。』我說。

第十五章

我請你就引路罷，不要再說了。

——『暴風雨』：第二幕第二景

當高德費最後開車把我送回傳利別墅的時候，天色已相當暗。我在前門向他道了再見，一直等到他的車消失在樹林間，然後我才轉過身來，匆忙進到屋裏去。

廚房中透出微光，看來不是米蘭達就是她母親還留在那裏。但是小沙龍中一片沉靜幽暗的灰，而非麗達的臥房中，亦沒有半點亮光透出來。在那一刻我立時就知道了原因：我逕直走到電話機旁邊，在我拿起話筒之前，在電話機旁的桌上，我看見一張白色長方形的便條紙留在那裏。我扭亮桌上的枱燈，發現是非麗達的留言：

露西吾愛（這兩個字墨水滲了開），今天下午我接到一封電報，說里奧和孩子們會在這個星期六到，而且他還能待上整整兩個星期。萬歲，太棒了！總而言之，我到柯

夫鎮上去準備些東西。如果你餓了，別等我，你自己先吃。如果高德費願意留下來，東西是綽綽有餘。你的愛，菲麗達。

我才剛讀完便條，米蘭達就進到大廳裏來。

『噢，原來是你，露西小姐！我想我聽到有車子的聲音。你看見了夫人留給你的信嗎?』

『看見了，謝謝你。聽著，米蘭達，這裏現在不用麻煩你留下來了。曼寧先生已經回家去了，而我姊姊可能很晚才會回來，如果有什麼吃的東西，我可以自己動手——』

『我是來告訴你，她幾分鐘之前才打電話回來。她在柯夫鎮上遇見了幾個朋友——她說那些義大利朋友只待一個晚上就要走了——所以她和他們一道吃晚飯。她還說，如果你願意去的話，可以叫部計程車到柯夫皇家大飯店加入他們，不過——』她臉上露出了酒渦——『他們之中沒一個會說英語的，所以她想，你應該情願留在家裏，是嗎?』

我笑了起來。『毫無疑問，是的。嗯，既然如此，我想先洗個澡，然後看你方便，能儘快吃點東西。不過我可以很容易自己照顧自己的，你該知道。如果你告訴我家裏有些什麼吃的東西，那麼只要沒別的事，你就可以回家去了。』

『不，不，我應該留下來。家裏有龍蝦冷盤，還有沙拉，但是我想再煮點熱湯。』她又展露出開朗迷人的笑容。『我可是煮得一手好湯，露西小姐，你一定會喜歡的。』

『我相信一定是的。先謝謝你了。』

她並沒有離開，只是遲疑地在枱燈透出的光亮邊緣逡巡不去。她的手幾乎帶著神經質的，忙著揉她紅洋裝的裙子。這時，我突然注意到我一直專心出神而忽略的事。直到現在我才注意到；眼前的米蘭達不再是上個星期努力壓抑著自己，淚眼婆娑的那個女孩。那飛揚的神采，有一部分又回到她的身上來，她的臉上有一種急切的神情，似乎有一連串的話就要脫口而出。

但是她只是說：『當然我會留下來。我今天下午休過假了。休假?夫人是不是就是這樣說的?』

『沒錯，就是那樣說。下午休假。你下午休假的時候都做些什麼?』

她又有些遲疑，我看見她的臉色隱隱泛著紅暈。『有的時候阿杜尼也有下午休假。』

『我懂了。』我無法完全掩飾住我聲音中所流露出的不安。這樣說來，她今天下午和阿杜尼在一起了。很可能就是這件事使她再度又神采奕奕，但是我不免要擔心，是否任何像阿杜尼這樣年紀的年輕人，都足以信賴，不會把有關史帕羅的事告訴她。即使連我自己，想要向這女孩和她母親透露事情眞相的慾望，都極其强烈。那麼，對只有十九歲的阿杜尼，就像任何這個年紀的人一樣，急切地想要在其他人面前吹噓他自己在前夜的冒險中扮演的角色，這種衝動必然壓倒過一切，無法抗拒。我繼續說：『不，現在先別走，米蘭達。我急著想要打一通電話，但是我不知道該怎樣查問電話號碼。拜託你，傅利城堡，馬克斯先生。』

『但是他現在不在那裏，他出去了。』

『我知道。可是他應該在六點以前會到家。』

她搖了搖頭。『他今天晚上要很晚才會回去，阿杜尼這樣告訴我的。馬克斯先生大概五點的時候打過電話。他說他今天晚上會回家去，不過時間很晚，不用等他吃晚飯了。』

『噢。』我發現我自己相當沉重地跌坐在電話機旁的椅子裏，有如這消息令我全身繃緊的肌肉爲之一鬆。這時我想到的並不是一下午的努力全都白費，只是爲眼前這漫漫長夜而發愁，除了空等，沒有半點音訊……沒有他在身邊……『他還說了什麼別的事沒有?』

『只是說「事情沒有任何改變。」』她一字不漏地說了出來，在她臉上有些迷惑不解而質疑的神情，告訴了我我想知道的事。阿杜尼終究還是信守了諾言：這女孩對進行中的任何事都一無所知。

如今我必須由我僅有的線索之中，理出頭緒來。『事情沒有任何改變。』除了他將會搭較晚的渡輪回來，其他的事我們只能推測。但是如果事情沒有任何改變，聽起來不像是警方要採取任何行動。那麼，也就是說，他應該不會帶著史帕羅和他一道回來。更進一步我就推測不出來了，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在這件事中我的部分，已經在白天就完全結束了。我已經無法再牽制住高德費了，而且現在這

和將要發生的事，似乎已互不相干了。

『馬克斯先生是在哪裏打的電話？』

『我不知道。大概是雅典吧，就我猜想。』

『從雅典打來的？在五點鐘的時候，但是如果他打算要今天晚上回來——』

『我忘了。那裏不可能是雅典，對不對？阿杜尼並沒說。只是這樣說來該是在本土大陸那裏。』

她動作誇大地揮了揮手。『那裏的什麼地方，一定是的。』由她的口氣聽來，這裏和那裏似乎都沒多大關係。離開柯夫島，所有的地方都一樣，無論如何都不值得逗留。

我笑了起來，她也跟著我笑了。自從她哥哥失踪的消息傳來之後，這是我頭一回聽見她未加掩飾地露出愉悅的笑聲。我問：『怎麼回事？米蘭達。你今天晚上似乎很高興。有什麼好事嗎？』

她正張開嘴打算要告訴我的時候，廚房裏傳出的聲音令她又把話嚥了回去。『我的湯！我得去看看！對不起！』她消失在通往廚房的門後。

我先去洗了個澡，然後朝著廚房走去。廚房裏，米蘭達在餐桌的一頭孤零零擺出一個大餐盤，裏面裝滿了吃的東西。她表現出來一副不願意離開我的樣子，但是我喝湯的時候，她有些不知所措的緊張，因爲我的讚美，她臉上又再度閃現出光采。我們談著烹飪，直到我喝完了湯，然後我開始吃著龍蝦沙拉。我沒再開口發問，只是低頭吃著、聽著，再度又不禁感到疑惑，和年輕的阿杜尼一起共度的『下午休假』時光，爲何對她有如此神奇的影響力。（這裏我應該說明，米蘭達的英語，不像阿杜尼說得那樣流利。但是她說話的速度也相當快，而且極容易了解。）

『這調味汁是從夫人的書上學來的。』她端起盤子，告訴我說。『她並不喜歡希臘的調味汁，所以我看法國書，從上面學來這個。味道好嗎？你今天玩得可還好吧？露西小姐。』

『好極了，謝謝。我們到亞吉龍去了。』

『我也到那裏去過一次。那裏風景眞美，不是嗎？』

『美極了。然後我們到本尼玆去喝下午茶。』

『本尼玆？你們爲什麼會到那裏去？本尼玆那地方根本什麼東西也沒有。到柯夫鎭上比那裏好太多了。』

『我只是想去那裏看看，而且可以沿著海岸開車回來。除此之外，當時我很想能喝杯茶，休息休息。柯夫鎭太遠了，而且我希望能在回來的途中看看一些古蹟。』

她皺起了眉頭。『古蹟？噢，你是說那些雕像，就像在堡壘空地上的那些一樣，很有英國風味。』

『從某個角度來說，沒錯。不過那些雕像年代還不夠久。所謂的古蹟，眞正的意思是有好幾百年歷史的東西，就像在柯夫鎭博物館裏那些寶貝。』

『這些古蹟，它們很有價值吧？』

『非常有價值。如果你問我那些東西值多少錢，我想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說，那些東西是不能用錢來衡量的。你看過那些東西嗎？』

她搖了搖頭。她什麼話也沒說，但那是因爲她緊緊把嘴唇抿在一起，好像硬要阻止自己開口說話。她的眼睛裏閃動著亮麗的光彩。

我那要送到嘴邊的玻璃杯，在半途中停了下來。『米蘭達，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發生了一些事——你假裝不了的——你看起來好像有人送了你禮物的樣子。你不能告訴我嗎？』

她咕嚕一聲深深吸了口氣。她的手指又在裙子上絞了又鬆，鬆了又絞。『是有些事……阿杜尼發現的。』

我放下手中的玻璃杯。杯子碰到桌面，發出喀啦的聲響。我等待著。

一陣靜默，然後她有些遲疑地說：『阿杜尼和我，我們一起發現的，就在今天下午。我今天下午休假的時候，我到傅利堡去……』她側著頭瞥了我一眼。『有時候，你知道，蓋爾爵士睡覺的時候，阿杜尼就在花園裏工作，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在一起聊天。但是今天，凱瑞吉斯先生去拜訪蓋爾爵士，他們告訴我說，阿杜尼游泳去了。所以我就到海灣去找他。』

『然後呢？』如今她已吸引了我全副的注意力，任何一點細節我都不放過。

『我沒找到他，所以過了一會兒我就沿著小徑，繞過岩石，向羅莎別墅走去。然後我看見了他。他在山崖上面，由一堆灌木叢中現身。』

『由一堆灌木叢中現身？』

『事實上那裏是個洞穴。』米蘭達解釋說。『每個人都知道在傅利堡下的岩石之間，有許多洞穴。他們以往都用這些洞穴來藏酒；阿杜尼告訴我，說他曾經從一個裂縫中往下看過，而且還聽見水聲，所以他認爲在那底下一定還有更多的洞穴。這個島上到處都是山洞。何以如此，因爲靠近——』

『阿杜尼發現了一個新洞穴？』

她點了點頭。『他以前從來沒有到過山崖頂上的那一帶。我從來不知道他對——我不清楚該怎麼說——冒險活動？謝謝你指點——那樣興致勃勃。但是今天他說，他想去找出來傅利堡底下的水是從那裏流去的。他知道曼寧先生和你一起出門去了，所以絕對沒問題。我想——』說到這裏，她又露出了酒渦——『看到我出現，他並不怎麼高興。起先，他聽見了我的聲音，以爲是曼寧先生回來了。他看起來十分吃驚的樣子。』

對他而言，這是理所當然的，我心中這樣想著。我的心跳也隨之加快了一些。『說下去，他發現了什麼？』

她的表情突然變得莊嚴起來，閃現著光彩。『他找到了證據。』

我跳了起來。『證據？』

『他就是這麼說的。在我看來，我並不認爲需要什麼證據。但他就是這麼說的。』

『米蘭達！』我聽見我自己喊她名字的聲音變得尖銳刺耳，趕緊控制住。『請你解釋一下。我對你現在說的事，一點概念也沒有。阿杜尼究竟找到什麼證據？』

『有關聖史比利東和他的神蹟的證據。』

我坐回我的椅子上去。她一本正經地盯著我看，隨著靜默的延長，我覺得自己的心跳慢慢地恢復了正常。我有一種近乎歇斯底里的慾望想要放聲大笑，但是我設法阻止了我自己。過了好半晌，我才

緩緩地說道：『嗯，繼續說下去。告訴我——不用，別在那兒忙了，我已經吃飽了，謝謝你。現在，你願意把咖啡端過來，然後在這裏坐下，和我一起喝一點，再把所有的事情告訴我嗎？』

她匆匆忙忙地離開，但是等她再端著咖啡回來的時候，她既不肯和我一起喝，又不願意坐下來，只是站在那裏握著椅背，很明顯的想要繼續說她的故事。

我倒了一杯咖啡。『繼續。這和聖史比利東有什麼關係？』

『聖棕櫚節（譯按：復活節前的星期日）那天的遊行活動你也去了。』

『是的。』

『那麼也許你知道，這聖史比利東就是島上的守護神？』

『是的，我知道他的事。在我到這裏來之前，我讀了許多有關這個島的介紹。他是塞浦路斯的主教，不是嗎？他遭到羅馬人的嚴刑烤打，在他死後，他的屍體做成了木乃伊，由一個地方送到另一個地方，最後才來到柯夫島。在英國，我們也有一個像那樣的聖靈，叫做克斯伯特。有關他，以及他屍體的神蹟，那些故事多得說也說不完。』

『在英國也有？』顯而易見，她從來未曾相信過，在那樣一個濕冷多霧的地方，也同樣受到一個眞正的聖靈熱心的眷顧。『那麼，你就能夠了解，我們在柯夫島上的人，打從孩提時代，就被教導有關聖靈的一切，以及聽過許多奇蹟和異事的故事。而且這些故事全都是眞的，我完全相信。』

『當然。』

她呑了口口水。『但是還有別的故事——蓋爾爵士曾經告訴我有關聖者的故事，都是我以前從未聽人說過的。他——我的敎父——在史帕羅和我還是孩子的時候，對我們說過許多故事。他是個很有學問的人，就像敎會裏的神父們一樣有學問，他知道許多關於希臘的故事，我們在學校裏讀過，和我們的歷史淵源有關。包括培里吉利斯（譯註：西元前五世紀，雅典的政治家）、亞歷山大大帝、奧德賽以及阿格曼儂（譯註：希臘神話中，率領希臘軍隊參加特洛伊戰爭），還有我們聖靈的傳說。那些事是好久好久以前，在這裏發生的。敎會裏的神父從來沒有對我們提過這些事，我以前也不曾聽

說。』

她停了下來。我說：『然後呢？』但是我已經知道了接下來會是怎麼樣的故事。

『他告訴我們聖者在這裏是怎樣生活的，他住在洞穴中，而且還有個女兒陪著他。她是個公主，十分美麗。他身邊有許多天使和妖精聽他的吩咐辦事，他還會使用許多法術，能呼風喚雨，掀起暴風雨，又使一切風平浪靜，還在海難的時候，救出沉船上的水手。』

她有些困惑地停了下來。『在我看來，我完全無法相信有關那女兒的事。聖者明明就是主教，他們不應該會有女兒。也許她是個聖潔的修女……很有可能是蓋爾爵士有一點把故事弄錯了？』

『非常有可能。』我說，『那女兒是不是叫米蘭達？』

『沒錯！我就是照那個聖潔的柯夫女人而命名的！那麼你也知道這個故事囉？』

『可以這麼說。』我由這些我所理解的事開始推想，胡利安爵士的莎士比亞理論，不知已經製造出多古怪而巨大的混亂。『在英國的故事裏，我們叫他普洛斯帕羅，而他是個魔法師——並非是主教。他是個大公爵，從義大利的米蘭來的。所以你曉得，這只是——』

『他就住在山崖旁邊，那些萊姆樹叢後面的洞穴之中。』她向著朝北的方向比手劃脚著，我想起胡利安爵士充滿自信推斷著『暴風雨』的場景發生的地點。『在那裏，他做出所有不可思議的事，但是等到他變老了的時候，他又轉而求助於上帝，把他的魔法書和權杖全沉到海裏去。』

『不過，米蘭達……』我才剛開口，隨即又停了下來。現在不是試著指出這個故事和另一個塞浦路斯大主教的傳說兩者之間差異的時候。那位大主教（隨便舉個例子）在他的屍體來到這個島上以前，早就已經與上帝同在了有好幾千年。我希望有些理由可以解釋清楚，爲什麼傳說總是圍繞著相同的主角而衍生增益，有如明礬結晶圍繞著礦脈一般。『然後呢？』我又開口問道。

她倚在椅背上俯身向前。『嗯，阿杜尼說，馬克斯先生利用這個故事編了一個劇本，就像……像……』她搜索枯腸，然後，身爲一個希臘人，所能想到最好的比喻就是——『……像「伊底帕斯王」（那是一齣有關古老的神祇的戲劇，他們多半都是在雅典演出）。我問過蓋爾爵士有關這齣戲的事，當他把整個故事告訴我的時候，我說敎會裏的敎士應該知道這些事。因爲我以前從來都沒聽說過，而我們村子裏的神父也同樣沒聽人說過。我想，應該有人把這些事告訴他，好讓他能向大主敎請敎這些事。你爲什麼笑了起來？露西小姐。』

『沒什麼。』我正在想，我根本不需要爲這些事擔憂。畢竟，希臘人發明了犬儒主義，而且，每個希臘人生來就有一副善於追根究底的腦袋，就好像獵狐犬天生就有好鼻子一樣。『說下去，胡利安爵士說了什麼？』

『他笑了起來，然後說他的故事——有關魔法和那些法術書——並不是眞的，或者也許其中有一小部分是眞的，但隨著時間流逝而改變了。寫這個故事的詩人從別的故事得來靈感，而爲這個故事加油添醋，使故事更美更動人。』她一本正經地注視著我。『這個情形，我的敎父說就像奧德賽的故事一樣——那是我們在學校裏學的，和這個島有關的另一個故事，不過你也許並不知道。』

『我很清楚那個故事。』

她瞪大了眼睛。『你也知道這個故事？是不是所有的英國人都這麼有學問？露西小姐。』

我笑了起來。『這個故事可是十分有名。我們也在學校裏學過。』

她目瞪口呆地問：『這故事眞那麼出名？』

『我們學過你們希臘所有的神話傳說。』我說，『沒錯，胡利安爵士那個魔幻的故事中，也許有很小一部分有事實的根據，就像奧德賽的傳說一般，不過說老實話，我想是不會有太多。我相信他的意思並不是要你逐字逐句都堅信不疑。他告訴你的故事，馬克斯先生正由其中取材，改編成電影。整個故事，只不過是個詩人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所編出來的，或許和眞實的聖史比利東一點關係也沒有。相信你自己也一定看得出來，和洞穴及公主有關的部分不可能是眞的。』

『但就是眞的！』

『但是，聽我說，米蘭達，當聖靈在一八四九年給送到這裏來的時候，他已經……』

『死了好多年了，這我知道！但是蓋爾先生的故事裏，有件事是眞的，這一定得告訴敎會裏的敎

士知道。我們可以證明，阿杜尼和我！我告訴你，我們今天發現了證據！』

『證實「暴風雨」這故事是眞的？』這一回輪到我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在米蘭達說出那令人興奮的事後，隨之而來的這個念頭，將許多不連貫的線索，推至令人暈眩的最高潮。

『我不知道和什麼暴風雨有關的事，但是今天我們發現了那些證據，就在萊姆樹後面的洞穴中。那裏有條通道，以及一個洞穴，深深陷進山崖裏面，洞穴裏面還有水，那就是他淹沒他的法術書的地方。』她又在椅背上更往前傾了一些。『這就是阿杜尼今天發現的東西，他帶著我進去，給我看那東西。東西就在那裏的水中，淸楚地可以看見，就在蓋爾爵士告訴過我們相同的地方——聖者的魔法書！』

她的聲音提高，隨卽又戲劇化的戛然而止，恐怕連倫敦當紅的女伶伊廸斯・艾凡斯都要自嘆弗如。她的臉上閃現著熠熠神采，充滿著敬畏的感情。足足有好半晌，我什麼事也不能做，只是坐在那裏，茫然地凝視著她，心中盤算著該用怎樣簡單又和善的話，能够解釋並提出疑問，而不致殘忍地使她的夢想幻滅。阿杜尼和她在一起，我有些不耐地想著，究竟是爲了什麼？阿杜尼會允許這樣不切實際的幻想繁衍滋生？毫無疑問的，他不會接受她的想法，而她一定是接受了他的什麼解釋，現在，不論我……

阿杜尼。這名字有如長矛劃開棉布一般，驅散了我心中的迷霧。阿杜尼無論做什麼事，總是考慮周到，有他的理由。我坐直起身來，高聲問道：『阿杜尼發現這些——東西——是在山崖旁的洞穴中？那裏的入口在什麼地方？』

『就在轉過岬角，通往山崖的半山腰的地方，就在船塢上面。』

『噢。那裏從海邊可以看見嗎？——我是說，我們的海灣？』

她搖了搖頭。『你得走到通往羅莎別墅的半路上。就在路的上方一堆岩石之間，藏在樹叢後面。』

『我知道了。』我的心又開始怦怦急跳了起來。『嗯，當阿杜尼發現是你的時候，他對你說了什麼？想辦法一字不漏地記起來。』

『我告訴過你了，一開始他先是很生氣，想要儘快把我趕走，因爲我們不應該到那裏去。然後他停下來，想了一會兒，說了聲「不」。我一定要進到洞穴裏去，看看他究竟發現了什麼。他帶著我進去，裏面是條斜斜的通道，很長，通到下面去，不過他有把手電筒，而且裏面很乾燥。通道末端是個很大的洞穴，全都是水，很深，但是水很乾淨。在一塊突出的岩壁底下，藏身在鵝卵石之中，我們看見了那些書。』

『等一等。你爲什麼認爲那些東西是書呢？』

『看起來就像是書的樣子。』米蘭達振振有詞地說。『非常古老的舊書，上面還有顏色。鵝卵石底下露出了書的一角。你可以看見上面寫的東西。』

『寫的東西？』

她點點頭。『是的，用外國字寫的，還有圖畫和奇異的記號。』

『不過，我的乖女孩，書嗎？泡在海水裏？要不了幾個小時，就統統變成紙漿了！』

她只是簡單地回答我：『你忘了。那些是神聖的書，不會被毀壞的。』

我暫且先不追究這一點。『阿杜尼沒有想辦法拿到那些書嗎？』

『那裏太深了，而且水非常冷。除此之外，那裏還有一條鰻魚。』她有些發抖。『他說，那些書不應該被移動。他應該告訴蓋爾爵士，他又加上一句，還有馬克斯先生，他們一定會來弄清楚。他說我是他發現那些東西的見證人，而且我不能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除了你之外，露西小姐。』

我把雙手平放在桌上，用力地交握在一起。我可以感覺到在手指尖血脈沉重地跳動。

『他叫你把這件事告訴我？』

『是的。』

『米蘭達。你剛才告訴我說，阿杜尼把那些書叫做「證據」。他有沒有說是什麼證據？』

她皺起了眉頭。『除了是故事的證據，他還可能會有什麼別的意思？』

『我明白了。』我說，『嗯，那眞是棒極了，謝謝你把這些事告訴我。我簡直等不及要去看那些

書，但是你不會把這件事告訴別的人，對不對？其他任何人，甚至連你母親？如果——如果後來發現只是個誤會，太早讓別人有太多的希望，結果會難以收拾。』

『我不會說的，我答應過阿杜尼的。這是我們的秘密，他和我兩個人。』

『當然。不過我很想去問他有關這一切的事。我想我應該現在就到傅利堡去。你看你能不能讓他和我在電話裏先談一下。』

她瞥了時鐘一眼。『現在那裏不會有人在的。蓋爾爵士和凱瑞吉斯先生到柯夫鎭上吃晚飯去了。阿杜尼會和他們一道去。』

『但是馬克斯把車子開走了。阿杜尼不用開車子送他們，是嗎？』

『不，凱瑞吉斯先生開了他的車來。而且是阿杜尼想要到柯夫鎭上去，所以他和他們一道走。他說他晚一點會和馬克斯先生一起回來。』

當然他會這樣做。無論他在羅莎別墅旁的洞穴中發現了什麼，無論現在他取得的『證據』是什麼，阿杜尼必然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告訴馬克斯，如果他的發現是正確的——毫無疑問的，我可以相信——那麼，今夜獵犬就必須一湧上前，而我今天下午所殷切期盼的結局就會發生。

我看了手上的錶一眼。如果渡輪在十點四十五分靠岸……給馬克斯綽綽有餘的一個小時去聽阿杜尼的經歷，以及很可能可以取得柯夫鎭上警方的協助……再花半小時左右開車回來……差不多午夜過一刻左右，他們就可以到達那裏。即使高德費赴完約回來，無論是什麼約會，在那時候之前，他應該已經早早上床了。由他那裏，應該聽不見任何聲音，或是發現山崖邊要解開秘密的冒險家……

我的手自然而然地向著桌邊移動，而後抓住了桌面。直到現在，我的思緒依然如一團亂麻，解開了又糾纏，理不出頭緒。

高德費說過，他今天晚上要出門去；他這話給我的印象是，他有件緊急的事必須完成，而且需要有一個安靜的場地才可以。把藏在他屋子底下如此神秘的物件，當成今天晚上急事的一部分，並非不可能吧？事實上，會不會就在馬克斯帶著警方趕到洞穴之前這短短的幾個小時之間，『證據』已經

消失無踪了。甚至連阿杜尼和他目擊證人的證詞都無法證明那裏曾經有過什麼東西，或者東西到那裏去了。我們又會回到一籌莫展的地方，很可能高德費已經完成了他的陰謀，而他自己清白無罪地……。

極不情願地，我思索著整件事。極不情願地，我得到了這明顯而唯一的結論。我站了起來。

『你願意帶我去看看洞穴和那些書嗎？就是現在。』

她已經開始把晚餐的用具收拾到盤子上去。這時，她停了下來，有些吃驚地說：『現在？小姐。』

『沒錯，就是現在。這件事很可能十分重要。我很想要自己去親眼看看。』

『但是——外面是這麼暗。你不會想在一片漆黑之中單獨去那裏的。等到早上，阿杜尼回來——』

『別問我理由，米蘭達，但是我現在一定得到那裏去，這件事可能十分重要。只要你領我到洞穴的所在，入口的地方，這樣就可以了。』

『嗯，沒問題，小姐。』但是她說話的口氣依然猶豫不決，『如果曼寧先生下來，那該要怎麼辦？』

『他不會下來的。他出門去了，他開著車到別的地方去了。他是這麼告訴我的，所以他不可能經過通往山崖的小徑。不過我們可以先確定他眞的出門去了，我們打電話到他家裏去……我可以假裝我把什麼東西留在他車子裏了。你可以找到電話號碼嗎？麻煩你了。』

高德費空洞的屋裏，電話鈴響了又響。我拿著聽筒等待的時候，米蘭達緊緊靠在我身邊，十分不自在的樣子。但是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她因爲我對她的故事深深感到興趣而喜不自勝。

終於我把話筒放了回去。『就是我說的那樣。他出門去了，所以現在一切都沒問題了。』我看著她，『可以嗎？米蘭達。拜託拜託，只要帶我去看洞穴在什麼地方，然後你就可以馬上回來了。』

『好吧，當然沒問題，如果說你眞的想要去……如果曼寧先生不在家，那我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事了。我該帶著手電筒嗎？露西小姐。』

『是的，請你帶著。給我五分鐘去加件外套，再換雙鞋子，』我說，『你在這裏有沒有外套可以

穿，或什麼別的東西可以披在身上?』我不用費心地要她找什麼暗色的衣物，謝謝聖靈，柯夫島的本地人，從來沒穿過別的顏色的衣服。

三分鐘之後，我換上輕便的膠鞋，加了一件深色的外套，而且從里奧的櫃子抽屜中搜尋出了一把槍。我知道他一直就放在那裏。

第十六章

這就是洞口，別作聲，進去。

——『暴風雨』：第四幕第一景

海灣漆黑而靜寂：沒有聲音，沒有光亮。我們可以輕而易舉、毫不費力地看清我們穿越白色沙灘的路，而用不著使用我們帶來的手電筒。有一度我們爬上了松樹底下的陰影，那是當初海豚擱淺在岸上的地方，抵達繞過南端岬角山脚下的石頭小徑，我們發現，不用手電筒的光，我們依然能够認出路來。

我們在到達通往羅莎別墅曲折蜿蜒的小徑之前，轉向一條通往樹叢中的小徑。米蘭達在前面引著路，奮力地爬上險峻的陡坡，顯然是向山崖上最濃密的灌木叢前去。在我們上方，萊姆樹恣意生長著，密不透風的黑，而且靜。沒有一片樹葉有輕微的動彈。你甚至連海的聲音都聽不見了。即使在我們打亮手電筒，好幫助我們認路之後，我們穿越灌木叢的掩人耳目的舉動，聽起來依舊像兩隻健碩的水牛在衝鋒陷陣一般。

幸運的是，路程並不太遠。米蘭達在一叢常青植物前住了腳——從氣味推測，那些植物像是杜松。這些樹從外表上看來，幾乎是緊緊貼在山崖之上。

『這裏。』她低語道，把灌木叢推開，我用手電筒往前照去。

在手電筒的光底下，露出一道狹窄的空隙，只比裂縫要稍寬一些，有一條通道向下猛然傾斜約莫有四碼遠，然後看來似乎被一堵石牆所阻擋。通路的走道似乎相當平坦，而牆上則十分乾燥。

我有些躊躇猶豫。一陣微風吹來樹林的低語，灌木叢爲之動搖不已。我可以感到同一陣微風——是同一陣嗎？——冷冷地掠過我的皮膚。

『通道在那裏轉向左邊。』米蘭達的低語中，除了一股愉悅的興奮之情外，別無其他——『然後又繼續往下去，相當長的一條路，但那裏很好走。你要走在前面嗎？還是我先走？』

我原本的打算，只不過是藏身在我能監視著洞穴入口的地方，等到阿杜尼帶著人趕來，再把米蘭達平安無事地送回家去。但是現在，我却想到，如果高德費在馬克斯趕到之前先來這裏，把那些『書』移開，我，也需要有目擊證據。這是從最好的一面來看。從最糟的角度來說，我需要有夥伴幫忙。萬一高德費發現了我們（在這樣黑暗的掩護之下，似乎是不太可能），我們也不會有遇上亞尼一般厄運的危險。我已經有所準備了，而且還有一把槍——最簡單的道理，解決兩個人比起一個人來，可是要難上加難。

但是我依然猶豫不決。現在既然我們到了這裏來，周遭是闃寂的黑暗，圍繞著我們夜的聲音以及溫和的氣氛是如此平常，我什麼都不要，只是想親眼看看阿杜尼究竟發現了什麼。如果高德費今天晚上眞的來把這些東西移走，如果我不能够看看究竟是什麼東西，或者是尾隨在他身後，那麼我們就又回到起點，依然像以前一樣一籌莫展……

這三件事給了我勇氣，爲那些我在這麼短的時間，就喜愛與崇拜的人討回公道，爲了滿足人類旺盛的好奇心——這並不足以說明我那複雜的情緒，使我能用一種在黑暗也許被視爲勇敢的輕鬆口氣說：『一旦你進到洞裏去，裏面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藏身？』

我看見她的眼睛閃閃發亮，但她只是簡單地回答：『有啊，有許多地方，像是旁邊的洞穴，有落石堆積，還有許多通道……』

『足够了。我們走吧，你在前面帶路。』

在我們身後，杜松樹又掩上通道，沙沙作響地回到原來的位置。

通道陡峭地通往下方，有如迷宮的直角一般傾斜。在我猜想，這些巨大的矩形石塊是由巨石風化形成，而其間的裂縫則形成通道。這裏那裏到處不時有岔路通向兩旁，但是主要的路徑有如穿越錯綜複雜鄉間小道的高速公路，絕不會弄錯。

米蘭達在前面引路，沒有半點遲疑，左邊，然後轉向右邊，繼之大約直行了三十呎左右，再轉向右邊，沿著路走下去……直到我們來到了岬角的心臟地帶，依我猜想。到了最後一段路的盡頭，看起來有如通道的地面陡然跌入了漆黑而深不見底的深處。

她停了下來，向我指出：『洞穴就在下面那裏。你可以相當輕易地走到下面去，就像下樓梯一般。』

幾分鐘之後，我們來到了往下陡降之處的邊緣地帶，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地底巨人使用的樓梯——一個岩石自然風化形成的巨大階梯，一級一級通向一個由洞穴地面延伸而成的狹長平臺，在平臺下方，是深黑的海水。平臺大約在水面上四呎的地方，突出在水塘平靜無波的一邊。

我們沿著階梯向下走去，我打亮手電筒照向洞穴深處。

山洞裏面很大，但還不到令人心生畏懼的地步。由我們所站的地方看來，洞頂並不能算是很高——大約有二十呎左右；但是隨著手電筒的光往前游移，那微弱的光消失在拱形洞頂黑暗的陰影之中。在那裏，我猜想，應該有通風孔的罅隙或是煙囪一類的東西，好讓新鮮空氣送進上方的洞穴中，由這些罅隙，阿杜尼才發現了我們現在站著的地方。沿著平臺往前過去，山壁上有些遠離主洞穴的缺口和隧道，當萬一有什麼需要的時候，保證是脫逃的最佳選擇。牆壁是灰白的石灰石，滿是沖刷的痕跡，一片潮濕，因而我猜想，海水順著風的方向沖擊上岸，一定是發現了穿越罅隙和裂縫的通道。眼

前在我們脚邊，深不可測的海水平靜而死寂，這地方聞起來，有一種海鹽混合著潮濕石頭的氣息。

米蘭達緊緊抓著我的手臂。『就在下面那裏！用手電筒的光去照，就在下面那裏！』

我把手電筒的光朝向下方。一開始，除了一片眼花撩亂，有如水波把光線反照回來，我什麼也沒看見。然後亮光似乎往下穿透了水面，有如染料滲進了絲布。我看見水底躺著一堆平滑渾圓的鵝卵石，雜亂地散落，在手電筒的光底下，那些石頭的顏色全褪成象牙白，要不就是泛著淡綠色或珍珠白的光彩。有些東西在石頭上面移動，一個敏捷的黑影迅速自我們的視線中逃入裂縫裏。

『看到沒有？』米蘭達蹲下身來，指著下方。『就在那平臺下面，那些石頭給移動過的地方。在那裏！』

隨即我看見了，在那些鵝卵石之間，突出了一角像是一本大書或是盒子的東西。無論那東西是什麼，看起來那物件像是被謹慎地塞在我們站的平臺底下，又用石頭草率地蓋在上面。

我在米蘭達身邊跪了下來，全神貫注地向下凝視著。外面一道迷途的海流自己湧進這水塘來，水波泛起漣漪，使得水面上的陰影及反光在搖曳的手電筒微光底下，散開而後又合攏。那東西上面有顏色，在我推想，而且表面光滑，一個頭腦簡單的人聽信了胡利安爵士的故事，必然會把那樣東西當成是一本書。而照我自己看來，我認爲那是盒子的一角，上面貼著某種標籤。雖然有些模糊，我還是可以看見上面可能是有些什麼字。

『你看見了嗎？』米蘭達的低語在洞穴間迴盪著。

『是的，我看見了。』我方才那勇氣十足不怕電鰻和冰冷的海水，想要拿到那東西的念頭，早已無疾而終，消失得無影無踪。即使我能潛下水去，拿到那東西，把它撈出水面，我依然無法不靠繩索就由水塘中爬上四呎高的地方。

『那是一本書，對吧？』

『有可能是。但如果那是本書，我不認爲你會發現那本書相當老舊。它能保存在那底下唯一的方法，就是可能用塑膠紙或是其他這類東西包裹起來，這意味著——』

我猛然停了下來。有什麼東西響了一下，那是一種新的聲音，不屬於洞穴中的回聲，也不是由外面山崖上，透過那些看不見的縫隙，傳到我們身邊的低微的夜的低語。我扭熄了手電筒，黑暗掩至就如同忽然剪熄了燭芯一般，濃重的有如一頭黑羊的毛。我把一隻手按在女孩的手臂上。

『絕對不要動，我聽見有什麼聲音。聽！』

在水滴落在石灰岩上的聲響中，那聲音又出現了。由上面走道裏的什麼地方，傳來小心翼翼的脚步聲。

他來了。我的老天，他來了。

米蘭達動了動。『有人來了。一定是阿杜尼回來了。或許——』

我碰她一下，叫她停了下來，我把嘴附在她的耳邊。『那不可能是阿杜尼。我們不能在這裏給人發現，我們得趕快躱起來。快點……』

我抓著她的手臂，把她拉到更深的洞穴中。她什麼也沒問就跟著我走。我們緊緊靠著牆，感到路在我的脚下一吋吋退後，直到我們來到轉角，轉個彎，我們安全了。

『等一下。』我冒險用手電筒一閃而逝的光，打量一下我們所在的地方，隨即鬆了一口氣。我們身在一個深邃的罅隙或是封閉的通道裏面，洞頂很低，到處是低垂的岩層，在大約水面的高度，不容易被人發現。

我把手電筒關掉。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幾乎沒有發出半點聲音，我們連走帶跑地找尋掩護，深深藏在一塊石灰岩底下的裂縫中，讓自己平貼在裏面，就像海星躱避釣魚人的分叉魚鈎一般。

迅雷不及掩耳一般，燈光灑遍了洞中，帶來一股暖意。我把自己深深塞在裂縫之中，以致無法看到洞頂彎曲的部分以及主要洞穴遠處以外的其他地方。但是，當然我可以非常清楚地聽見任何聲音，因爲洞穴和水面把所有的聲音都誇張擴大了。靴子踏在岩石上的脚步聲，强光手電筒放置在地上某處發出的輕響，移動手電筒好固定的聲音，還有人的呼吸聲。然後是什麼東西濺起了一片水花——不知是他的身體，還是別的什麼我猜不到的東西——掉進池裏的聲音。

在水波拍濺迴盪之間停頓的當兒，呼吸聲聽來更加沉重而急促，像是在出力做什麼事一般。然後又是一陣不同的水波飛濺聲，水聲砰然拍擊湧動，有如有什麼東西從池水中拖了出來。又是一陣停頓，現在只聽見水流動和滴落的聲音。然後終於燈光移動了，脚步聲緩緩向外移動，晃動的池水交織著海洋的呼吸逐漸低微，佔據了整個洞穴。

我感覺到米蘭達在我身邊動了一下。

『他把那本書拿走了。那個人不可能是阿杜尼吧？露西小姐。也許他是回到這裏來，好替蓋爾爵士把書拿回去？還有什麼別的人會知道？我應該去——』

『不行！』我盡一切能力，使我的低語充滿警告的意味。『那個人不是阿杜尼，我可以確定。那是別的什麼人，米蘭達……我現在不能告訴你，但是拜託，相信我。待在這裏，千萬別動。我先過去看一下。』

我由裂縫中滑了出去，打開手電筒，但是一隻手遮在玻璃上，好讓光線由我手指間微弱地透出。我發現她的眼睛裏閃著微光，注視著我，但是她既沒有再移動，也不曾開口說話。我一吋又一吋，小心翼翼地向主要的洞穴推進，在平臺的轉角停了一下，把手電筒關上，再度仔細靜聽。除了規律的水滴聲，水池中的餘波盪漾，沒有半點聲音。

扭亮我手中的手電筒，我跪在平臺的邊緣，往下探看。

就如我所預期的，那堆石頭已經被草草地移了開去，而依我所判斷，那些石頭給堆高了起來。但是在那裏一定不只一個那樣長方形的物件，因爲早先看見放置那東西的地方，從堆成不同角度的鵝卵石底下，我能看見露出了另一個物件的一角。靠在平臺邊緣的牆旁，有如等著他隨時回來拿的東西，是一個鐵鈎，長長的鈎柄緩緩地滴下水來，落在石灰岩上。

我站起身來，狂亂地想著。已經綽綽有餘了。阿杜尼說得沒錯，這裏就是我們要的那把開啓謎團的鎖鑰，有關高德費謀殺事件的線索。我下一步應該怎麼做，實在是再簡單不過。我對於高德費由他的儲藏庫中取走了多少東西，或是他今天晚上會不會回來拿其他的東西，毫無任何概念。但是無論是那種情況，現在提心吊膽地冒著險跟蹤他，並不能得知其他任何事。如果他再回來，我們會在通道中遇見他。如果他沒回來——那麼，其他的『證據』依然會平安無事地留在那裏，等著馬克斯最終的到來。

既然如此，就讓我們看著那東西，我是不是該……

我還沒回到我的裂縫中，我們就已經聽見他回來的脚步聲。光線照在他面前的石灰岩牆壁上，益發顯得明亮。所有的經過幾乎一模一樣又再重演一次；長鈎投入水中，石頭摩擦拖拉刺耳的聲響，東西拉出水面，以及讓水滴乾的停頓……而後燈光又再一次退了出去，我們給留在一片漆黑之中，只聽見池水空蕩的喧嘩。

『等著。』我再度低語道。

我儘快來到主要的洞穴，我發現鐵鈎不見了。我再一次跪在濕淋淋的石間，低頭下望。如我所預料的，那堆鵝卵石陷了下去，擺放的樣子有如藏在那裏的東西給拖走了。水池如今空蕩蕩的，其中的寶藏已去。

這一次，已經不需要停下來思索了。很不幸，我的決定就如方才一樣清晰。我現在必須跟踪他前去，而我最好得快一點。

沒花多少時間，我就回到米蘭達身旁。『你現在可以出去了。快點！』米蘭達在我身旁現身。她的呼吸淺而急促，而且她正不住地顫抖。她依然緊張地張大了眼睛，但是她早先的興奮之情已經消失無踪，她看來一副驚嚇的樣子。

『怎麼回事？小姐，怎麼回事？』

我試著讓自己的聲音聽來冷靜而篤定。『那些「書」已經不見了，是曼寧先生把那些東西拿走的，我可以確定。我必須去看看他把那些東西放在什麼地方，但是他絕對不能看見我們。你明白了嗎？他絕對不能看見我們……這件事我以後再向你解釋，不過我們現在得趕快。走吧！』

我們爬上了巨人的樓梯的最後一級，躡手躡脚地由通道的一角閃到另一角，小心地照著面前的

路，在每一個轉角都停下來，聽聽前面有什麼聲音。但是沒有任何事阻止我們前行，很快我們就來到罅縫的入口，謹慎地把杜松樹分開。由洞穴中出來，空氣中聞起來有一種溫暖甜美的氣息，充滿了花的芬芳，折斷的草的清香。一陣微風吹來，輕搖著灌木叢，正好遮掩住我們發出的聲響。我們穿過灌木叢和小樹，小心翼翼地摸索著向下方走去。儘管看不見月亮，天空依然星光燦爛，我們走得相當迅速。我不敢由小徑上往前走，而只是謹慎地排開樹叢前進。轉了兩個彎，我們來到一個蜿蜒的山徑上方，從那裏，我想我們可以看見船塢。最後好不容易，我們終於到了山脊的邊緣，這裏在萊姆樹之間，濃密地生長著忍多和（令人不快的）荆棘。

我們正好在船塢的上方。船塢的屋頂在黑暗中的側影，有如黑楔矗立在其後的蒼灰色大海中。我認為，雖說我不能十分確定，朝向陸地的門似乎大開著。

在下一刻，門輕輕地關上了，但是却可以清楚地聽見彈簧鎖喀啦的響了一聲。一個黑影自船塢的牆上掠過，而後他沒有一點聲音地上到小徑來。我們像小老鼠般，屏住呼吸伏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他繞過我們下面的轉彎，用一種我所熟悉的高雅大步，迅速無聲地向上走來。下一刻，就在他自我們脚下經過的時候，我可以清楚地看見他。他已經換下了下午穿的淺色衣物，現在穿著深色的褲子以及濃黑的羊毛衫。他手上什麼東西也沒拿。他逕直自我們前面經過，他輕輕的脚步聲，消失在微風的游移之中。

我們伏在濃重的陰影之中，因而我無法看見米蘭達，但是我可以感覺到她轉過來看著我，隨即她伸出一隻手，抓著我的手臂。我可以感覺到，那隻手不住地顫抖。

『小姐——小姐，這是怎麼回事？』

我把手放在她的雙手上，緊緊握著。『你說得沒錯，這不是擅闖別人的地方，給人捉到的問題，事情比這要嚴重多了，而且很可能會有危險。我很抱歉把你也拖下水，但是我需要你的幫忙。』

她默不作聲。我深深吸了口氣，握緊了她的手。

『聽著。我現在不能把事情的原委告訴你，但是有些……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們認為……馬克斯

先生和我……他們所做的事和你哥哥發生的意外有關。阿杜尼也同樣是這麼認為，我們想要查個水落石出。你願意相信我，照著我的話去做嗎？』

一陣靜默。她依然什麼話也沒說，但是這一次我可以感覺到我們之間的氣氛是如此緊繃，有如箭飛離弓弦的那一剎那。

『好的。』

『你看見那個人是誰了？』

『當然。那是曼寧先生。』

『很好。可能有人會問你……怎麼回事？』

『看那裏。』她猛然晃動，指著我身後黑色的樹影上的山崖，那裏剛剛點亮了一盞燈。羅莎別墅。

我感覺自己鬆了一口氣。『那麼暫時他會安然無事地待在那裏了。感謝上帝。但願我知道現在幾點了。』

『我們不可以打亮手電筒嗎？』

『不行。我剛才應該先看一眼手錶的。別管它了。看這情形，他似乎是把那些東西放在船塢裏了。老天保佑，我眞希望我有膽量到下面去，看看那些東西到底是什麼……他的確是說過他今天晚上要出門去，但並非是駕船出海，但很可能這只是他在我面前的推托之辭，如此一來，他才能够到洞穴去。他也許整夜都會在這裏來來去去……否則他很可能是對我說謊，他會再到下面去，駕著船出海。一定就是這樣。』我有些慌亂地動了動身子，恨恨地注視著那窗裏透出不變的燈光。『無論如何，那該死的船塢給鎖了起來。即使——』

『我知道鑰匙放在哪裏。』

我猛然扭轉過頭來，盯著她直看。『你知道？』

『史帕羅告訴過我。還有另一把備用的鑰匙藏在船塢靠近水邊的地板底下。我知道那地方，他帶

我去看過。』

我嚥了口口水。『很可能現在已經不在那裏了，但是無論如何——』

我猛然住了嘴。屋裏的燈光又熄了。

幾分鐘之後，我們聽見汽車發動的聲音。毫無疑問，那是高德費的車。他打開車頭燈，燈光轉了一個大圈，掃過樹叢，而後消失在遠方。車子繼續駛著，消失在岬角的方向，只聽見引擎穿過樹林遠去的聲音。當他加速的時候，還能聽見遠方傳來短暫的車聲，然後聲音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沉沉的黑。

『他走了。』米蘭達有些多餘地加上一句。

我站起身來。我有些氣憤地發現，我的牙齒竟然在格格打顫。我用力咬緊牙根，把一隻手伸到口袋裏，里奧的手槍沉重而彆扭地緊緊抵著我的大腿。現在有兩件事可以相當確定，我不想到任何靠近高德費．曼寧船塢的地方去；然而如果我不去，我這一輩子都會因爲我懦夫一般的行爲而瞧不起自己。我手中有把槍，而且很可能鑰匙還在。至少我應當試試看。

『走吧，現在。』我說道，一邊拂開我們的僞裝，跳回小徑上去，米蘭達跟在我身後。我們跑下山坡，我一邊氣喘吁吁地對米蘭達耳提面命：『你得直接回去。你有辦法進傳利堡去嗎？』

『可以。』

『那麼就到那裏去。那樣的話，他們一回家來，你就會立刻看到他們。不過你先試著打電話找到阿杜尼……你知道他可能會去什麼地方嗎？』

『有時候他會到克里蘇邁利那裏吃飯，要不然就在柯夫酒吧。』

『那麼試著打到那裏去找找看。如果他不在那些地方，也許他的什麼朋友會知道他可能在哪裏。他很有可能會到港口去等，要不然，甚至試試警察局……總之，想辦法。』

我們來到船塢。我在門邊停了下來，伸手推了推門……當然，只不過是多此一舉：門緊緊地鎖住了。米蘭達從我身邊跑了過去，我聽見在船屋另一邊的陰影中她摸索著搜尋的聲音，然後她回到我身邊，把一把冰冷的鑰匙塞進我的手中。

『這就是。我對阿杜尼該怎麼說？』

『別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曼寧先生很可能隨時會到那屋裏去，把電話順手拿起來，你根本不會發覺。只要說他必須直接趕回這裏來，事關緊急，露西小姐這麼說……他會懂得的。如果他還不明白，隨便你高興，怎麼告訴他都可以——告訴他我病了，你必須要找人幫忙——只要讓他能趕回這裏就行了。叫他不要告訴胡利安爵士。然後你等他回來……別離開傳利堡，任何人都不要開門，除非是馬克斯和警察……還有我。如果我在他趕到之前還沒有回來，把發生的每一件事告訴他，說我還在下面那裏。好吧？』

『好的。』她是那般的千頭萬緒，不知所措。雖然她必定迷惑不解而且恐懼莫名，但是她仍然像以往一般，毫無疑問地服從了。我聽見她說：『聖靈會保佑你的，小姐。』然後她掉頭而去，沿著岸邊小徑急急跑向傳利堡下的海灣。

我又朝著沒有半點燈火的岬角上方抬頭瞥了一眼，用我自己的方式禱告了一番，我顫抖地把鑰匙伸向鎖孔。終於，我用鑰匙扭開了鎖。

門悶無聲地滑開，我溜到屋子裏去。

第十七章

别開口，睜開眼，靜默！

——『暴風雨』：第四幕第一景

船塢是幢巨大的建築物，高大的屋頂消失在暗影之中，海潮的聲音在裏面空洞地囘響著，正如在洞穴中一般。圍繞在三面牆上的是一道突出於水面上的狹窄木臺，在另一邊，則停泊了一艘單桅帆船。沒多久，我手電筒微弱的光中，顯現出那優美有力的線條，以及印在船頭上的名字：愛麗絲。同樣我也看見，靠在門旁的牆上的，是由洞穴中帶囘來的長鈎。

除了船上之外，船塢裏別無其他地方可以藏身。我關上了身後的門，然後跨過艙口欄板，去試試船艙的門。

門沒有鎖，但是我並沒有直接走進去。在船塢後側有一扇面向山崖的窗戶，可以看見部分的小徑，然後是黑而陰森的山崖和樹林，然後——在最頂端——是一角繁星閃爍的蒼茫天際。等我的眼睛適應了黑暗之後，我剛巧可以看出羅莎別墅屋頂一角的輪廓。至目前爲止，非常好。如果高德費囘來

得太快，我應該可以由車聲或屋裏的燈光得到警告。

在船艙裏面，我讓手電筒在周圍搜索了一次，兩次……

艙內的擺設和我記憶中里奧的船上一樣多。兩側都是垂著窗帘的大窗戶，在下面是靠背躺椅一般的床舖，上面有印花棉布的輕柔床褥。在兩張床中間，有一張固定的活板桌，上面有盞吊燈。通往隔壁的門上掛著帘幕，不過毫無疑問的，在那帘幕後面，我可以發現另一張床、厠所，還有尋常的帆布袋、繩索、一把儲藏在船首的備用錨。在我右手邊，就在門裏面，直接就是厨房，對面是張軍用床——爲了省地方，放在艙房裏，只有平常長度的一半，另一半則先收起來，打開來的時候，可以放在後面的房裏，艙口的椅子下方。行軍床上堆了許多毛毯，和兩張木板床用一個下面有木櫃的小桌分開。

到處都是櫥子和櫃子……

我有條不紊地沿著右舷依序搜索著。

厨房裏面什麼也沒有；爐灶空著，櫥架上儲藏著烹飪用具，擁擠得好像不留一點可以藏東西的地方。在櫃子裏，有瓷器，照相器材，食物罐頭，以及許多裝滿混成一堆的引擎零件的紙盒。在衣櫥裏，有外套、防水雨衣、毛線衫，和一個擺雨靴的擱板，皮鞋整潔地放在架上，所有的東西都優雅而巧妙地擺放著，有如高德費他自己一般……

每個地方都一樣，每一樣東西都開放著任人查看，所有的東西都尋常而清白——衣物、備用的毛毯、照相器材以及工具。唯一沒有公開的地方，是行軍床尾端的木櫃，櫃子鎖住了。但是——由那不夠深的外表和我對里奧船上的記憶——我猜想鎖住的原因是因爲那是放酒的地方。這個地方，沒有任何地方大到足以存放我正在尋找的包裹。我離開那裏，繼續找下去，甚至用手去戳床板，和在堆起的毯子裏摸索，但是我只從那裏面找到一本平裝的『北囘歸線』，我把書放了囘去，又把毯子撫平成原來的樣子。然後我繼續在地板上搜索著。

東西一定藏在這裏，我知道，一定有所謂的『暗門』，要不然就是有一部分的地板做成可以抬起

來，通到船底去的入口。果不其然，在桌子底下，木板有些突起，我的眼睛發現了一個閃閃發亮的下陷的鐵環，拉起來的時候，舉起了十八英寸見方的木板，就像一個小的暗門一般。但是下面不是藏寶的山洞，只有在船身骨架和引擎之間的汚水映著反光，有一種淡淡的汽油味。前甲板下的水手艙裏也是相同的情況。

船艙樓梯底下的引擎室，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是能藏東西的地方。雖然如此，我依然看了一下，甚至還把儲水槽精巧的蓋子掀了開來，裏面什麼也沒看見，只有手電筒幽暗的反光和我自己的影子，在裝滿了四十加侖淸水的水槽裏搖晃。不在那裏……

我用早已汗濕了的雙手，把水槽蓋轉囘去，並且扭緊。然後我扭熄了手電筒，飛奔上樓梯，來到甲板上。

首先是窗戶……雖然看來外面並沒有燈光，但我依然得先確定一下。我向船尾跑去，低頭避開船桁，爬上船尾的座位，急切地向外張望。

萬物依然漆黑而靜寂。我應該——我必須——給自己更多一點的時間。

我由駕駛艙開始，又把手電筒扭亮，但是仍然留神地注意著船塢的窗戶。這裏也一樣，每樣東西看來都十分無辜。右舷的座位底下是存放著油桶的地方，別無他物。在船尾的座位底下除了摺起來的帆布和潛水的水肺裝滿，什麼也沒有。左舷的座椅則用來放行軍床。別無他物。也沒有任何不尋常的東西吊在船側，或垂在愛麗絲號下的海中。我所有聰明的念頭都在短短幾分鐘之內用盡。終於我結束了我的偵察，站起身來。我站在那裏，猶豫徬徨，不知該如何是好。我試著想要擺脫那緊緊攫住我的緊張情緒。

他一定是把包裹帶到了這裏來。他並沒有時間把東西帶囘上面屋裏，而且他有愛麗絲號這樣好的地方，必然不會把東西藏在外面的什麼地方，並且，我也想不出其他任何地方。當然，他很有可能已經把東西在當時隨手交給某個從犯，只是單單把長鈎帶囘船塢裏來。不過，那從犯必然得要有某種交通工具，意味著不是驢子就是艘船。如果是頭驢子，米蘭達和我毫無疑問，必然會聽見牠的聲音；我們可能不會注意到手划小舟的聲音，但是在高德費有愛麗絲號隨時在手邊準備好派上用場，他爲什麼又要捨近求遠，自找麻煩？不會的，很明顯的，我找不到像他使用那個隱藏的洞穴一般可以脫罪的理由。

但是每個地方我都查看過了。東西不在船上，也沒有拴在船身底下；東西也不在水面平臺或是上方唯一的擱板上。在這個沒有任何疑點的地方，他究竟用什麼方法在那麼短的時間內，把那些龐大而滴著水的東西藏得無影無踪？

這時，一個答案閃過我心中——事情明顯到近乎對我是種侮辱。在水裏，他只不過是把東西從洞穴的水底，移到了海灣這裏的水底。東西一定在愛麗絲號底下，就在船的正下方，只要我一發現那些東西，那鐵鈎就在我手邊，依然濕淋淋地滴著水，可以把水塘當成它大展身手的舞臺。

這時我爬上駕駛艙艙口的欄板，尋找鐵鈎，我隨卽看見了眞實的答案，那麼明顯，那麼簡單的答案，我早該一開始就看到的，那樣一來，將會省下我多少寶貴時間，也省了我多少事。水滴的痕跡從船塢大門沿著水上平臺一路而來，那是滴水的包裹留下來的痕跡，對敏銳的眼睛而言，明顯得有如新落白雪上的足跡。我毫無理由的，只覺得慌亂而提心弔膽，(我冷冷地想著)復仇女神帶著一把沉重的好槍，是一點也不用害怕的。

水滴的痕跡已逐漸乾了。我喚著自己的名字，好像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叫什麼名字。我把手電筒淡黃而搖曳的燈光，照向水面平臺的木板上。

沒錯，就在這裏，留在雪地上的足印；兩道淺淡而不規則的痕跡，就像自行車輪子的轍印，穿過大門進來，沿著水上平臺，來到邊緣……

但是最後並沒有消失在水中。水跡上了愛麗絲號，越過甲板，進了船艙的門。

我隨卽就跟在後面進了艙門。沿著階梯下去，來到桌邊……我方才並沒有看過空空如也的桌面，但是現在，我發現桌面依然有一塊方形的濕印，顯然就是他曾經放過包裹的地方。

到了那裏，線索消失了。但是這一次，只可能有一個答案。水跡不見了最簡單的理由，是因爲高

德費唯一能做的，就是打開桌下的暗門，把東西直接放下去。

我在幾秒鐘之內，再度又把暗門打開。我把暗門放在一邊，正方形的入口大張著。

我跑回階梯旁邊，朝著窗戶的方向張望。沒有出現任何燈光。我跪在暗門旁邊，扭亮手電筒，用那小眼睛一般的黃色光芒，照向愛麗絲號的船底，在泛著油光的水面來回搜尋。

什麼也沒有。沒有任何記號。但是現在我知道，東西一定在那裏……

東西的確在那裏。我躺平在地板上，把身子半懸在暗門裏，然後我看到那些東西 。東西就在那裏，並不在底部，而是極其謹慎地塞在地板正下方，在一個很明顯就是爲了夾帶這些東西而特製的架子上。那地方巧妙地就在地板口的邊緣後，從水面完全看不見。所以你一定得——像我一樣——把半個身子探向船底，然後才能發現。

我又移回身子，趕緊再跑去察看一下窗戶，然後又再回去，把身子探向船底。

我汗流浹背地花了兩分鐘時間，終於，拿到了那東西。那是一個沉重的，用塑膠布包著的大包裏。我把那東西搬到地板上，放在我張開的外套下襬上，如此一來我就不會留下任何痕跡。然後我把手電筒的光照在上面。

如今手電筒在我手上不住顫抖著。有如螢火蟲一般的淡黃光輝在包裹的外表上移動刺探著，但是那光滑的包裝，在微弱的光線底下密不透風。我給我自己三秒鐘草草看了一下，所得到唯一的印象，只有看來像是一幅圖畫或什麼標誌褪了色之後，留下的一片模糊。甚至（米蘭達是說對了）有幾個字……LEKE，我讀著，在這些字之前，很可能——但不能確定——是 NJEMIJE。

什麼地方傳來一聲啪噠聲，幾乎把我僅有的一點理智，全嚇出了九霄雲外。手電筒啪啦一聲掉在地上，滾過一個大半圓形，只差毫厘便掉進暗門裏去。我伸手把手電筒抓了回來，轉過身來看著。那裏什麼東西也沒有，只有無邊無際的黑暗。

一切都沒有兩樣，我心想，有些自嘲地又恢復了理智。即使我有適當的反應，抓住手槍而非手電筒，我也不能處理這情況。普洛斯帕羅該死的書也好，不論包裹裏裝的是什麼東西，那東西正好端端

地放在我外套的下襬上。我有些不自在地想著，我想要當○○七情報員那類人物，還有好長的一段路要走。

風一定吹得更急了。面海的大門又震動了一下，好像有什麼人正在拉動掛在外面的鎖。另一扇門碰撞了一下，嘎嘎作響。海水窸窣地湧動著，拍打著牆壁，星光投射下來的黯淡昏影，在屋樑上游移搖曳。

窗外依然一片黑暗，但是我却得到了自己的警告，足够足够了。暗門像沒人動過一般放回原處，手電筒放進我的另一個口袋，我用雙手捧著包裹，小心翼翼地從愛麗絲號爬了出來。

就在我到達平台上的同時，我發現窗戶外面的小徑上有了動靜。儘管只是黑裏的暗影，但是就像以往一樣，他的一舉一動是絕對不會弄錯的。沒有光亮，什麼也沒有，但是他在那裏，就在船塢上方，快步而來。

而我在這裏，我的手臂上滿抱著他的寶貝包裹，爲了這個東西，他差一點就犯下了兩件命案。就算我用盡一切方法，也無法逃離這個地方。

頭一件事，我得趕緊處理掉手上的包裹。

我蹲下來，讓東西從平台和船身之間的空隙滑了下去。船拴得離平台很近，有一陣子，我驚慌失措地以爲，那裏可能沒有足够的空間。包裹纏著我的外套，而後又夾在空隙之中，我用什麼方法都不能使那東西動彈。我試著想要把東西拖回來的時候，却怎麼也拖不動。東西太滑溜了，我根本就無法再次抓緊……

我讓自己倒在地上，用肩膀抵住愛麗絲號，用力推擠。船移動了大約一吋左右，正是我需要的，趁著空檔，我猛然用力，設法把包裹硬擠下去。

一陣微弱的水花潑濺，東西消失了。而後，有如回聲一般，傳來更微弱但隨即隱去的水聲，因爲里奧的槍由我外套口袋中掉了出來，跟著消失在水中。

有一陣子，我狂亂驚恐，不知所措，想要尾隨手槍和包裹，自己跳下水去，躲在平台底下。但是我沒辦法擠下去，而且也沒有時間跑到船的另一邊去。更何況，他必然會聽到我的聲音。他已經在門邊了。鎖孔中正傳來鑰匙聲。

只有一個地方大得够我藏身，靶子上的目標區。那艘船。我想到，躲在那裏，我可以一動不動，再想辦法聲東擊西。但是卽使愛麗絲號是無害的，高德費在這個時間發現我在這裏，進了鎖住的門，也沒辦法顧左右言他。船上幾乎裝滿了東西，我沒有任何希望。上面只有艙房，別無其他。

我剛剛才來到船邊，讓我自己像個幽靈一般沒有半點聲音地躲進艙房，就聽見他的鑰匙喀啦一聲扭開了鎖。我沒聽見開門的聲音。我像隻獵食的小老鼠，藏在行軍床有著掩護的盡頭，那裏落著一堆毯子，正好可以讓我藏住自己。

毛毯聞起來有一種灰塵和肥皂的氣味。那些毛毯厚重而密不透風的暗影，正好掩蓋著我，至少令我覺得安全一點。唯一的麻煩是這些東西阻擋著我，使我聽不見外面的聲音，只有靠著耳朵，我才能知道高德費在做些什麼。緊張使我在自己怦怦作響的心跳聲中，只有一種極其含糊的印象，勉强猜想他在什麼地方，做些什麼事。我唯一能做的事，只是一動不動地躺在那裏，禱告著他不要進到艙房裏來。

船身猛然搖動著，有一會兒，我以爲他已經上船來了，但再一次，我才發現只不過是風吹而已。風似乎越吹越猛，一陣更猛的風，送來潮水，用力拍擊著船身，在平台所在之處來來回回湧動。我可以感覺到愛麗絲號扯著船上纜繩的激烈搖晃，然後船顛了一下，那樣分明而毫無疑問，高德費跳上船來了。

時間一分鐘一分鐘過去，充滿了夜喃喃的低語，但是我可以感覺到，不只是用聽覺，他全身的重量在船上移動著。我全神貫注，想要試著判斷他在什麼地方，在做些什麼。船身現在不那麼搖晃了，在船的龍骨底下，盪出小小的漣漪，向周圍擴散。一陣風由罅縫中吹進船艙裏來，聞著像海風一般清新，因而我猜想，他一定讓船塢的門大開著，這可能意味著他並不打算停留太久……

外面的風現在一定相當强了。船在我脚下猛搖，一陣低嘯的浪頭拍擊著我頭旁邊的木板。在木板嘎嘎作響聲中，愛麗絲號好像給抬高了，我不可能弄錯地聽見繩索繃緊和金屬磨擦的聲音。

然後我弄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了。絕對錯不了的，繩索和金屬以及船板都在游移活動——船開了，而且已經來到動盪的海上。他一定是推開了朝海的大門，而我沒有聽見。而後他撐著長竿緩緩把船駛出去，而現在，船開動了，張著帆，無聲地沿著海岸滑動，要向海灣外面駛去。

我動也不能動。我只能躺在那裏，在毛毯的掩護底下不住顫抖，我的每一吋肌肉繃緊用力，使勁想要讓我的腦袋清醒，試著去思索……

馬克斯此刻毫無疑問的必然已經回來了。卽使他還待在柯夫鎭上，阿杜尼很可能已經在趕回家的途中……他一定會把米蘭達的口信轉告給馬克斯知道，所以馬克斯不可能在柯夫鎭上逗留，而會直接趕回這裏，很可能還會帶著警方一起回來。當他們趕到船塢來，發現船已經不見了，而且我也在船上的時候，他們想必會猜到出了什麼事。要叫他們在一片漆黑之中找到愛麗絲號——我知道這點——並沒有多大的希望，但是至少在高德費萬一發現了我的時候，我手上還握有一兩張牌可以和他鬪法。在這種情況之下，他不可能期望我失踪了，他還能置身事外。

我如此希望。我知道如果他發現包裹不見了，他很有可能會在船上搜尋，然後發現我。但是現在既然已經無計可施，我唯一的辦法只有繼續躲在這裏，禱告著海面上波濤洶湧，能把他留在甲板上，照料愛麗絲號。也許，他根本就不會到下面來……

三分鐘之後，他打開了船艙的門。

第十八章

我有什麼事做？你説什麼事？
我有什麼事做？
——『暴風雨』：第一幕第二景

我聽見喀啦一聲，感到猛然湧進一陣清新的空氣，隨著門再度關上，又停住了。

接著是火柴的磨擦聲，火柴銳利的光芒直射到我藏身的角落，然後是新點著的香煙飄散的氣味。他一定是進來避風好點根煙，現在，他應該走了……

但是他沒走。接下來沒有半點動靜。他必然離我非常近，我可以感覺到，就像是面對著危險的動物一般，渾身汗毛直豎。現在我開始感謝起那流盪的水聲，感謝穿過黑暗，飛快行駛著的愛麗絲號，那繃緊的船身上百種嘰嘎作響的雜音。沒有這些聲音，我想他可以聽見我怦怦的心跳。

他站在這裏可能只有幾秒鐘，但是對我而言，這靜默却長得幾乎讓人想要尖叫。不過似乎他只是等著要讓他的香煙完全點著。他擦了另一根火柴，又扔在地上，接著把火柴盒放在桌上。然後他走了

出去，關上了他身後的門。

那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令我渾身乏力，汗流浹背。

行軍床密不透風的末端似乎就像個火爐一般，所以我把毛毯堆往後推了一些，讓空氣進來，小心翼翼地由毛毯上方探望外面的艙房。

一件武器，那是頭一件事……我有那把手電筒，但是却不够分量，對付一個殺人兇手，根本不能算得上是足以勝任的武器。在這種情況之下，沒有了里奧的手槍，要想出有任何東西『足以勝任』，並非是件容易的事。雖然我對一個裝滿了烈酒的結實酒瓶感到滿意，只要能够把那該死的橱櫃打開來。但是裏面一個瓶子也沒有。我仔細地回想著艙房內的擺設……廚房嗎？廚房裏必然會收藏著什麼工具？鍋子太笨重了，一定得是什麼我可以藏起來的東西……一把刀？我搜查的時候，沒有打開過淺的抽屜，不過其中一個裏面必然裝著有一把刀。要不然就是引擎的發動扳手，如果我能沒有一點聲音地把引擎蓋打開，然後我自己轉移陣地到廚房那一邊，躲在門後面，等著他……

小心翼翼地，一隻眼睛留神注意著門的動靜，我伸手把毛毯推到一邊，準備從行軍床旁溜出來。

然後，我僵在那裏，驚恐地盯著行軍床的床脚。

即使在這麼暗的地方，我還能够看見床脚，而高德費，在火柴的光照底下，必然相當清楚地看見——我的脚趾頭，穿著一雙輕便的黃色涼鞋，從一堆毛毯中露了出來。我躲在那裏的樣子，就像一隻把頭深深埋在沙中的鴕鳥一般。

現在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他沒多久就進到船艙裏避風，好點著他的煙，發現了他認爲是一隻脚的東西，便劃了另一根火柴來看清楚——現在，他弄清楚了，又打算要怎麼辦呢？

馬上我就得到了答案。船在原地保持水平，動也不動，有如迷了路一般。現在，彷彿就在我身旁，引擎猛然起動，接著是一陣短促的轟隆作響，晃動得幾乎要把我從艙房裏面直接摔出去。而後噪音又迅速地降低成喃喃低語，船身只有最輕微的規律震動和輕顫，有如愛麗絲號用它平穩的龍骨在海水中沿著地前行。他必定是沒有收下主帆，便把船頭轉向逆風的方向，再發動了引擎，如此一來，不

需要人操縱，船本身就可以保持平穩地行駛。我根本就不用去猜想這麼做是爲了什麼理由。他急速的脚步聲已經到了艙房門口。

我急忙自行軍床旁出來，把我的濕外套丟在一邊，整理一下我身上的衣物。甚至連穿過艙房，拉開放刀子抽屜的時間都沒有。高德費打開艙門的時候，我已經到了放著一盒火柴的桌子前面，顯而易見，除了點亮燈，我想不出還有別的更要命的事可做。

我側過頭來，向他表示愉悅的歡迎之意。

『嗨，你好。我希望你不介意船上有個偸渡客？』

燈芯點著了，散放著光亮。我試到第三次，才把燈罩又蓋了回去，不過，也許他未曾注意到我顫抖的雙手。他過去把窗帘放了下來。

『自然我十分歡迎。你是怎麼知道我最後還是決定要出海？』

『噢，我是不知道，不過我十分期望著！』我又加上了一句，我確定自己那促狹的口氣實在糟透了。『你早發現我了，不是嗎？你是打算進來好把我揪出來。在這樣一片汪洋大海中，偸渡客會有什麼樣的處罰？』

『這點我們稍後再商量。』高德費說。

他的聲音和態度有如往常一般愉快自在，但是在他最初機警的一瞥之後，我不敢讓他正視我的眼睛，時候還不到。在酒橱上面擺了一面鏡子，我轉向它，做出整理頭髮的動作。

『是什麼事讓你跑到下面來？』他開口問道。

『嗯，吃過晚飯之後，我想出來散散步，然後——你有梳子吧？高德費，我這一頭亂髮看來就像老鼠窩一般。』

他一言不發地從口袋中掏出一把梳子來，交到我的手上。我開始費盡心思地在我的頭髮上小題大作起來。

『我走到下面的海灘上去，我有一種極其模糊的預感，海豚也許會回來——牠們總是這樣，我相信。總而言之，我順道走過去看看，那裏並沒有海豚的踪影。我沿著小徑走了一會兒，靜聽海洋的呼吸，期盼著你能够出海去。然後我聽見你的聲音——我知道那一定是你——在船塢裏，所以我就趕了過來……你知道，只是希望遇見你。』

他走了過來，如此一來，他就在我正背後。他站得非常近，注視著我鏡中的臉。我對他笑了笑，但是他却沒有任何反應，淡色的眼睛冷漠得像石頭一樣。

『你聽見我在船塢裏的聲音？』

『沒錯。我聽見開門的聲音。』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噢，天知道，半個小時之前？還是不到？我的時間觀念很差。我曾經大聲喊你，但你似乎來去匆匆，所以——』

『你看見我了？』

他的呼吸吹在我的後頸上，使我驚慌失措，在那一瞬間，有如心肌梗塞一般。我馬上轉過身來，把手上的梳子還給他，在木板床上坐了下來。我把雙脚蜷在身子底下，裝出一種悠閒的態度。

『我是看見了。你正由船塢裏面出來，匆匆忙忙爬上小徑回屋裏去。』

他一發現我並沒有看見他帶著包裹從洞穴那裏下來，隨卽彷彿稍稍鬆了口氣。他抽著煙，噴出一縷灰色的長煙，環著燈光，化成一片朦朧。『然後呢？』

我抬頭對他笑了笑——我希望能發揮一些煽動的效果。『噢，我本來想跟在你後面叫你，但是隨後我發現你穿著毛線衫和別的東西，所以很可能你終究還是會出海去。我想，如果我就在這附近等著你回來，那麼我就可以問問你了。』

『你爲什麼沒那麼做？』

『我沒做什麼事？』

『先問問我。』

我裝出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不安地玩弄著毯子。『嗯，我很抱歉，我知道我應該要那樣做的，但是你去了好長一段時間，我等得不耐煩了，就試著推了推門，門開了，所以——』

『門是開的?』

『沒錯。』

『那絕對不可能。我明明就鎖上了的。』

我點了點頭。『我知道。我聽見了你鎖門的聲音。但是沒有鎖好，還是怎麼搞的。你知道這些彈簧鎖是怎麼回事。我只不過是沒事找事地試了試——你知道一個沉不住氣的人總是這樣——門開了的時候，我還相當吃驚呢!』

我沒辦法得知他是否相信我的話，但照史帕羅的說法，這門閂不太靈光，而高德費絕對想不到我會知道這些事。我不認為在他兵荒馬亂的時候，會有閒工夫把鎖換掉。因為星期一的時候，我還親耳聽見他和那把鎖奮戰了半天。無論如何，這個機會我一定得要把握。

他把煙灰彈在酒櫃上的碟中，等待著。他看來十分高大，輕搖的吊燈只到他眼睛的高度。我腦中閃過一個不切實際的念頭，只要猛然一晃，吊燈正好會擊中他的腦袋。但是我懷疑，自己的動作可夠快?也許，再過一會兒。如今我只能對他微笑，掩飾我內心的苦惱，好讓我們之間不要有一種不安的氣氛出現。

『我——我真抱歉。我想這完全是我的錯，我應該要等你回來的，但是我以為，你應該不會介意我到船上來看看……』

『那麼，我下來的時候，你為什麼又要躲起來?』

『我不知道!』我那如假包換的誠實語氣，脫口而出的正是時候。『說實話，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就上了船。你看到的，就在這裏，胡亂地在這些櫥架之間翻箱倒櫃，然後是儲——廚房和其他地方——』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我把我所有的渾身解數全放進聲音裏。『嗯，為什麼一個女人常常跑到別人的家裏去東打聽西刺探?更何況和家裏比起來，一艘船更是有趣太多了。我想看看裏面的擺設是什麼樣子，厨房裏的佈置，還有——嗯，每樣東西!』我笑了起來，祈禱能讓他恢復好脾氣。我用盡所有的伎倆，裝出一副愚昧無知的樣子。這樣一來，也會使他無法弄清楚我對單桅航船的配備，究竟所知有多少。『這裏面真是太有意思了，高德費!我從來都沒想到!』然後我裝出一副遲疑的樣子，咬著我的嘴唇。『我給你添麻煩了。我知道，你很不高興。我——我原來以為那不過是個大膽的惡作劇……事實上，我就是這樣想的，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我聽見你的聲音在門邊出現的時候，要躲起來的原因……我突然想到，這件事看來多麼荒唐啊!你一定會大怒，所以我就驚慌失措地趕緊找地方躲了起來。我有種朦朧的想法，如果最後你並沒有駕船出海，我就可以在你走了之後，溜下船來。事情就是這樣。』

我坐了回來，盤算著眼淚在這個節骨眼會不會太多餘了一些，最後我終於決定這樣做也許會弄巧成拙。取而代之，我用一種充滿著自責的眼光看著他，希望能讓他感動——至少，我試著這樣做。但是，我再也不會相信言情小說作家的鬼話了，那在現實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高德費，總而言之，還保持著那種無動於衷的態度。因而，我放棄了這種無謂的嘗試，裝成顫抖的樣子微笑著，恰如其分地伸出輕顫的手，揉著我的眼睛。『我很抱歉。』我說，『我是真心的。拜託不要再生氣了。』

『我並沒有生氣。』他頭一次把眼光自我身上移開。他登上階梯，把門拉開，望著外面深沉的黑。『嗯，現在既然你已經在這裏了，你就好好享受吧!我不能離開船舵太久，所以跟我到外面來。你的外套似乎不怎麼厚，是嗎?試試這一件。』他拉開衣櫥，挑了一件厚重的海軍粗呢外套遞給我。

『別麻煩了，穿我自己的就可以了。』我站起身來，伸手要拿我自己的外套，還有一隻手電筒在口袋裏面，然後我想起來，那件衣服實在太濕了。即使用我這一輩子的時間，我也無法即席想出任何藉口，來解釋何以我會跪在泥水中把裙子浸得濕透。我把外套丟回床舖上去。『好吧，萬分感謝，我

想，你的那件會比較暖和一點。外面的聲音聽起來，今天晚上的風好像很大。』

他拿著衣服好讓我穿上，我轉過來抬頭對他回眸一笑。『你原諒我了嗎？那樣做實在太愚不可及了，你有理由不高興的。』

『我並沒有不高興。』高德費說，笑了笑。然後把我轉過來，吻我。

好吧，這是我自作自受，現在只得自食其果。我閉上眼睛。如果我把他當成馬克斯……不，那是不可能的。嗯，那麼，不管那個人是誰都不要緊——在那一瞬間，他用力拉著我的時候，我想起我曾經有過的一段早夭的愛情，那個相當好的男孩，我已不再在乎的人……但這樣想依然不管用。不管高德費如何，至少他吻起人來，不像那個好男孩……

我張開眼睛看著，在他的肩膀上方，那棒極了的沉重吊燈在他腦袋一呎之外晃動。如果我可以用計使他進入吊燈的範圍之內……在這樣的情況底下，當一個男人正吻著一個女孩的時候，她用吊燈猛擊他的頭，這樣做我想是正確的，甚至值得稱讚……

愛麗絲號猛然傾斜，極其厲害地晃動著。高德費把我放在一邊，有如我咬了他一口一般。

『把燈熄掉，好嗎？』

『沒問題。』

他跑上階梯。我吹熄了吊燈，花了些時間才把玻璃罩放了回去，但是愛麗絲號已經又恢復平穩了，高德費停在門邊，而沒有離開艙房，轉過身來向我伸出一隻手。

『到外面來，看看星星吧！』

『稍待一下。』

他的聲音尖銳得可以劃開東西。他並不像他外表上刻意表現出來的那般鎮靜。『怎麼回事？』

『我的手帕，放在我自己的外套口袋裏。』我在昏暗中，摸索到放著毛毯和我外套的行軍床旁。手電筒溫柔地放進我身上粗呢外套的口袋裏，我抓起了手帕，然後跑上階梯，牽著他的手。

外面是個美極了的涼風夜，有星光和浪花，墨黑的大海湧動著，濺起粼粼波光。在我們左手邊的

幽暗之中，我可以看見海岸在天際劃出黑色的輪廓。一塊高地遮擋住了星光。在那下面有燈光，渺小而稀落，看起來似乎並不太遠。

『我們在什麼地方？』

『大約在蓋華法外海半哩遠。』

『那是什麼地方？』

『你知道此地的海岸是由潘圖克拉特山山脚向東彎曲，直到本土大陸嗎？我們就在這些轉彎的半途中……』

『這樣說來，我們是向東行駛了？』

『先走一陣子。離開高羅拉之後，我們再轉向海峽。』

（『我發現我們在半途中，』史帕羅曾經說過，『就在高羅拉和本土之間的海峽中。』）

『等我們駛離潘圖克拉特山的庇蔭範圍，你會覺得風力更強一些。』高德費說，『現在風已經夠大了。』他伸出一隻手來環著我，友善却無情。『過來坐在我身邊。船不可能永遠自己照顧自己的。你知道任何和航海有關的事嗎？』

『一點也不懂。』他把我拉到船尾座位的時候，我的眼睛匆忙地在昏暗不明的房間裏搜索著。只是我知道得很清楚，那裏不會有任何唾手可得的武器，就算有，那隻像情人一樣環著我的手，也不會允許我去拿。不過我還是全部看了一遍。我突然想到，他身上很有可能帶了槍。我已經發現了，他靠著我的左邊口袋裏，什麼東西也沒有。如果他又再對我上下其手，那我可能就可以乘機去找找看，是否在另一個口袋裏……他拉著我在船尾坐下，要我靠在他身邊的時候，我拉緊了粗呢外套，避免遭他的手騷擾。同時，我又放鬆地偎在他的肩窩裏。我在想，如果他佩掛著手槍背帶，他絕對不可能會如此緊緊地把我摟在他的左手邊。我想得沒錯。那裏並沒有槍。我懶洋洋地靠了回去，讓我自己在他面前表現出我對航海知道的極其貧乏的樣子。『船行駛的速度有多快？』

『大約八節。』

『哦?』我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好像全然不知『節』究竟是什麼，但是却又不願表現出我的無知。他並沒有向我解釋。他只是用手環著我，把他的香煙扔到船外，接著又說：

『這是用帆的時候。如果用機器，大約六或七節。』

『哦?』我又用同樣的語調再嘗試了一次。很明顯，這一回成功了，因爲他轉頭再度吻我的時候，縱容地笑了起來。

愛麗絲號被一道逆風的浪打得傾斜，搖晃不已，我們上方的主帆砰然響了一聲，有如來福槍射擊一般。這給了我一個藉口，在他用唇緊緊封住我的嘴的時候，我本能地退縮了一下。但是緊接而來的，我就只得忍耐了，用一種有所保留的熱情應付著。我張著眼睛注視著我們頭上船桁的擺動，試著把我的心思自高德費身上移開，想些別的事。

他目前的作爲理由至爲明顯：他到目前還並不確定我是否是無害的，因而當他放下主帆，讓愛麗絲號用動力航行的時候，他不能冒險把我獨自留在艙中，無人監視。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讓船保持原來的樣子，逆風而行，放慢引擎，主帆收下之後，船只有任意飄盪，直到他決定了該怎麼對付我。那全看我的運氣，我不快地想著，用愛撫的手觸著他的面頰。風吹的方向似乎正如他所希望。如果他的目的地（依我推測）是他想要淹死史帕羅的那天晚上去的同一處，那麼他一定對航行的順利相當滿意。

一陣疾風猛然掠過船桁，使愛麗絲號的船頭抬高成直角，下桁嘎嘎作響，砰然轉回我們頭上來。高德費魯莽地鬆開了我，他的右手伸向舵盤。當他移動，身體前傾的片刻，我發現了我的武器。

就在他身後，船尾艙座位後面，鈎子上吊著單桅帆船的安全帶，附在上面的是像繩子般長的煙霧照明彈……一根大約有一呎長的金屬管，在大約全長三分之二的地方，中空的金屬有一鼓狀突起。這東西够沉重的了，由外形看起來，再適合也不過。只要我能够想辦法，把它從掛在離我身邊安全帶一呎遠的鈎子上拿下來，就會成爲一樣可怕的武器。附在上面的繩子鬆鬆地繞著鈎子，可能有大約十至十五呎長——當做一樣武器，是綽綽有餘的。只要留下來想辦法拿到它。我根本無法從他身旁伸手過去拿，而且即使我拿到手，也可以確定沒有機會使用。如果能設法讓他站起來，離開我一會兒……

『你爲什麼還升著帆?』我問。『我還以爲，如果發動了引擎，帆就應該要放下來才對。』

『沒那必要。很快我就要用帆來駛進港，到那時候，船就可以這樣自己行駛。』

『哦，我明白了。』這時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裝出一副大惑不解的樣子。我是明白，沒錯。他用帆駛進港和用帆駛出海是同樣的理由：爲了安靜。我們航行的方向已經很明顯了。我們帶著船貨，向著阿爾巴尼亞的海岸前進；所謂『到那時候』，我無疑地也會步上史帕羅的後塵。等我死了之後，他就能空出兩隻手來駕駛愛麗絲號了。

我深深吸了一口鹹鹹的空氣，大膽地把我的頭偎在他的肩上。『妙極了，不是嗎?我眞高興我偷偷上了船，而且你也沒有眞的因爲這件事不高興。看那繁星滿天……現在身在倫敦的人絕對會錯過這樣的美景。沒有夜空，只有五百萬盞蒸汽燈要命的污濁光芒。你不是該亮盞燈嗎?高德費。』

『是應該，但是我不想那樣做。只要我不要遇上任何其他違法的人，我們會看見他們的。這樣就沒什麼關係。』

『違法?』

我想他是在微笑。『無燈行駛。』

『噢。那麼，你現在是打算要拍照?拍黎明的晨景?』我格格笑著。『我猜想，我在魚肚白的天色中到家的時候，這一回不曉得菲麗達會怎麼說?』

『她今天晚上到什麼地方去了?她知道你打算出來嗎?』

『她出門到柯夫皇家大飯店會幾個朋友。我進門的時候發現她留了一張字條給我，時間太晚了，沒辦法去加入他們，所以我只能留在家裏。我……覺得有點沮喪。我們過了這麼愉快的一天，你和我，無論如何，我不能就這麼留在家裏。』

『可憐的露西。這麼說，我錯怪你了，我很抱歉。有人知道你到什麼地方去嗎?』

這問題很尋常，幾乎有點憐愛的意味，却像火災警報一樣令人心驚。我猶豫了大約有一分鐘之久。『米蘭達在家。我告訴她我要出去。』

『到船塢去?』

『嗯，沒有。我自己也不曉得要去哪裏，不是嗎?』

他沒有答腔。我無從知道我差勁的虛張聲勢把戲是否奏效。他冷淡而漫不經心的口氣——算得上是相當愉快——以及他示愛時冷漠的激情，使我根本得不到半點線索去推測他作何感想，或者打算如何做。他的個性，平常人絕對會看走眼的。不過，無論他是否認定我是無辜的，我推想，我再說什麼也無法改變我的命運。到目前爲止，我對付他的唯一武器就是我手上所握有的事實：史帕羅還活著，高德費要爲亞尼的死負責，阿杜尼和米蘭達曾經看過那些包裹，米蘭達還看見他把那些東西帶到船塢去。而且一定也知道我現在身在何處。最後，高德費回去的時候必然會面對馬克斯、阿杜尼和警方人員。這一回，警方人員不會再輕易相信他編造出來的任何故事了。坦白地說，無論他有沒有殺死我，他的把戲到此爲止了。

問題是，眼前有兩條路可走。如果他怎麼處置我下場都一樣，那麼很明顯的，他最好的選擇就是殺死我，就此亡命天涯（可以確定早已計畫好了），不用回來面對馬克斯和希臘警方準備好的天羅地網。

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只有保持緘默。至少還有渺茫的可能，如果他相信我是無辜的，也許他會放棄他的任務，把我送回家去。要不然，也許我可以使他信賴我，放鬆對我的注意，好有足夠的時間，讓我拿到掛在他右肩上更有利的武器……

我迅速說道：『聽！引擎是怎麼回事?你聽見了嗎?』

他轉過頭來。『什麼事?那聲音在我聽來很正常。』

『我不知道……我以爲有一種奇怪的聲音，像是在敲打一般。』

他聽了好一會兒，引擎聲依然平滑地咕嚕作響，隨後他搖了搖頭，『你一定是聽到別的船上的聲音——在那裏就有一艘，看到沒有，在我們東北方，由肯卓瑪開出的。你可以聽見它在風裏的聲音。』我轉身去看的時候，他的手臂用力拉著我，好像要讓我站起來一樣。『沒什麼事。有些肯卓瑪

出海的舊平底船，上面安裝的引擎是戰前的。坐好別動。』

我睜大眼睛凝望著漆黑動盪的大海，蒼茫大海中，有著昏暗而搖曳的微光忽隱忽現。在我們上風處，我思索著，他們不會聽到任何聲音的。即使聽見，看船的外形，加上古老的引擎，他們絕對追不上愛麗絲號。

突然之間，離我們不遠的地方，一道閃光吸引了我的注意。那道光弧形劃過，濺起水花，像是有條大魚身上發出有如綠色火焰一般的磷光。

『高德費！看！』

他猛然四處張望。『什麼東西?』

我半離開座位。『有光，美極了的綠光，就在海裏！說真的，就在那裏……』

『魚羣或是某些這類東西。』他的聲音裏幾乎沒什麼耐心。『到了晚上在這附近你經常會看見磷光。』一陣突如其來的恐懼令我察覺，他心裏面不知在想著什麼心事。

『又出現了！可以拍下來嗎?噢，看！讓我過去看看，高德費！拜託，我——』

『不。留在這裏。』他的手臂像是鐵棍一般。『我有話要問你。』

『什麼事?』

『我的頭一個問題已經有了答案。但是那却讓我想起另一個問題。你來是要做什麼?』

『我告訴過你——』

『我知道你告訴過我，你以爲我會相信你嗎?』

『我不明白你爲什麼——』

『我以前也吻過女人。別以爲我會相信你一個人跑來，只是因爲你想要和我在一起。』

『好吧，』我說，『我承認我心裏並非那樣想。』

『怎樣想?』

『你自己心裏有數。』

『我想我是知道。但是如果你緊跟在一個男人後面到處跑，又躲在他的床上，扮演裏在毯子裏的埃及豔后，你無法期望他說話像過情人節一般濃情蜜意。』

他的話像潑在光滑表面上的酸液一般，讓木質紋理顯露出來，粗陋而醜惡。我腦海中又浮現今天下午對他相同的惡劣印象。如果亮得足以看見彼此，他會發現我正在盯著他看。

『你一定要這般無禮嗎？我知道你會覺得不快，不過我認爲你最好把這件事忘了。如果你要知道實情，我可以告訴你，我不懂爲什麼別人只不過是到你船上看了一眼，你卻會這麼極端的不高興。我早把究竟是怎麼囘事，一五一十地對你說了，如果你信不過我，或者你認爲我該直接和你上床，你可以再好好想想。那不是我的作風。』

『那麼爲什麼你的言行擧止就像是那個樣子。』

『現在，聽著──』我猛地打住，而後笑了起來。無論如何，我依然不能讓他向我攤牌。我必須要使自己心平氣和，試著用更溫柔的口氣賠不是。『聽我說，高德費，把這件事忘掉吧！我很抱歉，竟會笨得責怪你，我是自找麻煩……我在艙房中的表現完全只不過是裝腔作勢而已，我承認。眞是太傻了。但是當一個女人闖了大禍，發現自己要面對一個憤怒的男人時，使用她女性的天賦來讓自己脫身，完全只是出於本能。我今天晚上的表現必欠佳，對嗎？不過我從來沒想到你會氣成這個樣子，沒想到這麼……快就出發了。』

『女性的天賦？你知道的何其之少啊。』

『好吧，你已經報過仇了。自我有記憶以來，從來不曾覺得自己這般白痴，這般卑微。你不需要擔心我會再跟在你後面到處跑……我這輩子絕對不會在白天和你面對面！』

他沒有囘話，但是我那緊繃的神經却覺得，他好像要放聲大笑。我可以感覺到，我話中的反諷在風中迴盪而後消失。靠近右舷的地方，又劃過一道綠色的光芒，閃閃發亮，隨卽不見踪影。我說：『好吧，既然如此，我猜想最後我不得不要求你結束這趟旅程，把我送囘家去。』

『不行，我親愛的。』他輕快地說著，口氣和方才截然不同。我感覺一陣冷顫傳遍我的全身。『

你既然來了，就只得留下來。你得有始有終，一路跟到底。』

『但是你不能要求我──』

『我不會的。你上船完全是因爲你想來看看──或者說，你這麼說過──但是現在你得留下來，因爲我說你必須如此。我沒有時間把你送囘去，就算我想這樣做。你已經浪費了我太多的時間。我今天有一趟重要的航行，而我得按照預定計畫出海──』

『高德費──』

『把大量的僞鈔送到對面阿爾巴尼亞海岸去。東西就在艙房的地板底下。七十萬阿爾巴尼亞里克，略顯陳舊的小鈔，做得好極了。如果我被捕了，會被槍斃的。懂了嗎？』

『我……我不相信你說的，你只是尋我開心。』

『絕對不是你想的那樣。你想看看那些鈔票？』

『不，我不要。如果你要我相信，我就相信好了，但是我實在搞不懂。爲什麼？你做出這樣的事究竟是爲了什麼？』

肯卓瑪現在正對著船舷，同樣遙遠的距離之外。我想我看見了模糊不清的浪花朦朧的輪廓，靠得很近，隱約浮現出陸地的影子。我的一顆心怦怦急跳，但是陸地又消失了。那至多不過是個小小的礁石島，沒有一點燈光，只有夜風會來造訪。當我們駛到可以看清那小島的地方，我感到風力忽然猛烈了，不再是吹著東風，因爲羣山阻擋在海峽的兩邊，使氣流改變了方向。

現在，在離我們並不太遠的地方，可以看見高羅拉的燈火，陸地在那裏結束，海峽由此開始……

我把思緒拉囘來，注意聽高德費說些什麼。

『……在目前，阿爾巴尼亞的局勢，任何情況都有可能發生，這對某些勢力而言──我相信你一定懂我的意思吧？──都想看看事情會如何演變。巴爾幹半島就像個火爐一樣，只要你把柴火加對了地方，必然會燒得一發不可收拾。南斯拉夫、希臘和保加利亞，你會使他們懷著强烈敵意彼此仇視。這些國家全與阿爾巴尼亞相鄰，早就躍躍欲試，但是他們誰也不敢先動手。』

『或是不願意動手。』我銳利地說道。『別給我那樣的印象！希臘最不希望發生的事，就是任何會使她受人責備的邊境衝突事件……噢！』

『是的，我知道你一定也發現這一點。再簡單不過，不是嗎？一個絕佳的組合。中共把阿爾巴尼亞當成在歐洲的基地，好在老大哥蘇聯的根據地，和他們互別苗頭，分庭抗禮。如果現在的親中共政府垮臺了，會把垮臺的過錯完全歸咎於希臘，巴爾幹會爆發不可收拾的戰火，而中共會出局，蘇俄正好趁此機會插手。甚至也能染指希臘。現在明白了嗎？』

『噢，老天，我明白了。這種老把戲，希特勒在上一次大戰的時候就用過了。讓一個國家到處偽鈔氾濫，最後使得政府像個空殼子一般，走上垮臺之路。這件事進行有多久時間了？』

『運送偽鈔？到現在有好一段時間了。這次是最後一批。我們的計畫預定在星期五展開，從那時候起，就會一步步滲透，你可以相信我，要不了多久，事情就會爆發的。』他笑了起來。『他們會看見，華盛頓上空升起了蕈狀雲。』

『你呢？你那個時候將在什麼地方冷眼旁觀？』

『噢，我會找個前排的座位，別擔心——但那裏不會是羅莎別墅。「G．曼寧先生」會立刻從這世界上消失……星期六那天，我親愛的，我想你無法和我一道駕船出海去了。眞可惜，我會一直這樣想的。今天我們開車出遊，我玩得十分盡興。我們有許多共同點。』

『你有必要這樣侮辱人嗎？』

現在甚至不用裝模作樣了。他凝望北邊的一片漆黑。『唯一令我深感遺憾的事，就是我永遠也無法善用那些照片。可憐的史帕羅，甚至不會有人記得他。我們馬上就快到我把他推下海去的地方。』說話的口氣一點改變也沒有。他依然抓著我，他的手臂像是鐵鐐一般環在我身上；他的身體密不透風地抵在我身上，這樣的接觸令我皮膚像有蟲爬過一般發癢。船桁在頭上晃動，帆聲嘎嘎作響，使我跳了起來，有如他用皮鞭打我。

『神經緊張，不是嗎？』高德費說，笑了起來。

『誰付錢給你？』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談這個？反正不是希臘。』

『我也不認爲會是希臘。究竟是誰？』

『如果我告訴你，兩方面都付錢給我，你會怎麼說？』

『我只能說，眞可惜你無法給槍斃兩次。』

『好女孩。』平淡的聲音中卻滿是嘲弄。『如果希臘人逮住我，這樣的刑罰對我算是最起碼的！』

『偽鈔是在什麼地方印製的？我無法相信在柯夫島上會有人……』

『噢，老天，不是那樣。那是一個住在夏比諾城外的聰明小伙子……我從他那裏得到有關攝影的補給品有好長一段時間。他曾經在里奧銀行的地方分行工作過。經由他的介紹，我才加入了這工作……當然，主要因爲我認得里奧。』

我知道自己一定臉色發白。我覺得血色從我臉上褪去，我嘴邊的皮膚又冷又僵硬。『里奧？我不相信里奧會知道有這種事！』

他猶豫了片刻。我甚至能感覺到他想要說謊的衝動，然後他一定是決定了，畢竟守信用更有意思。『不，不是那樣。我們的里奧，淸白無罪得就像雪一樣。我的意思只是說，因爲我和他有「交情」，才能把那屋子租到手，那裏是進行這任務的絕佳地點，當然還有船塢，眞是再理想不過。更何況隔壁住在傅利堡裏的人，是我有利的掩護……如果有任何事出了問題，展開調查偵訊的時候，你認爲政府官員的注意力，首先會擺在什麼地方？除了傅利別墅，那裏不是住著銀行總裁嗎？在他們兜了一圈找到羅莎別墅之前，那裏早就沒有任何證據了，很有可能——如果狀況實在不妙——我也不見了。』

『那麼「蕈狀雲」會在什麼時候升起？我猜想這計畫有一部分，是讓偽鈔像是由希臘這邊流過去的。』

『當然。事實上，頂多追到柯夫島。要是運氣好，不會再追查到其他地方。』

『我明白了。我猜想史帕羅發現了這些事?』

他聳了聳肩膀。『我不能確定。不過有一次他曾經看到我放在皮夾裏的樣品。』

『所以你就爲了這微乎其微的可能，謀殺了他。』我猛吸了口氣。『而你甚至毫不在意，是嗎?現在想想我爲了海豚小題大作、庸人自擾，幾乎太可笑了……你向海豚射擊一定完全只是爲了尋歡作樂，因爲無論如何，你再過兩天就要離開了。』我在黑暗中盯著他看。『世界上怎麼有像你這樣的人?你對自己傷害了什麼人，破壞了什麼事，一點都不在乎，是嗎?你是背叛自己國家的賣國賊，還出賣了你作客的國家，不僅如此，只有老天知道，在這場交易之中，有多少無辜的人要因爲你而送命。我說的不單單是史帕羅，還有非麗達、里奧和他們的孩子們。你知道這會對他們造成什麼影響嗎?』

『別那麼多愁善感。在男人的世界裏，沒有說這種話的餘地。』

『多可笑，不是嗎?這所謂的「男人的世界」結果却成了造成少年犯罪的溫床。炸彈、謊言，毫無意義的間諜活動、制服以及高呼口號。好吧，你自己愛怎樣就怎樣，但是請記住，我是個女演員，我有興趣的是人們如何生活，即使是像你這樣的低能侏儒。只要告訴我爲了什麼?』

我終於感覺，怒氣在他身上流竄。他的手臂放鬆了一些。

『你這麼做是爲了錢嗎?』我高聲而尖銳地責備他。『毫無疑問的，你會得到錢。你有攝影的天分，所以這樣做無法滿足你的征服慾——要不然就是你那本世界新發明的技術，無法滿足你對性的需求。有關政治上的事絕對不能託付給你，因爲你誇口你會爲雙方工作。那麼，爲了什麼呢?我很希望知道，只是爲了增長見聞，究竟是爲了什麼讓像你這樣一個惹人厭的小丑人格掃地。』

『你可真是伶牙俐齒，不是嗎?』

『看我和什麼人在一起。怎麼樣?只是爲了要毀滅一切，就是這樣?你這麼做只是爲了找刺激，找樂子?』

我聽見他呼吸急促起來，而後他笑了笑，極其醜陋的聲音。我猜想他還能應付。他必然已經發

現，回到艙房裏去，我根本手無寸鐵，而他知道，如今我無法從他的掌心中逃脫。他鬆開抓住我的手，但要是我輕舉妄動，他依然隨時可以攫住我。我一動不動地坐著。

『正是如此。』他說。

『我也這樣想。果然沒有猜錯。這就是爲什麼你要把船叫做「愛麗絲」?』

『多麼有學問的小女孩，毫無疑問，沒錯，我們有相同的座右銘：「Fais ce que veult.」』

『「隨心所欲」?』我說。『好吧，這句話是法國諷刺作家賴伯萊先說的。我懷疑除了當三手貨，你什麼也不能，高德費。把人推到海裏去根本不能使你成爲上流人物。』

他默不作聲。高羅拉的燈光，出現在我們正側面。狂風又猛然轉回頭，從北方掀起黑色的浪頭。他的手放在舵盤上，愛麗絲號掙扎著，轉向迎風的方向。星子在船桅之後晃動，逐漸西斜。風聲在繩索之間低喝。甲板亦步亦趨地隨著右舷上端的欄杆起伏，映著星光滿天。浪頭轟隆作響。

『你也打算同樣處置我嗎?』我問。『把我推下海去?』

愛麗絲號轉回逆風的方向，極其平穩溫柔。高德費的手自舵盤上離開。

『在我動手之前，我發誓，』他說，『你一定會走得很愉快的。』

然後他自座位上離開，搖晃著向我接近，他的雙手伸向我的喉嚨。

我盡一切可能地向後退縮，逃開那雙獸性大發的髒手。我邊退邊把手電筒由口袋中掏了出來。我的背重重抵住了船欄。而後，他向我逼近。船猛然傾斜，巨浪重擊右舷，船帆噼啪作響，有如鞭打聲。一陣閃爍的水花打進了欄杆，因而使他的脚滑了一下，他潮濕的雙手沒攫住我的咽喉。

愛麗絲號轉向大海，船桁又盪了回來。他的雙手終於抓住了我的喉嚨，大拇指用力地按著。我用背支撐在船艙上，空出我的左手來，用我的手電筒朝他臉上重重一擊。

這一擊並沒有成功，力道不足。他並沒有鬆手，反而使他出於本能地繃緊了肌肉，站直起身體，拖著我跟在他後面……

我的右脚掠過他的身體，用我全身的氣力往上踢著舵盤，使勁轉動。

愛麗絲號本來已經有點搖晃，這一踢，就像回力棒轉了回來，朝右舷方向漸漸傾斜，船欄貼近水面。

船桁有如噴射引擎一般猛擊，正好向著高德費的頭打去。

第十九章

你這人，我是游到岸上來的呀，
像隻鴨子似的：我敢賭咒，
我能像隻鴨子似的游水。

——『暴風雨』：第二幕第二景

如果我能夠出人意料地就這樣將他捕獲，那麼那個時候當場事情就完全結束了。但是他已經感覺到我的脚朝著他的身旁踢過去，而愛麗絲號猛然的歪斜，令他在間不容髮的一刻，驀然驚覺到隨即而來將要發生的事。他遊艇老手的本能則幫他完成了其他部分。

他急忙彎下身子，向我前來。一隻手臂撲了上來，去保護他的頭部——但是我擋住他的去路，朝著他的臉猛打，奮力迫使他往後退，好回到船桁的方向去。這時船桁呼嘯擊來，力量大得足以擊倒一頭野牛。

船桁以令人膽寒的千鈞之力向他擊來，但只是擦身而過，他上抬的手臂擋住了船桁撞擊的衝力。

他給擊中之後，正好橫倒在我身上。要命的重量壓迫著我後退，無助地抵緊著座位。

我完全不知道他是否依然清醒，或是昏了過去。座位濕漉漉的，極爲滑溜。我伸手想抓住什麼東西，好讓自己脫身，但是在我還沒辦到之前，這時愛麗絲號的船桁給風攫獲，激烈地打著轉到另一個方向，高德費的身體自我身上滾了下來。總之，他跌落在甲板上，而我呢，絨外套礙手礙脚，令我絕望地跟在他後面，也跌了下去。我們兩個人一起滑過水濕的甲板，直滾到駕駛艙右舷一側。

愛麗絲號顚簸前行，動盪搖晃，努力保持平衡，等待下一次危險的顚簸。我撕裂自己糾纏的外套，讓自己脫身，總算設法站了起來。我彎了兩次腰好避開那致命的船桁。蹣跚又匍匐地前進著，有如甲板傾斜成了垂直。船身又朝左舷晃盪，好像整根船桁都要晃出船外。我跌在瘋狂亂轉的舵盤之前，總算抓住它，使勁在那裏抱著，奮力想要使船平穩下來，試著透過四濺的水花張望著。

一開始，我以爲他已經死了。他的身體伏在一堆零亂的雜物上，最後一次激烈的轉向時，給摔到左舷來。他的頭轉過來，我能看到他臉上的汚跡，不再是以往看見的橢圓，而只有半圓……他的半張臉一定給血染黑了。而後愛麗絲號駛過了另一陣浪頭，寒冷的鹽水必定猛然令他恢復了知覺，因爲他的頭動了動，這一回由甲板上抬了起來，而一隻手駭人地準確，朝著駕駛艙座位的邊緣伸過去，摸索著想找支撐，好扶著讓自己站起來。

我把舵盤急轉向右舷，讓船再向右側傾斜。他的手滑掉了，他又被粗暴地甩回甲板上去。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放開舵盤，把照明信號彈自我身後的鈎子上扯了下來。我只能禱告照明信號彈的繩子夠長，讓我夠得到高德費，他倚靠在左舷邊，他的左手如今緊緊用力抓著座位，他的右手在他的口袋中掏著什麼東西。

我拿起了信號彈，踉蹌地向前走。

太遲了，槍已經握在他的手上了。他大喊著什麼，風的嘈嚷，木板嘎嘎作響，巨浪的撞擊，將那些字句完全吞噬了。但他的企圖不可能弄錯。我丢下了照明信號彈，立刻跳回後舷的座位。那蒼白的半邊臉朝著我轉了過來。槍口慢慢擧高。

我慌亂地把掛在鈎子上的救生圈扯下來。救生圈猛然掉了下來，我沿著船邊蹣跚前行，把救生圈像面盾一般護在胸前。當我抓著船欄，設法讓自己爬上去的時候，引擎聲正好在我脚底運轉。我把油門的節流閥踢到全開，向船舷扶手跳了過去。

愛麗絲號被一陣大浪推得向前湧動。我看見高德費放開了他的支撐，用他得空的手拭去眼中流出的血，用槍朝著我瞄準，然後射擊。

我沒聽見他的槍聲。我只看見槍口有一陣小小的煙冒了出來，消失在風中。我用一隻手按著肚子上，彎下身子，倒栽葱地縱身跳入大海。

我給嗆著，不停地咳嗽，吞了好幾口海水，用我疼痛異常的肺不住地喘息。我用我那自然的本能，在沉沉的黑色海水中掙扎著，終於使我浮上了海面。我的眼睛大張著，極其刺痛，張望著眼前深不可測的漆黑。我的手臂拍打著海水，我的雙腿像個被吊起來的人那樣，不停地踢動。而後我又不聽使喚地向一邊傾斜，下沉，又下沉……

冰冷的海水再度包圍著我，使我昏沉的意識又恢復了淸醒。高德費。那一槍——在猛烈晃動的船上，朝著一個模糊不清的目標開火——根本沒打中我。我跳下船的時候，救生圈給我一併扯了下來，但是我拿下照明彈倉皇的動作，却讓救生圈的繩子緊緊纏在鈎子上。我曾經到節流閥所在的地方，以最快速度，讓愛麗絲號傾向一邊，脫離航道，但是船的主人必然會再度使船恢復控制，在海上搜索著我，好確定……

我壓下自己胸中的慌亂，有如我與大海奮戰一般。我相當輕易地浮到水面上來，而這一回，濃重的黑暗令我感到慰安。我感覺掉了一隻鞋子。卽使釋去這小小的負擔，也使我輕鬆不少。我打著水，邊嘔著水邊喘息，試著環顧我的周遭。

黑暗。除了黑暗，別無他物。只有風的嘈嚷，海洋的呼吸。然後我聽見引擎聲，我無法判斷他離我到底有多遠，但是在風聲的間歇中，船似乎愈來愈近。他會回來搜尋我的，當然，他必然會這樣

做。我希望他會認為我已經中彈，根本沒有可能生還。但是他絕對不會冒這個險的。他會留在這裏，在我落水之處至陸地的海面上逡巡，直到他找到了我爲止。

一陣浪頭抬起我，把我擧高。當我到達波峯之際，我看見他了。他亮著燈光，愛麗絲號現在把帆放了下來，引擎以半速滑過海面，在波濤中搜索著。船依然在離我適當的距離外，斜斜地駛遠，但是船很有可能會再回來……

不只如此，船就橫在我與陸地之間 。陸地如今在我眼中，是朦朧地一片黑影，點綴著渺茫的燈火。陸地看來似乎比由愛麗絲號甲板上眺望，要更加遙不可及。

只有半哩遠，他曾經說過。我從來沒游過半哩這麼遠的距離，尤其又是在汪洋大海之中。海水的浮力是很大，我身上的穿著又很輕便，但是我並不像史帕羅是個游泳好手，也根本不敢奢望有他的好運。我唯一能做的只有設法游向最近的陸地去，而高德費如果逡巡得够久的話，他必然會發現到我。

他掉了個頭，兜著風繞了一圈，又回來搜尋，依然橫在我與海岸之間 。浪頭圍繞著我，洶湧澎湃，泛著浪花。我彷彿被推上一道透明的斜坡，斜坡的頂端彷彿靠在黑色的天際，整個夜空似乎都是潮濕的星子在風中賽跑。水花打進我的眼中，我的嘴裏。我的身體已完全不聽使喚，只不過是個活動的陌生物，冷而濕地漂浮著。我不能就這麼束手無策地在原地漂浮，開始朝正確的方向游過去，讓海水載著我前進。

當我游上第二道浪頭的時候，很明顯的，風中有汽油的煙味，我看見離我不到二百碼之外，有著燈光。引擎聲由轟隆轉爲輕顫，船身以桅爲圓心打著轉，船腹深深吃著水。我甚至以爲，我看見他俯在船舷上，拿起什麼東西——我的鞋子，很有可能，藉著膠底而浮在水面上。他也許會把這東西當成我已溺斃的證據，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他也許會擴大搜索的範圍，直到找到我……

隨後在不遠處，我發現了另一點亮光，比愛麗絲號要來得微弱，晃動得也激烈。愛麗絲號的燈熄了。我聽見了另一艘船的引擎聲，第二道亮光撲撲作響地愈來愈近。 極其微弱地，傳來了叫喊的聲音。從肯卓瑪駛來撲撲作響的老式平底船，過來看看在他們漁區裏出現的不尋常燈光……

愛麗絲號的油門，一聲怒吼隨即啓動，我聽它急駛而去，直到風的呼號掩蓋了所有的聲音。

然後我放聲大叫。

那聲音並不比抽噎聲大得了多少，這微弱的呼喚隨即被風帶走，像聲海鷗叫一樣吹得老遠。肯卓瑪的船也許想要尾隨愛麗絲號一探究竟，我並不清楚，但是我已看不見那黃色的微光，也聽不見船聲。我等了一會兒，終於放棄了，專心一意往前游著，這樣總比一動不動地漂浮著要好。

這時我才發現，海水平靜多了。我正好來到了柯夫島大灣的背風處，潘圖克拉特山阻擋了風，讓海灣保持平靜。高羅拉的燈火在我右手邊的遠處。我被水流簇擁著向西去，遠比我自己游的速度快多了。

這發現像一針甦醒劑，令我又打起精神。我的腦袋清楚了不少。毋庸置疑，我離那道把史帕羅送到阿爾巴尼亞海岸的東湧潮水，還有一段相當的距離。今夜幸好吹的是西風。我在水中一定是穩穩朝著西南方漂流。他曾經把亞尼的屍體丟在海灣裏，而屍體却回到羅莎別墅。我懷疑聖史比利東是否會把我送到離家這麼近的地方，但是至少，如果我能一直浮在水面上，不停往前進，我也許就有生還的希望。

於是我游著，禱告著，如果聖史比利東把我無聲的禱告咬字不清地轉告給海神和風神，甚至給馬克斯，無疑的，最後總是會有人聽見。

二十分鐘之後，海面依然是一樣的波濤起伏，浪花拍岸的聲音在我前面足足有一百碼之處，我知道我無法辦到。史帕羅曾有過的好運，却一點也沒有出現在我身上。在山崖的遮蔽之下，某些亂流的潮水自岸邊湧了回來，很有可能只不過是主流的旋渦把我帶到這裏來，以某個角度擊岸之後，又一起湧回廣闊的大海。我現在待在這裏只能保持載浮載沉，隨波逐流而已，我設法使路線朝北一些，好橫過潮水。我已不再有半點氣力和阻擋我前進的海水掙扎。我的手臂像棉花，我的身體則像鉛塊。一道逆流遇上了我，我就得閉著氣和水流掙扎，每一道浪頭的拍擊，都令我無力地向水中下沉。

終於，一道巨浪襲來。我吞下更多的水，我又不禁再度驚惶失措地掙扎起來。我掙上水面，我的

眼睛大張，疼痛異常，手臂如今無力地撥著水，但是卻無法使自己前進，甚至也不能浮在水面上。白浪的拍岸聲在我聽來彷彿奇怪的喃喃低語，有如來自遠方，或是我耳中已灌滿了海水，聽不清任何……我給大海拖了回去，下沉，繼續下沉，有如一袋滿滿的鉛塊，像一具溺斃的屍體，和別的海草一起給拋在清晨的岩石上……

現在已經是清晨了。如果我就像這樣讓自己永遠沉了下去，那麼我在無邊黑暗中掙扎著想要找出方向，這一路上的奮鬭，現在看來多麼愚蠢。我只要讓我的脚放下去，只要一會兒，我就會發現沙子，金色的沙，還有甜美的空氣，給人快樂而無害的甜美空氣……不，那是音樂，而這一切只是一場夢……我眞傻啊，竟會爲了一個夢這般慌亂失措……這樣的夢，我做過了千百回，在一片漆黑之中漂流或是飛翔。再過幾分鐘我就會夢醒了，太陽會出來，馬克斯會在這裏……

他現在就在這裏。他正把我抬起來。他對著我又推又搖，上去，再上去，從這令人窒息的黑的夢魘之中脫身，回到空氣之中。

我能够呼吸了。我回到海面上來，被一種未知的力量推拉著，我不相信一個男人能有這麼大的本事。我向前掙扎著，從我燃燒一般的肺中把海水吐出來，他的身體轉到我身邊，起伏游移，把我半推半拖地橫越過潮水，然後在大海再度把我攫獲之前，把我翻過身來，推上水面，我給半推半撞地朝前進，極爲粗魯地送進滔滔白浪和凌散的水花之中，就像一塊風中的破布一般，無力地翻滾著。

一道巨浪把我向上抬起，使我在散落的水沫中無助地翻滾，然後又重重地把我摔落。我像塊石頭一般往下沉，撞到什麼東西，接著躺平在海底……像塊煎餅一樣躺在傾斜的海底的沙上。海水自我身邊退去，我的手臂已經碰觸到了陸地，像是有個鈎子在那裏支持著我，抵抗退去的浪潮來拖拉。海水撕扯著我，拖拉著我，自我身邊退去。我啜泣著，不停地乾嘔，沿著沙灘的斜坡匍匐前進，浪潮一波接一波，愈來愈無力，拍打在我身上碎散開來，而後退卻，撫平我爬過的沙地。然後我爬過水花激盪的淺水灘，來到穩固而乾燥的沙灘。

就在我虛弱無力地倒下去的時候，我只有個模糊的印象，曾經回頭尋找我的救星，看見牠由波濤

中直起身子，像是要看我平安到家，牠黑色的身軀發著粼光，牠的尾部在水中泛起了綠色和白色的光。星光照出了牠背鰭的新月形，只見短暫一閃，隨即牠就不見了，只有岩石間廻盪著牠尾部勝利的拍水聲。

然後我躺平在沙上，昏了過去，離大海的邊緣只有一呎遠。

第二十章

海水雖然威脅，究竟還是慈悲的；
我咒罵他，實在是我太無理了。
——『暴風雨』：第五幕第一景

有點微光，彷彿離我遠遠的高掛在天空之中。

這點微光，變成了一盞燈，掛在小農舍的窗旁，離山崖的頂端很近。那山崖就像月亮一般杳無人跡。我現在甚至記不起來，我費了多大的氣力，穿著一身冰冷的濕衣服，拖著自已爬上攀著岩石表面的小徑，不過我想，我很幸運，那裏到底還是有條小路。果眞我做到了，停下來——渾身無力——靠著一棵老橄欖樹的樹幹，那裏有道簡陋的橋，溪水切斷了小路，猛然朝海的方向奔流。

這裏低矮的山谷綿延山崖的裂縫之間。我模模糊糊地可以看見一片平坦的土地在橄欖林之間延伸著，賣力地種了豆子和玉米，羣樹間，這裏那裏散佈著農舍的燈光。每幢農舍都有自己的林園，放牧著山羊和綿羊。林木已經很有些年紀了，無邊的林蔭輕搖低語，甚至成了藏身的好地方。小堅果有如

急雨一般噼啪落了一地。盤根錯節的枝椏黑沉沉矗立著，遮掩住了最近的窗戶裏透出的光。

我强迫著自已顫抖不已，重得像鉛一樣的四肢不停地移動。在我脚下，彈性極佳的橄欖果實滾動著，而後被我踩扁。一叢甜菊絆住了我光裸的脚趾，結果我的脚尖踩到一塊石頭，我痛得叫出聲來。隨卽傳來一陣犬吠，還有一隻狗——一種在希臘鄉間最危險的兇惡野狗——穿越樹林衝出到我身邊。我完全不加理會，只是蹣跚地掙扎前進，而那隻狗，豎立起全身的毛，跟在我身後繞著圈子，對我咆哮。我感到牠的鼻子觸著我，涼涼地磨著我腿部冰冷的肌肉，但是牠並沒有咬我。下一分鐘，農舍的門開了，一道光投射在草地上。一個男人，側影看來身材短胖，探頭外望。

我搖搖晃晃地走進光中。『拜託，』我喘不過氣來地用英語說著，『拜託……你能幫我忙嗎?』

他有好一會兒吃驚得說不出話來，只是瞪著從夜色中走出來，像個鬼魂一樣的我，渾身濕透了，髒兮兮地沾滿了沙和土，還有一隻狗繞著我的脚邊打圈子。然後他對狗喊了一句什麼，把狗趕跑了，連珠炮一般對著我高聲發問。我不知道他究竟在說些什麼，甚至也聽不出來他說的到底是那種語言，而且我懷疑自已是否還能再開口說話。我只是盲目地朝著前方有燈光以及人的溫暖的屋子走去，我的雙臂向前平伸，就像那些傳統的本地農人。我走到門口時，無力地跪倒在地，就在他的脚邊。

我失去意識的時間，並沒有多久。我聽見他大聲叫著，然後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刺耳地問著什麼。我只感覺有手放在我身上，把我半抬半拖到屋裏的光與溫暖之中，屋裏木柴的餘燼依然紅紅地燒著。男人對他妻子匆忙地高聲說了什麼，然後很快又走了出去，把門關好。有一會兒我茫然而驚駭，不知道他上那兒去了，隨後這女人咕噥了些難以分辨的喉音，開始笨拙地脫下我濕透而緊貼在皮膚上的衣服，我這才明白，她丈夫只是把我們單獨留在屋子裏，好讓我把衣服脫下來。

我掙扎著從那泡得濕透的衣服裏脫身。我猜想那老婦人正在問著什麼，但是我根本聽不懂她說的話，事實上，也根本沒聽進去。我的腦袋和我的身體一般麻木，在飽受刺骨的寒冷煎熬之後，只能疲憊而驚恐地發著抖。但是立刻我就脫去了衣服，擦乾了身體——用一條上好的亞麻布毛巾，顏色是那麼深，又極乾硬，我猜想一定是那婦人嫁妝的一部分，到現在從來都沒用過。然後她用一條毛毯把我

裏住，溫柔地推到一把靠近火爐邊的椅子上去。火爐裏又加了些木頭，一個鍋子架在跳躍的火焰之上，等到我脫下來的濕衣服給小心翼翼地掛好在火爐上之後——尼龍料都一一撫平——然後這老婦人才走到門邊，把她丈夫叫回來。

他進門來，一個過了中年，農夫模樣的本地人，有著凌亂的絡腮鬍，嘴上叼了一支骯髒的手捲煙。他身後跟著兩個矮壯而身體結實的男人，像是同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有著黝黑而嚴肅的面孔。他們走進燈光之中，瞪著我直瞧。我的主人問了一個問題。

我搖了搖頭，這個時候我最最關心的事再簡單不過。我由毛毯中伸出一隻手來，做出指點著周圍的手勢。『克凱拉拉，』我問，『這裏——克凱拉拉？』

他們不停點著頭，發出同意的聲音，這刺激令我如釋重負，全身癱軟。重新和世人有了聯絡，知道自己在地圖上的什麼地方……這令人頭腦清楚起來。天知道我期望著得到什麼樣的答案，我猜想惡夢的餘悸似乎緊緊纏著我，必須要有一些口說爲憑的證據最後帶著我自夢魘中脫身——孤絕無援地漂流在蒼茫大海，差一點就送命，被高德費困在愛麗絲號上，還有那些我攀爬的不知名黑色山崖。這裏是柯夫島，這些人是希臘人。我得救了。

我說：『我是英國人。你們會說英語嗎？』

這一次他們搖頭了，但是我聽到他們說『Anglitha』，那麼他們應該聽得懂。

我又再試一次。『傅利別墅？傅利城堡？』

他們又懂了。又是一串連珠炮，我只聽出了一個我懂的字『thàlassa』，那是大海的意思。

我點了點，做了另一個手勢。『我，』我說，指著被裹住的自己，『thàlassa……船……』我的動作被毛毯阻擋住了……『游泳……淹水……』

婦人在一陣驚嘆聲中，把一只碗塞到我的手中，說了幾句招待安慰的話。那是一碗湯——我想，是豆子——湯很濃，却淡而無味。不過只要滾燙而能塡飽肚子，在眼前這情況底下，都是美味。我吃東西的時候，那些男人有禮地看著別的地方，彼此急促地低語著。

我喝完了湯，把碗交還給那婦人，他們其中之一——並非我的主人——往前走了一步，清了清嗓子。他以極蹩腳的德語說道：

『你是從傅利堡來的？』

『是。』我的德語比他好不了多少，但卽使是一知半解也對我們的溝通有幫助。我說得很慢，選擇該用什麼字眼。『到傅利堡去，有多遠？』

也是一知半解的。『十。』他伸出手指來。『是，十。』

『十公里？』

『是。』

『有——路嗎？』

『是，有。』

『有——車嗎？』

『不。』他十分有禮地這麼說，但是那單字節的字給人的印象是，當然這裏沒有車。這裏從來都不曾有過車子。他們要車子做什麼？他們有驢子和女人。

我嚥了口口水。那麼我還沒有自夢魘中脫身，眼前還有一趟坎坷難行的漫漫長途在等著我。我沒有條理地胡思亂想著，高德費會採取什麼行動。

他到約定的目的地之後，必然會發現包裹不見了，而且會猜到一定是我拿走的，還有我會藏在什麼地方。但是我希望他會認爲，到目前爲止，沒有別的人有理由懷疑他。如果有任何人對他起疑，他也許就會重新考慮，他的航程必然會受到干擾。不，我一定得這麼希望，他會認爲我只不過是無意中發現的——很可能我看見他帶著包裹，出於好奇想把那些東西找出來。等到看到那些東西，發覺進行中的是件大事之後，嚇得躲了起來，又在愛麗絲號演了一場無辜的啞劇，好保住我的命。我敢確定，他根本想都不會想到米蘭達身上。

嗯，他已經把我給除掉了。我的失蹤會惹來一連串的責難和追問，在發生了史帕羅和亞尼的事之

後，也許會令他覺得難以應付；這也許讓他決定立時逃之夭夭，但是『G・曼寧先生』的突然失蹤，會自然而然地，使官方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屋子，以及船塢，因此（到目前爲止，不像會有任何警方搜尋我的行動）我可以相當確定，他今夜會冒險回去，把最後一包僞鈔找出來，然後帶走。

這就是我必須插手的地方了。即使馬克斯在那裏等著他，必須要有證據才能逮住他——確鑿不移的證據，而不只是阿杜尼、米蘭達，甚至史帕羅的口說無憑。我相信高德費一定沒什麼麻煩，就能脫困而出，全身而退。他們會把指證的手自他身上移開，在那短短的片刻，『G・曼寧先生』早已準備好逃脫的退路，會消失得無影無踪，不留半點痕跡。

我抬眼望著圍成圓圈的男人。

『有——電話嗎？』我沒抱多大希望地問，但是他們却高興了起來。沒錯，當然有電話，在山上的村子裏，就在公路開端的地方。（這些事每個人都搶著用希臘語一口氣說完，還帶著動作，出乎意外地，很容易就讓人明白了。）我現在就想要打電話嗎？他們可以帶我過去……

我笑著點了點頭，向他們道謝。然後我指著我掛在火爐前的衣服，轉向婦人做了一個疑問的表情。隨卽那些男人就自屋裏退了出去，她開始把我的衣物由繩子上取了下來。尼龍的衣服已經乾了，但是棉紡洋裝却依然濕濕的，不怎麼舒服。我感激地把毛毯解了下來——那毯子有一種令人寬心地聯想到山羊的氣息——開始穿起衣服。當我要穿上連身洋裝的時候，老婦人阻止了我。

『不，不，這……我的榮幸。你不要客氣……』即使她不是用英語說，這些話也再清楚不過。『這』是指一件上等細麻布的白色女上衣，繡著猩紅和綠金色的圖案。還配了一條全黑的裙子，裙邊也同樣繡著五顏六色的花紋——這是柯夫人的傳統服裝，穿著去做禮拜和參加節日。這要不同樣是她當年出嫁時嫁妝的一部分，就是她女兒的嫁妝。衣服同樣也很合身……我穿了上身。裙子是厚重的手織羊毛，還有件保暖的夾克加在襯衫外面。她高興地繞著我打轉，不停地讚美著，把衣褶撫平，然後把男人叫進來看。

他們全在門外等著，現在不只三個人了，而有——我數著——十六個。我感到一陣衝動，彎下腰去親吻老婦佈滿皺紋的面頰，她用雙手緊緊抓著我的手。她的眼中閃爍著點點淚光。

『歡迎你，』她說：『英國人，我們歡迎你。』

然後我走出門外，給這一羣男人簇擁著，像個女王一樣被護送爬上了穿越林間通往小村莊的石頭路。我們敲著門，把小店沉睡中的店主叫醒，進到他的小店裏，電話就在那裏。

傅利堡並沒有人接電話。我遲疑了一會兒，又試著打到傅利別墅去。電話鈴才剛響了起來，菲麗達就拿起電話，她說話的聲音機警而不安。

『露西！究竟是怎麼回事——？』

『沒什麼事，菲麗達，別擔心。我很抱歉我沒能早點打電話給你，不過我人很好。』

『你在什麼地方？我試著和高德費聯絡，但是——』

『什麼時候的事？』

『一個小時以前——要不然就是三刻鐘。他不在家，所以我想你一定是和他出去了。是嗎？』

『不。聽著，菲麗達，你能幫我個忙嗎？』

『什麼？這一切到底是在搞些什麼鬼？』

『等我看到你的時候，就會統統告訴你的，但是現在沒有時間了。別問我任何問題，你現在能再打個電話到高德費家去嗎？如果他在家，就告訴他我到現在還沒有回家，問他我是不是還和他在一起——就裝作你還沒得到我的任何消息，擔心得不得了的樣子。這件事事關緊要，千萬不能讓他知道我打過電話給你。你可以做到嗎？這件事非常要緊，菲麗達。』

『沒問題，不過——』

『那麼，請快照我說的去做，老天會保佑你的。我向你保證，我一回家立刻就會把全部的事一絲不漏地告訴你。但是我現在必須知道他到了家沒有。你一給他打完電話，馬上打回來到這裏給我。』

我把電話號碼告訴了她。

『你究竟是怎麼到那裏去的？你又再和他出遊去了嗎？我知道你囘家來吃過晚飯，因爲碗盤都還沒洗。米蘭達似乎也剛剛才出去的樣子，什麼事全丢了下來。』

『那是我的錯。我派她去送個口信。』

『你眞的這樣做？聽著，到底出了什麼事？怎麼晚飯的碗碟全留在桌子上，而你在這麼大半夜會跑到潘圖克拉特山的半山腰去——』

『你可以說，這全是高德費做的好事。你知道，要走好長好長的路才囘得了家。』

『露西！你的意思是說，他想要對你怎麼樣？』

『你可以這麼說。』我告訴她，『我可不喜歡你的高德費，菲麗達，不過此刻他可能已經到家了。我得掛電話了，等著你再打來。但是拜託請照我說的話去做，事情很重要。』

『我的老天，我會的。讓他去發愁吧，』菲麗達不懷好意地說，『沒問題，寶貝，你等著，我會再打囘去給你。你要我過去接你嗎？』

『我會等著你來。』

『該死的廢人。』我姊姊說，但是很明顯的不是說我，接著就掛了電話。

現在有二十三個男人擠在這家鄉村小店裏，彷彿發生了什麼大事般。周遭全是一片笑意。我放下話筒的時候，我說德語的朋友正等在我身邊。

『小姐，過來跟我去看看。』他驕傲地朝店門口做著手勢。『爲了你，來替你服務。』

門外的星光底下，停著一部摩托車，一部新得幾乎像沒騎過，極其華麗的二輪交通工具，車上跨坐了一個驕傲却害羞，大約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現在那些男人全擠在這裏，圍著這部車，很高興他們能幫得上我的忙。

『他由斯巴提拉來的。』我的朋友說道，指著店後面潘圖克拉特山高聳的一邊，在那裏，約莫幾哩遠之外，我可以看見幾點朦朧的燈光，必然是另一個村子的所在。『他到高羅拉拜訪他叔叔，我們

一聽見他來了，就趕緊把他攔了下來。明白了嗎？這是部非常好的機器，就像汽車一樣。你不能留在這裏，這個小村子對外國人來說不够舒適。不過他會把你送囘家去。』

半是焦慮，半是體力耗盡，我感到自己激動的淚永直往外湧，刺痛了我的眼睛。『你們太好了。你們眞的太好了。謝謝你們，謝謝你們所有的人。』

我唯一能說的只有這麼多，似乎也正如他們所願。圍繞著我的友善和親切，就如同光和火一般眞實，溫暖了無邊的黑夜。

有人拿來一個坐墊，看起來好像是他家中能提供出來最好的一個。另外一個人把它綁在車上。第三個人把裝著我濕衣服的小包，塞進車座後面的置物架裏。年輕人站在那裏笑著，好奇地側著眼打量我。

電話極其短促地響了一聲，我趕緊跑囘屋裏去。

『喂？』

『露西。我打到羅莎別墅去，但是他不在那裏。』

『沒有人接電話？』

『是啊，當然沒有。聽著，你難道不能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囘事？』

『親愛的，我沒有辦法，現在不是時候……我會儘快趕囘家去。別緊張。不過不能告訴任何人我打過電話給你。任何人。卽使連馬克斯也不能。』

『連馬克斯也不行？什麼時候——？』

『別費神過來接我了，我已經找到了交通工具。待會兒見。』

店主人不肯收我打電話的錢。這一定相當有趣，我猜想，爲了一個淹得半死，說話顚三倒四的陌生人，把他三更半夜從床上吵醒，一定有意思極了。那些曾經幫助過我的人，甚至不肯接受我的道謝。幫助我是上天的恩典，的確是這樣。他們把我扶上坐墊，告訴我把脚踏在什麼地方，以及如何環著年輕男人的腰，祝我一路順風之後，隨卽站了開來，好讓我的新朋友發動引擎，引擎發出一聲不甘

沉默的怒吼，足以傳到像潘地蒙尼那麼遠的村落。引擎聲一定把幾哩內做著好夢的人全給吵醒了。無疑的，他們也會把這當成是上天給他們的恩典。

車子顫動了幾下，隨即呼嘯而去，車後拖著一陣黑煙。車底的路崎嶇不平，表面上有些鬆動的小石子，而且蜿蜒曲折地像條蛇一般穿越了長在陡峭山崖邊緣，離海面約有三百呎高的橄欖林。別人會說，這條路上不適合開快車——不過我們却疾速地駛過，每一道轉彎我們都傾斜著車子，就像愛麗絲號向海面傾斜一般。碎石子從我們的前輪底下迸濺而出，有如船首破浪前行。在我們身後，揚起的塵土足足有半哩遠。我毫不在乎。風掠過我的頭髮，在我大腿之間轟隆躍動的速度，種種感覺，在經過了一夜的驚嚇和磨難之後，變得刺激而令人滿足。我沒什麼好害怕的。這個人是——純由字面上來說——『駕著機器的神』，前來解救我的，他不可能讓我失望的。我緊緊靠著他穿著皮外套的後背，疾馳而去，陰暗的樹林像風一般自我們身旁飛過，而下方——路的下方——在我們左手邊，是空蕩蕩漆黑一片的大海。

我的神轉過他鬈髮的頭，高興地喊著什麼。我們像子彈一般轉過彎路，越過一條小溪，爬上了非常像一段崎嶇的階梯平臺的地方，來到了一條可喜而平坦的上彎道，用碎石鋪成的柏油路。

但是說起來，這對我們並不真算得上有什麼幫助，那條路了無障礙地直接俯衝下潘圖克拉特山的另一邊，一連串緊緊相連的U形急轉彎道，在我看來陡峭而危險，但是每一次當我們急馳到道路的最邊緣時，總是有一叢大約是雛菊之類的亂草，或是一堆小石頭，把我們擋了下來，撞回柏油路上去。輪胎吱吱作響，我的神愉快地喊叫著，夜的空氣中充滿了輪胎燒焦了的氣息，我們往下馳去，一連串像鳥一般的俯衝最後把我們送到山腳下，海平面的高度。

路變得筆直。我看見我的神他的手充滿希望地移到了油門的地方。

『好了嗎?』他側著頭，由肩膀上大喊道。

『好了!』我尖叫著，像隻强風中的猴子一般抱著他。
手動了動。無邊的夜，飛逝的樹，樹籬上朦朧的蘋果花，加快速度自我們身旁掠過，變成了模糊

的流光……

突然我們經過了一個我熟悉的村落，他放慢下速度。我們緩緩馳過黑絲柏樹的圍牆，經過檸檬林中的小木屋，經過了松樹下一處荒廢了的茶園，來到通往傳利堡的臺階，停在兩旁的石柱之間。

年輕人把脚踏在地上，疑問地轉過頭來，用拇指朝車道上指了指，但是我搖了搖頭。穿越傳利堡庭園要走好長一段路，但是除非我知道現在事情究竟怎麼樣了，不然毫無疑問的，我不願意直竄到前門的轟隆車聲，通知別人我回家來了。

於是我鬆開緊緊抓牢他皮夾克，不曾稍離的手，有些僵直地自我的座位上下來，抖了抖美麗的繡花裙，把我自己濕濕的棉布洋裝自車上拿了下來。

我想感謝我的救命恩人時，他只是笑著搖了搖頭，把車子推向面對我們來時的路，喊著什麼，毫無疑問，一定是說：『那是我的榮幸。』

他把手放在車把手上時，我也趕緊伸出我的手，握了握他的手。

『你的名字?』我知道希臘語該怎麼說：『你的名字?拜託。』

我看見他露齒一笑，搔了搔他的頭。『史比利東。』他說，『上帝與你同在。』

下一秒鐘，只聽見一片黑暗中遠去的隆隆車聲，以及路上揚起的塵土翻轉著落了下來。

第二十一章

你在此地
實在是冒稱非分的名義；
到這島上是做奸細來的……
——『暴風雨』：第一幕第二景

傳利堡中沒有半點燈光。星光底下，屋子只是一片龐大的陰影，有著砲塔和城牆，看來幾乎如建築者所希望的一般浪漫。我繞了過去，來到平臺，輕巧地踏上長滿青苔的地磚。那裏也沒有燈光，沒有動靜，什麼也沒有。長窗關了起來，拉上了窗帘，而且——我推了推——鎖上了。

隱身在陰影的最深處，我沿著走廊的邊緣來到懸在山崖和海灣上方的欄杆旁。看不見的海洋輕聲低語，我周遭圍繞著絲柏樹沉鬱辛辣的氣息。我也嗅到玫瑰花香，附近還有蝙蝠，用牠們尖銳的叫聲劃破寂靜。我眼角瞥到有什麼動靜，使我猛然轉過頭來——一道蒼白的顏色溜過，穿越石欄杆，往山下飄去，就像幽靈一樣消失了。是那隻白貓，獨自任性地跑了出去。

然後我發現了一點微光。光是來自右邊樹叢之後的什麼地方，我想那裏一定是羅莎別墅的所在。彷彿白貓一般輕巧，我幾乎就像海上的幽魂一般悄無聲息，躡手躡腳閃過平台，緩緩穿越下方的樹林，向燈光的所在走去。

我幾乎給停放在樹叢之間的XK——一五〇絆倒。他一定只是把車子從屋裏開走，所以任何不速之客都會認爲他開車出門去了，不會再多加追究。

過了幾分鐘之後，我斜斜穿過垂掛在平台上方濃密的桃金孃灌木叢。

就像我以前曾經說過的，這個屋子是傳利別墅的孿生兄弟。大門面對著樹林，前面有一條打掃得十分乾淨的車道，從這裏有一條石板小路繞過屋子，直通到俯瞰大海的廣濶平台。門上亮了盞燈。我撥開樹葉，由其中偸偸張望。

車道上停著兩輛車子，馬克斯的車是輛大而陳舊的黑色別克，另一輛小車我並不知道是誰的。這麼說，他回來了，而且從眼前的情況看來，戰鬥已經開始了。我猜想，不知道另一輛小車是不是警方的。

我借來的鞋子，鞋底像是鋼索一般，當我貼在屋子的牆壁上，躡手躡腳地繞過平台，沒有發出半點聲音。

平台也和非麗達那邊像孿生般一模一樣，除了涼棚上爬滿的是葡萄而非紫藤，而且那裏也沒有餐桌，只擱著兩張大椅子，還有一張矮桌上擺了個放著酒瓶和玻璃杯的盤子。我無聲地打旁邊閃過，向法式落地長窗前進。

三扇長窗全都關著，拉起了窗帘，但是中間的一扇露出了一個大約三吋寬的空隙，我可以看見屋裏的情形。等我到了那裏，我發現我還可以聽得一淸二楚……窗門旁的玻璃裂了一個命運未卜的大洞，像是有什麼人從那裏破窗而入……

我看見的第一個人是高德費，在窗戶旁邊半側著身子，相當悠閒自在地坐在大楡木桌旁，手上還端著一杯威士忌。他依然穿著毛線衫和深色的長褲，在他的椅背上披著那件在我落海前脫下來的海軍

藍粗呢外套。我很高興地發現，他半邊臉上留下一道極其優雅的瘀傷，沾著大片的血跡。他喝酒的時候，那好看的嘴似乎令他疼痛難當。他拿著手帕輕拍著腫脹的嘴唇。

屋子裏猛一看去，似乎坐滿了人，不過這羣人現在可以相當簡單地加以區別。離高德費幾碼之外，在屋子正中央，側對著我站著的人，是馬克斯。我無法看見他的臉。阿杜尼站在門口，面朝著窗戶，不過他全副的注意力盯牢在高德費身上。離我很近，就在窗戶另一邊的人是史帕羅，坐在一張矮椅子的邊緣，他受傷的腿，現在打上了新的白色石膏，笨拙地伸在他面前。米蘭達蜷在他椅子旁的地板上，把椅臂環抱在她胸前，似乎她想要抱的是史帕羅的手臂。兩張臉相像得驚人，甚至連男女的差異都得令人考慮再三。此刻，兩張臉依然分享了相同的表情，一種對高德費單純而直接的恨意。在男孩椅子旁的地板上放著一把來福槍，由他的手靠近槍一直來回晃動的姿勢，我猜想只有警方强制的命令能叫他把槍放下。

因爲警方人員也在這裏。橫過屋子，在高德費對面，靠近門的地方，坐著一個男人。我認出是柯夫鎭上的檢察官（我不知道用希臘語該怎樣稱呼），他曾經負責過亞尼之死的偵訊工作。他是一個粗壯的灰髮男人，有著濃密的絡腮鬍，以及聰慧的黑色眼珠。他的衣服有些凌亂，很顯然是匆忙中穿上的，雖然他一張臉面無表情，目光冷靜而穩定，我却覺得他對自己的處境並沒有相當把握，甚至爲此而不自在。

高德費正在說話，他那輕鬆冷靜的聲音我是如此熟悉，如此如此地熟悉。

『隨你怎麼辦，巴伐杜波勒先生。但是我先警告你，我並不打算放過發生在下面我船塢裏的事，或者說，事實就是這兩個男人很明顯地闖入我的屋子。至於那個女孩，我並不確定你們認爲我對她做了什麼，但是我可以把我們今天下午的情形完完整整地告訴你。我相信，你會發現任何人都會支持我的說法。』

『我們有興趣的是你今天晚上的行踪，』馬克斯的聲音聽來刺耳，只是却不安地控制著，『先起個頭吧，你的臉究竟是怎麼搞的？』

『船帆的主桁出了點意外。』高德費簡單地說。

『又一件意外？你不會認爲，這些意外，發生得太過頻繁了嗎？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你會駕駛帆船嗎？』

『不會。』

『那麼就別問這種沒有大腦的問題。』高德費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你可以打道回府去了，該死的。把你那些可笑的想法丢在一邊。你無權質問我，正如你無權對我動粗，或是闖進這裏，大肆翻找這個地方。如果你沒有打電話叫警察來，你可以相當確信，我自己就會這樣做的。我們稍後再來談你必須負的法律責任。』

巴伐杜波勒困倦地說道：『請你等一下，馬克斯。現在，曼寧先生，你告訴我們說，今天傍晚七點過後不久，你把她送回家之後，你就沒再見過露西．華玲小姐？』

『就是如此。』他對檢察官說話的口氣，雖帶了些疲倦，但却依然保持著耐心而有禮。他把自己的角色眞是扮演得再完美不過。他對馬克斯的不滿顯而易見，經過了晚上迅雷不及掩耳的暴行之後，他還能公然在疲倦和窘困之餘，表現出對我適度的關心。『我在晚餐之前把她送回家。我自己有事又出門去了。』

『從那以後，你就沒再看見過她？』

『我到底要說多少次——我很抱歉，檢察官，我有點累了。沒有，那以後我沒再見過她。』

『你已經把送華玲小姐回家之後的行踪一一告訴了我們。現在，當你最後到下面駕船出海，你發現船塢依然鎖著，因此你就認爲沒有人在裏面？』

『正是如此。』

『也沒有任何跡象足以顯示有人——華玲小姐或其他任何人——到過那裏去，而後又走了？』

我認爲高德費有些猶豫，但是事情顯而易見。他一定相當確定，他已經不留痕跡地把我淹死了。

『沒有。』

『你聽見這位小姐是怎麼說的了?』

『米蘭達?』高德費的口氣不僅有些輕蔑,甚至帶著輕微的搪塞了事。『任何事她都說得出來。她沒頭沒腦地就聽信了她哥哥的話,想盡辦法編造出任何會看著我惹上麻煩的故事。天知道為了什麼,這男孩不知道從那裏來的滿腦子不切實際的念頭。我這一生中,沒有一件事比今晚看見他好端端地坐在這裏,要更令我高興。』

史帕羅用希臘語說了什麼,聽來短促而惡意,沒有人會弄錯他話裏的意思。這使他妹妹吃驚地瞥了他一眼。他把話說得更清楚。『我吐口水。』他說,而且眞的這樣做。

『史帕羅!』馬克斯高聲說道,高德費對檢察官挑了挑眉毛——極為溫文有禮的動作——笑了起來。

『撒且讀責罪惡?這倒是有意思地教人吃驚,你不覺得嗎?』

『很抱歉,』巴伐杜波勒說。『你得控制你自己,史帕羅,不然你就得離開。讓我們再回到剛才的問題上去,曼寧先生。你一定得原諒我,我的英語實在沒有那麼好,我不明白這和撒且有些什麼關係,是嗎?』他抬頭看了馬克斯一眼,馬克斯有些遲疑,阿杜尼用希臘語咒罵了幾句話。『我明白了。』矮胖的檢察官又坐了回去。『你說到什麼地方了?』他轉向高德費說。

『我正在說,無論米蘭達怎樣指控我,事實仍然是,她並沒有看見露西。華玲進了我的船塢,或是接近了我的船。沒有任何蛛絲馬跡足以證明她做了其中任何一件事。』

『是沒有。好吧,曼寧先生,我們暫且先不談那件事……是的,馬克斯,我知道,但是在派卓斯尚未由船塢回到這裏來,報告他在那裏搜查的結果,我們並不能做什麼。他要不了多久就會回到這裏來。在這段時間當中,曼寧先生,如果你許可的話,另外還有幾個別的問題我想要請教你。』

『怎麼樣?』

『現在暫且先擱下華玲小姐的行踪不談,我很想聽聽有關你的……你到了下面的船塢去之後,又做了什麼?蓋爾先生在你回來的時候碰見你,而且指控你……』

『你的意思是說,攻擊我。』

『隨你高興。當他問你,你到什麼地方去的時候,你告訴他說這只是「例行出海」。你所謂的「例行出海」是什麼意思?曼寧先生。也許,是出海釣魚?』

阿杜尼毫無表情地說:『他的照相機放在艙房裏。』

『那麼說,你是出海去拍照的,曼寧先生?可以讓人知道那是在什麼地方嗎?』

一陣短暫的靜默。高德費啜了一口威士忌,然後盯著手上的玻璃杯,一語不發地坐了好一會兒,只是輕輕晃著杯裏的酒。然後他抬起頭來,遇到警察的目光,對他淡然一笑,聳了聳肩。

『我可以看得出來,我必須把事實的眞相交代得一淸二楚。我從來沒想過你會來找上我。如果不是因為那女孩所造成的誤會,我懷疑你是否會……或者你想乘機撈一票?』

檢察官的表情沒有任何改變,但是我發現馬克斯表情變得嚴肅起來,阿杜尼只是不停打量著他們。我投降了,他們甚至連槍也沒有提到?

『麻煩你解釋一下,』巴伐杜波勒有禮地說著,『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是能用簡單一點的英語——』

『更容易了解一些。』阿杜尼說。『他的意思是說,他知道有人把他的事告訴了你,所以他打算要招供。』

『我可沒這樣的意思。如果能够的話,閉上你那張漂亮的嘴。這是男人之間的事。』高德費看都沒看他,只是揮了揮手,和一個人趕蚊子沒有兩樣。阿杜尼的眼光轉回到他身上,表情沒有任何改變。但是我的心怦怦亂想,想着:都是你的錯,高德費……

『拜託,』巴伐杜波勒說,『讓我們別再浪費時間了。好吧,曼寧先生。』

高德費靠回椅背上去,冷靜地注視著他。你會以為房間裏沒有別的人。『既然你的人已經到下面那裏去搜查我的船塢了,繼續偽裝我一直在拍照,似乎沒有什麼用了,是嗎?你們只要查看查看那些攝影機……不,冷酷的現實眞相是,我在另外那邊有生意。』

如果說房間裏原來就很靜了，現在更是靜得離奇。我昏眩地想著：他不可能就這麼招認了……爲什麼？爲什麼？然後我恍然大悟。米蘭達一定把她所知道的事告訴了警方，高德費如今察覺到，她和我一同到岸邊去過。我不認爲在他面前曾經提到過有關洞穴和包裹的事，但是他可以猜到，她發現的事和我一樣多，而且必然把有關包裹的事告訴了警方。除此之外，警方的巡官現在正搜查著愛麗絲號，即使他只有擔任這工作的一半本事，他也會發現艙房地板下的暗門。我猜想高德費打算在那些無法逃避的事實被發現之前，先用些相關而無害的解釋瞞天過海。

『在另外那邊的什麼地方？』巴伐杜波勒問道。

『阿爾巴尼亞。』

『是些什麼生意？』

『我們應該可以稱之爲「進口」吧？』

『無論你怎麼稱呼都沒關係。這件事，我完全了解。』希臘人靜靜地注視著他好一會兒。『所以說，你承認了？』

高德費不安地動了動。『我不得不承認。你當然不會假裝說你不知道有這樣的事在暗地裏進行吧？我知道，在處理亞尼·卓拉斯被殺的案子時，你曾經對這些事視而不見，但是在我們之間——』

『亞尼·卓拉斯？』我看見巴伐杜波勒朝馬克斯使了個眼色。即使事情還沒有被發現，高德費就想見風轉舵，設法脫罪。

『呃，』高德費說，『我看得出來，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想你一定明白。』

『你是說你知道什麼和卓拉斯之死有關的事，你並沒有告訴過警方？』

『並非如此。我只是猜想而已，用我自己對另一邊海岸防衛部署的了解。他們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因此你認爲，他在那邊遇上了麻煩？』

『我並沒有這樣認爲，只是猜測而已。不過猜測並不能做爲證據，是嗎？』他灰色的眼神短暫地和馬克斯互望。『我只是說，如果一個人頻頻到那些海岸去冒險，要是他受到什麼傷害，並不算叫人吃驚的事。令人吃驚的是，警方對這些事完全束手無策。你一定早就知道，他在幹什麼勾當。』

『卓拉斯和你有什麼關係？』

『和我？毫不相干。我根本就不認識這個人。』

『那麼，你是怎麼會知道和他有關的這些事？』

高德費笑了笑。『在同行之間，消息傳得很快。』

『他從來沒和你有過接觸？』

『我早就說過了。任何方式都沒有。』

巴伐杜波勒說：『這似乎暗示，先是史帕羅，在他之後是亞尼·卓拉斯，發現了和你生意有關的什麼事……』

我錯過了其餘的話。從我身後，平台底下的什麼地方，傳來了脚步聲，還有手電筒游移閃爍的光芒。這一定是巡官搜查完船塢回來了。我由光亮的窗戶旁避開，盤算著我現在是否該走過去，把我沉在船塢裏的包裹的事告訴他。然後我想起來，他很有可能聽不懂英語。他由平台的邊緣底下經過，緩緩繞到屋子的另一邊去。

我躡手躡脚地回到窗戶旁邊。很有可能那個人已經發現了包裹，如果這樣，我最好再觀望一下，先聽聽高德費會如何爲自己辯解，然後我再進去，一一揭穿。

他已經改變了他的態度，他現在把一個露出自己底細的憤怒男人，表現得恰到好處，不過也僅止於此，他用一種壓抑的激動口吻說：『那麼也許你可以告訴我，究竟是爲了什麼該死的名義，使我會這樣做，不擇手段地殺人滅口？』

『我沒辦法。』巴伐杜波勒有些遺憾地說。『從你剛才告訴我的「交易」貨物的種類，我沒有辦法。收音機零件，菸草，抗生素？以及其他這種東西……再普通不過的清單，曼寧先生。這樣只是教人起疑，爲什麼你會有利可圖……這屋子的租金，你的船，和對方接頭的麻煩，還要冒險……你並不

是個沒有錢的人。你爲什麽要這樣做？』
『耶穌基督，』高德費說，『眞那麼難以了解嗎？我給困在這裏，繼續爲我那本要命的書工作，只覺得無聊煩悶。當然，我並不需要錢用。但我感到厭倦，而眼前有一艘船，駕著船出海篤定會有不少的樂趣……』他忽然停了下來，伸出了一隻手。『不過，你今天晚上眞的想要知道那樣的事嗎？說我這樣做只是爲了刺激，就這樣好了。阿波羅會替我翻譯的。』
阿杜尼緩緩地說：『他的意思是說，他喜歡冒險和刺激，就是爲了這樣的緣故。這是罪犯推卸責任常說的話，還有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會這樣說。』
馬克斯笑了起來。高德費握在杯上的手變得沒有血色。『噢，你這小——』
『麥肯士！』馬克斯打斷了他的話，轉過身來面對這希臘人。我頭一次看見了馬克斯的臉。『現在這些事都無關緊要了！很抱歉，我認爲這個男人如果越過邊境去走私，那完全是你的公務，但是此刻眞正重要的是那個女孩。如果他堅持說——』
『等一下。』巴伐杜波勒說道，轉過他的頭來。阿杜尼一隻手放在身旁的門上，把門拉開，巡官走進屋裏來。
顯然的，他並沒有發現包裹，從外表上看來，也沒找到別的東西。因爲當他的長官問了他一個問題之後，他張開空空的雙手，聳了聳肩，用簡短的希臘語回答。馬克斯又用希臘語問了另一個問題，這個人轉向他，滔滔不絕地說著，還比了一大堆手勢。但是我不再注意他。當我向前探著頭，想要看清他手中是否有包裹的時候，一定是有什麼動作，吸引了阿杜尼的注意。我發現越過房間，我和他的眼神四目相接。
沒有人注意到他，所有的目光全放在剛進門的人身上，除了史帕羅，他的眼睛一動不動地從來沒離開高德費身上。似乎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阿杜尼一聲不響地由打開的門中溜了出來，又順手把他身後的門關上。
我迅速由窗戶邊往後退，離開了燈光的範圍之外，輕手輕腳地往回走，繞過屋子的轉角。

黑暗中，我身旁傳來細微的脚步聲，然後我聽到一聲低語：
『露西小姐！露西小姐！我還以爲——我不能確定——穿著這樣的衣服……但眞的是你，我們以爲你一定死了！』他的手臂不由自主地環著我，把我緊緊擁在他懷中。令人感到說不出的安慰。『噢，露西小姐，我們以爲你和那魔鬼一道上了他的船，被他殺死了！』
我發現我自己緊緊靠著他。『是的，我是和他在一起……而他也的確想要殺死我，但是我逃掉了。我跳下海去，就像史帕羅一樣，他打算讓我淹死，但是——阿杜尼！你一定不會相信那樣的事！你是怎麼知道這些事的？不，噓，他們會聽見你……』
『我們現在就去逮住他。我們去找他對質。』
『我們會的，我向你保證，我們一定會的。我現在全部都弄清楚了，阿杜尼。不僅僅是史帕羅、亞尼和我的事——他是個賣國賊，是個拿錢的間諜，我有證據可以證明。』
『那又怎麼樣？』他把我放開。『現在進來吧，露西小姐，沒有必要再怕他。直接進來吧，馬克斯已經快發瘋了，我想他會殺了他。』
『暫且先不要……不，再等等，我必須先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你能非常簡單地把事情告訴我嗎？那些人是柯夫鎭上的警察，對不對？沒有從雅典來的任何人嗎？』
『沒有。雅典那邊的人說，馬克斯必須要把史帕羅帶回家來，今天早上再去找柯夫鎭的警方人員。他們說他們會調查的，但是我不認爲他們會有什麼興趣——他們忙著要處理手上星期二的共黨示威活動，無論如何，這總是柯夫人自己的事。所以馬克斯和史帕羅就只好自己回來了，我在渡輪碼頭和他們碰頭。我告訴馬克斯有關洞穴和藏在那裏的箱子的事。他怕先到警局去會浪費更多的時間——那時已經夜裏十一點了，只有晚班的人在值夜——所以他決定儘快趕回來，他親自到那洞穴去看看。』
『那麼你並沒有得到我叫米蘭達帶的口信？』
『沒有。她打電話到柯夫酒吧去，可是我並不在那裏。我到戴奧尼索斯的家裏去了，他是我一個

朋友，在他那裏吃了晚飯，然後我們到碼頭那裏一家叫米摩莎的店，在那裏等渡輪。柯夫酒吧派了一個男孩去找我，可是並沒有找到。等我們回到傅利堡去，米蘭達在那裏等著我們，過了一會兒她才想起來，把你的事告訴我們。』

『過了一會兒？』

卽使那麼小的聲音，我也能聽出他話中的笑意。『因爲史帕羅。』

『噢，老天，是的，當然是！她把其他的事全忘得一乾二淨。嗯，我不能怪她……說下去，她把我的事告訴了你們。』

『是的，我以前從來沒見過馬克斯急得像那個樣子。我們跑到船塢去，他和我，但是船不在那裏，你也一樣。我們把那裏找遍了，甚至到岸上去找，然後我們就到羅莎別墅來了。屋子鎖著，所以馬克斯就把窗戶打破，我們進來四處找你，但什麼也沒發現。所以他就打電話，在巴伐杜波勒先生家裏找到他，把所有的事簡短地向他說了一遍，告訴他來的時候，到傅利堡去把史帕羅和米蘭達也帶來。然後馬克斯和我回到船塢去等曼寧先生。』

『後來怎樣？』

『我們等了有一陣子，然後我們發現他回來了，把引擎關了，只是張著帆，非常安靜。我們站在陰影裏，就在門旁邊，等著看他做什麼。他並沒有把船駛進門裏來，只是來到碼頭的盡頭，把船朝面海的方向停泊著。然後他靜悄悄地下來，把船繫在那裏，因此我們才知道，他打算馬上就要再離開。然後他沿著碼頭走回來，進到船塢裏面。』他動了一下。『我們抓住他，馬克斯和我。他不停地抵抗，但是我們還是制伏了他。然後馬克斯叫我上船去找你，而我回去的時候，曼寧先生裝出一副驚訝又氣憤的樣子，但馬克斯只是問他：「她在什麼地方？我的女孩到哪裏去了？」扼著他的喉嚨，我想馬克斯是打算殺了他。曼寧先生只是說他什麼都不知道。馬克斯對我說：「快點，阿杜尼，在警察到這裏來之前。他們會不高興的。」』

『不高興什麼？』

『我們叫他說實話的方法。』阿杜尼輕描淡寫地說。『但是警察馬上就趕來了。曼寧先生大發雷霆，不停地抱怨，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巴伐杜波勒先生不怎麼愉快。我們只好回屋子裏來了。另一個人留在那裏，到船上搜索。你剛剛也看見他回來了？他並沒有發現任何東西，除了甲板底下曼寧先生藏東西的地方……總之，你全聽見了他的話，不是嗎？』

『用猜的，他講的是希臘語。』

『當然。我忘了。嗯，事情就是這樣。稍待一下……』他消失在屋子的轉角，過了幾分鐘之後，又重新回到我的身邊。他把一個玻璃杯塞進我的手中。『喝這個。平台上放了些威士忌。你會冷嗎？』

『不會。我想我是興奮過度了。不過還是同樣要謝謝你。』我喝下了酒，把杯子還給他。我看到他彎下腰來把杯子放在什麼地方，然後直起身來，他的手握住了我的手臂。『現在怎麼樣，露西小姐？你說我們可以逮住他。這是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現在沒有足够的時間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你，不過我必須告訴你一部分——已經綽綽有餘了——只是怕萬一我出了什麼事……聽著。』我用短短幾句話，就把高德費對我說過的事，其中的重點讓他知道。『事情就是這麼一回事。雅典方面可以追查他接頭的人，我這樣認爲，而且應該也可以大致查出他上岸的地方，以及他做這種事有多久時間了。他們必須要直接和地拉那（阿爾巴尼亞首都）取得聯絡。而且設法阻止那些僞鈔流通。不過那些事不用我們煩心了。現在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是讓警方把他抓住，緊緊地看好。』

『你說你掌握的證據究竟是什麼？足以讓他們相信嗎？』

『當然可以。我拿到了其中的一箱僞鈔。就是這樣，眞的。我把東西沉在船塢平台底下的水裏，大概在靠近左手邊中間的地方。我要你下去把東西拿到。』

『沒問題。不過我要先陪你進去。』

『沒必要這樣。我情願你先平安地把東西拿到手。他知道我拿走了——他一定會知道的——他會猜到我把東西藏在什麼地方。他是個危險份子，阿杜尼，如果這件事出了什麼差錯……總之，我現在

不願意再冒任何一點危險，不管他用什麼方法到下面去把東西拿走，還是他開槍把我打死滅口，如果他認爲我是唯一知道東西藏在哪裏的人。所以我們兩個人最好不要同時在他面前出現。你一定得直接下去，把東西拿到手。』

『好的。你自已當心。』

『我會的。那個卑鄙的傢伙手上有把槍。我想你們拿走了吧？』

『是的。不過警察從我們這裏又拿去了。』

『好，我們走吧。』我輕顫地吸了口氣。『噢，阿杜尼……』

『你害怕？』

『害怕？』我說，『那是我的生命之門。走吧。』

屋裏沒有任何改變，除了巡官現在站在阿杜尼門旁的位置。高德費點了根煙，用一種更加輕鬆自在的態度看著衆人，不過依然有些焦急和惱怒，像是一個品行不端的人做壞事被逮到，他現在必須付出代價。他們顯然到洞穴中去過，而這些包裹，照高德費的說法，是收音機零件。他有些疲倦卻依然有禮地解釋，這些『零件』是怎麼包裝和隱藏。

我小心翼翼地伸出一隻手，穿過打破的玻璃窗，開始緩緩拉開窗門。窗門不甚靈活地移動，卻沒發出半點聲音。

『……但是，毫無疑問的，應該可以等到天亮再說吧？我已經認罪了，而且我也極其願意告訴你們更多的事，不過不是現在——當然也不會在一羣外行人和孩子面前，他們似乎想要把一個大規模的謀殺案加罪在我身上。』他停了下來，又用講道理的聲音說：『聽著，檢察官，如果你堅持的話，我現在就可以和你一道到柯夫鎮上去。但是如果華玲小姐眞的失踪了，我的確認爲你們該把注意力放在她身上，我那無足輕重的過錯，留到明天早上再說吧。』

檢察官和馬克斯同時開口說話，前者遲鈍，後者則激動而憤怒。但是頭一回，米蘭達突然大叫了

起來，她銳利的聲音，蓋過了另外兩個人。

『他知道她在什麼地方！他把她殺死了！別聽他的話！他把她殺死了！我知道她上船去了！他把她帶走，而且殺了她，就像他想要殺死我的兄弟史帕羅一樣。』

『是眞的。』史帕羅激動地說。『老天可以爲我作證，是眞的。』

『噢，看在老天的份上。』高德費說，他猛然站了起來，有如一個突然間完全失去耐心的人。『我想這件事實在鬧得夠久了。我曾經講理地回答了你的問題，巴伐杜波勒，但現在是事情該結束的時候了！這是我的房子，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們留你和你的人過夜，但是要我坐在這裏，繼續任這些本地的鄉下人吵吵鬧鬧，會要了我的命。我請求你把他們從這裏請出去，馬上，拜託，就是現在。蓋爾和其他的人。』

窗門開了。窗戶在我手中輕輕地推開，我聽見馬克斯開口，用一種我從來不曾聽過的聲音說：

『麥肯士，我請求你。那個女孩……沒時間了。給我五分鐘和他單獨在一起。只要五分鐘。你不會後悔的。』

巴伐杜波勒的回答被高德費猛拍桌子的巨響打斷。

『這簡直就是無禮取鬧！不只如此，這還是陰謀犯罪。看在老天的份上，檢察官，你必須有些反應。你們究竟想做什麼，你們這堆人！巴伐杜波勒，你馬上把這些人從我的屋子裏請出去，你聽見我的話了嗎？我所有要說的關於露西．華玲的事，今天晚上早就已經對你們說過了。我必須要重複幾次？我七點鐘就把那該死的女孩送回家去了，從那以後，我就沒再見過她了。這是千眞萬確的事，我可以對天發誓！』

再也沒有一個女演員有比這更好的提詞了。我推開窗，走了進去。

第二十二章

我們不可以再拿
過去的煩惱來回憶。
——『暴風雨』：第五幕第一景

一時之間，沒有一個人有動靜。我注視著高德費，就高德費一個人，因此我只覺得那一刻極其之靜，有如死寂一般。然後才意識到驚叫和混亂的舉動。馬克斯向前衝了過來，可是巴伐杜波勒猛然伸出手來制止，抓著他的衣袖。

我說：『我想，你並沒料到我會出現吧，高德費。』

他沒說話。他的臉很明顯的，變得毫無血色。他往後退了一步，他的手在桌子的邊緣摸索著。在我身旁，我瞥見米蘭達的手在劃著十字。

『露西，』馬克斯嘶啞地說：『露西——我親愛的——』

檢察官由震驚中清醒過來。他坐了回去。『這是華玲小姐，沒錯吧？雖然我以前並沒見過你。我

們還正在擔心，你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突然注意到，派卓斯——那個巡官——的手上多了把槍。

我說：『我知道。恐怕你們的話我全都聽到了，不過我只是想要聽聽高德費是怎麼說的。我也想要知道我約莫一小時之前離開他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看在老天份上，』馬克斯說，『我們沒弄錯。麥肯士——』

『一個小時之前，華玲小姐？他一個小時以前才從船上下來。』

『噢，沒錯。我是和他在一起。我一定是在高羅拉東邊的什麼地方落海的，在島的另一邊。』

『啊……』史帕羅喊出聲來，他的臉上閃動著興奮和滿足的神采。他的驚呼之後，我看見派卓斯手裏拿著槍，由門口向前走。高德費既沒有說話，也不見任何動靜。如今他只是俯身支著桌子，好像如此才能支撐著他。他臉色十分蒼白，臉上瘀血的部分顯得更加青紫，有如血液全自其他部分褪來這裏。

『我們能夠了解——？』巴伐杜波勒開始問。

馬克斯說：『看看他的臉。他想殺死你？』

我點點頭。

『馬克斯！』巴伐杜波勒高聲警告。『派卓斯？呃……現在，華玲小姐，你所經歷的事，請長話短說。』

『怎樣？』檢察官問。

『是的，當然，不過還有些事——很急迫的事——我必須先告訴你。』

我張口正要回話，但是我要說的話却被一陣突如其來，刺耳的電話鈴聲給打斷了。那聲音似乎要把寂靜無聲的房間撕裂了一般。我知道我跳了起來，我想每個人的注意力在那撕裂的幾秒鐘裏，全移到了那電話上。巡官手上拿著槍，不加思索地就朝電話走去，好像要接電話一般。

已經綽綽有餘了。我甚至沒看見高德費有任何動作，但是他靠在桌子邊緣的手，在電光石火的刹那，忽然放低了一吋，輕輕拉開抽屜，猛然掏了一把槍出來，開槍射擊。這天衣無縫般迅雷不及掩耳

的動作，輕得就像貓脚掌匆匆掠過。彷彿回聲一般，派卓斯也應了一槍，但是却太遲了。他的子彈擊在桌後的牆上，然後他的槍冒著煙掉到地上，沿著地板光滑的裂縫，滑到桌子底下看不見的地方。派卓斯發出一聲悶哼，一隻手急忙按著右手手臂，蹣跚地退了一步，正好擋住了馬克斯向前撲的路。

槍響的同時，高德費朝離他大約兩步遠，在我身旁大開的窗戶跳了過去。我感覺有人抓住我的手臂，野蠻地把手扭到我的背後。他用我的身體像面盾牌一般，擋在他的前面。我成了人質。手槍抵著我身體的一側。

『不要過來！』

馬克斯停在房間的中央，動也不動。巴伐杜波勒起身的動作僵在那裏，他的手臂緊緊貼著椅子的扶手。巡官曲著身子，靠在馬克斯衝過來的牆上，血液由他手指間滲了出來。孿生子不曾有任何移動，不過我聽見米蘭達發出哭泣的抽噎。

我感到自己四肢無力，搖搖欲倒，那枝槍粗魯地猛戳著我。『給我站好，你這個女人。』高德費說，『不然現在當場就把你打死。其他的人聽好，我現在要走了，這個女孩和我一道。如果有人跟在我後面，我想我不用說你們也知道會有什麼事發生在她身上。你們讓我發現，我差一點就功虧一簣了……噢，不會的，我不會帶她一起走的……她在船上，是個教人不放心的夥伴。你們一聽見我離開了，隨即就可以到下面來找她——不要輕舉妄動。懂了嗎？不要輕舉妄動，要不然……』他用手槍比劃了個動作來結束這句話，令我叫了出聲，而馬克斯無法控制地想要衝過來。『不准過來！』高德費大聲喝斥。

他說話的時候，拉著我朝窗戶的方向緩緩後退。我不敢抵抗，不過我試著把我全身的重量都靠在他身上，像具死屍一般。

馬克斯聲音嘶啞地說：『他不會讓她活著的，麥肯士。他會殺了她的。』

『他不會得逞的。』我喘著氣，總算說了出來。『我把……每一件事……全都告訴阿杜尼了。阿杜尼知道……』

『閉上你那張該死的嘴。』高德費說。

『你聽到她的話了？』馬克斯說，『放開她，你不會以爲你還能逃得掉吧，對嗎？放開她。』

巴伐杜波勒立刻就說：『只要你不傷害這女孩，或許我們可以……』

『這會給我帶來極大的樂趣，』高德費說，『好好兒對付這女孩兒。』他用力扯著我的手臂，朝窗戶又走了一步。『你跟我來。那個漂亮男孩在什麼地方，呃？他到哪裏去了？』

他停了下來。我們正好在窗戶邊上。突然之間，我覺得他的身體變得僵硬，一動不動地抵著我。然後他拉著我離開光的範圍之外，猛然退到窗框邊上，用我擋著他當做掩護，手槍現在則抵著我的腰，槍口劃著半圓。在我們面前，外頭黑漆漆的平臺上，有什麼東西動著。

阿杜尼……那是阿杜尼拿到了包裹，把東西和他自己一點防衛也沒有的送到高德費的槍口前面。

下一刻我發現我錯了。我聽到玻璃清脆的碰撞聲，液體的潑濺聲，還有什麼人哼著小曲的歌聲。

『到喝酒不用花錢的地方去。』胡利安爵士快樂地唱著，爲自己倒了一杯高德費的威士忌。然後他看見了我們。他含糊而美麗的聲音說著：『你好，曼寧。希望你不會介意我投奔到你這裏來？我看見有燈光……想馬克斯或許會在這裏。怎麼，露西，我親愛的……』

我想，我一定是有些神志不清。下一分鐘發生的事，我僅僅只有最模糊的記憶。胡利安爵士親切地眨著眼往前走來，一隻手上拿著濺著酒液的玻璃杯，酒瓶依然抓在另一隻手上。他的臉上有一種已經醉得不省人事，殷勤而愚蠢的笑意。他朝著高德費揮了揮手上的酒瓶。

『我自己倒了，我親愛的曼寧。希望你不會介意吧？』

『隨你高興。』高德費冷淡地說，動了動他的頭。『進屋裏來。』

胡利安爵士似乎完全沒注意到事情有什麼不對勁。我想要開口，但却說不出話來。朦朧之中，我只是想著爲什麼馬克斯沒有發出半點聲音。然後他父親看見了他。『怎麼，馬克斯……』他停了下來，有如他模糊地感覺到有什麼事出了問題，使他由酒精的醉夢中清醒過來。他的眼神遲疑地又轉回高德費身上，迎著窗戶透出來的光，注視著他。『是電話。有什麼人打電話來。』他皺起了眉頭。『

不會是我的。我想了又想，於是就過來了。』

『進去，你這個愚蠢的老醉鬼。』高德費說完，拖著我的手，想要把我從他身旁拉到外面去。

胡利安爵士只是傻傻地笑著，像揮手致意一般，舉起了酒瓶。然後，他突然朝電燈擲了過去。沒打中，只是從旁掠過。酒瓶碰著電線，電燈在天花板上劇烈地擺了上去，又晃了下來，使得放肆的陰影在牆上晃動游移。這種種電光石火般接踵而至的混亂，似乎像是一部老片子的情節，彷彿酒醉一般明滅不定，令人目不暇給……

有什麼白色的東西沿著地板滑了過來……史帕羅腳上打的石膏，用力地撞上了高德費的腿。高德費搖晃欲倒，直到他的肩膀撞上了窗框才穩住。他在我耳邊喃喃罵了句髒話，朝著男孩開槍射擊。我感到槍身猛然撞在我的腰上，又聞到衣服燒焦強烈的辛辣氣息。他或許是對著史帕羅瞄準，但是燈光依然有如地震一般令人眼花昏眩。我失去平衡倒在他身上，使他喪失了準頭。子彈擊中石膏，把石膏打碎了。那一定像在斷腿上重重一擊。男孩大叫一聲，滾到一邊去，米蘭達也不知喊叫了什麼，撲倒在他身旁。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掙脫，或是高德費把我推到一邊，但是忽然我自由了。我的手臂，像給折斷了一般，垂在我的身旁。我摔倒的時候，他又再開槍射擊，然後有什麼東西撞到我身上，把我推到地板上。馬克斯從我身旁過去，悄無聲息又兇惡地朝著高德費拿槍的手猛撲。

我重重地跌在石膏的碎片上。這地方充滿了威士忌酒和火藥難聞的氣味。電話鈴聲依然尖銳地響著。痛楚使我耳朵聽不見，眼睛看不見，哀哀低泣。兩個男人猛撞後退到外面的平臺上去，扭成一團，呼吸沉重，腳步凌亂地掙扎著。他們其中之一自我身邊過去的時候，還踏在我的手上。巴伐杜波勒也從我身旁衝到外面去，派卓斯則跪在我附近的地上，詛咒地在桌子底下摸索他的槍。

然後有什麼人的手臂環著我，緊緊把我擁在他懷中。胡利安爵士渾身滿是威士忌的酒氣，但是他的聲音却像沒喝過酒一般清醒。『你還好嗎?親愛的孩子。』

我點點頭。我沒辦法開口說話。外面平臺上傳來打鬥的碰撞聲，我只是倚偎在胡利安爵士懷中，

畏縮地顫抖著。在那樣迷亂而搖晃不已的燈光底下，根本不可能分出誰是誰來。我看見巴伐杜波勒站在我附近，大張著兩腿，他手上拿著槍猶豫不決地游移著，因爲那扭成一團的身體在他身邊糾纏格鬪。高德費的槍又響了，金屬桌發出重擊聲。巴伐杜波勒高喊了什麼，受傷的巡官站起身，踉蹌地跑到窗邊，把窗帘拉開，好讓燈光照到外面。

但是他們已經到燈光的範圍之外，衝撞到陡坡和長滿了樹的山崖邊緣的欄杆上。我看見他們，朦朧的側影襯著天際。他們其中一個把另一個頂撞得後退，壓倒在一塊石頭上。沉重的一拳之後，接著是一聲痛呼。胡利安爵士的呼吸聲在我耳邊變得沉重起來，他說：『全能的主啊!』然後我看見，跌在石頭上的那個人是馬克斯。

在我們旁邊，傳來一陣窸窣，還有刺耳的喘息聲。史帕羅的聲音焦急地說著：『長槍……』一隻手把胡利安爵士拉到一邊。男孩拖著他被打碎的石膏斷腿，掙扎地走到窗戶邊，腹部平躺在地上，一枝水平的來福槍舉到他的腮邊。我叫出聲來，「胡利安爵士伸出一隻手，把槍管壓低。『不行!等著!』

那欄杆上抱在一起，扭成一團的身體傳來一聲咒罵，突然一陣混亂，什麼人又咕嚕了一聲。馬克斯粗暴地往上猛踢，用驚人的力量扭動，向旁邊掙開了身體。他沒抓住高德費握槍的手，但是在高德費鎮定下來，想到用槍之前，馬克斯朝他臉上受傷的地方重重地揮了一拳，相當兇狠的一拳，使高德費暈眩地向後退，失去了平衡，輪到他猛然跌倒在石頭上。

兩個人大約分開了有兩秒鐘之久。在我身旁，史帕羅猛然拿起來福槍瞄準，開火。我聽見子彈削過石頭的聲音。馬克斯退了回來，在緊要關頭停了下來，在那一剎那，高德費側身滾向廣闊的石欄杆，跳了過去，掉在下面的樹叢裏，消失在視線之中。

按照任何常理推斷，他都應該跌傷背，或至少摔斷一條腿，但是他一定沒有受傷。他墜下山坡的時候，只聽見一陣滾落的碰撞聲。然後一聲巨響，他跳到了小路上。

我甚至不記得自己做了什麼，除了我推開巴伐杜波勒和米蘭達，趕到靠在欄杆上氣喘吁吁的馬克

斯身邊。

『你受傷了？』

『沒有。』那簡直不像是話。他已經站起身來，朝著由平臺通往下方蜿蜒小徑的平緩石階追趕過去。

下方的高德費如今可以看見了，他的影子在山坡上，星光輝映的羣樹之間，忽隱忽現地跑著。巴伐杜波勒在欄杆上舉起了他的手槍瞄準，然後又抬高槍，大喊了一聲。起先我不明白是爲了什麼，然後我才發覺，阿杜尼在高德費下面彎道的岔路上，有可能會遇上他。因爲有樹叢隔在中間，高德費並沒有看見他。

但是男孩一定聽見上面的槍聲和混亂，現在高德費急促的脚步聲一定也警告他出了問題了。他停了下來。有一陣子，他就在小徑上，一動不動地站著，抬起頭來，聽著上面的動靜。然後，下一步他消失在樹影之間。高德費沒有警覺，也未加注意，只是一直往下跑著。

在我身邊，米蘭達屏住呼吸。巴伐杜波勒彎著身子探頭下望。馬克斯也一動不動地停在石階的頂端。

高德費轉了個彎，經過阿杜尼站著等待的地方，匆匆往下跑去。

往下跑去……然後經過……然後消失在低處的萊姆樹之後。

米蘭達尖銳地叫出聲來，巴伐杜波勒難以置信地說：『他放他走了……』

我急忙說：『我叫他去拿證物的。他得安全地把東西帶回來。』

『他是個儒夫！』米蘭達憤怒地叫道，跑下石階。

下一刻阿杜尼由樹叢中現身。我無法看出來他是否拿到了包裹，但是他迅速地跑上山坡來。馬克斯開始跑下石階，現在他那徒勞的意圖再明顯不過，他想要去抓住那罪犯，但是米蘭達由他身邊飛也似地下去了，不停尖叫著，面對面碰到了阿杜尼，她的拳頭狂亂地捶打在他胸膛上。

『儒夫！儒夫！儒夫！竟然怕那隻保加利亞豬玀！他對你的兄弟做了那樣的事，竟然放他逃走

了？儒夫！女人！我啐你！如果我是個男孩，我要把他的心吃得一乾二淨！』

她吐出了最後幾個字之後，打算要自他身邊飛跑而去，但是他一把抓住，用一隻手臂環著她。他正好擋在馬克斯的路上，阿杜尼幾乎有些心不在焉，隨意地把米蘭達轉到一旁，伸出一隻手橫在馬克斯的胸前，擋住他的去路。我沿著石階跑了下去，趕到他們身邊的時候，在米蘭達氣喘吁吁，哭訴的責罵聲中，我聽見阿杜尼放低聲音匆促地說：『不。不，馬克斯。等一下。等著瞧吧。』

剛才曾經一片混亂的地方，如今相當出人意外地靜寂。馬克斯聽了男孩的話，一動不動地停在那裏。他們三個人看起來有如一組雕像，兩個男人靜默地注視著彼此的眼睛，阿杜尼擋在馬克斯的路上，在星光之下，看來像看守天堂之門的大天使米迦勒。那個女孩如今崩潰了，靠在他身旁低泣。電話在什麼時候已經不再叮鈴作響。巴伐杜波勒跑回去接了電話，可以聽見他朝著電話急促地高喊。胡利安爵士也回去史帕羅身邊。巡官開始緩緩地走下石階，因爲他臂上的傷，也因爲這樣做很明顯已經太遲了……

最後的夜風已經停息，空氣靜止著，充滿了黎明前的寂默。我們可以相當清楚地聽見一切，船屋木門砰然摜上，跑過木板平臺迅速的脚步聲。然後是一陣停頓，是他到愛麗絲號旁，把船從纜繩上解開來。他可以從碼頭賣力地將船推得遠遠的……

船上馬達驀然響了起來，聲音大得像槍聲一般。只用了短暫的時間，聲音逐漸加强，愛麗絲號猛然衝向廣闊的大海，得到了自由。

然後火焰爆裂的怒吼蔓延開來，呑沒了碎成片片，消失成爲空白的引擎聲。船身爆炸了。猛然一陣疾風湧動，襲來我們所在的地方。火焰呑噬了一切，在水面上晃動，而後消失了。爆炸的回聲湧至山崖，在岩石與岩石間廻盪，嗡嗡作響，直到被颯颯的樹聲掩去。

胡利安爵士一直說：『發生了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事？』我聽見史帕羅一口氣說了一堆希臘話。

巴伐杜波勒把電話放了下來，跑到我們上方的欄杆處。

『馬克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馬克斯把眼光由阿杜尼身上移開。他清了清喉嚨，遲疑了一會兒。我顫抖地說：『我想我知道。我在船上的時候，聞到一股瓦斯味……發生這樣的事是很容易想像的……錯誤地沒把厨房裏的瓦斯開關關好，然後瓦斯漏了出來，儲積在甲板的下方。你不會注意到，但是只要引擎一點火，船就升天了。我——我有一次在英國的諾福克碼頭看過這樣的事發生。』

『阿杜尼剛剛也說了有關瓦斯的事。』他用手拭了拭臉。『我的老天，什麼樣的一個晚上。我的老天。我還認爲一定……他曾經用過厨房嗎？』

『沒在出海的時候用過。無論如何，這相當容易了解，如果說那氣味眞的很壞，我想當他把包裹從甲板下拿出來的時候，他一定會注意到的。不，他一定是在回家的路上使用過爐子。我自己拿了個包裹出來的時候，那氣味相當淡。你拿到包裹了嗎，阿杜尼？』

『拿到了。』

『你拿了個包裹？』檢察官的注意力一時間變得銳利起來，轉移到我身上。『這就是你要告訴我們的事，呃？那是收音機嗎？』

『不是。那是一批僞鈔，巴伐杜波勒檢察官，他今天晚上要送到對岸去，七十萬阿爾巴尼亞里克船貨的一部分。我想辦法偷了一包，藏在船塢裏，在他——他帶走我之前。那就是阿杜尼剛剛去的地方，我派他去拿回來。』我又加上了兩句話：『我想你可能會發現這件——意外——免去了每一個人的很多麻煩。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希臘人必須要槍斃他……』

我讓這句話懸著。在我身旁，馬克斯和阿杜尼靜默不動地站著。檢察官盯著我們看了好一陣子，然後他點了點頭。

『你可能是對的。好吧，華玲小姐，再過一兩分鐘我會回到你這邊來，那時候，我會非常樂意來聽你說你的經歷。你把包裹收好了嗎？年輕的阿杜尼，很好。把東西拿上來，好嗎？現在我們最好先到下面去，看看是不是可以撿到什麼東西。你還能走得動嗎？派卓斯。』

兩個警察消失在下面的小路上。又是另一陣靜寂。每個人都轉過頭來，像是被迫的一般，全注視

著阿杜尼。他迎著我們相同的眼神，笑了起來。他的外表看來十分漂亮。米蘭達用一種拖長的口氣低語著：『一定是你。一定是你……』她跌坐在他身旁的地上，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臉頰上，抬起閃動著崇拜欽佩的臉，注視著他。

他低下頭來回望著她，用希臘語說了什麼，那是一句說來極其溫柔的話。我聽見馬克斯猛然吸了口氣，然後他走到我身邊，把我擁在他的手臂中，盡情吻著我。

胡利安爵士在平臺上等著我們。我們不需要害怕他會對剛才在他兒子和我之間交換的東西，大加批評。他正沉浸在熱情的自我恭維之中。

『我這一生就是一場戲。』他得意地說著。

『的確如此。連我都騙過了。你知道他並沒有喝醉嗎？』我問馬克斯。

『是的。我並不十分確定他打算要做什麼，但是我認爲會幫助我們突破困境。他辦到了——不過却好不容易，好不辛苦。你擲出的那一擊可眞不够水準，父親。』

『那樣浪費了許多上好的威士忌酒。這使我擲出那一擊之前有些遲疑。』他的父親說，『無論如何，杯子裏留著的已經够讓史帕羅先止痛。我已經把這可憐的孩子的傷腿再固定住，盡全力地放平在裏面的沙發上。我恐怕等天一亮，立刻得再一次把他送去醫院就醫。噢，我打過電話給你姊姊了，露西。我相當成功地叫她放了心。這可眞是極不尋常的一夜，像他們說的一樣。』

『但是發生了這麼多事之後，夜到現在還沒有結束。』馬克斯說著，露齒一笑。『我不聽露西說完她的故事，絕對沒辦法休息……不，現在都沒事了，親愛的。我們把一切全留到麥肯士回來的時候再說吧。你不會想要再對他從頭到尾複述一遍。你一定累壞了。』

『我想這還不足以形容。不過我覺得大致上還好……只是有點輕飄飄的，如此而已。』我慢慢走向欄杆，彎下身子俯在上面，眺望著遠方漆黑的大海。黎明一寸寸降臨，最微弱的曙光觸及了阿爾巴尼亞山頭遙遠的白雪。『就你看，他們會找到——任何東西嗎？』

『我很確定，不會的。』他走到我身邊，伸出一隻手來環著我。『忘了這些事吧！不要讓這些事陰魂不散地糾纏著你。這樣會好一點的。』

『我知道。』

胡利安爵士走到我的另一邊，引述著『暴風雨』中的臺詞：

『「我們不可以再拿
過去的煩惱來回憶……」』

『我會說，馬克斯，我得出了一個結論，普洛斯帕羅已經不再適合我了。那是浪費天才。我應該爲了我們自己的這部影片把眼光放遠。我今天就會寫信給山迪，這樣告訴他。』

『那麼你要回來加入我們了？』我問。

『我眞討厭這樣，』胡利安爵士說，『不過我還是會去做的。誰願意離開一個迷人的小島，回到冰冷潮濕的倫敦那炫目的聚光燈底下？我想我會試試看的，你不這樣認爲嗎？』

馬克斯什麼也沒說，但是我可以感覺得出來，他的手臂環得更緊了。阿杜尼和米蘭達緩緩走上了平臺的石階，低著頭輕聲說著話，消失在落地長窗之中。

『眞是一對甜蜜的戀人。』胡利安爵士溫柔地說。『我從來沒想到會聽見莎士比亞璀璨華麗的對白，活活生生地在現實生活中脫口而出，就像在舞臺上一般。「噢，天啊，我還算是個人嗎？我會在市場裏吃了他的心。」你注意到了嗎？露西。』

『我聽不懂希臘話。那是什麼意思？她實際上到底是怎麼說的？』他告訴了我之後，我又問：『那麼阿杜尼呢？她吻著他的手的時候，他又說了什麼？』

『我沒聽見他的話。』

馬克斯俯看了我一眼，猶豫了一會兒，然後相當平淡地爲我解釋：

『「你想要吃他的心，小姊妹。我已經爲你烹煮好了。」』

『我的老天爺。』我說。

『今天晚上你總算見識到這迷人而神奇的小島上，不爲人知的另一面，不是嗎？我可憐的孩子。對像我們這樣的人——一個專職的音樂家和兩個演員，眞是一場粗暴的法術……』

『我是何其有幸能與你同臺演出，』我說，『這對我而言，太高攀了。』

『那麼你可以忍受與我同臺演出來取而代之？』馬克斯問。

『嗯，這倒是相當難以取捨。』他的父親說，『如果你能好好考慮考慮這件事，我會相當高興的。在你認爲，我親愛的，你曾經考慮過你能永遠委身做個音樂家的妻子嗎？』

我笑了起來。『我現在一點也不能確定這建議是誰提出來的，』我說。『不過對任何一個，或你們兩個人，我都說：願意。』

海灣遠處，一灣藍色的火焰漸漸黯淡，翻轉成一個銀輪，然後消失在白日的天光底下。

——全書完——

9.寫給愛人的信 連城三紀彥著

1985年直木賞得獎作品 定價NT100・HK25

結褵十載的丈夫離家去投奔罹患絕症的愛人，兩個女人竟然……

10.屬於我們的時代 栗本薰著

榮獲第24屆江戶川亂步推理小說獎 定價NT120・HK33

三個喜愛搖滾樂的大學生，利用課餘在電視台打工，却被捲入……

11.不離婚的理由 渡邊淳一著

1987年日本小說排行榜第一名 定價NT120・HK33

今天修平提早結束與情婦的約會，回到家却發現太太不在家……

12.一個不祥的小女人 青島幸男著

1981年直木賞得獎作品 定價NT100・HK27

她被認爲命中剋夫還帶犯火，果然她的丈夫被徵調中國作戰……

13.鍋之中 村田喜代子著

1987年芥川賞得獎作品 定價NT100・HK27

四個孫子到鄉下，與八十歲的老奶奶共度暑假，她的記憶却……

14.靈魂音樂・只有情人 山田詠美著

1987年直木賞得獎作品 定價NT100・HK27

卡迪斯是俱樂部的DJ，女人爲他痴狂，她們稱他作『冰』……

15.要命的離婚旅行 山村美紗著

『要命的訂婚旅行』暢銷姊妹作 定價NT100・HK27

她是風華絕代的女明星，在多采多姿的愛情背後，發生命案……

16.床上的眼睛・蝴蝶的纏足 山田詠美著

1985年日本文藝獎得獎作品 定價NT110・HK30

她相信戀愛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史奔不是她的第一個愛……

17.虛構之家 曾野綾子著

深刻描繪現代家庭問題衝擊話題作 定價NT120・HK33

她們都擁有一個令人稱羨的家，誰知道她們都活在謊言之中……

18.俘虜 胡桃沢耕史著

直木賞得獎作家精心力作 定價NT110・HK30

身爲俘虜，他唯一的選擇只有逃亡，因爲他要活著回到祖國……

19.傑西的背骨・手指的遊戲 山田詠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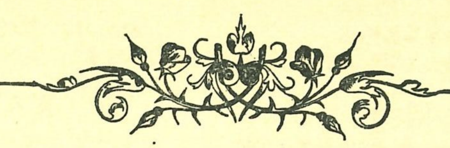
震撼日本文壇最具爭議性大膽傑作 定價NT100・HK27

露子曾經放棄利洛易的愛，如今却止不住地思念他那有力的……

20.如果趕上最後一班機 林眞理子著

1986年直木賞得獎作品 定價NT110・HK20

札幌的最後一夜，美登里突然想起分手了七年的男友，如果……



日本金榜名著

◎現在訂閱『日本金榜名著』半年12種，僅需999元，我們再加贈您1種，您共可收到13種新書，平均每本花費還不到77元！
◎訂閱全年24種，僅需1881元，再加贈2種，共可收到26種新書，平均每本花費僅約72元！

1.卡迪斯紅星 逢坂剛著

1987年日本『直木賞』得獎作品 上下兩册定價NT250・HK60

一把失蹤多年的吉他，鑲著價值連城的鑽石——卡迪斯紅星……

2.遙遠的美國 常盤新平著

1987年日本『芥川賞』得獎作品 定價NT130・HK33

重吉嚮往美式的文學與生活，遍讀美軍留下來的書籍，但是……

3.花園謎宮 山崎洋子著

榮獲第32屆江戶川亂步推理小說獎 定價NT130・HK33

一連串的命案發生在橫濱妓院中，柊實決定替好友洗清冤屈……

4.雪的告白 三浦綾子著

『冰點』作者的最新文藝力作 定價NT90・HK27

清美是個不知道自己父親是誰的私生女，有一天她收到禮物……

5.最北方的藍色特快車 西村京太郎著

在下行的天北號列車中，隔座的女人突然向矢代求救。她在怕什麼呢？突然，她衝向其他車廂，自此消失…… NT100・HK24

6.要命的訂婚旅行 山村美紗著

由美是在銀行工作的清純女孩，某日銀行最大客戶的小開突然向她求婚，但是她發現其中另有重大的秘密…… NT120・HK29

7.葡萄酒街的驚悚 平岩弓枝著

有里子是酒館的女老闆，每年都要去德國葡萄酒街旅行。今年，在萊茵河畔的旅館裏，深夜中房門外傳來…… NT110・HK27

8.飛翔警察 胡桃沢耕史著

岩崎家裏一個月給他的零用錢比薪水還多數倍，他却選擇進入警視廳工作，憑著敏銳的頭腦，令他的手下…… NT100・HK24

21.情人畫布 山田詠美著
直木賞得獎作家最新力作 定價NT110・HK30
絲絲在衆多的追求者之中選擇了他，因爲唯獨他瞭解叛逆的……

22.奪命特快車 西村京太郎著
鐵路推理暢銷傑作 定價NT130・HK35
山陰線特快車上的謀殺案，唯一涉嫌的是正在度蜜月的新郎……

23.要命的再婚旅行 山村美紗著
繼訂婚、離婚旅行後最新殺人事件 定價NT120・HK33
他是再婚，她可是珍貴的第一次。洞房花燭夜後，身旁的他……

24.勁風下的彎道 石井敏弘著
1987年江戶川亂步獎得獎作品 定價NT120・HK33
芹澤從小就是孤兒，當他知道自己有一個妹妹時，她已被殺……

25.奪命十角館 綾辻行人著
特別推薦傳統派推理最新力作 定價NT130・HK35
七個人來到孤島探訪，誰知道預先佈置好的死亡陷阱正等著他們…

26.太陽的季節 石原愼太郎著
轟動全日本改編電影名作 定價NT110・HK30
在『太陽族』的規則中，愛情不過是一種調劑，但是龍哉却……

27.最後的樂章 阿部牧郎著
1988年第98屆直木賞得獎作品 定價NT100・HK27
一位熱愛文學、古典音樂與棒球的少年，對周遭世界的探索……

28.雪舞之戀 芝木好子著
嘔心瀝血，淒艷戀情絕作 定價NT150・HK40
十年的青春所澆灌的愛情，一個美麗的舞者和天才畫家相遇……

29.靜物 池澤夏樹著
1988年第98屆芥川賞得獎作品 定價NT100・HK27
因盜走公款而躱藏了五年，現在，他想做股票賺錢償還……

30.長男出家 三浦清宏著
1988年第98屆芥川賞得獎作品 定價NT100・HK27
長子出家當和尚了，妻子和我原本以爲以後仍然可以常見面，但是…

31.七億新娘 井沢滿著
轟動一時的NHK連續劇原著小說 定價NT110・HK30
父女鬪氣相約同時結婚，不料却雙雙遭到屬意的對象拒絕之窘事…

32.香港迷宮行 山崎洋子著
山崎洋子最新傑作 定價NT110・HK30
香港之旅的團員在旅程之中，扮演的不是遊客，而是殺手……

33.占星惹禍 島田莊司著
最受日本大學生喜愛的推理小說 定價NT120・HK33
計畫殺害六名少女的兇手，却比六名少女早一步死亡，到底……

34.日光迷雲 內田康夫著
旅情推理傑作 定價NT100・HK27
日光的華嚴瀑布發現了一具白骨，那可能是失踪的牧場二少爺……

35.飛越三十八度線 落合信彥著
新聞諜小說1988年暢銷之作 定價NT110・HK30
一九八八的漢城奧運，是南北韓的另一個戰場，贏家是誰呢？

36.結婚前線 落合惠子著
日本傑出女作家之作 定價NT120・HK33
麻田愛慕著上司高谷直子，這場戀愛勢必談來辛苦……

37.大亨遊戲 三口洋子著
直木獎女作家鉅作 定價NT100・HK27
日落之後，『三角洲』酒廊的霓虹燈，也在繁華的銀座閃耀……

38.小暢的夢 佐藤繁子著
NHK 高收視率連續劇原著 定價NT 100・KH 27
大戰之後，小暢來到東京工作，爲了實現理想，她接受挑戰……

39.安全卡 星 新一著
名家短篇傑作 定價NT110・HK30
十六個奇怪的故事，讓你覺得自己的正常似乎是一種不正常………

40.遠海來的COO 景山民夫著
1988年第99直木賞得獎作品 定價NT120・HK33
自從洋助從海邊抱回小蛇頸龍 COO 之後，他的世界就變複雜……

41.迷路館殺人 綾辻行人著
撲朔迷離的傳統派推理 定價NT130・HK36
到迷路館比賽寫小說的作家們，一個個照自己所寫的內容死去……

42.尋人時間 新井滿著
1988年第99屆芥川賞得獎作品 定價NT100・HK27
在混亂的人生當中，他要找的不是別人，而是失落的自己……

43.冰凍的眼 西木正明著
第99屆直木賞得獎作品 定價NT100・HK27
他的眼神有如冰雪嚴冬，讓良子完全跌入失望的冰窖之中………

44.再見，海女 椎名誠著
名家暢銷作 定價NT100・HK27
聞著海風的氣息，聽著浪濤的聲音，那些海邊的女人們如今……

45.夢幻舞蹈會　菊地秀行著
暢銷作家精釆科幻力作　定價NT100・HK29
在時空交錯，夢幻與現實重疊的小鎮裏，雪江不知該何去何從……

46.有人不見了　夏樹靜子著
名推理女作家之作　定價NT130・HK39
桶谷遙受邀上船做一項航海旅行，沒想到一上船，生命即受威脅…

47.吃人劇場　皆川博子著
第三十八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得獎作　定價NT100・HK30
十五年前，舊劇情『桔梗座』發生驚人的命案，如今危機再現……

48.情海沈浮　田邊聖子著
定價NT110・HK33
唯丈夫之命是從的阿明，同時愛上三個男人，陷入洶湧的情海之中

49.大橋雨中圖　杉本章子著
第一百屆直木賞受獎作品　定價NT120・HK36
清親為了生活而去當搬運工，但是他的繪畫天分還是被發掘了……

50.橫濱神秘骨牌　山崎洋子著
充滿懸疑、神秘、人性的傑作　定價NT110・HK33
少女用她那灰藍色的瞳孔，俯視著一具被染成妖豔粉紅色的屍體……

51.由熙　李良枝著
第一百屆芥川賞得獎作品　定價NT100・HK30
由熙從日本回到韓國，想證明祖國並不是父親所說的那麼壞，但是…

52.我愛厨房　吉本巴娜娜著
1989年日本最受歡迎的新銳女作家　定價NT100・HK30
祖母死後，我被田邊雄一母子收留，然而這個母親其實是個男人…

53.麵包屋再襲擊　村上春樹著
精銳小說家短篇傑作　定價NT120・HK36
奇怪的飢餓感猶如惡魔的詛咒，使我和妻子決定今夜再搶麵包店……

54.畢業前殺人遊戲　東野圭吾著
校園推理傑作　定價NT140・HK42
祥子死得莫名其妙，波香也在大家舉行茶會時，死在衆人面前……

55.異國來的殺人者　笹倉明著
第一〇一屆直木賞得獎作品　定價NT130・HK39
來自遙遠國度的女人，殺了與她同居的小混混，理由是……

56.榮光遠去　落合信彥著
日本國際派小說家暢銷鉅作　定價NT130・HK39
越戰英雄的故事，石油大亨的冒險，及巴勒斯坦殺手的往事……

57.談一個像電影一樣的戀愛　林眞理子著
林眞理子暢銷短篇小說集　定價NT 120・HK 36
『談一個像電影一樣的戀愛』可以滿足你當主角的願望。……

58.背德的詩集　森村誠一著
文壇巨匠傾力之作　定價NT 130・HK 39
他有三個女朋友，但是為了追求榮華，勢必要有所取捨。他決定……

59.維莉・哀傷之女　五木寬之著
哀怨女人的故事　定價 NT100・HK30
五木寬之筆下的女性，總是那麼淸楚動人，讓人不得不感嘆……

60.瘋狂殺人喜劇劇團　長坂秀佳著
第三十五屆江戶川亂步賞得獎作品　定價NT140、HK42
『榎健殺了榎健』？怎麼回事？天王喜劇演員眞的殺了他自己？……

61.那一天，你……　藤堂志津子著
直木賞作家的愛情新作　定價NT110、HK33
郁子深愛勇介，勇介却一點也不知道。愛一個人十年，會不會太長……

62.電視國民　村上春樹著
村上春樹最新暢銷新作　定價NT120、HK36
三個電視國民無聲無息的將一架電視搬進我家，一聲招呼也不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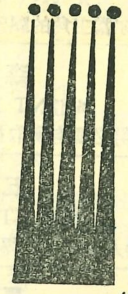
63.龍在中國　西木正明著
『龍在中國』電影原著小說　定價NT140、HK42
是日裔中國人的命運，是紅衛兵的命運，是林朱成的命運……

64.暗殺戈巴契夫　落合信彥著
國際派作家的國際鉅著　定價NT150、HK45
他是共產國家人民的希望，却是共產國家獨裁者的眼中釘，於是……

65.被我殺害的少女　原尞著
1989年第一〇二屆直木賞得獎作品　定價 NT150、HK45
私家偵探變成綁架天才少女的兇嫌？這是事實？還是誣賴？

瑪麗・史都華
暢銷金榜鉅著

- 紡月的女神
- 亞胥黎愛人
- 午夜野火
- 妳肯不肯說
- 常春藤樹
- 魔島驚魂



皇
CRO
〈註冊商標第17

皇冠叢書第一七九七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四二二

魔島驚魂

THIS ROUGH MAGIC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64

原　　著：Mary Stewart
譯　　者：王開平
主　　編：麥倩宜
執行編輯：崔玉珍
美術編輯：曾繁淵
校　　對：曾美珠・鮑秀珍・愛芩・謝慧珍・陳麗玫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發行：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郵撥0010426—9
電　話：7168888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
電　話：3061972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九月

本書定價新台幣 180 元　港幣 55 元
國際書碼：ISBN 957-33-0398-1